武俠世界
橫　禍　（民初「追捕」故事）　雲劍飛・著
名追捕手蕭原這一次橫禍飛來，被指爲殺人兇手，一嚐鐵窗風味。爲證清白，追查眞兇，那知道案情却峯迴路轉，幾乎走入死胡同，幸好柳暗花明——居然牽涉到一位大人物。
第28年
38
$5.00

編者話

名追捕手蕭原一生所遭厄境，擢髮難數，緝捕兇徒，品流各異，今期巨型小說中蕭原橫禍飛來，他不但被指爲殺人兇手，而且還要一嚐鐵窗風味，這宗寃案，路轉峯迴之下，幾乎使他走入死胡同，後來幸得同行友好協助，爲他力証清白，聯袂追查眞兇，柳暗花明，案情大白，而且案中居然牽涉到當地一位大人物……造程曲折離奇，陰謀險阱，觸目皆是，詳情請參閱今期刋出的民初「追捕」故事：「橫禍」。

☆ ☆ ☆

說岳全傳連圖故事已於第37期完結了，今期開始刋出水滸傳故事之一「九紋龍」。這個故事集不但對梁山泊人物生平事蹟描述刻劃入微，而且當時一干綠林人物的忠義紀叙也很詳盡，圖文並茂。

☆ ☆ ☆

雪刀浪子龍城璧後繼有人，龍玉郎不但具有乃父風範，對除魔衞道，扶匡正義更有靑出於藍。下期龍乘風的雪刀後傳故事「大漠來客」，龍玉郎担任的角色更爲突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精采非常，且看他怎樣施展渾身解數去應付這個天魔盟吧！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8期
（總號14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橫禍



身陷囚室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還以爲是發一場噩夢。

因爲他如今置身的地方，居然是一間囚室！

而且，他在醒過來的刹那，依稀記得，他是在半昏迷的狀態中，被人抬進這間囚室，在昏過去之前，聽到的最後聲響，是郞噹一聲的鐵門關閉聲。

這一切，依稀是一個夢，但那冷硬的磚地，帶有霉臭的氣味，還有死寂般的黑暗，都深切地提醒他，這不是一個夢，是眞實不過的情境！

有名的追捕手，外號天涯海角的蕭原，從來只有他將那些被各地方當局通緝的匪徒關入監牢中，一嚐鐵窗風味，怎也想不到，自己如今居然也身歷其境，一嚐被囚禁的滋味！

他幾乎忍不住想大叫出聲。

這簡直令到他無法忍受。

但他立刻便冷靜下來。

在這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若是不識時務，那只會吃更大的苦頭！

被指殺人

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設法找出可以証明自己無罪的証據來，那樣，才能夠從這間根本不是人住的囚室中，被放出來。

而這就要盡量將整件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回想一遍。

他立刻深深地吸了口氣，盡量讓自己清醒並冷靜下來，然後回想被人關入這間囚室前的情形……

蕭原因爲心急，想早一點趕到黃崗鄉，見到他的心上人，因此，他向那處叫龍門墟的墟集上的當地人打聽有什麼捷徑可以趕到隣縣的黃崗鄉，那被詢問的飯店掌櫃便向他指點一番，叫他在順着大路走出三里許後，便朝左邊的一條岔路走去，翻過一座叫光頭山的大石山，再朝東南走十里左右，便可以趕到梅林鄉，這樣，可以省去半天的路程。

對於翻山越嶺，他是慣了的，既然可以省掉半天時間，他便毫不考慮地決定依照那個飯店老闆的指點，走那一條捷徑。

——省下半天時間，便可以早半天見到他的心上人——張鳳琴。

其實，他不見張鳳琴，大約一個月左右，但不知怎的，他心中一直惦記着她，時時都想見到她，也因此，他總算深刻地體會到：「不見一日，如隔三秋」的思念滋味。

那位飯店老闆沒有亂「點」他，他依着指點走去，果然在翻過那座幾乎寸草不生的光頭山後，再走十里左右，便來到梅林鄉。

以前，他順着大路去時，也曾兩次經過梅林鄉，從梅林鄉再走十里左右，便是黃崗鄉了。

他趕到梅林鄉的時候，天色開始黑下來。

由於所走的路不同，所以，他必須繞到村口走進去。

當然，他也可以一直從鄉村的傍側走入去，但那很容易引起鄉人的誤會，特別是他的身上帶着鎗，天又黑，因此，他便順着一條泥土路，繞到鄉村的前頭。

這條泥土路的兩邊，都是田地，這時候正是秋風送爽的時份，禾稻快熟，晚風下，稻浪輕翻，送來一陣稻香，本已有點疲累的蕭原，精神一振，腳步也輕快起來。

稻田之中，間中有一座草棚，那是鄉農用來避雨或是稍息，並放置肥田料用的，在稻子熟時，甚至會在草棚內守夜睡覺，那是爲了恐怕有人在半夜偷割稻子。

眼看着快要走到鄉村口時，蕭原忽然聽聞前面不遠處的一塊稻田間，有掙扎聲響起，他急忙朝那邊瞧着，同時，心裏在猜疑，是否自己聽錯了。

但馬上他便知道自己不是聽錯，並且斷定，那塊稻田中，正有兩個人在搏鬥。

因爲他隨即便聽到一聲悶窒的呼叫聲。

他不再遲疑，立刻向發出聲音的地方——稻田中的一座草棚奔去。

那座草棚是在一條田壆的中間，路邊大約五七丈左右，由於草棚的這一邊堆放了一大堆肥田料(那是以牛屎豬糞野草再加禾草灰混起來，外面以河泥塗封起來，讓其在裏面發酵，那便成爲肥田料)，因此，他雖然已奔入了那條田壆上，但却看不到草棚內的情形！

他邊飛快地奔向草棚，邊低喝道：

「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但却聽不到回應，却聽到微弱的呻吟聲。

由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此，他暗中加了小心，奔到草棚前的時候，放慢了腳步，左手也按在腰間的鎗上！

從那堆肥田料的旁邊走入棚內，一眼看清楚草棚內的情形，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氣！

——草棚內，那堆肥田料的後面，躺了兩個人，一個伏趴着，一點聲息也沒有，另一個側臥着，發出呻吟聲的，就是此人。

由於這時候天色已快黑齊，因此，草棚內暗暗的，不大看得清楚那人的外貌，但却可以看到那人胸前湧出來的血，將地上的泥草染得黑黑紅紅的一大片。

蕭原却沒有先去瞧看那人，而是一步走到那個趴伏着沒有聲息的人身前，蹲下來，先看看那人是死了，還是昏過去。

——那個胸前流血的人仍能發出呻吟聲，雖然傷勢嚴重，但一時三刻，不會那麼快便死去，倒是那個趴伏着的人，不知是否死了，所以，蕭原決定先弄清楚。

他伸手抓住那人的肩頭，將他反過來。

那人的身子很沉重地翻轉過來。

就在那翻過來的霎間，那人另一隻手突然一揮，蕭原也不可謂警覺得不夠快的了，無奈那人的動作實在太快，而且，也很突然，因此，他的身子才向後猛倒，頭上便已重重地挨了一下！

腦袋嗡的一响，他只能夠發出一聲悶叫，一陣暈眩，身子一軟，歪跌在地上！

但他却完全沒有昏迷過去，迷迷糊糊昏昏眩眩的，依稀還有一點知覺。

起碼，他仍然感覺到，那個襲擊他的人一跳起身，跟着在草棚上快速地整理一下，他感覺到那人抓住他的手，很快又放開，一會，便聽到一聲恍似從很遠很遠地

方傳來的呼叫救命的聲音，待到他的昏眩感覺減退一點，正欲奮力掙扎起來的時候，一陣呼喝聲混雜着狗吠聲，隨着一陣急促的腳步快速地接近過來，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但立刻便被一個迅速奔來的人影於呼喝聲中，在他的頭上重擊了一下，身子一歪，又重重地跌回地上，幾乎昏死過去，但仍有一點知覺，依稀聽到一陣陣嘈雜的人聲，跟着他便感到自己被幾個人抓着手腳抬起來，一時間，感到有如騰雲駕霧般——郎噹的一下鐵門關閉聲，是他完全失去知覺前最後聽到的聲音！

＊　＊　＊

「這是無妄之災。」蕭原肯定地想道：「亦是有人全心嫁禍於我！」

想到這裏，他禁不住一陣激動，雙手也不由緊握起來。

至於那個受了傷，倒在地上的傷者到底怎樣了，他就不清楚了。

但可以肯定一點，那個詐死裝暈趴在地上，將他擊暈的人，極可能就是擊傷那個受傷的人的兇徒。

而他之所以被關在這間囚室中，絕無疑問，是被人疑作兇徒，才會將他關禁起來的。

吁口氣，蕭原不禁無聲地苦笑一下。

這一次，可謂陰溝裏翻船，而且，栽得莫名其妙。

雖然他已對整件事情已有了一個梗概，但一切還要待關禁他在這囚室的人向他詢問，才能夠知道得詳細清楚，也才可以辯白。

至於他這時被關禁的地方是什麼地方，他可以肯定這是梅林鄉團隊的隊部內的囚禁室。

「萬一那個受傷的人死了，而証據又對我不利，他們又不相信我的辯白，將我當作殺人兇手，那……」蕭原不敢再想下，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忽然，他想起了張鳳琴。

他不由自怨起來。「唉，要不是貪趕路，只想早一點見到她，那就不會遭遇到這一次的無妄之災，眞是適得其反。」

「他媽的！」他緊握着拳頭，晃動一下，忍不住在心裡罵出一句粗話來。「要是讓我抓到那個嫁禍給我的傢伙，一定要狠狠地揍他一頓！」

對於那個將他擊暈，並嫁禍給他的傢伙，他恨極了。

望一下那個又高又小的窗口，外面的天空仍然一片黑暗，大概這時候不過是半夜左右吧。蕭原眞希望快些天亮，那就可以見到人，將他關禁在這裏的人也必然會訊問他，那他就可以辯白了。

既然這時候無論如何想，也只是白費腦筋，根本不會有人對他加以理會，那何不躺下來再睡一會，待天亮之後再算，何況，他的腦袋仍然感到昏眩。

於是，他躺回又冷又硬的地上，不再胡思亂想，閉上眼。

幸好他不是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對於這一次的遭遇，還不至於抵受不了，因此，他很快便拋開了一切，沉沉睡去。

＊　＊　＊

他再醒過來時，是被一陣開鎖聲驚醒的。

他張開眼，首先便看到從那個窗口射入來，射在他身上的那一綫陽光，隨即，他才看到有人自外面把鐵門推開，他忙一骨碌在地上跳起身來。

腦袋一陣暈眩，腳步浮動了一下，他幾乎站不穩，跌倒下去。

幸好他馬上伸手按在墻上，吸了口氣，那一陣昏眩才消失了。

眨眨眼，他看到那個將鐵門推開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壯年人，皮膚黝黑，粗眉大鼻，頭髮剪得很短，一根根豎起來。沒有走進來，却站在囚室門口，兩道目光直射在蕭原的身上。

在他的身後，是兩名持鎗的年青人，也在打量着蕭原。

蕭原也在看着那個粗眉大鼻的漢子，猜測此人極可能就是梅林鄉團隊的隊長。

他牽唇朝那粗眉大鼻的漢子笑笑，但連他自己也感到，笑得很勉强！

那粗眉大眼的漢子却仍然板着臉，一點表情也沒有。

「你叫什麼名字？」那粗眉大鼻的漢子終於開口問。

「蕭原。」蕭原馬上回答，並且接說道：「你大概就是這裏的鄉團隊隊長吧？」

那漢子道：「不錯，我姓何。」

「原來是何隊長。」蕭原笑笑，希望令到氣氛輕鬆一點。

「你是那裏人？」何隊長臉上仍然板着，沒有受到蕭原的感染，沉肅地問。

「南寧人氏。」蕭原隨口答道。

事實上，他有很多時候是在南寧的，再加上他不想有太多的人知道他的家鄉在那裏，以免傳開去，萬一被什麼仇家知道，潛到他的家鄉，將他的親人綁架了，用來要脅他，向他報復，那他就危險了，因此，若是有人問起他的籍貫，他一向都說是南寧人氏。

而他對南寧確實很熟悉。

但他已感到，事實有點不妙。

那位何隊長的語氣，只有在審問犯人的時候，才會這麼詢問的。

這一點，他很清楚。

「你到這裏來幹什麼？」何隊長的語氣一點也沒有改變。

「我只是路經這裏。」蕭原仍然沉着氣說。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黃崗鄉。」

「到那裏幹麼？」

「探……望我的未婚妻！」蕭原猶豫了一下，一時間想不出怎樣說才好，想到張鳳琴已答應了嫁給他，他便這麼說。

「你的身上爲何帶着鎗？」何隊長的語氣忽然嚴厲起來。

「我是一名專門追捕緝拿那些被通緝的追捕手。」蕭原坦然道：「當然要時時帶着鎗了。」

何隊長聽他那麼說，懷疑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不相信地道：「你眞是一名追捕手？」

「何隊長，你大可以到黃崗鄉我的未婚妻那裏問一下，也可以派人到南寧偵緝大隊查問，那便可以証明我的身份了。」

「暫時不說這個問題。」何隊長搖搖手道：「你爲什麼要殺人？」

蕭原一聽，雖然他早已猜到他被關禁在這裏的原因，有可能是被他們誤認爲兇手。却仍然吃了一驚，不自禁提高了聲音說道：「你說我殺了人，我根本就沒有殺人！」

「你抵賴不了的！」何隊長的臉色一沉。「那把兇刀當時就在你的手邊，你的手上有血漬，而且，當我們聞聲趕到去時，你眞掙扎着欲逃走，而現場只有你與死者兩人，不是你殺死兇手的，還有誰？」

蕭原心中一陣激動，但他很快便冷靜下來。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越激動，只可能將事情弄得越糟，對他不利。只有冷靜地將整件事情說出來，說出疑點，那才可能令到對方相信自己的辯白，釋放自己。

因此，他努力抑制着自己，對何隊長說道：「你可否讓我將整件事情的始末——我是怎會在兇案的現場的經過，說出來？」

「你說吧。」何隊長說道：「我也想聽聽你怎樣說。」

「何隊長，我是在經過那附近時——我本來是要到貴鄉內住宿一晚的，那知道忽然聽到一陣陣掙扎聲與呻吟聲，於是我便忍不住走到那草棚看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蕭原就把記得的，將經過的情形說出來。「何隊長，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事實就是這樣。我是被那個眞正的兇手嫁禍的！這簡直是無妄之災，我只怪我自己太多管閒事！」

何隊長定定地看了蕭原好一會，才說道：「本來，我也想相信你所講的話，可惜在兇案的現場，就只有你與那死者，當時的情形，雖然與你所說的有點相同，但却不像你所說的那樣，是被你口裏所說的眞正兇手擊暈的，而是被那死者臨死前，擊暈的，那死者的手上至死仍然緊握着一根斷了的鋤頭柄不放！」一頓，又說道：「那根鋤頭柄上沾了不少泥土，而你頭上被擊中的地方，也沾了點泥土，兇刀又在你的手邊，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人相信你是無辜的，那只有鬼才相信！」

「那是那個兇手在擊暈我後，爲了嫁禍於我，弄成我那樣的！」蕭原的語聲不由提高了一點。「再說，我爲什麼要殺死那個人？」忽然，他雙眼一睜，疾聲道：「我記得，我走入草棚時，那個胸前湧出血的人，還未死的！」

「但我們趕到去的時候，那個人已經死了！」何隊長冷笑一聲：「至於你爲什麼要殺那個人，那就只有你才知道了！」

蕭原聽他那麼說，眞恨不得衝上前去，一把揪住他，大聲喝問他，要怎樣才能夠相信他的話。

但他極力壓仰着，讓自己保持冷靜，以免因一時的衝動而弄到自己的處境更糟。

「你們有沒有在那草棚的附近搜索一下？」蕭原道：「那附近一定會發現什麼別的痕跡！」

「當時天已黑了，我們只在草棚外搜查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別的痕跡啊！」何隊長聳聳肩，做出一個不以爲然的表情。

蕭原不禁爲之氣結，知道與他怎麼說，也不會相信自己所說的話，那還不如省下一口氣暖暖肚。「何隊長，你們準備怎樣處置我？」

「人命關天，這是大案。」何隊長說道：「我一早已派了人到縣裏的偵緝隊去報告，要他們派人來辦理這件案子，並將你押回縣裏。」

聽說他們不會私自處置他，他總算鬆了口氣。

要是他們私自處置他，那他根本就沒有申辯的餘地，只有含冤莫白地死去。

這是他稍覺放心的原因。

因爲若是交給縣裏的偵緝隊辦理這件案子，畢竟他們比何隊長這些鄉團隊的人有經驗，不會先入爲主，一口咬定他就是兇手，那就有機會可以洗脫自己的嫌疑了。

因此，他沒有再說什麼，坐在地上，說道：「可否拿點東西給我吃？我自昨天中午吃過飯，直到現在，還未吃過一點東西，肚餓得很。」

「嗯，等一會我叫人送些吃的給你。」何隊長顯然也問完話了。「大概午後，縣裏的人就可以趕到來。」

蕭原吐口氣道：「何隊長，謝謝你。」

何隊長怔了一下，問道：「你謝我什麼？」

「我謝謝你派人到縣裏通知偵緝隊的人來處理這件案子。」蕭原說道。

「出了人命案子，那自然要通知縣裏的偵緝隊啊！」何隊長訝然地道：「這有什麼好謝的啊？」

看了蕭原一眼，便要將那扇鐵門關上。

蕭原忽然站起身來，急聲道：「何隊長，請等等。我想問一下，那位死者到底是什麼人？」

「他是我們鄉裏的人。」何隊長停下來。「不過，他在早幾年到縣裏開了一家糧米行做生意，每個月回來一兩次，想不到……」瞪了蕭原一眼，便將鐵門郎噹一聲，關上了。接着，卡察一聲，上了鎖。

蕭原躺下來，聽着那逐漸遠去，終於消失的腳步聲，不自禁苦笑起來。

本來，他在明天黃昏時份，便可以趕到黃崗鄉，見到他的心上人——張鳳琴，那想到，却遇上了這種無妄之災，要是一個弄不好，只怕永遠也見不到……

他不敢再想下去。

＊　＊　＊

一陣腳步聲，雜亂地傳來，他馬上從地上跳起身來，拍打一下身上的塵土，雙眼直瞧着那道門。這時候經已是午後，因爲他已吃過一個鄉團隊員送來的午飯已有半個時辰左右了。

因此，他猜測，有可能是縣裏偵緝隊的人已趕到來，馬上來提訊他這位「殺人兇手」。

他的心不由忐忑起來。

脚步聲終於來到門外，跟着便停下來，接着便是開鎖聲，隨即，鐵門便給打開來。

何隊長出現在門口，後面，是三個年紀在三十到三十五六的漢子。

「蕭原，縣裏偵緝隊余副隊長來了，出來吧。」何隊長說道。

蕭原却直直地瞧着站在何隊長身邊的一個漢子，忽然，他大聲叫道：「余海，是你！」

那個叫余海的漢子亦驚喜地叫道：「蕭原，果然是你！剛到時我聽何隊長說出你的名字，我便猜想會不會那麼巧，就是你，想不到果然是！」

「余隊副，原來你們是認識的。」何隊長大感驚奇。

「少說點，也認識了有六七年。那時候，我還未幹上偵緝隊，與蕭原是同行。」余海顯得有點激動。瞥了何隊長一眼，說道：「老何，你怎麼連蕭原的大名也沒有聽說過？被他親手緝捕歸案的匪盜，那一個不是兇惡之徒，就連隊上的弟兄，也聽聞他的大名，像他這樣的人，怎會是殺人兇手？」

站在後面的兩個漢子，一直在瞧着蕭原，大概在他們的心目中，蕭原是一個他們一向仰慕的人物。

蕭原在這種情形下，遇上余海這個熟人，而且，還是來偵辦他這件案子的，他自然放心不少，起碼，余海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而且，也有經驗，那就一切好辦了。何隊長却說道：「余隊副，現場的証據對他確是很不利啊，我們趕到草棚時，發現只有他與被殺的死者，而且，他的手邊有把兇刀，那自然認為他就是兇手了，不抓他，抓誰？」

余海以前幹追捕手的時候，與蕭原的交情雖然不深，但有一次他追捕一名逃匪時，蕭原却湊巧地幫了他一個忙，與他合力將那名逃匪抓捕起來，事後，蕭原便將那回事忘記了。但余海却一直記着，認為欠了蕭原一個人情，但由於兩人不是經常碰面，加上他在四年前結了婚，便不想再冒險，於是在這個縣裏的偵緝隊幹上了一份差事，由於他幹過追捕手這一行，身手不錯，鎗法又準，對於偵查一道也較有經驗，加上破了幾件案子，受到上頭的賞識，就在一年前，提升為副隊長。

他當然不相信蕭原會殺人，姑勿論他認不認識蕭原，殺人總有動機的啊，而蕭原肯定不認識那個被殺的人，那他為什麼無端端的，殺死死者？單是這一點，就是一大疑點，遑論他在趕到來時，聽何隊長詳說時，發現了其他疑點。

不過，他是來辦公事的，雖然不相信蕭原就是殺死死者的兇手，也要依照一般的公事來辦。

蕭原也不想余海因為認識他，而不按公事來辦，遭到非議，因此，他忙說道：「余隊副，何隊長說得不錯，轉換是我，在那種情形下，也會將在場的另一個看來嫌疑最大的人抓起來。我很感激你不懷疑我是殺人兇手，但我仍然希望你秉公辦理，直到查出我不是兇手，才放我。」

余海點點頭道：「蕭原，你放心吧，我一定會秉公辦理的，但我仍然要再說一句；像你這麼有名的追捕手，專門追捕緝拿那些被通緝的匪盜的人，不但我不相信，就連我這兩個手足，也不相信！」

那兩個偵緝隊員同時點點頭，表示讚同余海的說話。

何隊長聽余海那麼說，對蕭原的懷疑之心，也不由動搖起來。「余隊副，不管他是不是兇手，我已將他交給你們了，你們若是查到証據証明他不是兇手，我不反對你們將他放了。不然，只怕死者的親人不會罷休。」

「何隊長，你放心吧，他雖然是我的朋友，但我既然是來辦公事的，我當然公事公辦，絕不會徇私，他若眞的是兇手，一樣要法辦，但若不是，也不能冤枉他，是不是？」

何隊長搔搔頭，瞧一眼蕭原，說道：「余隊副，這一點我是相信你的。聽你那麼說，我現在也感到，他似乎不大像是那種兇惡的人。」

「老何，我們閒話少說，還是找個地方，再聽聽你對整件案子的述說，以及聽聽他的。」伸手指一指蕭原。「只有這樣，才能夠徹底地知道這件案子的詳細經過，并展開偵查。」

何隊長點點頭道：「好吧，就到我的房間去吧。」

原來這位何隊長還未成家，因此便睡在隊部來，辦起事來也方便些。

「何隊長，不用鎖起我這位朋友的雙手了，我担保他不會逃走。」余海對張口欲說的何隊長說。

「隨便你吧。」何隊長聳聳肩。「我已將他交給你們，你們喜歡怎樣便怎樣吧，反正已不是我的事了。」

「何隊長，那就走吧。」余海說着朝蕭原招招手道：「蕭原，來吧。」

蕭原「嗯」了一聲，便走出囚室。何隊長當先帶路，朝他的房間走去。

＊　＊　＊

余海與兩名偵緝隊員聽完何隊長與蕭原的叙述後，沉默了一下，先不發表意見，朝坐在左手邊的一名隊員說道：「陳光，說說你對這件案子的看法。」

那個年約三十出頭，名叫陳光的漢子思想了一下，才說道：「聽了何隊長與蕭……原的叙述後，我認為蕭原所說的確是眞的。」看一眼張口欲說的何隊長，擺擺手說道：「當然，何隊長說的也是實話，他是將看到的情形講出來。不過，從蕭原所說的，令我發覺到，存在着幾個疑點。」

說到這裏，他停下來，看一眼余海，沒有再說下去。

「說下去。」余海朝陳光說道。

「第一點，據蕭原所說，他根本不認識那個被殺的死者，那他為什麼要殺死他？」陳光掃了衆人一眼。「殺人總有動機的，譬如劫殺、姦殺，或是仇殺等等。我現在假設是劫殺，但據何隊長說，死者的身上只有二十一塊大洋，但蕭原的身上，除了有十多個大洋外，還有二百多塊的大洋票子，你們說，天下間會不會有一個財主佬，去打劫一個乞兒的？」

「當然不會。」何隊長第一個衝口而出地說：「只有那些身無分文的歹徒，才會挺而走險，去打劫有錢的人。」

余海與另一個名叫吳炳的偵緝隊員，同時點點頭，表示讚同陳光的看法。

「何隊長，既然連你也說不會，那麼，這第一點就足以証明，蕭原根本不會劫殺死者。」陳光顯得有點高興地說。

蕭原一直沒有出聲，他是為了避嫌。

其實，他是可以說出很多疑點，來証明自己是「清白」的。

「第二點。」陳光接着說下去。「蕭原的身邊帶着鎗，若說他因為怕開鎗驚動了鄉裏的人，因此才用刀，但在有可能於搏鬥中，被死者擊暈的危險時，會不會蠢到還不用鎗？以至被死者擊得陷於昏迷之中，被何隊長你們捉到！」

頓一下，接說道：「相信就算是白痴，在那種危急關頭，也會開鎗殺死對方，雖然驚動了鄉裏的人，但起碼可以逃竄而去，不致於束手被擒啊！」

「對！」余海拍一下陳光的肩頭，讚道：「你越來越懂得分析問題，頭腦也變得比以前精細了。」

陳光靦覥地道：「隊副，我還不是跟你學的！」

何隊長又一拍大腿，說道：「老陳，你說得大有道理，若是我，也不會蠢到放着身上的鎗不用的！」

「那麼，第二個疑點也可以成立了。」陳光道。

余海點頭表示讚成。

蕭原也覺得，他的分析極有道理。

「第三點。」陳光說道：「據何隊長所說，他們趕到草棚時，只見到死者躺在地上，以及蕭原掙扎着站起來想走。換言之，根本沒有人看到他殺死死者，單憑當時的情形，是不能斷定蕭原就是兇手的！」

何隊長不由自主的點點頭。

余海瞧着何隊長，故意說道：「老何，你認為陳光所說的三點疑點，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何隊長連連點頭，佩服地道：「余隊副，你們吃糧的就是比我們鄉巴佬強，我們怎會想到這麼多，看到當時的情形，便以為他就是殺人兇手。」說到「他」字時，拿眼瞥了蕭原一眼。

「老何，那你現在還認為蕭原就是殺人兇手麼？」余海問。

「聽老陳那麼說，我開始懷疑，他可能不是眞正的兇手。」何隊長說道：「但是……」

「老何，我明白你的意思。」余海笑笑說道：「雖然陳光所說的三點疑點，令我們覺得蕭原不可能是兇手，但若要証明他是無辜的，還要找出一些証據，足以証明他不是兇手才成，是不是？」

何隊長不好意思地笑笑。「余隊副，其實我已不相信他是兇手的，但為了顧及到死者的家屬，所以……」

「何隊長，我明白的！」余海擺手道：「我一定會令到他們不會有閒話說的，同時，也會抓到眞正的兇手！」何隊長吐了口氣。

「老蕭，你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余海瞧着蕭原問。

蕭原笑笑，搖搖頭道：「余隊副，現在我仍然是嫌疑犯，不方便說什麼的，我相信你已成竹在胸了。」

「老蕭，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了，還是叫我余海吧。」余海眞心實意的說道：「你是有名的追捕手，我與你比起來，差得太遠了。你雖然仍未脫罪嫌，但也有權說話的啊，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何隊長也接口說道：「蕭……既然余隊副那麼說，你就說吧，我也想聽聽你的意見。」

蕭原聽余、何兩人那樣說，才說道：「現在當然是首先到草棚去搜查一下，看看附近有沒有遺留下別的痕跡，然後，便是檢查一下死者的屍體，看看除了胸口的傷口外，還有沒有別的傷痕，眞正致死的原因是什麼。然後，你們若是需要的話，可以派人趕到黃崗鄉，查一下有沒有張鳳琴這個人，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這一次，是趕去黃崗鄉看望她的。還有，也可以派人到龍門墟那家叫茶記的茶居老闆查問一下，昨天午飯時份，是否有一個過路人向他打聽從那裏趕去梅林鄉的捷徑。那就証明，我有沒有說謊。」

「說得對，就照你的話去做，我們現在先到那草棚去看一下，希望能夠發現一些有用的線索。」余海說道。跟着看一眼何隊長。「老何，你認為怎樣？」

何隊長聳聳肩，「我對查案一道，完全是門外漢，何況，我已將這件案子轉交給你了，你說怎麼辦便怎麼辦吧。」

「好，我們這就去草棚一趟。」余海說道：「老何，還要勞煩你帶我們去。」

何隊長道：「余隊副，別那麼說，我是應該陪你們走一趟的。」

「老蕭，你也去吧。」余海對蕭原說。

「那不大方便吧？」蕭原遲疑地說。

「有什麼不方便的？」余海不以為然地說：「就算是犯人，也可以協助查案的呀！」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說道：「那就與你們一道去吧。」

「老蕭，我知道你最擅於追踪覓跡，等一會，還要借重你啊！」余海笑說一句。跟着便揮揮手道：「我們去吧。」

蕭原不再說什麼，跟着余海與何隊長四人往外走去。

＊　＊　＊

來到那塊稻田間的草棚前，蕭原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就是這座草棚，令到他蒙上了殺人的罪名，給關禁起來，幾乎令到他永世不得超生，那怎不教他心生感慨。

一行人走入草棚內。

草棚內的地上，仍然遺留着一灘紫黑的血漬，也很容易便發覺到地上有打鬥的痕跡。

余海站在那灘血漬前，看了一下，朝何隊長說道：「老何，那個死者就躺在這裏麼？」

何隊長點點頭。「是。」接一指那邊距那灘血漬約四五尺的地上。說道：「當時蕭……原就是在那裏爬起身來欲走，被……我們捉住的。」

「老蕭，當時你看到那個詐暈裝死的傢伙躺在那裏？」余海瞧着蕭原說。

蕭原走前兩步，指着靠近稻田的棚邊地上說道：「那傢伙就躺在這地上。」

余海瞧着蕭原所指的地上，瞧看了一會，忽然蹲下來，仔細地瞧看了一遍，忽然抬頭朝何隊長說道：「老何，你來瞧一下，這地上是不是仍留着有人躺伏過的痕跡？」

何隊長與陳光、吳炳忙走前去，蹲下來，仔細地察看起來。

陳光首先叫起來。「對！這地上的痕跡，確是一個人躺伏過後，留下的痕跡。」

何隊長也瞧出來了，點點頭。

吳炳抬起頭說道：「隊副，既然何隊長也說，他們聞聲趕到來的時候，蕭原是在那邊的地上爬起來想走，那麼，也就是說，蕭原沒有說謊，這裏確是躺伏着一個人，換言之，草棚內確是有第三個人！」

「對！」余海站起身來，舒口氣道：「那第三個人極有可能就是那個兇手！」

陳光與吳炳都點點頭。何隊長站起來，心悅誠服地說道：「余隊副，我也相信，這草棚內當時確是有第三個人！」

「假設那個人就是兇手，他爲何要殺死死者？」余海摸着下頷又粗又短的鬍渣子，沉吟着說道：「要說是爲財劫殺死者，但死者的財物仍在身上，沒有被掠去，那只有兩個可能：那就是仇殺或謀殺！」

陳、吳、何三人都點點頭，只有蕭原沒有什麼表示。

他既是個有嫌疑的人，那就不適宜多說話，雖然余海是他的朋友，但他却不想因爲這樣，而令到自己佔了便宜。

「何隊長，蕭原是路過這裏，趕到黃崗鄉去探望他的未婚妻的，那他不可能認識死者，也就根本沒有仇怨可言，你說，他怎會無端端殺死一個人，或是謀殺那個人？除非他是一個瘋子，或是殺人狂！」余海加重語氣道：「但他却不是！」

何隊長不由得點頭道：「余隊副，你說得不錯，我現在已完全相信，他不是兇手了。」說時，瞥一眼蕭原。

蕭原却道：「余海，不能單憑這些表面的証據，便說我不是兇手的，我提議你繼續在附近搜查一下，看看有沒有別的痕跡。足以証明確曾有第三個人在這草棚內待過。」

「老蕭，我明白你的意思。」余海道：「陳光、吳炳，我們立刻到附近及稻田內搜查一遍。」一頓，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老蕭，你也來帮帮手！」

蕭原點點頭，朝草棚旁邊的一條田基走去。

余海與陳光吳炳兩人分別走向附近的田基搜查起來。

何隊長站在草棚內，無聊地東瞧瞧，西望望。

對於偵查這一道，他實在幫不上什麼忙。

忽然，他望到通向外面的泥土路的那條田基旁邊的稻田內，有幾個深深的脚印，脚印旁邊的水稻不但倒折，也濺上了不少的泥水，但已乾涸了。

他忙走出草棚，走前去看一下。

他還未蹲下來，便發覺到基邊的泥草上，沾了一些血漬，距那血漬不遠的基邊，有一處的泥草崩塌下去，他忙彎下腰來細察，他雖然對偵察這一道是門外漢，但他仍然可以肯定，那是一個人在奔跑時，倉忙之間，踏塌了基邊的泥土，斜衝落田邊下，跟着撲倒在田基上，可能手上沾了血漬，因此，才會令到那一小塊泥草沾上了血漬。

這絕不可能是蕭原弄出來的。

因爲蕭原當時仍然在草棚內，暈暈眩眩地想爬起身來，根本還未走出草棚。那就只有一個可能——那些脚印與血漬，是另一個人弄出來的。極有可能就是蕭原所說的那個將他擊暈的人！

而從草棚內遺留下來的痕跡看來，當時確是還有第三個人，極有可能就是那個人弄出來的。

而那第三個人也極有可能就是兇手！

想到這裏，他的心頭劇跳了一下，急忙站起身來，朝余海等人叫道：「余隊副，快來看一下，我發現這裏有些脚印及血漬，極有可能是那兇手遺留下來的！」

余海與蕭原四人正在各自的搜查着，但都沒有什麼發現，陳光與吳炳甚至走落田中搜索，也一樣毫無所獲，聽到何隊長的叫聲，不由精神一振，急忙往那邊走去。

五個人蹲在那一小截田基上察看了一遍，余海顯得很興奮，吐口大氣，看着蕭原道：「絕無疑問，這是那個兇手逃走時，倉惶之間，踏塌了基邊，衝落田中，仆倒時，手抓在草上留下了血漬，及這幾個脚印的，那個人極有可能就是將老蕭你擊暈的傢伙！」

「余隊副，我也是那樣想……」何隊長插口道：「我們發現蕭原的時候，他正掙扎着從地上爬起身來，還未走出草棚，根本不可能是他弄出來的！」

「這就証明蕭原絕對不是兇手，兇手確是另有其人！」吳炳肯定的說道。

「這也証明，蕭原所說的都是眞的。」陳光也說道：「那個兇手在逃竄之前，故意弄成蕭原就是兇手，然後才逃去，目的就是要嫁禍給蕭原。」

「何隊長，我們已找到足以証明老蕭是無罪的証據了，你不反對我放了他吧？」余海瞧着何隊長說。

何隊長馬上說道：「不反對，這裏的脚印以及血漬，已經足以証明他不是兇手。」何隊長朝蕭原抱歉地說道：「蕭……老哥，眞對不起，將你關了一夜，更將你當作兇手……幸好余隊副他們精明，不然，若是令到你含冤莫白……那眞是……」

「何隊長，千萬別這麼說，換轉是我，在當時的情形下，都會以爲我就是兇手的。」蕭原忙笑笑說道：「難得你這麼明白事理，我要謝謝你才是。」

「老蕭，雖然已找到足夠的証據，証明你不是兇手，但我放你，是有條件的……」余海眨着眼說。

蕭原不由狐疑地看着余海，說道：「你在打什麼主意？」

余海一笑，道：「別疑心重重的，我的條件很簡單，只要你答應協助我捉到眞正的兇手！你不會拒絕吧？」

「不會！」蕭原搖搖頭，伸手摸一下仍然腫起一大塊，隱隱作痛的頭皮。「就算你不要我協助捉拿那個兇手，就爲了他嫁禍給我這一點，我也不會放過他！」

「老蕭，有你這句話，我就有信心抓到那個兇手了！」余海高興地說。

忽然，他朝何隊長說道：「老何，你也應該將老蕭的鎗及財物發還給他了吧？」

何隊長連聲道：「等一下回到隊部，馬上發還給他。」

蕭原忽然說道：「余海，我想循着這些脚印，往前追查，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好啊！我正有此意。」余海道：「追踪覓跡，是你的拿手本領，我是全看你的了。」

蕭原沒有說什麼，雙眼在那條田基上搜察着，往前走去。

余海與兩名手下，及何隊長在後面跟着，誰也沒有說話，以免打擾蕭原。

蕭原循着地上留下的踪跡，一直走到那條泥土路上，橫過對面的路邊，斜斜地向下走，再走上一條田基，順着一直往前走。

何隊長跟着，卻暗中納悶不已，因爲，他根本看不出什麼來——他看不到所走過的地方，有什麼明顯的踪迹留下，這自然令他感到玄奇了。

陳光與吳炳也看不出什麼，不過，兩人卻相信蕭原必然有什麼發現，不然，怎會那裏也不去，偏偏循着這條路綫往前走。

兩人可是打從心裏佩服蕭原的這種神乎其技的追踪覓跡的本領。

余海畢竟是幹過追捕手這一行的，自然懂得這種追踪術，不過，沒有蕭原那麼精擅吧了，沿路之上，他也發現了幾處踪跡，也因此，他更加佩服蕭原這種本領。

終於，他們走到一條河灘前。

蕭原在河灘的附近走了一轉，吁口氣說道：「他過了河竄逃而去。」

「要不要到河對岸繼續追下去？」余海問。

「不用了。」蕭原搖搖頭，說不定，他沒有過河，而是順水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在某一處上岸，那就要費一番功夫去追尋了。我們還是先回去，查看一下死者致死的眞正原因吧。」

余海聽他那麼說，點點頭道：「好吧，那我們就走回去吧。」

一行五人便循原路往回走。

＊　＊　＊

在到死者的家中查看屍體前，先由何隊長到死者的家中，先解說一番，說明已查到足夠的証據，証明昨晚捉到的那個人——蕭原，並不是兇手，而是發覺到草棚內有異聲傳出來，因此，他走入草棚內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卻被那個兇手擊暈，嫁禍於他。而蕭原也已答應協助縣裏的偵緝隊捉拿那個兇手。這樣說明了，是免致死者的家人有所誤會，說他放了「殺人兇手」。

而何隊長在到死者的家中去解說時，也先對手下的鄉團隊員解說了一遍，以免手下隊員有所誤會，傳出流言蜚語，因而引起鄉人的鼓噪誤解。

死者的家人聽了何隊長的解說後，自然相信他的話，不然，他們也不會選他出來當鄉團隊的隊長了。他們是但求捉到兇手，好讓死者大仇得報，其他的他們都不加理會。

何隊長見死者的家人那麼通情達理，不禁鬆了口氣，急急趕回部隊，帶領余海蕭原四人往死者的家中走去。

爲了不讓死者的家人在旁看着心裏會不舒服，因此，余海請何隊長叫死者的家人暫時廻避一下。

死者的家人雖然有點不情願，但聽何隊長說，這是查案的必需步驟之一，只好免强走入裏面的房間。

那死者的年紀大約三十七八，四十不到，他的家人早已替他換上了壽衣，身子也抹過了。但當蕭原動手解開死者的衣鈕，衆人不但看到死者的左胸上有一個血洞，也赫然發覺到，他的頸脖，有一道瘀黑的指痕！

稍有經驗的人，都會看出，那是被人用手揑握過而留下的痕跡，就連何隊長也看出來。

「何隊長，當時你看到他的樣子是怎樣的？」蕭原指一下死者，對何隊長說。

「他麼？」何隊長看一下死者，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他的雙眼翻着，舌頭吐了一截出來，咀巴大大地張着，雙手緊緊地抓着地上的禾草。嘎！我想起來了。他的樣子像是被人扼至窒息而死的！」

「這就是了。」蕭原點點頭，伸手指一下死者左胸上的那個傷口，說道：「你們看一下，這個傷口雖然頗深，但卻不是傷在要害之處，若是搶救及時，根本不會死的！而我看到他的時候，他仍未死，咀裏發出低弱的呻吟聲，從何隊長所說，當時死者的那種死相，絕無疑問，是被人扼死的！」

「對！」余海重重地點一下頭。「這亦足以証明，老蕭你不會是殺死他的兇手！當時你既然連站起來也不能，輕易便被何隊長他們擊倒，又怎有力氣去扼死死者？」

「是啊！」何隊長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當時怎麼想不到這一點，不然，也不會誤以爲蕭老哥是兇手，將他關押起來了。」

「隊副，從死者死時的情形看來，那個兇手在擊暈蕭原後，然後，匆匆佈置成蕭原就是兇手的樣子，他以爲奸計會得逞，那知道，卻留下了不少破綻，足以反証蕭原不是兇手，這大概是那個兇手始料不及的。」陳光說道。

「這大概就是人們說的『欲蓋彌彰』吧。」吳炳說道：「那個兇手自以爲是個聰明人，那知道卻是一個蠢猪！」

蕭原這時已查看過死者的全身上下及背後，雖然發現了幾處皮肉有破損，但那大概是在與兇手打鬥時弄出來的，那根本無關重要，因此，他邊替死者扣回衣鈕，邊說道：「余海，死者的屍體已看過了，回去吧，免得打擾了死者的家人。」

余海頷首道：「那就回去吧。」

將死者的衣衫重新整好後，他們便回到隊部。

這時候，天色已黯黑下來，家家炊烟四起，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余隊副，蕭老哥，還有老陳老吳，走，今晚我請客，到大街上那家全記飯店去喝兩杯，一來替余隊副與老陳老吳洗塵，二來，也算是我向蕭老哥致歉。」

余海卻搖搖手道：「不，老何，還是讓我作東，我與老蕭多年不見，難得在這裏見面，就算是我稍盡地主之誼吧。老何，你不用與我爭了。」他看到何隊長張口

想說話，忙一擺手，不讓他說出來。

蕭原只是笑着，瞧着余海與何隊長，沒有說什麼。

結果，還是余海爭贏，一行人便向大街那邊走去。

* * *

在全記飯店喝着酒，蕭原吃下一口菜，對何隊長說道：「何隊長，那個死者到底叫什麼名字？我一直想問你，但又忘記了。」

「蕭老哥，你就叫我一聲老何吧。」何隊長道：「那樣熟絡一點，我們能夠認識，也算是朋友了吧？」

「來，蕭老哥，我敬你一杯。」何隊長拿起酒杯一舉。

「好，我也敬你一杯。」蕭原也拿起酒杯，雙手一舉。

一聲「乾杯。」兩人一口喝乾了那杯酒。

余海高興地道：「哈哈，看到你們成爲朋友，我眞高興。」

蕭原笑望着何隊長。「何老哥，你還未對我說，那死者叫什麼名字啊。」

「他姓王，名漢坤。」何隊長馬上說道。「在縣裏開了一家粮米行，聽說生意不錯，賺了幾個錢，由於他的妻子兒女都在鄉裏，沒有隨他到縣裏居住，因此，他一個月中，總會回來一兩次。」

「余海，你在縣裏幹差事，認識他麼？」蕭原瞧着余海，替他斟了杯酒。

「不認識。」余海搖搖頭。接扭頭看一眼陳、吳兩個，問道：「你兩個認識他麼？」

陳光與吳炳也搖頭。「不認識。」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何老哥，你若是也在縣裏做生意，而且還賺了些錢，那你會不會不將妻兒接到縣裏居住，而寧願每個月往返奔波一兩次？」

何隊長馬上搖搖頭：「當然不會，既然生意不錯，那當然將妻兒接到縣裏一同居住，省得牽腸掛肚的，又要往返奔波！」

「何老哥，那你是否覺得，這個王漢坤不將妻兒接到縣裏，是否有點奇怪？」蕭原瞧着何隊長，說道。

「據他說，那是爲了他的老母親。」何隊長說道：「他是不放心讓老母親一個人在鄉裏，所以，便將妻兒留在鄉裏，照顧他的老母親。」

一頓又道：「他這個人很孝順，也很老實，這是鄉裏的鄉親們都知道的。」

「那他可以將老母親也一併接到城裏去住啊。」陳光插口道。

「但這一來，他在鄉裏的田地便沒有人打理了。」何隊長說道：「他家除了將一部份田地租給別人耕種外，其餘的田地都僱了長工耕種，他的妻子很能幹，負責照顧他的母親以及料理那些田地。」

「他沒有兄弟的麼？」吳炳接口問。

「沒有。」何隊長搖搖頭，「他是獨子，姐妹倒有五個，全都嫁到別的鄉村去了。」

「這就難怪他不將家人接到縣裏居住了。」余海呷口酒，說道：「不過，他會不會在縣裏納小，這年頭，有錢的人家，都時與這個調調兒的啊。」

「這我就不清楚了。」何隊長聳聳肩道。

「余海，殺人總有動機的啊！」蕭原皺起了眉頭。「既然不大可能是劫殺，那就可能是仇殺或是誤殺，總有一個原因的。說不定他在縣裏收起了一個女人，而那個女人又暗中姘上了別的男人，在戀姦情熱之下，惡念陡生，殺人奪產，而且還可以長相廝守。」

「這不無可能。」余海道：「明日，我便派吳炳回縣裏去查一下，他是否收起了一個女人，若是，馬上派人趕來通知我們，幷查一下那女人是否有姘夫！明白麼？」

吳炳點點頭。「我知道了。」

「還有，也查一下，他有沒有因爲生意上的事情，與什麼人結仇。」蕭原接口道。

吳炳點點頭。

「余隊副、蕭老哥，那個兇手會是什麼人呢？」何隊長蹙着眉瞧了兩人一眼。

「暫時還很難說。」余海沉吟着說道：「對於行兇殺人的那個傢伙，我們可說一點線索也沒有。連唯一見過他的老蕭，也瞧不到他的樣貌，不然，那就好辦了。」

「蕭老哥，你眞的沒有看到那個人的樣子？」何隊長看着蕭原。

「當時天已很黑暗，加上那人又是趴在地上的，我才將他的身子扳轉，還未看到他的臉孔，便給他一棍擊得暈頭轉向，跌在地上，那裏看得到他的樣子。」蕭原苦笑一聲，說道。

「那我們豈不是束手無策？」何隊長心焦地說。

「也不是束手無策的。」蕭原說道：「我們可以在鄉裏查一下，因爲有可能是相熟的人幹的，他本來是想劫奪死者身上的錢財的，但由於死者奮力反抗，激起了他的兇性，才惡向胆邊生，動了殺機，又由於被我撞破，因此，在心慌意亂之下，也顧不了搜掠死者身上的錢財，唯恐被鄉裏的人驚覺起來，因此，便倉惶竄逃。」

「這是有可能的。」余海說道：「總之，我們不要放過任何一方面的可能性。老何，偵查鄉裏有什麼人值得可疑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何隊長呷了一口酒。「嗯，我就勉爲其難，查一下吧。」

「至於我與陳光，準備在明天到附近的鄉村去查問一下，看看這兩日有沒有什麼村民行動可疑的。」余海瞧着蕭原。「老蕭，我知道你一定有什麼主意的，你明日準備怎樣去查？」

「我麼？」蕭原想了一下，才說道：「我想明日再到草棚去查看一下，沿着下午追尋下去的路綫，一直追查下去，希望能夠追尋到那個兇手竄逃到什麼地方，要是追尋到，那就有很大的把握，捉到那個兇手！」

「我也希望如此。」余海滿懷希望地道：「老蕭，我對你滿有信心！」

蕭原笑笑道：「余海，你別將我看得那麼神通廣大好麼？我還不是與你一樣，是一個普通的人。」

余海卻大搖其頭，笑說道：「老蕭，總之，那個兇手遇上你，那眞是倒了八輩

子的霉，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你的手掌。不然，道上的朋友怎會稱你爲海角天涯？」

「海角天涯，那是什麼意思？」何隊長有點不解而又好奇地問。

「老何，那意思就是說，不管他要追捕的人逃到什麼地方——就算逃到天涯、海角，甚至上天入地，也逃不過他的追捕，明白了麼？」余海笑着加以說明。

「原來是這樣的。」何隊長敬佩地看着蕭原。「蕭老哥，原來你是這麼厲害的一個人，怪不你的外號這麼特別了。什麼人被你追捕，那確是倒了十八輩子的霉！」

「何老哥，你別聽他亂吹。」蕭原笑道：「我要是有這麼厲害，也就不會被殺死王漢坤的那個兇手擊倒，幷讓他逃了。」

「老蕭，那不過是你一時失手吧了。」余海說道：「俗語說：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老何，你說是麼？」

「是啊。」老何附和道：「我相信余隊副說的話。」

「好了，我們別談這些了，時候不早了，還是喝酒吃飯吧。」蕭原拿起杯子。「來，我敬你們四位一杯。」

余海四人哄地一聲，紛紛拿起酒杯，一聲：「乾！」各自仰脖將酒一口喝乾。

爲証清白 追查兇手

翌日，蕭原獨自一人，循着昨天所走過的路綫，一路追尋來到那處河灘上。

這之前，他曾到草棚內外再仔細地搜尋了一遍，甚至連那堆肥田料也扒開來找尋，但卻一無所獲。

本來他猜測死者既然與兇手糾纏過，那說不定在糾纏中，兇手的身上會有什麼東西被撕扯脫落下來，譬如衣鈕又或是袋內的什麼物件之類，若是能夠找尋到一件物件，那說不定可以從中找尋那個兇手來。

可惜，他卻白找了一番。

蕭原在河灘上轉一圈，之後，便捲起褲脚，將鞋子脫下來，涉水過河。

這時候正是水退的時候，河中的水很淺，幾乎可以看到河底，蕭原估計水深大約在膝蓋以上，果然，他涉水走到河心，河水只浸到他的膝頭，就這樣，他過了河，走上對面的河灘。

穿回鞋子，他在這一邊的河灘上轉了一會，確實了他要追尋的人是在這一處上岸的，便一直循踪追尋下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他來到一條村子的旁邊，便失去了那人的踪跡。

他馬上肯定他所追踪的人，進入了這條村子內。

眼前這條村子雖然沒有梅林鄉那麼大，但看上去也有上百戶人家，附近的田地中，都有鄉農在幹活，澆水的澆水，除草的除草，也有的在摘菜，一片耕作的圖景。

當然，也有人好奇地看一眼蕭原這個陌生人。

那時候，一般的鄉村的人，對於外來的陌生人，都是比較好奇與注意的，一來是不常見到陌生人到來，二來是那時世道不大安寧，盜匪時有出沒，因此，一般的鄉人對於外來的陌生人，都有一份戒心。

蕭原一向皆在外面走動，自然知道這種情形，因此，他不敢探頭探腦，東瞧西望的，以免引起那些鄉農的誤會。

這令到他不禁爲難起來。

因爲若是走進村子中去查問，那未免有點貿然，而且，鄉裏的鄉民也未必理會他，甚至懷疑他的身份，而且，他也不知怎樣開口查問才是，畢竟，他不是幹公事的，鄉裏的人有權不理會他。

想了一下，他決定返回梅林鄉，找到余海他們，與他們再來，那時候，他們以縣裏偵緝隊的名義來查案，那就名正言順，堂而正之，鄉裏的人自然不敢不合作了。

主意打定，他立刻往回走。

趕回梅林鄉，恰好已是午飯時份，而余海與陳光也回來了，他們都一無所獲，聽說他追尋到兇手的下落，喜出望外精神大振，決定吃了午飯後，便趕到那條村子去搜查。

* * *

那條村子的村長一聽余海是縣裏偵緝隊的隊副，到這裏來是查案，慌不迭招呼三人進入村公所，請三人坐下後。又叫人去將保安隊的隊長叫來，因爲村子的保安隊，是負責村子的治安的。

親自給三人倒了杯茶，待三人喝過一口後，那位年約五十出頭，自稱姓蘇的村長才陪着小心說道：「余隊副，我們村子近來很平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啊，請問你們是來查什麼案子？」

「人命大案！」余海加重語氣道：「是在前天晚上發生的！」

「怎麼我們一點也不知道？」蘇村長吃驚地說。

「不是發生在你們這裏。」余海喝口茶，「是在梅林鄉附近發生的！」

「那……怎會跑來咱村子查案？卻不到梅林鄉去查？」蘇村長有點不解地道。同時也有點不滿。

「你以爲我們閑得無聊，冒着日頭走來你們村子尋開心麼？」余海登時沉下臉來。「老實對你說，我們是追踪那個殺人兇手，才追到這裏，懷疑那兇手是你們村子內的人，所以來查問一下！」

蘇村長一聽，登時臉色一變，吸了口氣，忙說道：「余隊副……是眞的麼？」

「你不是老糊塗了吧！」余海語聲一沉。「若是無根無據，我們會這樣浪費時間麼！」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蘇村長慌不迭搖手道：「余隊副，你……想我們怎樣做？」

余海正想說話，一個粗壯的漢子恰在這時急匆匆地一脚走進來，蘇村長一眼看到那漢子，就像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般，急急對那漢子說道：「阿慶，你來了就好了，這幾位是縣裏來的，這位是偵緝隊的余隊副，是來查一件案子的，你與他們說吧。」

那漢子阿慶就是這村子保安隊的隊長，他聽到蘇村長說話，一雙眼卻不停地在打量着余海蕭原陳光三人，待蘇村長說完，他吐了口氣，走前去，朝余海說道：

「余隊副，那到底是一件怎樣的案子，可否詳細一點說說？」

余海與蕭原都想不到阿慶外表長得這麼粗魯，說話卻頗有分寸，不禁對他另眼相看。

「那是一件人命案子，是在昨夜發生的。」陳光代余海說道：「我們循踪覓跡，追尋那個兇手，一直追到這裏，在這附近不見了兇手的踪跡，因此懷疑那個兇手是你們村子的人，又或是躲匿在村子內，因此，我們才來查問一下，由於我們只有三個人，因此，希望你們幫忙一下。」

「既然是人命大案，而你們又懷疑兇手可能躲匿在本村之內，我們當然要幫三位搜查一下的。」阿慶不慌不忙地說道：「三位準備怎樣搜查？」

余海拿眼望着蕭原。

蕭原知道余海是要他說，他也不推讓，想了一下，便對阿慶說道：「我們想你派人去將村子裏那些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又或是犯過什麼案的人都叫來這裏，然後，由我們來查。」一頓，又道：「還有，這兩三日有什麼外人來你們村子探親等等的。都叫來，若是有什麼人在昨天或是前晚夤夜離開村子的人，也查個一清二楚，向我們報告。明白麼？」

「明白。」阿慶說道：「總之，任何可疑的人也要叫來這裏查問。若是不在的，也要查出他們到了什麼地方，是麼？」

「對。」蕭原對阿慶頓時生出一份好感。「請你馬上去辦，可以麼？」

「當然可以。」阿慶說道：「請三位稍待一會，我這就去召集人手，將村子內那些不務正業的、犯過事的，還有外來的，全都叫來。」

說完，他便轉身急急走了出去。

看着阿慶走了出去，蕭原便對蘇村長道：「蘇村長，你這位保安隊長年紀輕輕的，倒很能幹啊！」

蘇村長不由滿意地笑道：「阿慶這個年輕人確是很能幹，自從他當上保安隊長後，幫我辦了不少公事。你別瞧他粗粗魯魯的，早幾年還在縣裏的學堂讀書的啊，要不是他的父親忽然患病死了，說不定，他還會到什麼大學堂去唸書，比如今屈在村裏有出息得多了。」

「原來他還唸過學堂的，這就怪不得他說話幹事，也那麼有條不紊了。」陳光接口讚道。

「世事變幻難料，那眞是埋沒他了。」余海感慨地說。

「三位喝茶吧。」蘇村長忽然朝三人說道。

三人是吃了午飯，便急急趕來的，確是有點口喝了，因此，也不再客氣，各自拿起茶杯，骨嘟嘟地喝起來。

＊　＊　＊

阿慶這位保安隊長果然能幹，在一個鐘頭之內，便帶了一大羣人回到村公所，其中有七八個是保安隊員，其餘的，瞧他們那種流裏流氣的樣子，也看出他們不是正經人。

還有兩三個穿得比較光鮮整齊，大約是別的村來這裏探親的。

「都找齊了麼？」余海朝阿慶問。

「都找齊了。」阿慶掃一眼那些人。「一個也沒有少。」

那些人都低聲不甘地說着話，屋內響起一陣嗡嗡的聲音，吵得人心煩，余海掃了那些人一眼，沉聲喝道：「都給我閉上咀！」

那些人被余海一喝，當堂窒了窒，都閉上了咀巴。

跟着，他朝阿慶道：「先將他們帶到屋外，然後一個個叫進屋內，待我們查問！」

阿慶答應一聲，與那些保安隊員將那羣人帶出屋外。

余海對陳光道：「你去與阿慶打個招呼，叫一個人進來。你就守在門口。」

陳光答應一聲，走了出去，很快，便帶了一個人進來，然後，他守在屋門口。

余海與蕭原這時候已坐在屋子的最裏面，待那個人走到面前，兩人都不說話，四道銳利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人。

那人起初還有一點不大在乎，但在兩人的盯視下，開始顯得不安起來。

一會，他的雙手不由自主，絞扭起來，神志也漸漸不自然起來，兩人仍然一聲不吭，只是瞧着他。

終於，那人抵受不了兩人無聲的壓迫，囁嚅着開口說道：「你……們叫我來有……什麼事啊？我……可沒有做過什麼事……」

「我沒有叫你開口說話，你說什麼？」余海沉厲地道：「你是不是作賊心虛？」

那人立刻慌急地道：「不……是，我什麼也沒……有做過，這幾天，我一直在村子裏，沒有到過別的地方。」

「你叫什麼名字？」余海忽然問。

「林福。」那人吞了口口水。

「你這幾日眞的一直都在村子裏？」

「是啊！」林福急不迭道：「不信，你可以問一下黃毛他們，他們都在外面。」

「除了黃毛他們，還有什麼人可以証明你這幾日都在村子裏？」

「二婆五嬸他們。」林福想也不想就說。我每日出門回家，都瞧到他們，與他們打招呼。」

「你怎麼知道我們會問你這幾日有沒有外出到別的地方的？」一直沒有出聲的蕭原忽然問。

林福怔呆了一下，眼珠一轉，馬上說道：「那是大水牛剛才找到我時，我問他爲何要找我到村公所，他告訴我的。」

「你知不知道這幾日有什麼外來的人，找你那些豬朋狗友？」余海問道。

「沒……有啊。」林福沉吟了一下，搖搖頭說：「我聽不到有什麼人來我們村子找那一個。」

「將你的衫鈕打開，衣袖捋起！」蕭原忽然說道。

林福遲疑着，沒有照做。

余海起初乍聽蕭原那麼說，也不明所以，怔了一下，便隨即便明白蕭原的意思，不由佩服地看了他一眼。沉喝道：「是不是要我動手？」

林福一聽，馬上着了慌，慌忙道：「不是、不是。」急急將衣鈕解開，捋起衣袖。

蕭原與余海立刻將目光移落在林福袒

露的胸腹及雙手上，瞧看着。

但兩人很快便將目光收回，互相看了一眼。「將衣鈕扣上，放下雙袖。」余海搖搖手說道。

蕭原之所以要林福將衣鈕打開，雙袖捋起，只是想看一下，他的身上手上，有沒有傷痕，因爲他想到，兇手既然與死者糾纏過，說不定手上身上會有傷痕，但林福的身上却沒有，所以，余海便叫林福扣回衣鈕。

「走吧。」余海揮揮手。

林福如聞大赦。「我是不是可以回家？」

「難道要我們留你在這裏吃晚飯不成？」余海沒好氣地說，跟着不再理林福，朝門口的陳光叫道：「叫第二個進來。」

陳光答應一聲，馬上朝阿慶那邊叫道：「請叫第二個進來。」

第二個很快便走進屋內……

足足查問了十個人，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余海與蕭原都感到口乾舌燥。

第十一個人又站在他倆的面前。

這人年紀很輕，但却瘦得有如一頭猴子般，只有一雙眼，骨碌碌地亂轉着，透着幾分邪氣。

「你叫什麼名字？」余海一眼看到這傢伙走進來，便排除了他是殺人兇手的嫌疑。因爲像他那麼瘦削的人，根本不可能會糾纏中，可以佔了死者王漢坤的上風，換言之，沒有可能殺得了死者。不過，既然進來了，只好循例查問一番。

「侯家寶。」那瘦猴般的年輕人答。

這倒是令余海與蕭原想不到的——一個像瘦猴般的人，居然那麼巧，就姓侯，兩人互望一眼，不禁莞爾一笑。

「這幾日，你一直在村子內麼？」余海忍着笑問。

「是啊！」侯家寶雙手緊緊地互握着。

「在村子裏幹麼？」蕭原忽然問。

「幹……賭錢啊。」侯家寶囁嚅地說。

「你那來錢賭？」余海厲聲道。

「是……左手劉借給我的。」侯家寶的身子顫抖了一下，甚至連聲音也打顫。

這就顯出，他是一個胆子很小的人。

像這樣胆小的人，自然沒有胆量殺人。

「左手劉是誰？他怎會有那麼的錢借給你？」蕭原滿有興趣地瞧着侯家寶。

「他說是他的一個表兄給他的。」侯家寶說道：「他的表兄在四日前從縣裏來探望他，不但給了他十多塊大洋，也帶了不少東西給他，那一日我們剛巧在他的家中賭錢，他的表哥正好來到，他還替我們介紹給他的表哥認識。」

「他的表哥叫什麼名字？」余海與蕭原對望一眼，臉上都顯露出興奮的神色。

「姓梁，名叫阿標。」侯家寶想了一下。「左手劉叫他阿標的。」

「他有說在縣裏幹什麼的嗎？」余海接問。

「他沒有說。不過，我瞧得出……」侯家寶忽然不再說下去，閉上了咀巴。

「不過什麼？快說！」余海疾喝一聲。

侯家寶的身子震了一下，急急說道：「那只是我的猜測，不知道對不對……」

「說吧。」蕭原溫和地說：「對不對也沒有關係。」

「我瞧他流裏邪氣的，似乎不是乾什麼活兒的。」侯家寶大概忽然想到自己也是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不禁愧然垂下頭來。

「左手劉也在外面麼？」「

「在。」

「你走吧。」余海揮揮手。

「我可以走了？」侯家寶不相信地問。

「是啊！你不是忽然聾了吧？」余海又朝他揮揮手。「走吧。」

侯家寶急忙朝兩人躬躬腰，轉身一溜烟般，走出屋外。

蕭原與余海先後長長地舒了口氣，互相看了一眼，彷彿從那一眼中，窺知了對方的心意般，同時點了點頭。

余海吸口氣，才扭頭朝站在門口，正有點感到奇怪地扭頭朝兩人望着陳光說道：「叫阿慶將一個左手劉的人叫進來。」

陳光答應了一聲，朝那邊的阿慶叫道：「請叫一個名叫左手劉的人叫進來。」

不久，便有一個年紀比侯家寶大不了多少的年輕人走進屋子內。

這個叫左手劉的人長得矮矮敦敦的，手粗脚粗，走起路來，有如一隻螃蟹一樣，樣子也有點狠，頭上的短髮亂糟糟的，一走進屋子，便直瞧余海兩人瞧着，一點也不閃縮，看得出是一個胆子很大的人。

待這個綽號叫左手劉的人走到面前，余海故意上下打量了他幾遍，才冷冷地說道。「你就是左手劉？」

那矮敦敦的年輕人昂首答道：「是。」

「你本來叫甚麼名字？」

「劉鉅成。」左手劉一點也不畏怯。

「你這幾天去了那裏？」余海的語聲更冷。

「在村子裏。」左手劉一點也不示弱。

「在村子裏幹什麼？」

「賭錢！」左手劉一口便說出來。「剛才走出來的瘦皮猴，還有幾個人，與我一起賭的。」

「你是不是有一位表哥來探望你？」蕭原插口問道。

「是啊？」左手劉怔了一下，隨即又道：「他在昨天早上便走了。」

「他從那裏來探望你？」余海接口問。

「縣裏。」左手劉答。

「他在縣裏幹什麼的？」左手劉答得快，余海也問得快。

「這我不大清楚了。」這一次左手劉遲疑地說道：「以前，他好像在一家店子做工的，自從姨母死後，他便一直沒有來探望過我，這一次，他忽然來探我，我發夢也想不到。」

蕭原與余海交換了一瞥眼色。從左手劉有問必答，答得那麼爽快，兩人都看出，這個人雖然胆量夠大，但却是一個沒有心機的人，這種人，最好對付。

「他可有說，爲什麼會忽然來看你麼？」蕭原問道。

「有。」左手劉答得很爽快。「他說近來做了一宗生意，發了一筆財，想起姨母——他母親臨死時曾對他說過，要他與我多來往，并照顧我，想到有好一段日子沒有探望我了，不知我近來怎樣了，於是，他便買了些東西，帶點了錢，到來探望我

，他還給了我十多塊大洋，說是既然發了一筆財，也分一點給我用。」

「他有說是做什麼生意麼？」蕭原再問。

「我曾經問過他，并對他說，若是需要人帮忙，那就帶挈一下我。」左手劉有點不滿地說道：「可是，他却說我幹不來。并說，他做的那種生意，不是什麼人也可以幹的。哼，我知道他不想帶挈我，所以才那麼說！我才不相信，他做得了的，我怎會做不了？」

「他有沒有到處去走走？」蕭原說道：「整天悶在家中，那會很悶的。」

「初來那一日，他便扯着我到村外到處走，說是散散心。」左手劉道：「直到晚上，才回村子。」

「你們有沒有走到梅林鄉那邊？」蕭原壓抑着心跳，問道。

「有啊。」左手劉道：「還在那附近溜轉了好一會，才到別處去。」

「那他前天有沒有到外面去走動？」蕭原發覺自己的喉頭有點乾澀。

「有。」左手劉道：「他什麼時候出去的，我就不知道了，那日吃過午飯後，便到黃毛的家中去賭錢，要不是惦記着他來了我家，我才不會罷手不賭，走回家準備與他到村子內老狗頭開的小酒舖去吃飯，但却不見他，我以為他在村內走走，就快回來的了，便在家裏等他，那知道等了他好一會。仍不見他回來，我等得不耐煩，正想到村子中去找他，那知道，他却匆匆地走回來了……」說到這裏，他忽然不說了，思疑地瞧着蕭原余海兩人。「你們為什麼盡在問我表兄的事情？不問我的？阿麼不是說，你們有話要問我的麼？」

聽他這麼說，蕭原與余海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幾乎沒有失笑出聲。他們不是正在問他麼？他却那麼說，他豈不是有點傻戇麼？

原來這左手劉的性子果然有點傻戇，也因此，胸無城府，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因此，像瘦皮猴，黃毛這些不務正業的混混，都喜歡與他混在一起，討他的便宜。

——譬如到魚塘去偷魚，總是叫他下魚塘撒網，他們則躲在暗處看着接應，說是替他把風，他總是拍拍胸膛便去做。

「左手劉，我們問你表兄的事情，也就等於問你的事情啊。」蕭原知道對方有點傻戇，忙朝余海眨眨眼，噙着笑對左手劉說。

左手劉「哦」了一聲，眨眨眼，摸摸腦袋，恍然道：「原來你們這也是問我的啊。」

「對啊。」蕭原笑着溫聲道：「你繼續說下去啊，你表兄匆匆回來時，有沒有說，他去了那裏？」

「他不想說的，是我問他，他才支支吾吾地說，他到村後的山上走了一轉，那知道不知覺間，越走越遠，因此，待到往回走回村子前，天色經已黑了。」左手劉搔搔頭皮。「我發覺他的身上有幾處地方又汚又髒，褲子也有點濕，我便問他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他又對我說，是下山時，不愼跌落了一條山坑內，弄成那個樣子，之後，他換了衫褲，便與我到老狗頭的小酒舖去吃晚飯。」

停一下，跟着他又道：「吃完飯，喝酒的時候，他忽然對我說，省起有點事要趕着辦，明天一早便要趕回縣城，翌日一大早，天才濛濛亮，便走了，我叫他吃完早飯才走，他也不吃。」

「你表兄住在縣裏什麼地方？」余海問：「家裏還有什麼人，成了家麼？」

「嘻嘻，你這麼查根問底的，只差沒有問他的生辰八字。」左手劉忽然嘻笑起來。「你不是有個妹子，想與他做親戚？」

余海瞪瞪眼，張口欲駡，但想到他有點傻戇，何況，他不過是說笑，不由也笑道：「可惜我沒有妹子，不然，倒想與你表兄做親戚，讓他也帶挈我發點財。」

「哈，我也是那麼想。」左手劉顯得很高興，大概知道余海與他「英雄所見略同」吧。

「好了，你還未答我剛才問你的事情啊。」余海收斂起笑容。

「讓我想想。」左手劉擧手曲指敲敲腦袋。「好像是西二馬路東直巷。什麼號數我就記不清楚了。」停一下，又說道：「他像我一樣，是獨家村，我姨丈他父親一早就翹了脚，我姨母在年多兩年前去找姨丈後，便只剩他一個人，他今年也有二十五六了。不知怎的，像我一樣，仍然孤家寡人一個。」這一番話，他倒是說得頗為風趣，聽得蕭原與余海禁不住莞爾微笑。

「好了，問完了，你走吧。」余海望一眼蕭原，見他點點頭，便對左手劉說道。

「這麼快便問完了麼？」左手劉似乎「意猶未盡」。

若是再問你，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煩，說不定會衝入來，大駡你一頓啊！」蕭原伸手指一下屋外，縮縮腦袋。

左手劉吐吐舌頭，做了個鬼臉，說道：「赫，虧你提醒了我，我是不是說了很多話？」不等蕭原余海兩人答他，他便急急轉身往屋外走去，口裏還說：「你兩個差點害我被外面的人駡，不是好人！」

看着左手劉的背影消失在屋外，兩人不禁相視一笑，顯得很興奮。

「老蕭，九成九那個傻戇傢伙的表兄，就是兇手！」余海忍不住說道：「從他所說的種種情形看來，要數他的表兄最值得懷疑。」

「我也是這麼想。」蕭原頷首道：「看來，明天我們要趕回縣城了。」

「當然。」余海道：「越快抓到那傢伙越好，免得被他溜脫了，不知躲匿在什麼地方，那就棘手了。」

瞧着蕭原，佩服地道：「老蕭，我眞服了你，這麼快便找到兇手的踪跡下落，要是我，只怕還在梅林鄉附近一帶，暈頭轉向地瞎打轉。」

「余海，你別謙了。」蕭原拍拍余海的肩頭。「你的本領只怕比我還要高明啊！要不，怎能只幹了幾年，便當上隊副？」

「老蕭，別笑我了。」余海道：「若換了是你，只怕早已外調到省裏，幹上偵緝大隊長之職了。」

「隊副，還叫不叫人進來？」兩人被屋門口的陳光這一叫，才省起外面還有幾個人等着，余海忙說道：「當然叫啊，快叫下一個進來。」

下面那幾個？兩人只是「例行公事」地

問幾句便算了。但當他們離開那條村子時，經已日落西山了。

＊　＊　＊

三人趕回梅林鄉的時候，經已是晚飯時分了。

意外地，三人發現吳炳也從縣裏趕了來。

三人知道吳炳必是在縣裏查到什麼，才會趕來的。

因此，余海才坐下來，便急急道：「是不是查到了什麼？」

吳炳點點頭。「死者王漢坤果然在縣裏收起了一個女人！」停一下，又說道：「那個女人不安於室，暗中偷人，已經查出那個男人是誰。但這幾天却忽然失了踪，找不到他的影踪。為免打草驚蛇，我們沒有去查問那個女人，但却派人監視那女人住的地方。我覺得有點不尋常，所以便趕來向你報告。」

「嗯，我們也想明天一早便趕回縣裏。」余海顯得很興奮。「想不到這麼快，兩處地方皆大有收獲！」

接看着蕭原，說道：「老蕭，你認為怎樣？」

蕭原沉吟一下。望一眼吳炳，說道：「查到那個男人的姓名麼？」

「暫時還未查到。」吳炳搖搖頭，「聽說年紀頗輕，不超過三十歲。這都是從那女人住所斜對面那戶人家的一個老太婆口中問出來的。那個老太婆每日都坐在門前縫補衣服，或是打盹兒，因此，看到那個男人經常偸偸摸摸地走入那女人的屋子。」

蕭原點點頭，眼珠轉了一下。才說道：「余海，從種種跡像看來，兇手有可能就是那女人的奸夫。你想一下。不但年紀相彷，那麼巧，恰在這幾天失了踪，這其中是不是大有可疑？」

「嗯，我也是這樣想！」余海擊掌道：「九成九是戀奸情熱，因而動了殺機，來個謀財害命！」

一頓又道：「我眞恨不得馬上趕回縣裏，立刻便抓到那個想財色兼收的傢伙！」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性急了？」蕭原顯得輕鬆起來，笑道：「急也不在一時啊。你忘了，我們還未吃晚飯麼？」

「老蕭，我不過說說吧了。」余海也輕鬆地笑起來。「怎麼還不見老何回來？」

「老何在你們回來之前曾回來過，他說有點事要辦，便又急急走了。」

「大概他在鄉裏不會查到什麼的了。」余海說道。

「余海，不會是鄉裏出了什麼事吧？」蕭原却道：「要不要出去找找他？」

「不會有什麼事吧？」余海臉色微變。「不過，我們還是到外面找他，看看他有什麼事，急着要去辦。」

於是，一行人便走出隊部，在村子裏到處找尋何隊長。

結果，他們在何隊長的叔父家，找到他。

原來，何隊長的叔父所養的一頭大母猪，剛才一胎生了十二隻猪崽，他叔父恐怕一個人照應不來，將他叫來幫忙「接生」。

結果，他們這一頓晚飯是在何隊長的叔父家吃的。

果然不出余海所料，何隊長與他的手下隊員，在鄉裏沒有查到什麼可疑的人。

余海却告訴他，已查到了兇手是什麼人，明天一早，便趕回縣裏，緝捕兇手。

＊　＊　＊

翌日，蕭原在起程趕往縣城時，特地托何隊長派一個人，到黃崗鄉，送一封信給張鳳琴，信裏要她接信後，到縣城偵緝隊部去找他。他還拿出十個大洋來，交給何隊長，一半是給替他送信的人作路費的，另一半，是他作為請何隊長與他的手下吃一頓飯的費用。

他們一行四人，在晌午前，便趕到縣城，先在外面吃了午飯。歇過了，才回到隊部。

余海立刻便向一名手下查問。監視那個女人的人手，有沒有什麼發現？

那個手下是一名隊目。回報道：「隊副，那女人的屋子一直沒有動靜。」

「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余海問道。

「蔡香。」

陳光一聽，不由笑起來。「蔡香、菜香，他媽的，她倒是會起名字，令人聞到菜香，便想到她——蔡香！」

一句話，說得幾個人都笑起來。

笑了一陣，余海站起來，朝蕭原說道：「老蕭，是不是這就去找那個梁阿標？」

「當然越快越好了。」蕭原說道：「不過，最好不要帶太多的人去，以免太過張揚。萬一他不在家，那便會被他聽到風聲，躲匿起來。」

余海點頭道：「說得是，那我們就原班人馬，四個人去吧。」

於是，四人便走出隊部，往西二馬路那邊走去。

＊　＊　＊

蕭原一個人走向東直巷。

余海與陳光，吳炳，則在附近守着。

那條巷子頗長，少說點，也有二三十間屋，併成一列，面對着的，是一列屋子的後牆。

由於不知道梁阿標是住在巷子內的那一間屋子，因此，蕭原必須找一個人詢問一下。

——他相信巷子內的人家，必定知道梁阿標住在那一間屋子。

從巷口走入去，他一眼便看到一個婦人與兩個孩子坐在屋門口，揀綠豆。

——大概那些綠豆放得太久，有些被蟲蛀了，因此便要將壞了的揀掉。

蕭原便向那婦人走去。

那婦人即時感覺到有人走近來，抬起頭，看了蕭原一眼。蕭原忙向她招呼道：「大嫂，這個孩子很趣緻啊。」

那婦人沒有應他，露出戒懼的神色，看着蕭原。

蕭原笑着，走到那婦人面前，說道：「大嫂，我是從鄉下來找我表兄的。我很多年前來過，那時候只是十多歲，因此忘記了他住在這條巷子的那一間屋子。想請問你一聲。」

那婦人聽他那樣說，又看到他滿身風塵僕僕的樣子，加上樣子親善，不類什麼壞人，因此，她的神色馬上緩和起來，熱

心地道：「你找那一戶人家？這條巷內的人家我都認識。」

「我表兄叫梁阿標。」蕭原趕緊說道。

「你找阿標！」那婦人立刻面露不豫之色。「你沒有寫信告知他便來的麼？他這個人……唉，你不是來投靠他的吧？」

蕭原搖搖頭。「是我媽叫我來探望他的……大嫂，他不是搬了吧？」露出着慌的神色。

「他不是搬了。不過，經常不回家的。」那婦人搖搖頭道：「他已有幾天不在家了，你來得眞不巧。」

「他不在？那我怎辦？」蕭原慌急地說：「大嫂，你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回來麼？」

「我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婦人同情地看了蕭原一眼。「他就住在巷尾第三間屋子，你去看一下吧，說不定他已回來。若是他未回來，你就去大馬路的旅館租間房子住一晚，明天回鄉下去吧。」婦人好心地指點他。

蕭原謝了婦人，便向巷尾走去。

來到巷尾第三間屋子前，他一眼看到大門掛了一把銅鎖。便知道梁阿標仍未回家。但他仍然裝模作樣地走到門前，看一下，然後推一下那兩扇門，那兩扇門立時露出一條縫來。

他將眼睛湊到門縫上，往內窺望。

門內就是堂屋，昏昏黯黯的，依稀看到裏面空無一人，只有一些桌椅之類的傢具，聽不到一點聲息。

他不由露出一個失望的神色——一半是眞的，另一半是裝出來給那個婦人看的。

——他不用看，也知道那個婦人必定在望着他。既然一開始便裝假，那自然要一直裝下去，以免那個婦人起疑心。萬一他走了後，梁阿標便回來，那婦人將他來找他的事情告訴他，并將她心中對他的思疑說出來，梁阿標就算再蠢，也會警覺到不大對勁，趕緊藏匿起來。那時要找到他，那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蕭原確定了梁阿標不會在屋內，便朝巷口走出去，那婦人果然一直在看着他的舉動，幸好蕭原一直露出焦急失望之色，令到那婦人不會疑心他不是從鄉下來的，并引起了她的同情心，看到蕭原走近來，便說道：「喂，阿標眞的不在麼？」

蕭原沒精打彩地搖搖頭。

「唉，我勸你還是返回鄉下算了，他可說不定什麼時候才回來的，你在這裏還有沒有別的親人？」

蕭原又搖搖頭。

婦人又嘆口氣。「其實，你找到他也沒有用，他這個人遊手好閒的，就是不幹正經事，說不定，他這時候正關在偵緝隊的扣留室內。」

蕭原裝作吃了一驚。「大嫂，我表兄幹壞事的麼？不然怎會被關在偵緝隊的扣留室內？」

「也不是時常幹的。」婦人嘆息道：「他就是不學好。混上了那些土痞二流子，那還會好的麼？」

蕭原裝出驚怕的樣子。「那我馬上回鄉去，不找他了，我媽常對我說，一個人千萬要學好，不可與壞人來往。」

「你鄉下離城遠麼？」婦人關切問道。

「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大約要走半日路。」蕭原說完，便急急往巷口走去，似乎要馬上出城，趕回鄉下。

婦人看着他的背影，搖搖頭。

＊　＊　＊

余海老遠地看到蕭原走出巷口，便急急走上前去。

他雖然已猜到梁阿標不在家裏，要不，蕭原也不會一個人走出來，但他仍然對走近來的蕭原問道：「找不到他？」

蕭原點點頭。「他仍未回家。」接將在巷內的經過對余海說了一遍。

「老蕭，他應該早已回到城裏的了。」余海的眉頭皺了起來。「那他不會不回家的，莫非他逃匿到別的地方？」

蕭原的眉皺攏起來，沉吟着說道：「不會吧，他應該不會發覺到我們已查到他的身上。而且，他一定還在得意自己的嫁禍之計夠妙絕，那他爲什麼要逃匿到別的地方？你說是不是？」

余海不由點頭。「有道理。」接抬眼望一望蕭原，「那他會在什麼地方呢？」

「聽那婦人說，他經常三日五天不回家的。」蕭原說道：「說不定，他袋裏有錢，正在什麼地方賭得天昏地黑，又或是窩在那一個女人的床上快活。」

「有可能。」余海揮揮手道：「我馬上回隊部，吩咐手下弟兄到那些狗洞鷄窩去將他找出來！」

「嗯，目前也只有這個辦法了。」蕭原頷首道：「必須要盡快捉到他，不然，若被他聽到風聲，躲匿起來，那就棘手了。」

想一下，又說道：「余海，你要特別叮囑手下弟兄一句，無論如何，若是發現了梁阿標，一定要將他捉到，萬萬不能讓他溜脫，不然，再想捉到他，那就難了。」

余海點頭道：「老蕭，我知道。」

兩人在附近找到陳光與吳炳，吩咐兩人留在東直巷附近，留意巷內出入的人，一發現梁阿標回家，馬上派一個人趕返隊部通知他。

陳光與吳炳應一聲是，蕭原與余海便趕回隊部。

兩人才趕回隊部。那個姓王的隊目便急急對余海說道：「隊副，監視那個女人的弟兄剛才趕回來報告，在半個鐘頭前，有一個男人閃閃縮縮地走入那女人的屋子內。」

余海目光一亮，顯得好興奮。「哈，終於有好消息了！」

蕭原也興奮地道：「說不定，那個男人就是梁阿標！」

「他媽的，若眞的是他，可有他好受的了！」余海握拳晃動一下。

「余海，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捉人吧。」蕭原急不及待地說。

余海點點頭，馬上吩咐那名姓王的隊目，召集他那一小隊手下，與他一同去捉人。

＊　＊　＊

將人手妥爲佈置好，將蔡香的屋子包圍起來之後，余海才與蕭原去拍門。

「砰砰」的拍門聲響了好一會，仍然沒有人來開門，余海不由曖昧地朝蕭原笑

笑。「那兩個狗男女大概正在床上幹得起勁，所以來不及趕來開門。我相信他們一定被這一陣拍門聲嚇得手忙脚亂了。」

蕭然笑罵一聲：「余海，別說得那麼下流，……」

忽然，裏面響起一陣細碎急促的脚步聲，同時響起一個女人驚疑的叫聲：「誰呀？」

「是我，快開門啊！」余海捉狹地故意不表露身份，讓屋內那個女人着慌一下，以爲是他的丈夫回來了。

屋內的脚步聲窒了一下，隨即又響起。「你是誰啊？」

「再不開門，我可要撞門了！」余海呼喝道。

那女人的聲音聽來似乎有點顫動。「來了，來了，別撞門。」

跟着，便是拔門的聲音，隨即，門打了開來。

余海與蕭原立刻便看到站在門內，滿臉驚惶之色的那個女人的臉色。

那女人大約二十五六年紀，樣貌頗好，頭髮有點蓬亂，身上的衣衫雖然有點皺，却穿得頗整齊，當她一眼看到門外站着兩個人，不是她猜測中的丈夫，不禁呆了一呆，繼之臉色一沉，沒好氣地道：「你們是誰？亂拍門？」

——有人說女人善變，從這女人剛才的神色變化，可見此說不假。

余海却捉狹地反問：「光天白日，爲何將大門關起來，并上了閂？」

「你管得着麼？」那女人兇巴巴地雙手往腰上一叉，「關你屁事！」

余海幾乎想一巴掌摑在那個女人的臉上，臉色一沉，說道：「我們是偵緝隊的！管不管得着？」

那女人一聽，臉色驟變，頓時張口瞪眼的，看着余海蕭原兩人，說不出話來。

「妳是不是叫蔡香？」余海厲聲問道。

那女人渾身震顫了一下，囁嚅着說道：「是……長官。」

「我們是來查案的！」余海板着臉。「妳的丈夫是否叫王漢坤？」

「是……」蔡香着慌地說。

「你知不知道，妳的丈夫已經死了？」余海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他是被人殺死的！」余海與蕭原一直緊盯着那女人臉上的神色變化。

那女人一聽，臉色驚變，掩口發出一聲驚叫。

「我們懷疑是妳買兇殺死王漢坤，因此要來查一下！」余海沉聲說。

那女人慌恐地嘶聲說道：「不是……他是我丈夫，我怎會要殺他？長官，我根本不知道我男人被人殺了啊。」

「我們要入屋搜查一下！」余海說着，便一閃身，從那女人的身邊，側着身子走入屋內。

那一刹間，女人的神色一下變得慘白一片，身子也抖了一下。

蕭原看在眼內，心中冷笑一聲，跟着走入屋內。

——他是恐怕余海會遭遇到襲擊。

——狗急尚且跳牆，何況是人！

那女人忽然大叫大嚷起來。「我好苦命啊！阿坤，你爲什麼丟下我，一個人去了啊，留下我一個人受苦受罪，被人思疑是我殺死你，天啊，你怎麼不可憐可憐我？」低下頭，直往門上撞去。

蕭原瞧到她將頭撞向門上，吃了一驚，正想拉住她，忽然發覺她不是全力撞向門上。不禁冷笑一聲，不再阻止她，就讓她吃點苦頭。

——一個人若是尋死，又怎會拿腦袋撞向門上，而不是撞向牆上？並且不怎麼用力，這分明是想引得蕭原與余海合力將她拉住，好讓躲在屋裏面的那個男人——奸夫有機會溜逃，不至被他們發現她在屋內收藏了一個男人。

——要知道，那時候一個女人偷漢子，雖然不是什麼大罪，但却爲世俗所不容。若是在鄉村之中，那是會浸猪籠的。在城裏，也會被鄰居所卑視，耻於與其來往，那種滋味，有時候比死還難受。

門口，已有兩個偵緝隊員堵着，不讓那女人有逃走的機會。

余海在走入屋內時，便已將駁殼槍抽出來，握在手中，目光在屋內掃視着，暗中却小心提防。

這是間二廳二房的屋子，進門便是堂廳，佔了屋子的一大半。

後面被分隔成兩間屋子，再後，便是廚房，還有一個小天井，但却沒有後門。

余海首先走入第一間房子（頭房）內查看，一眼便看到那張大床上被枕凌亂，果然看不到有什麼人，但他却猜到，必然有人躲在房內，因此，他在心中冷笑一聲，說道：「朋友，出來吧。既然有胆偷女人，怎麼無胆見人？」

房內却一點聲音也沒有。

蕭原站在房門口，以防余海遭遇到襲擊。

「朋友，你若不出來，那我只好將你揪出來了！」余海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床脚帘布垂遮着的床底。

仍然沒有一點反應。

余海冷哼一聲，忽然一步竄到床前，伸脚一勾，將那床脚帘布勾了起來，反複在床沿上。

蕭原立刻蹲下來，在床底下窺望。

床底下空空如也，一個人影也沒有。

他立刻抬起頭，朝余海搖搖頭。

余海呆了一下，不相信地蹲下來，歪着頭，往床下張望。

床下果然沒有人躲着。

他不由嘀咕一聲：「他媽的，明明還在屋內的，怎會不見了，我才不相信他會飛天遁地！」

「余海，你在這裏看着，我到後房去看一下。」蕭原站起身，邊說邊一步走出房外，往相連的第二個房間走去。

余海不忿地站起身，在房內左張右望着。

蕭原走入第二間房內，同樣看不到人，房內放着的，都是箱櫃瓦缸等雜物，他仔細地看了那些可以躲人的箱櫃等物件，發覺其上都濛了一層薄薄的灰塵，沒有留下觸摸過的痕跡。他本來是想打開來看一下的，但却打消了那個念頭。

因爲既然那些箱櫃上佈着的那層薄塵沒有留下被觸摸過的痕跡，那就表示沒有人碰觸過那些箱櫃，否則，一定會留下痕

跡的，就算你怎樣偽裝，也不可能弄回原來的樣子。因此，他不用打開那些箱櫃，也知道沒有人躲藏在那些箱櫃內。

倒是那個半人高的大瓦缸，他將盖子揭開來，往內看一眼，原來是用來裝米的。

他肯定那人不會躲藏在這間房子內，便退出去，回到第一間房子。

不等余海開口，他便搖搖頭道：「沒有。」

余海也聳聳肩道：「那些箱櫃甚麼的，我已打開來看過了，沒有人。」

「他會藏在那裏？」蕭原自語地嘟喃一聲。

「他媽的，待我去問那個淫婦！」余海氣忿地說。

「問也是白問。」蕭原搖搖頭道：「換轉是你，別人找到，問你，你會不會說出來？要知道，這可不是大大光彩的事情，而是要浸豬籠的羞耻事，若不是被抓到，相信打死她也矢口不說！」

「那個傢伙一定仍躲藏在屋內的！」余海不甘休地道：「我不相信不能將他揪出來！就算挖地三尺，也要將他挖出來！」

「別心浮氣燥。」蕭原道：「冷靜一點，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眼珠轉了一下，說道：「我們到廚房去看一下，那裏還未看過。」

余海點點頭，跟着蕭原走出房間，往廚房走去。

廚房內可說一眼便看得清清楚楚，一個磚砌的鍋灶，擺放着瓦保鐵鑊，一邊放了一個大水缸。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一齊走向那個水缸。

——若是有人躲藏在那個大水缸內，那是足夠將一個人藏起來的。

余海左脚一抬，以脚尖將水缸的木盖子挑了起來，蕭原則一步竄到缸前，鎗咀指着缸內，探頭往水缸內瞧着。

水缸內只有水——大半缸水，根本就沒有人。

兩人不禁相視一眼，露出失望之色。

余海罵了一句粗話，然後心有不甘地連灶堂也張望一下，掀開鑊子，幾乎忍不住將那隻鐵鑊扔在地上砸爛它！

蕭原雖然沒有像余海那麼氣惱，心中也很着急，不斷地思索着，那個男人會躲在屋子內的甚麼地方。

忽然，他抬眼瞧着顯得焦燥的余海，問道：「這裏是不是家家都有一口水井的？」

余海點點頭。「都在屋前或屋後的天井中。」雙眼倏地一睜，看着蕭原，疾聲道：「我怎麼想不到？」

蕭原道：「余海，凡事都要盡量保持冷靜，那樣，，才不會想漏了甚麼。走吧，我們到天井去看看。」

余海二話不說，當先向屋後的天井走去。

天井內果然有一口水井。

一般的人家，大多都有一個井蓋的，一來免得有髒東西掉下去，二來，也是主要的，是恐防小孩子會掉下去淹死，但這口井却是沒有井蓋的。

這也不是甚麼特別的，有些家中沒有小孩的人，為了方便，也會不要井蓋的。

但兩人仍然感到，那口井似乎有點特別。

原來，那口井上是裝了轆轤的，那樣，打水上來時，可以省不少力氣，同時，也可能井太深，若是用人力拉着繩子一把一把地拉上來，只怕一桶水打上來，已沒有力氣再打第二桶了。

而若是不打水的時候，繩子是絞纏在轆轤上的，繫着的水桶就吊在轆轤架下，井口之上，但兩人看到的，却是水桶與繩皆放下井中，這就有點特別了。

當然，也會因為扣着轆轤搖把的繩索鬆脫了，被水桶墜得自動轉飛着，將水桶垂放下井內。

但兩人却不是這樣想，因為那極有可能是那個男人抓着那根井繩，垂落井中躲着。

而除了那口井之外，兩人已再也想不到，那個男人還有甚麼地方可以躲藏的了！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稍分開，一左一右，走到那口水井前。

余海在探頭往井內望下去的剎那，心頭禁不住忐忑不安起來。

要是井內沒有躲着人，那不但令他大失所望，也教他不知怎樣才能在這間屋內將那男人找出來了，那自然令到他一陣緊張。

他將雙眼睜得大大的，往井內望下去。

這一看，教他不自禁長長地舒了口氣，隨即叱喝一聲：「他媽的！你以為躲在井內，便找不到你麼？快上來，不然我抱塊大石砸落水中，把你活活淹死！」

蕭原忙探頭往井內望去，看到一個男人只穿了一條短褲，赤着上身，雙手緊緊地抓着井繩，雙脚撐在井壁凹入去的地方，仰起頭朝上望着。露出驚恐的神色，好不狼狽。

「你眞的不上來麼？」余海兇狠地厲叫。叫聲在井內嗡嗡廻响着。

「別……我上來了……我這就上來。」井下那人慌張地急叫，慌不迭抓着井繩往上爬。

「哈，你這隻生鷄公，怎麼有胆偷女人，沒胆見人啊？」余海嘲諷地笑說道：「他媽的，你一定想不到，正在風流快活時，忽然會有人拍門吧？眞是現眼報！」

蕭原看到那男人那種狼狽的樣子，不禁又好笑又好氣。

那男人終於爬上來了，余海一把抓住他的一條手臂，用力一揪上井口，掀翻跌落地上。

那男人痛叫一聲，余海手中的鎗一擺，指着他，喝道：「站起來！」

那男人臉色驟變，也顧不了身上疼痛，慌忙爬起身來。慌恐地看着余海蕭原兩人。

「你叫甚麼名字？」余海沉聲喝問。

「趙貴安。」那人語聲打顫。

這趙貴安的年紀不到三十，相貌頗俊，可惜生就一雙賊溜溜的色眼，不過，說句良心話，倒是頗討女人喜歡的。

「眞的？」余海臉色一沉。

「我……怎會是假的？」趙貴安囁嚅地

說。

「你幾時與那個蔡香勾上的？」余海惡狠狠地道。

「是……她勾引……我的。」趙貴安急忙分辯。「我與她勾上，大約半年左右。」

「他媽的，你可知道，偷人老婆，是最令人憎惡的麼？就算將你打死，也不算犯罪的？」余海幾乎想狠狠地在趙貴安的臉上揍一拳，將那張討女人喜歡的臉孔揍得鼻歪眼腫。

「不要……求你不要殺死我……」趙貴安一個身子篩米般抖索起來，雙脚一軟，差點跪倒在地上。「我——知錯了……以後不會……的了。」

「不殺死你也可以。」余海道：「不過，你要老老實實地說出你所做的事來。」

趙貴安連聲稱是，在兩人的「押解」下，走回屋子內。

看着他在房內穿上衣服鞋子，余海立刻道：「走吧。」

「到那裏？」趙貴安問，露出驚疑的神色。

「你以為會到甚麼地方？帶你去尋開心！」余海沒好氣地說：「帶你回偵緝隊問話啊！」

趙貴安一聽，臉色大變，哀求道：「求求兩位，不要帶我回偵緝隊，我願意跪下來，向兩位叩十個响頭，你們放過我吧！」

「我是偵緝隊的余隊副！」余海沉聲道：「我若放過你，豈不是有失職守？別嚕嗦了，你再不走，便不客氣了！」

趙貴安聽說余海原來是偵緝的隊副，慌恐得連眼色也變了，雙腿直打顫，費力地移動雙脚，往房外走去，那樣子就像一個待決的囚犯那樣。

蕭原看着，不免猜想到，偵緝隊部一定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不然，這個趙貴安不會慌得臉無人色的。

走出外面的堂屋，一眼便看到蔡香就像一隻瘟鷄樣，頹然坐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門口，兩名偵緝隊員則仍然堵着門口，一眼看到兩人押着一個男人走出來，都露出一抹曖昧的笑容來。

蔡香聽到脚步聲，抬眼一瞧，恰好與趙貴安慌恐的目光相觸，她整個人猛地震了一下，隨即一下子跪伏在地上，叩頭如搗蒜，哭着哀求道：「余隊副，請你高抬貴手，放過我們啊……我會永遠記着你的恩德，來生做牛做馬，為奴為婢，報答你的大恩大德！」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好不可憐。

余海安却一點不為所動，哼了一聲，厭惡地說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若是放過你這對奸夫淫婦，只怕天也會懲罰我。」

蔡香仍叩首不綴，哭求不已。

余海不耐煩地喝道：「自作孽，不可活，妳再不起來，我只好吩咐弟兄將妳抬走了。」

蔡香額前的皮肉也磕破了，却就是不起來。

余海只好吩咐站在門口的那個隊員，將蔡香左右架扶起來，往外走。

蕭原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情景，看着那女人慘然的樣子，雖然明知她是自作自受，但也不禁心中一陣惻然。

門外，早已圍站了一大堆人，在看熱鬧，一眼看到蔡香被架着雙臂拖出來，後面的趙貴安也被押着，頓時指指點點的，對兩個狗男女投以鄙視的目光，「下賤」、「淫婦」、「不要臉」之聲不絕於耳，响成一片。

趙貴安一顆腦袋低垂到胸前，不敢看那些圍觀的人一眼。

要知道，那個時候，乃是萬惡淫為首的年代，人們都視姦淫為十惡不赦之罪，對於犯了淫罪的一雙狗男女，鄙惡之極，認為那是禽獸畜牲！

兇手被殺 事有蹊蹺

在偵緝隊部內，蕭原與余海分開來同時盤問趙貴安與蔡香。結果，兩人在盤問完後，再對証一番兩人的口供，一致確定兩人的口供沒有假。

也就是說，兩人所說的話，都是眞的。

蕭原與余海不禁相視苦笑起來。

因為從那兩份口供中，足以証明趙貴安與蔡香雖然通奸，却沒有戀奸情熾，動了謀財害命之心。

蔡、趙兩人根本就不知道王漢坤被殺之事。

而趙貴安之所以那麼巧，在王漢坤被殺的前後幾日失了踪，那是因為他住在東門外的伯父那麼巧病故了。他做姪兒的自然要去吊喪，並帮忙料理喪事，在那裏忙了五日，今日才有空趕來與蔡香快活，明天一早，他又要趕回伯父的家中，因為那是伯父的「頭七」。

結果，派人到東門外趙貴安的伯父家查問過後，確是如他所說的那樣，那幾日一直在帮忙料理喪事，除了睡覺之外，每時每刻都有人看到他，那除非他有分身術，不然，他怎樣去殺遠在十里外的王漢坤？

而且，蕭原他們查到的兇手是梁阿標，他却是趙貴安，根本是兩個人，那就更加確証兇手不是他——趙貴安了。

當然，蕭原與余海都不是愚蠢的人，兩人確定了趙貴安不是兇手後，便猜想他是主謀，去買兇，用錢買動梁阿標去殺王漢坤。

在這方面，蕭原與余海反復盤問趙、蔡兩人，兩人皆矢口否認，蔡香并一再說，王漢坤雖然在縣裏做生意，却從來不許她到店舖去，更從不與她談說店舖及生意上的事情，每個月只給她三十個大洋做家用，連首飾也不買一件給她，她就算殺了王漢坤，不但一點好處也得不到，反而斷絕了錢財上的供應。何況，她根本就沒有那麼多錢買兇殺人，而趙貴安更加沒有，因為他是一個吃女人花女人的小白臉。那麼，他們有甚麼理由去殺王漢坤。

蕭原從盤問趙貴安的經過中，也看出趙貴安不是那種心狠手辣，胸懷「大志」的人，而且胆小如鼠，只會在女人身上討便宜，這種人，是不會為了一個女人而去買兇殺人的。因為他對女人很少會動情，他與那個女人好，只是想討便宜，那他犯得着冒險去殺人麼？

不過，余海與蕭原雖然確定趙貴安與蔡香不可能是殺死王漢坤的兇手或是主謀，還是沒有立刻放他們走，將兩人分別關押在隊部的扣留室內，以便進一步加以查証，同時，也算是對他們通姦的一種懲罰。

說起來，也幸好沒有人告他兩通姦，否則，只怕兩人受的刑罰更重。

這一次的行動雖然不致徒勞無功，但也說得上是一場歡喜一場空，仍然抓不到那個兇手。

蕭原與余海都不免有點不是味道。

「老蕭，看來只有抓到梁阿標，這件案子才可以破！」余海伸個懶腰，說道。

「目前，確是只有抓到梁阿標，才能知道這件命兇的眞相。」蕭原頷首道：「余海，你有沒有派人到王漢坤那間糧米行查一下，說不定，會查到一些綫索。」

「老蕭，你是不是懷疑王漢坤的伙計有嫌疑？」余海睜眼瞧着蕭原。「本來，我在趕回城後，便想派人到那裏查問一下的了，由於只顧着捉拿梁阿標與趙貴安蔡香這雙狗男女，簡直連喘口氣的機會也沒有，便忘記了。」

「余海，不管王漢坤的死與他的伙計有沒有關連，也要去查一下，說不定那些伙計之中，有人與王漢坤的被殺有關，就算沒有，說不定會查到一些有用的綫索，對破這件命案大有帮助。」

「說得對。」余海說道：「不能放過任何與王漢坤有關連的人，我這就去派人到糧米行去查一下。」

一頓，又說道：「老蕭，你等我一下。我出去分派了弟兄到糧米行後，與你一起到外面吃晚飯。」說着走出了房間。

那是他專用的，用來辦公的房間。

* * *

派去坤源號糧米行查問那些伙計的偵緝隊員根本查不到甚麼有用的綫索。

據調查所得，糧米行內一共僱用了八名伙計。

其中那名管賬的是王漢坤的一位堂叔，由於是孤家寡人一個，吃住都在舖內，要是王漢坤不在，便代他打理一切。

另一個管事的，也是王漢坤的親戚，那是他妻子的一個兄弟，負責糧米的出倉與入倉。那幾名負責搬運的伙計，都聽他吩咐。

而其中一名料理雜物的伙計，也是王漢坤的鄉里。

當他們聽說王漢坤已死，都顯得很驚愕惶然。

原來，王漢坤的妻子不知怎的，仍未派人到縣裏來，告知他們老闆被殺的消息。

管賬的王漢坤的堂叔決定明天便立刻趕回鄉裏看一下，幷向王漢坤的妻子詢問一下，糧米行的生意是否仍然做下去，還是結束了。

王漢坤那位妻舅自然也跟着去，畢竟，死者是他的姐夫，在情在理，他也應該去吊祭一番的。

那些伙計的口供都是大同小異的，絲毫找不出有可疑之處，因此，不可能從這方面追查出這件案子的眞相。

這不免令到蕭原與余海有點失望。

接下去，又是令人大感失望的消息。

負責帶領一小隊偵緝隊員到城內各處找尋梁阿標的王隊目也回來報告，找遍了城內的各種「蛇洞鼠窩」，也找不到梁阿標的影踪。

蕭原與余海不禁相對呆了一會。

「他媽的，莫非他飛天遁地不成？」余海忽然一拍桌子，有點生氣地說道：「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就算是翻轉了城內的每一處地方，也要將他挖出來！」

「余海，冷靜點。」蕭原雖然這樣說，他的眉頭却一直皺着。「越是無處着手的時候，越要沉住氣，那樣，才不會有甚麼錯失。」

跟着又說道：「之所以找不到他，一個可能是，他根本沒有回到城裏，另一個可能就是：他已經死了！」

「他死了？」余海幾乎沒有跳起來。「他怎會死啊！」

「余海，若梁阿標只是被人收買去殺王漢坤的，那個收買他的人，若是心狠手辣之輩，那就有可能殺他滅口了。」蕭原的眉頭皺得更緊，因爲他隱隱感覺，這個可能性很大。

「對！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余海拍一下大腿，隨即，便焦急地道：「萬一他眞的被人殺死滅口，那我們豈不是抓到他，也還是破不了案？而且，所有的綫索也斷了。」

「余海，別担憂，我總是相信惡人有報應的，不然，豈不是無天理了麼？」

余海苦笑一下，知道蕭原這麼說，只是安慰他的話，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說道：「老蕭，但願你所說的，會應驗。」

「余海，陳光他們仍然沒有消息麼？」蕭原忽然說。

「沒有。」余海搖搖頭。「陳兄他們日夜不輟地監視着梁阿標那間屋子的動靜，鬼影也看不到一隻！」

「余海，我們再不能守株待兔下去了。」蕭原說道：「我與你這就到梁阿標的屋子搜查一下，說不定，有甚麼發現也說不定！」

余海無可無不可地點點頭，說道：「橫豎坐在這裏，也是發悶，到他的屋子去搜查一下也是好的！」

「那就走吧。」蕭原說着已往外走了。

「老蕭，等等我啊。」余海邊說邊站起來，將放在桌面上的駁壳鎗往身上插，邊急急走出去追上蕭原。

兩人這一次不像蕭原那一次來找梁阿標那樣，掩飾身份，而是「大模大樣」地走向梁阿標那間屋子。

陳光在巷口已現身與蕭、余兩人相見，余海不等他開口，便說道：「跟着來吧，一起到梁阿標的屋子去搜查一下。說不定那傢伙一直就躲藏在自己的家裏。」

三個人一逕走到梁阿標的屋子前。在巷子內，蕭原又遇上那個婦人，仍是與兩個孩子坐在家門前，這一次不是揀綠豆，而是補衣服。她一眼看到蕭原，不由驚詫地看着他，大概是奇怪他怎麼仍未回鄉下，又來找他的表兄——梁阿標。咀唇嚅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大概她是看到情形有點不對吧——這一次蕭原是與兩個人一起來找梁阿標的。

蕭原與余海合力將奸夫捉到了。

還是蕭原含笑向她點點頭，算是打個招呼，她才敢向蕭原點頭還禮。

蕭原也沒有與她說話，很快便走到梁阿標屋子前，只見在巷尾轉角處的吳炳探頭朝這邊張望一下，看到蕭原三人「大模大樣」地站在梁阿標的屋子前，他不由詫異得睜大雙眼。

余海向他擺擺手：「吳炳，你仍守在那裏，我們進去搜查一下。」

吳炳這才恍然地點點頭，將頭縮回去。

陳光看到大門上掛了一把銅鎖。扭頭對余海說道：「隊副，上了鎖的啊，怎……」

不等陳光說下去，余海已一揮手：「弄開它！」

陳光拿着那把銅鎖看了一會，搖搖頭，便從身上抽出那支駁壳鎗來，關了保險，然後以鎗把用力砸落在銅鎖上。

蕭原看到那兩扇門仍然與那日他離開時一樣，兩扇門稍稍向內裂出一道門縫來。這就證明，梁阿標一直沒有回來過。

砸了好幾下，才將那把鎖砸開來，那個婦人原來一直注意着他們的行動，看到陳光拿鎗出來砸鎖，不禁驚叫一聲，又慌忙用手捂住咀巴，一臉驚疑之色。

蕭原聞聲扭頭朝那婦人看一下，和悅地道：「我們是偵緝隊的，你與孩子回到屋內去吧。」他這樣說，是恐怕萬一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會殃及那婦人與孩子。

那婦人慌忙一手一個，將兩個孩子抱回屋內。

陳光已將大門推開，當先走了進去。

余海與蕭原跟着走進屋內。

由於兩扇大門已打開，因此，屋內頗明亮，屋內的陳設雖然很簡單，倒也整齊。

同時，三人也看到，那張齊中靠裏擺放的桌子面上，濛了一屋薄薄的灰塵。這足以表明，屋子內已有好幾日沒有人打理過了。

換句話說，屋內有好幾日是沒有人在的。

余海的眉頭皺了一下，不起勁地對蕭原說道：「老蕭，我看不大可能會在這屋子內。找到什麼綫索。」

蕭原沒有答理余海，跟在陳光的後面，向左邊的一間房子走去。

陳光已一手撩起那垂着的布帘子，走了進去！

但立刻，便聽到他發出的一聲驚叫。

蕭原那刹那心頭劇跳了一下，霍地將身上的鎗拔出來，同時一個箭步衝入房內。

余海也被陳光那一聲驚叫嚇了一跳，自進入屋子後，他便以爲屋子內不會有人，驟然聽到那一下驚叫聲，很自然的，便想到陳光可能遭到什麼事故，而最有可能的，就是遭到襲擊，因此，他疾喝一聲：「什麼事！」邊往房子衝去，邊將身上的鎗拔出來！

蕭原一頭衝入房內，那顆提起來的心才猛地放下——他也以爲陳光遭到了什麼事故。不過，他也禁不住倒抽了口冷氣！

只見一個人——已經死了二三日的死

人，仰坐在一張椅子上，頭靠在牆上，雙手張開來，似乎要抓住一些什麼，雙眼瞪突着，張口吐舌的，頸上有一道瘀痕，心窩也有一道傷口，流出來的血已凝結變成紫黑色，不但染滿了身前的衣服，也流得脚下一地皆是！

那情形，確是很恐怖，特別是那死人張臂欲抓的姿勢，在乍然一瞥之下，似欲向人抓撲！就算是胆子再大的人，在乍睹之下，也會被嚇得心驚胆跳。

大概陳光就是因爲一步走入房內，乍然間瞥到那個死人，被其嚇得驚叫出聲的。

陳光將捂在咀巴上的手放下來，長長地吐了口氣，有點不好意思地對蕭原說道：「他……那個樣子，嚇了我一跳，冷不防之下，我還以爲他向我抓過來……」

余海一頭已衝了進來，聽到陳光的說話，疾聲道：「什麼嚇了你一跳，誰要抓你？」

及至當他一眼瞥到那個死人，他也幾乎張口叫出聲來，眼色一變，倒吸了口氣。

「這個死人是誰？」

蕭原沒有答他，走前去，仔細地察看那死人。

陳光也湊上前去。

余海本來也想走前去的，但已擠不下，只好站在兩人的身後，心急地左張右望，打量着房內的情形。

「余海，我猜此人九成九就是梁阿標，被殺死滅口！」蕭原直起身，吁了口氣，扭頭對余海說：「這人是先被刺了一刀，可能還未死，再被殺他的人扼着頸脖捏死的！」

「赫！若是這人就是梁阿標，那就眞是報應不爽了！」陳光接口道：「他殺王漢坤的時候，不也是先用刀子在死者的身上刺了一刀，再扼死的麼！」

由於蕭原與陳光皆將身偏側了，因此，余海雖然擠不前去，但也可以看到那個死在椅子上的人的樣子，他打量了幾眼，頷首道：「老蕭，看樣子這人有可能就是梁阿標，若是別人，怎會死在他的屋內？」

一頓，抓抓頭皮，道：「若眞是他，那就怪不得找遍了城內各處，也找不到他了。他媽的，誰會想到，他會死在自己的屋內。」

「這人死了起碼超過兩日。」蕭原瞥眼那死人。「若是大熱天時，只怕早已發臭，我們也早些發現他。」

「可惜一時間，無法確定他就是梁阿標。」余海說道。

「這容易。」蕭原說道：「待我去將那個婦人叫來，讓她認一下，是不是梁阿標。」

說完，便向外面走去。

余海與陳光則在屋內搜查起來，希望可以找到殺人兇手的綫索。

不久，蕭原便與那個婦人的丈夫走入房子。

原來，那個婦人聽蕭原說要她去認一下一個死人是不是梁阿標，便已臉色也青了，說什麼也不敢去，恰好他的丈夫回來，男人畢竟比較胆大，加上他也認識梁阿標，因此，便由他代替妻子來。

婦人的丈夫雖然胆大，在看到那死人的樣子後，也禁不住驚得變了臉色，不敢走得太近。不過他還是一眼便認出那個死人確是梁阿標。

「他……是阿標，一點不錯。」那人指着椅上的死人。「想不到……他被人殺死……在自己的屋子內。我們還以爲他去了什麼地方，他的門一直反鎖着的啊。」

「你看清楚，他確是梁阿標？」余海不放心地說道。

「他化了灰，我也認得他！」那人說道：「我看着他長大，也看着他壞的，同在這條巷子內住了二三十年，怎會認不出他！」

「謝謝你。」蕭原拍拍那人的肩頭。「你可以走了。」

「唉，一個人不學好，終於落得這樣的下場，幸好他母親早死兩年，不然，看到他這個樣子，不尋死覓活才怪。」那人邊往外走，邊搖頭嘆息。

送走那男人，蕭原走回房內，對余海道：「搜到了什麼？」

「什麼也搜不到。」余海搖搖頭，看一眼正在梁阿標身上搜查的陳光。「希望他搜到什麼吧。」

蕭原掃了房內各處一眼，動手再搜一遍。

結果，破布爛襪倒是找到不少，有用的東西——可以從中調查出殺死梁阿標的物件，却找不到一件，如今只有看看陳光能不能從梁阿標的身上，找到什麼線索了。

陳光終於搜完了。

余海與蕭原皆眼巴巴地看着轉過身來的陳光。

陳光長長地吁了口氣，手一伸，將搜到的東西遞到兩人的面前。「隊副，蕭老哥，你們看一下這些東西是否有用。」

兩人四道目光射在陳光手掌上放着的東西上，看到那只是幾塊大洋與洋毫，還有一張二十塊的大洋票子，一塊缺了的玉鐲，就是這麼多了。

蕭原抬起那塊崩缺了玉鐲，端詳了一下，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猜想那可能是梁阿標的父母遺留給他的，所以，雖然崩缺了，仍然帶在身上。

「有個屁用！」余海氣惱地道，「他媽的，他怎麼不在死前，留下一些綫索，難道他不想我們捉到那個殺他的兇手麼？」

蕭原沒有說什麼，走到那具屍體前，再搜查一遍。

他也搜不到什麼，便直起腰來，正想轉過身，忽然，眼角瞥到梁阿標那雙張開來，僵硬了的手上，左手的其中兩隻指甲上，染有血漬，他不由心中一動，重新俯下身，仔細地察看着。

余海看到蕭原那個樣子，問道：「老蕭，你不是發現了什麼吧？」走近前去。

「余海，你看一下，這些是不是血漬？」蕭原指着梁阿標左手指甲上沾着紫黑色的污跡。

余海湊近去，仔細地看了一下，肯定地點點頭道：「是血漬。」

「這會不會是他抓破了那個兇手身上的皮肉，留在他的指甲上。」蕭原道。

「應該是。」余海點點頭道：「要是他沾上的是他身上的血漬，那絕不會只有當中那三隻手指甲才沾上的。」

「照他這個姿勢看來，那應該是那個兇手在扼住他的脖子時，他掙扎之下，抓住那個兇手，因而抓破了對方的皮肉，但却忽然間死了，因此，才會保持住這個姿勢。」蕭原說着湊近屍體，做出揑扼的樣子，然後扭頭看一下手與他身子的位置，對余海說道：「余海，你看一下，那隻手是不是抓在我的腰背上？」

余海仔細地看了一下，點頭道：「不錯，應該是抓破了那個兇手腰背上的皮肉！」

蕭原聽他那樣說，才退後去，長長地吐了口氣。

——剛才，他是屏息着做出那個姿勢的。

——因爲屍體上已發出一種嗅之令人作嘔的異味，湊近去特別觸鼻。

「余海，這是一條線索。」余海說着，吸了一口氣。

余海點點頭，但却爲難地說道：「但這却要看到別人的上身，才能夠看到那人是不是腰背上那個地方有被抓破的傷痕啊！這很痲煩，也不易做到的啊。」

「爲了破案，再痲煩也要做。」蕭原說道：「我們可派出人手，出其不意地到那些『蛇洞鼠窩』去搜查，要所有的人皆將上衣脫下來，那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麼？」

接着又說道：「據我估計，殺梁阿標的兇手，不會是那個主謀人，他既殺得梁阿標滅口，那何必多此一舉，要假手梁阿標去殺王漢坤，乾脆直接殺了王漢坤，不是省錢省事得多麼？」

「照我估計，那個兇手一定是像梁阿標那樣的人，甚至是熟人，不然，怎可能一點聲息也沒有，便殺死梁阿標？因此，我猜測兇手也會在那些『蛇洞鼠窩』流連，那就很有可能會找到他。」

「他殺了梁阿標，難道不怕我們查到，因而躲匿起來麼？」陳光插口道。

「這個可能不大。」蕭原說道：「他殺死梁阿標，可說是人不知，鬼不覺，因爲只有他與梁阿標才知道，但梁阿標已死，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他還怕什麼？」

頓一下，又說道：「還有，梁阿標被人殺死的消息，直到現在，還未傳出外面，兇手一定以爲梁阿標的死還未被人發現，那他更不會顧忌什麼。余海，你說是不是？」

余海眨眨眼，頷首道：「說得有道理。」

「打鉄趁熱，最好在梁阿標的死訊還未傳出來的時候，立刻採取行動！」蕭原看着余海。

余海手一揮，決斷地道：「對！馬上採取行動！」

接對蕭原說道：「是不是馬上行動？」

蕭原點點頭。「最好分成幾撥，分頭搜查那些地方。」

「我也是這樣想。」余海說道：「我們馬上趕回隊部去，梁阿標的屍體暫時不要理會，派一個人來看着便成。」

說完，三人便快步走出屋外，一眼看到吳炳正從巷尾那邊探出頭來，余海向他叫道：「吳炳，你馬上派一名弟兄來看着這間屋子，屋內有一具屍體。然後你與其他的弟兄馬上趕回隊部，跟我們一起行動。」

吳炳從屋角後轉出來，應了一聲：「是！」馬上到附近通知其他的弟兄。

* * *

蕭原跟着余海那一撥人，到一處賭窟去搜查。

這一次的「大搜捕」行動，余海一共出動了二十名偵緝隊員，一共分成四撥，每撥五個人，每一撥人負責一個區域，將全城分爲四個區域。看他這樣部署，顯然下了決定心要抓到殺梁阿標的那個兇手！

蕭原也抱着很大的希望。

他們那一撥人迅速地來到一間屋子前，余海立刻將六個人分成兩撥，一撥在前，另一撥在後，分兩頭進入那座屋子。

那是一座兩進深的屋子。

余海與兩個隊員從前面進去，蕭原與另兩個則從後門衝進去了。

這一次，他們是絕不客氣的了。

且先說從前門進去的余海那一撥三個人。他們在快要走到那屋子大門前的刹那，倏地疾衝過去，同時將身上的鎗拔出來。

屋子的半掩着的大門前，有一個漢子半倚在門邊上，一眼看到三人拿着鎗衝過來，嚇得他臉色驟變，一閃身便欲衝入屋內，却被余海一聲沉喝：「站住，我們是偵緝隊的人，我就是余隊長，你若敢再跑，我便一鎗轟爆你的腦袋！」

那個漢子聽說是偵緝隊的人，脚步一窒，僵在那裏，驚疑地看着衝到他面前的余海三人。「你們……這是幹麼？我們已給了錢的啊，還要怎麼樣？」

余海沉聲喝道：「別嚕嗦，快帶我們進去，我們是來搜查一下裏面的人，不是衝着你們來的！」

那傢伙聽了，那顆心才定了一些。

「快進去，別聲張，要是被什麼人發覺走脫了，哼，有你好受的！」一個隊員伸手一把抓住那漢子的肩頭，推着他往內走。

那漢子連聲「是」，往屋內走去。

三個人押着那漢子走入屋內，那是一座前廳，空無一人，從前廳旁邊的一條通道直往內走，便是一個不很大的中院，隔着那個院子，便是後進——一列橫排着的屋子。

那列屋子當中的那座大廳堂前，分別有兩個漢子站在左右，一眼瞥到那名伙計被三個握着鎗的「大漢」押着走進來，同時臉色驟變，驚呼一聲，轉身奔入廳內。

余海大喝一聲：「別跑，我們是偵緝隊的人！誰跑便對誰不客氣！」喝聲中，一陣風般衝向那座大廳堂。

大廳堂內立時有如被搗了馬蜂窩般，「哄」地發出一陣慌亂的聲音來，那兩個漢子却不理會余海的喝叫，仍然奔入大廳內。

余海幾乎忍不住開鎗向那兩個傢伙射擊，幸好還是忍住了，不過，他還是一抬手，朝天上放了一鎗！

「砰」的一聲，鎗聲在空中震响着，廳

堂內的哄亂聲一下子靜下來，余海亦已衝到廳堂前，揮動手上的鎗，厲聲喝道：「一個也不準動，都給我乖乖的站着，誰不聽話，便將誰帶回隊部去，聽到麼？」

喝聲中，另一名隊員亦已衝到來，持鎗朝廳堂內的人指着。

跟着，廳後的那幾個窗口前，忽然人影閃現，出現了三個人，將手上的鎗伸入來，指着廳內的人。

那三個人當然不會是什麼人，正是蕭原與另外兩名偵緝隊員。

廳堂內少說點，也有二十多個人，分別站在幾張枱子前，每一個人的姿勢皆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驚慌疑怯的神色。

那座廳堂頗大，雖然擺放了五六張大小不一的枱子，還有二十多人在裏面，仍然很寬敞，一點也不窄迫。

「余隊長，原來是你。」一個年約三十多歲，身形高大，相貌頗兇的漢子自一張枱子後走出來，臉上堆着笑，走到余海的面前，抱抱拳道：「余隊長，怎麼忽然有興趣到的這裏來，不是我的手下弟兄有什麼得罪了隊長的地方吧？你說出來，我一定當着你的面前，教訓他一頓！」

這個漢子就是外號惡狗的牛七，他的手下都叫他七哥，乃是這座賭場的老闆。

余海一掃廳堂內的那些人，冷笑一聲道：「牛七，看來你的生意不錯啊！」

牛七忙拱拱手，假笑道：「余隊副，兄弟能夠有一口飯吃，還不是憑你與隊上的哥們高抬貴手。兄弟可也依足規矩做的啊！」

余海幾乎想一巴掌摑在他的臉上，不過，他却忍住了，冷冷地道：「牛七，我不是來與你過不去的，這是上頭的命令，希望你合作一點，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牛七一聽是「上頭的命令」，心中的不滿頓時消散了大半，暗中也打起鼓來，急急說道：「余隊副，到底爲了什麼事？」

「他媽的，也不知是那一個雅賊，居然偷了一個太太的一件綉花內衣，據說是從上海買回來的洋貨，那位太太最愛穿在身上，給她的丈夫……看，上頭吩咐我們，一定要盡快將那件內衣找回來……」

下面的話，他已說不下去，因爲已被一陣哄笑聲將他的話聲掩蓋了。

有人叫道：「他媽的，什麼不好偷，却去偷女人的內衣，大概那個傢伙自出娘胎至今，仍然未親近過女人吧？」

「哈哈，那傢伙眞是個笨蛋！」又有人叫道：「偷女人的內衣，不如偷女人！」

「大概他是個被閹了的太監吧！」

「簡直是個無胆匪類，丟了我們男人的臉！」

一時之間，那些賭徒都變得輕鬆起來，起碼沒有剛才那麼驚慌了。

而余海之所以那麼說，是以此掩蓋他們這一次行動的眞正目的，以免被他們要找的人——那個兇手聞風而遁，又或是驟然反抗逃脫。

「好了，你們也笑夠了！」余海大喝一聲，「現在，我要搜一下你們，你們都給我統通站到左邊去。」

有人立刻不滿地叫起來。「余隊副，我怎會偷女人的內衣？我妻子多的是啊！」

跟着又有人叫道：「是啊，就像我，也不知玩過多少女人了，犯得着去偷一件女人內衣來自慰麼？」

「住口！」余海厲聲喝道：「不管你家中有十九個妻子，還是玩過數不盡的女人，總之，都要搜！那一個再亂叫，我先將他拉出來，將他的衣服全脫光，讓這裏的人看清楚他赤身露體的樣子！」

這一喝，果然有效，那羣人刹時鴉雀無聲，個個皆閉上了咀巴。

待那些人站到左邊的兩張枱子中間，余海又喝道：「現在，你們全部排成一列，背向着我！」

那些人不敢不從，雖然有點不情願，還是乖乖地一個接一個，排成一列，背對着余海三人，也就是面對窗外的蕭原與那兩個隊員。

「爲了省時間，我不想一個個地搜你們的身，你們先將衣袋翻轉來，讓站在窗外的弟兄看一下，有沒有我們要找的東西！」

那些人沒有異議，而且很合作，并且從站在最前的一個開始，逐個將身上的衣袋翻轉過來，讓蕭原與那兩個隊員看個清楚。

由於那只是余海用來穩住那些人的藉口，根本沒有那回事的，因此，自然不會從那些人的衣袋中，發現一件女人的綉花內衣了。

那些人的衣袋中，倒是有不少大洋與大洋票子，若他們是來打劫的，這一次的收獲就豐富了。

看過那些人的衣袋後，蕭原叫道：「隊副，沒有。」

余海「嗯」了一聲，表示知道了，正想開口，牛七扭頭叫道：「余隊副，都看過了，我們這些人的身上，沒有你要找的東西，現在可以放了我們吧？」

緊接着便有人接口說道：「余隊副，七哥說得對，既然我們這些人中，沒有那個偷衣賊，那你們請到別的地方去找吧，我們這裏仍然要發財的啊！」

那人這一說，引得其餘的人紛紛附和，刹時間嗡嗡的語聲响成一片。

余海怒哼一聲，忽然衝到那個接着牛七說話的傢伙身後，狠狠地踢了他的屁股一脚。

那個傢伙被踢得跌撞着衝出去，幾乎有如餓狗搶屎般跌趴在地上。

「你他媽的！誰要是再亂說話，便賞他的屁股兩脚。」余海怒喝。

頓時，那些人都縮縮脖子，吐吐舌頭，誰也不敢再哼聲，以免屁股受罪。

余海往回退開幾步，哼了一聲：「雖然你們的衣袋內沒有我們要找的東西，但難保不會有人將之收藏在身上，因此，我要你們將上衣及內衣脫下來，讓我們看清楚！」

那些人立刻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但誰也沒有出聲抗議，大概余海剛才說的那句話，言猶在耳吧。可是，却沒有人帶頭將上衣脫下來。

「怎麼。你們不是敬酒不喝，喝罰酒吧？」余海沉狠地道：「若是要我的手下動

手替你們脫，那便要將你們下面的褲子也脫掉，讓你們互相看一下對方的醜態。」

這一着，馬上奏效，立刻便有人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放在脚前的地上，裸露出上身。

有人開了頭，自然有人跟着做，那些人紛紛將上衣脫下來，一時之間，大有爭先恐後之勢。

看到那些人各種脫衣的樣子，令到與余海站在廳前的那兩個偵緝隊員，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包括牛七在內，眨眼間，那些人都將上衣脫下來，赤着上身，讓站在他們前後的蕭原與余海等六人，看個清楚明白。

幸好他們都是男人，不致於難爲情。

余海的目光迅速在那些人的腰背上掃了一眼，馬上便發覺到，其中一個的腰背上，有二道被抓破的傷痕！

他的心頭禁不住狂跳了一下。

吸口氣，他再看清楚一點；那人的腰背上不但有二道傷痕，而且，還是在右邊的腰背上，而傷痕的位置高低，正好與梁阿標用雙手所抓的位置差不多！

他幾乎忍不住發出一聲歡呼。

不過，他却强忍住心頭的那股狂喜，以眼色示意那兩名隊員不可莽動，深吸了一口氣，朝那兩個隊員打了個手勢，才向那個人走去。

才走了兩步，倏地，那個人渾身震抖了一下，忽然間手臂一揮，箍住了站在他左邊的那個人的脖子，同時一抬脚，右手在脚上一摸，「刷」地一聲，拔出一把只有五六寸長的尖刀來，「颼」地戳抵在那人的心窩上。

那人這一下突如其來的動作，不但那個被其箍着脖子的人想不到，就是余海與那兩名隊員，還有窗外的蕭原三人，也意料不到，其他的人更別說了。

余海怎麼也想不到，那個腰背上有抓痕的人，是怎樣忽然警覺到，他們是來抓他的。

因爲，余海與那兩個隊員在他的背後，而且，還未對那人動手，那人是不可能發覺到他們要抓他的。

不過，眼前驟變已發生了！

余海與那兩個隊員都禁不住呆了一下，雖然是在那樣近的距離之下，他仍然阻止不了，更不敢貿然開鎗，以免那個被箍着脖子的人遭到毒手。

狗被趕得急了，也會反噬，何况是一個兇惡的人！

蕭原雖然也看到那一下驟變，但同樣來不及制止，因爲他也意料不到。

「哄」地一聲，那些本來排成一列的人，驚恐慌叫着，慌亂地向兩邊逃開去！

眨眼間，那之間便只剩下那個腰背上有傷痕及被其挾持着的那個人。

那個被脅持着的人嚇得一張臉煞白，不敢反抗，而那個腰背上有傷痕的人則一臉兇狠之色，一看便知道不是善男信女。

「統通給我走開！」那人兇厲地喝叫：「不然，我一刀刺死他！」

「不要，不要殺我。」那個被脅持的人嘶聲驚叫：「求求你們，不要亂來，救救我吧。」

那些人都已走避到兩邊，却沒有一個

人走出廳外，都在看熱鬧。

他們之所以這麼大胆，是因爲那個持刀的人手上拿着的不是鎗，那就不必太過懼怕，那人很難傷及他們，那何不留下來，看看余海他們怎樣制服那人，還是依他的吩咐，放他走。

* * *

「將那人放了，你走不了的。」余海這時候反而冷靜下來，但却沒有聽從那人的喝叫，退出廳外。

接着，他朝站在右邊的牛七叫道：「牛七，他是誰？」

牛七在人堆中答道：「他叫馬二寶，外號馬前卒。」

牛七的話還未說完，馬二寶又厲喝道：「我可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你們退不退出廳外？」

喝聲中，只聽那個被脅持的人殺猪般嘶聲慘叫起來。

原來，這個馬二寶果然是說得出，做得到，握刀的手驟然用刀，尖利的刀尖便刺入那個被脅持的人的心窩皮肉內！

余海仍然動也不動，冷冷地對馬二寶道：「馬二寶，你怎麼知道我們是來抓你，是否作賊心虛？猜到我們已查出，你是殺死梁阿標的兇手？」

牛七等人聽說馬二寶殺死了梁阿標，禁不住發出一陣驚叫聲。

馬二寶的臉色驟變了一下，兇狠地道：「我不是白痴，更不是蠢蛋大傻瓜，你們口裏說搜尋偷衣賊，起初我也相信，但當你們要這裏所有的人都脫下上衣讓你們看時，我便警覺到，你們其實是要查看一下，誰的身上有被抓傷的傷痕，要抓的是我！」

喘口氣，又歇斯底里地叫道：「不錯，梁阿標是我殺死的，你們若不放我走，我橫豎是死，殺多一個有賺！」手上陡地又用力，尖刀又刺入那個倒霉鬼的心胸皮肉更深一些。

那個人立刻又嘶聲慘叫起來。

余海看着，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他看出，這個馬二寶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但他又決不能放走這個兇手，因爲只有捉到他，才能偵破那件命案。何況，他怎可以放走一個殺人兇手。

但又不能眼看着被馬二寶脅持住的人有可能被殺而不顧，一時之間，余海感到爲難不已。

「快退出去，放我走！」馬二寶狂叫，推着那個被其脅制住的人，走向余海。

余海不自禁向後退，口裏却說道：「馬二寶，你逃不掉的，就算現在我放你走，你始終還是會被我們捉到的，只要你放掉他，跟我們回隊部去，我保証不會難爲你。」

「我馬二寶不是傻瓜笨蛋，不會相信你這些鬼話的，不管逃得了逃不了，我也不會束手待斃！」推着那個被他脅制住的人，一直向廳外走去。

余海則一直向後退，那兩個隊員同樣不敢莽動，只是跟着余海向廳外退去。

要不是還要從馬二寶的口中訊問口供，余海眞會不顧一切，一鎗擊爆他的腦袋！

眼前，他可是一籌莫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馬二寶推着那個人，向他逼過來，而他自己則被逼得只好向後退。

他心中焦急不已。

驀地，一下鎗聲乍然响起！

緊接着，便聽到馬二寶發出一聲慘叫，噹的一聲，他手上的尖刀跌落在地上，而那個被脅持着的人，亦猛然摔脫了他的箍制，有如一頭逃出陷阱的兔子般，竄奔出廳外。

這一下驟變，令到所有的人皆震呆了一下，都弄不清楚，那一鎗是誰發射的。

余海也不知道。

因爲他一直注視着馬二寶，無暇顧及其他方面的情形。

但他馬上便猜到，可能是蕭原開的鎗。

因爲只有鎗法奇準的人，才有把握在馬二寶走動的情形下，開鎗射中他的手臂，令到他的刀子脫手掉落地上！

他知道蕭原的鎗法很準，他曾親眼目睹過蕭原一鎗便將一隻驚飛起來的野鳥打下來！

他猜得沒有錯，那扭轉情勢的一鎗，果然是蕭原發射的。

而蕭原在開了那一鎗之後，便已手按窗台，身子一縱，翻跳入廳內！

馬二寶的手肘被蕭原那一鎗射中，將臂骨擊碎了。那隻手虛垂着，直流血，仍未從驚震之中，回過神來。

其實，從他中鎗，到那個人從他的臂彎中掙脫出來，那一段經過，只是一眨眼間的事情。

直到蕭原從窗外跳入來，向他撲過去，他才醒覺過來，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一頭衝撞向距他不過數步遠的余海。

看馬二寶那種有如蠻牛一樣的狂態，他看來已豁了出去。

余海怒叱一聲：「該死！」身子一閃，抬起手中的鎗，砸向馬二寶的後腦。

馬二寶的身形却在那刹那向下一撲，張臂一抄一收，余海便被扯得站不住，一跤仰跌在地上。

馬二寶確是瘋了，只見他上身一翻，便壓在余海的雙腿上，張口便咬落余海的大腿上。

余海掙扎欲起的身子一挺，張口發出一聲痛叫，揚起手上的鎗，向馬二寶的身上頭上亂砸。

馬二寶却死口咬住不放，同時，左手還惡毒地向余海的下陰抓去。

這時候，那兩個偵緝隊員才如夢初醒般，撲上前去，制止馬二寶。

蕭原已一步衝了過來，右手一揮，手上的鎗重重地砸在馬二寶的頭上。

馬二寶發出一聲悶哼，身子一軟，昏倒過去，但却仍然咬着余海的大腿不放。

那兩名偵緝隊員忙動手想將馬二寶拉開，却令到余海痛得大叫，原來，馬二寶的牙齒仍然咬着余海的大腿，只不過放鬆了一點點，那兩名隊員一拉馬二寶，余海却感到彷彿被人一口咬下一塊腿肉般，自然痛極難忍了。

蕭原忙彎腰俯身，將馬二寶的牙關捏開，余海才能夠抽回雙腿，咬牙切齒地站起來，臉上的神態很難看。

蕭原挺起身，看一眼余海：「沒有什

麼事吧？」

余海吸口氣，用手搓揉着被咬的地方，氣恨恨地道：「他媽的，要不是還要向他問口供，我不狠狠地揍他一頓才怪！」

蕭原從身上拿出一包傷藥，遞給余海。「先叫你手下的弟兄替他的傷口敷上這些刀傷藥，千萬不能讓他死了。不然，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便又白忙一番了。」

余海點點頭，接過傷藥，馬上遞給那兩名隊員。「鄧堅、張富，馬上替他將傷口敷上藥，包扎好。」

那兩名隊員答應一聲，其中一個接過那包刀傷藥，走到昏迷過去的馬二寶身前，蹲下去，動手將他手肘上的傷口包扎起來了。

「余隊副，人你已捉到了，沒有我們的事了吧？」牛七叫道。

「牛七，你們一個也別動，待我們將馬二寶帶走，你們拆了這間屋子，我也不管。」余海沒好氣地揮動着手上的駁殼鎗，朝牛七他們吼喝。

牛七馬上閉上咀巴。

終於，張富與鄧堅替馬二寶將手肘上的傷口包扎好，余海便說道：「將他抬回隊部。」

鄧堅與張富便一個頭、一個脚，將馬二寶抬了起來，往外走。

站在窗外的兩名隊員亦從窗外跳進來，快步走向廳外，余海與蕭原急走幾步，走在鄧堅與張富前面，那兩個隊員則押後，一起走出了牛七這座賭窟。

* * *

「馬二寶，是什麼人指使你殺死梁阿標的？」余海怒視着坐在他對面，隔了一張桌子的馬二寶。

蕭原則坐在余海的旁邊。

馬二寶大概是流了不少血的關係吧，那張臉很蒼白，神情沮喪，聽聞余海那麼說，立刻怪叫起來：「根本就沒有人指使我殺死阿標的，是他抓住我不放，我掙不脫，情急之下，便扼着他的脖子，那知道，却扼死了他。」

「馬二寶，你還想抵賴？」余海恨不得一巴掌摑落他滿咀的牙齒，被他咬噬過的大腿上那處地方，至今仍然隱隱作痛，也仍留着齒痕。「你是不是想我們好好地侍候你？」

馬二寶臉色驟變了一下，急聲叫道：「余隊副，我說的都是眞的啊！我確是無意殺死他的！」

接又說道：「其實，我不殺他，他遲早也會死的。」

余海正想開口，蕭原却搶先說道：「馬二寶，你爲何那樣說？」

馬二寶喘了口氣，說道：「我見到他的時候，他的樣子就像一個死人一樣，仰靠在那張椅子上，身上滿是血，那知道我……」

「慢着。」蕭原搖搖手，打斷了馬二寶的話。「你將殺死梁阿標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一遍。」

余海也聽出蹊蹺來，接口喝道：「快說！」

馬二寶咽了口口水，說道：「是這樣的，那一晚，我在牛七的賭窟裏輸光了錢，本來想回家睡覺的，但又心有不甘，忽然想到，梁阿標在早幾日不知從那裏弄到一些錢，像忽然間發了財，那何不去找他，向他借點錢，再去翻本，但當我去到他的屋子前，却發現大門反鎖着，那表示他仍未回家，當時已是下半夜時分了，巷子內不見一個人影，找不到他，自然有點失望，我正想死了心，回家睡覺，唉，如今想起來，就像有鬼推我一樣，忽然生出一個念頭來；說不定阿標這死鬼將一些錢收藏在屋內，既然他未回來，那何不弄開那把鎖，潛入屋內，搜尋一下，說不定會發筆小財，那不就有錢翻本，又不用與他借麼？」

說到這裏，他嘆了口氣，反悔地說道：「要是我不生出那個念頭，便不會殺死阿標，唉，都是一念之差，落到這個地步！」

蕭原與余海沒有說話，只是瞧着馬二寶，靜等他說下去。

「我弄開了那把鎖，閃身進入屋內，摸黑走到堂屋裏面的桌子前，找到一盞油燈，便將之點亮了，先在堂屋內看了一遍，然後，才走入那間房間內。」說到這裏，他不自禁地打了個冷顫，猶有餘悸地說道：「我一步走入房間，在燈光下，一眼瞥到一個人扭歪着一張臉，仰坐在一張椅子上，當時我嚇得幾乎拿不穩那盞油燈，跌落地上，轉身便奔出房外，一顆心砰砰直跳。後來，聽不到房內那人有什麼動靜，一顆心才定下來。唉，要是我當時奪門而逃，不轉回房內看個究竟，那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裏了。」

喘息了一下，他又接說下去：「由於聽不到房內那人有動靜，我不由好奇起來。因爲房內那人斷不會看不到我的，除非他是死了，又或是昏迷過去，不然，斷不會在發現有人潛入屋子後，一點也不理會的。於是我壯着胆子，走回房間內，這一次，終於看清楚了，那人好像是死了，因爲這一次我不但看到那人胸口上有個傷口，兀自流出血來，不但染紅了他身前的衣服，也流到他脚下的地上，一大灘的。我還認出，那人就是我想找他借錢的梁阿標！」

喘口氣，咬咬咀唇，他又說下去：「當時，我驚嚇得目定口呆，好一會，才定下神來，便想馬上離開，以免惹上官非，那就洗也洗不清，但……唉，我不知怎的，貪念頓生；既然梁阿標已經死了，那我何不乘這大好機會，在他的身上搜查一下，說不定，會從他的身上搜出一筆錢來，那豈不是既發了財，又神不知鬼不覺，頓時胆壯起來，放下那盞油燈，先在房內各處搜尋了一遍，什麼錢財也找不到，便走到阿標身前，忍着驚慌，俯下身伸手在阿標的身上搜查起來。

「那知道才搜完他的外衣袋，正伸手入他的內衣袋的時候，看似死了的阿標忽然含糊地叫了一聲，張開雙手，一把將我緊緊地抓抱住，咀裏咕嚕着不知說些什麼，當時我嚇得魂飛魄散，幾乎暈了過去，以爲是屍變，驟覺腰上一陣刺痛，才令到我魂魄回竅，慌忙想掙脫他的抓抱，却掙不脫，情急之下，我也不知怎的，伸手死命握住他的頸脖，好一會，陡覺他抱住我身子的雙手似乎鬆了一點，隨即便發覺到

，阿標已沒了動靜，張着口，連舌頭也吐了出來，我忍不住怪叫一聲，發力向後一掙；便掙脫了他的抓抱，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跑！快跑！雙脚就像裝了機關一樣，沒命地跑出屋外，跑出巷口，才心神稍定，隨即想到有點不妥，那樣是很容易會被人發現梁阿標已死了的。於是，我把那兩扇大門關上，再反鎖，才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中，幪頭大睡，翌日醒過來的時候，還以爲自己昨晚發了個噩夢，定定地想了好一會，才知道這是事實。

「直到過了兩日，沒有聽到梁阿標被人殺死的消息，我又特意到梁阿標那條巷子走了一轉，發現那兩扇大門仍然反鎖着，我的心才完全定下來，以爲可以逃過這一次的厄劫。」

「馬二寶，誰知道這是不是你編造出來的？」余海不大相信地說道。其實，他心裏是相信了。

「余隊副，我要是編造一套謊言，怎會不編造出一套我根本沒有殺死阿標的謊言來？我剛才所說的若是揑造的，那對我有什麼好處？我仍然是殺死阿標的兇手啊！」

蕭原微微點點頭，說道：「馬二寶，你在房間內發現梁阿標時，他確是未死的麼？身上有被刀刺的傷口？」

「一點不錯，我記得清清楚楚。」馬二寶肯定地說道。「這幾晚，我都在發着那晚所經歷的噩夢。」

「你記清楚了，梁阿標胸口上的傷口，不是你用刀刺出來的麼？」蕭原再問。

「我記得很清楚，我說的都是我那一晚經歷後看到的。」馬二寶忽然打了個寒顫。

「照你這麼說，在你偷入梁阿標那間屋子之前，已有一個人先向梁阿標下手的了？」余海道。

「那是錯不了的！」馬二寶道：「當時，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那樣想，是誰殺死梁阿標的？」

「你在被梁阿標忽然醒過來，抓住你的身子時，聽到他說些什麼話麼？」蕭原加重語氣，說道：「你仔細地想一下，這很重要。」

「馬二寶，你一定要仔細地想一下，要是你能夠想到梁阿標當時所說的話是什麼，而又對我們大有用處，我一定會替你減輕罪名的。」余海也知道，蕭原那樣問，是很重要的，說不定，從中可以查出第一個殺梁阿標的兇手是誰，那就把握到破案的關鍵了。所以，他特別對馬二寶那樣說。

馬二寶蹙着眉頭，沉吟地說道：「當時他說得很含糊，我猜他將我當作殺他的那個兇手。他似乎在說：你……走不了……殺……滅口……狠……我聽到的，就是這幾個字。不過，我不敢肯定沒有聽錯，或是他說的確是這幾個字。不過，我聽到的似乎是這幾個字。」

「再想一下，想清楚點。」蕭原說道。

馬二寶點點頭，凝神想起來。

蕭原與余海皆希冀地瞪着馬二寶，盼他能夠想起一兩個對破案有用的字眼來。

好一會，馬二寶抬起眼來，掀唇欲說，余海却心急地搶先說道：「可是想到什麼？」

馬二寶搖搖頭。「我實在想不到了。」

余海不禁大失所望地嘆了口氣。

蕭然也感到失望。因爲馬二寶若是記得起一兩個有用的字眼，那對破案是大有幫助的，不用他們又要大費手脚，重新去找尋破案的綫索——那個殺死梁阿標滅口的兇手了。

「他媽的！」余海氣惱地罵道：「以爲捉到殺死梁阿標滅口的那個兇手，可以破案，那知道却捉了你這個不相干的倒霉兇手，又要我們大費手脚，重新找尋綫索，眞他媽的倒霉！」

蕭原却心平氣靜地道：「余海，冷靜點，一定可以捉拿到那個殺死梁阿標滅口的兇手的！」

接瞧着馬二寶，說着：「馬二寶，聽你所說，你與梁阿標很熟吧！」

「也不算很熟。」馬二寶道：「以前，有一段日子是經常混在一起……後來，他認識了幾個有點辦法的朋友，便很少與我們在一起。不過，偶爾，他也會找我們喝一頓，每一次都是他請客的，還與我們賭幾手，也不知他那裏弄來的錢。」

「你們有沒有問他，從那裏這麼容易弄到錢的？」蕭原滿有興趣地問。

「我沒有問他。」馬二寶說道：「倒是牛屎唐曾問過他，他却不肯說，只說那些錢不是我們能夠賺得了的，所以，才沒有帶挈我們也發點財。」

「那麼，你知道與他最要好的是那幾個人？」蕭原問道：「我是說，經常與他在一起的。」

「有黑毛松、鐵頭昌，這兩個與他最投機，經常走在一起。」馬二寶邊想邊說。

「黑毛松與鐵頭昌是幹什麼的？」蕭原緊接着問。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馬二寶搖搖頭，跟着自嘲地一笑：「大約與我這種人差不多吧，當然不會是幹正經事的人了。」

「這兩個人經常在什麼地方出現？」蕭原問。

「經常在沙皮狗的賭窟玩幾手，有時也會到歡喜堂去嫖姐兒，最喜歡到北馬路那間得男茶居去飲茶或是吃飯。」

「你怎麼知道得那樣清楚的？」余海懷疑地問。

「我不但陪他們去飲過茶，也在那幾處地方見過他們，當然知道啊！」馬二寶說道。

「你眞不知道他從那裏弄到錢麼？」蕭原加重語氣問。

「不知道。」馬二寶搖頭。「我們都很奇怪的了，但他不肯說，有什麼辦法？」

蕭原沒有再問馬二寶，轉望一眼余海，朝他點點頭。

余海馬上站起身來，朝外面呼叫道：「張富，進來。」

張富在外面應了一聲，走進來。余海馬上道：「將他押回扣留室。」

張富立正，應了聲：「是！」招手示意馬二寶站起來，將他押了出去。

柳暗花明　案情大白

余海看一眼蕭原，說道：「老蕭，眞令人洩氣，本來以爲捉到馬二寶，便可以破案，那知道……唉，又要從頭查起，眞頭痛！」

將雙脚擱在桌面上，又說道：「老蕭，看你剛才查問馬二寶的樣子，似乎想到了什麼辦法，說出來聽聽。」

蕭原沉吟了一下，說道：「余海，照我猜測，欲殺梁阿標滅口的兇手，有可能是個相熟的人，不然，怎可能那麼輕易一刀刺中梁阿標的胸口，而不弄出一點聲音來？只要梁阿標反抗，半夜三更，夜靜人深，很容易便會驚動左鄰右里的，但附近的人家却顯然沒有聽到聲響。你認爲我這個猜想如何？」

「有道理。」余海凝眸想了一下，點點頭道：「老蕭，你莫非想在這上面找出兇手？所以剛才才會問馬二寶那些話？」

「你猜對了。」蕭原道：「就算我的猜測是錯的，兇手根本與梁阿標不認識，但我們也依然可以從這方面着手偵查，說不定梁阿標會對那些經常與他混在一起的好朋友，透露一點口風，知道一些內情，那我們就可以從中追查到那個兇手是誰，甚至是那個主謀的人是誰！」

「有道理！」余海一下子變得精神起來，從桌面上收回雙脚，，拍拍自己的腦袋，說道：「我怎麼就想不到這方面？大概是被這一連串的失望，弄得昏了頭！」

吁口氣，再甩甩腦袋，佩服地對蕭原道：「老蕭，你果然名不虛傳，我眞是萬萬學不上你。」

蕭原忙道：「余海，別說這些，還是說回剛才所說的話題吧。」

「老蕭，眞有你的！」余海笑着搖搖頭。「你是否想到了什麼好主意？」

「最好的主意就是行動。」蕭原道：「越快找到黑毛松與鐵頭昌，可能會越快破案。」

「老蕭，你不是想馬上就去吧？」余海望着蕭原，這時候，已經是深夜時分了。

「打鐵趁熱啊！」蕭原挺精神的道：「說不定，黑毛松他們這時候正在賭窟內賭得天昏地暗。你也知道，像他們這種人，大都是夜遊神，這個時候去找他們，正是時候。」

余海聽他那麼說，知道拗不過他，便說道：「好吧，我出去問一下，看看有那一個弟兄認識黑毛松這個傢伙的，然後，我們馬上去找他們。」

蕭原說道：「去吧。」

* * *

夜確是很深了。

街上，到處黑沉沉的，不見一個人影，偶爾會遇上一隻野狗，引來一陣「汪汪」的吠聲，在靜夜中聽來，格外驚心刺耳。

蕭原與余海帶着一個認識黑毛松與鐵頭昌的隊員，在這靜夜中，一直走向沙皮狗的賭窟。

一路之上，三個人除了聽到自己的脚步聽外，便聽不到別的聲音了。要是胆小一點的人，又是獨自一個，怕不心慌得雙脚發軟，不敢再往前走。

穿街過巷的，走了約莫有二刻鐘，那個叫方燦的隊員才忽然伸手一指前面，低聲說道：「前面那間最低矮，獨立的屋子，就是沙皮狗的賭窟。」

余海與蕭原忙順着他的手指處向前望去，果然看到的七八丈外的左前方，有一間特別低矮的屋子，與附近的屋子離開，在夜色中，看上去有如一隻趴伏着的龜鱉一樣。

「等一會，你記得怎麼說了麼？」余海提醒方燦

方燦點點頭道：「記得，隊副，你放心吧。」

余海沒有說什麼，三人繼續向前面走去。

來到那間屋子前。大門關着的。

方燦走前去，伸手曲指在門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一扇大門馬上拉開一條縫，門內有人問道：「誰？」

方燦忙凑到那條門縫前，低聲道：「是我，阿燦。」

「原來是燦哥。」門內那人說着。已將那扇門打開來。

方燦當先走入去。

蕭原與余海緊跟其後。

門內那個漢子一眼看到還有兩個人跟着進來，不由急聲道：「燦哥，這兩位是……」

「他們是我的朋友，才從外地來此，想發點財，玩幾手，我便帶他們來高興一下。」

「燦哥，這……」

方燦馬上變臉，沉聲說：「大懵勝，你是不是不相信我？那好。我馬上走，到別處去。」

大懵勝慌忙道：「燦哥，別……我怎會信不過你，他們既然是你的朋友，請進去吧。」

方燦哼了一聲，帶着蕭、余兩人，往內走去。

這間屋子頗特別，走不了幾步便是一道間隔，每一道間隔的門後，都有一個人站着。走過兩道間隔。才到了賭場，蕭原起初有點納悶，至此，恍然明白，那兩道間隔，是用來隔音的，當中這裏鬧哄哄的，呼五喝六，屋外，却幾乎聽不到一點聲音，不由佩服開賭場的那個「沙皮狗」的心思。

這當中是一個很寬敞的大廳，在不同的位置，擺放了近十張枱子，有番攤、骰寶、牌九、大小……所有賭的玩意兒，都齊備……每張枱子前，都有五七個人甚至十多個人在圍着，烟氣嗆人，蕭原是從不抽烟的，被熏得眼睛一陣酸澀，差點嗆咳起來。

方燦在這裏認識不少的人，帶着蕭原余海兩人在各張枱子前走馬看花地看着，幾乎每一張枱子都有人與他打招呼。

所有的枱子都看過了。方燦帶着兩人走到一張番攤枱前，看了一下，將三塊大洋放在「單」上。

蕭原與余海也將手上的兩塊大洋，放在「單」上。

結果，開出來的果然是「單」。

在哄哄的人聲中，余海低聲道：「找到麼？」

方燦搖搖頭。「不在。」

「他是走了，還是沒有來？」余海邊說邊收回自己的錢——連本帶利一共四塊。

「這就不清楚了。」方燦也伸手收回自己的錢。

「去問一下吧。」余海將手上那四塊大洋弄得嘩啦啦地發出一陣陣清脆的聲響。

方燦點點頭，走了開去。

余海則與蕭原留在番攤枱前，下注再賭。

兩人皆將手上的四塊大洋再放在「單」。

結果，他們又贏了。

他們再將本利八塊大洋，再放在「單」。

又贏了，連過三關。

兩人的手上，各自有十六塊大洋。余海高興地道：「老蕭，看來今晚我們的運氣不錯。」

蕭原笑道：「希望我們的運氣一直好下去。」朝余海眨眨眼。

余海會意地笑道：「我也是這樣希望。」

接又說道：「我們已過了三關，要不要過四關？」

蕭原搖搖頭道：「適可而止，讓我們一直保持這好運氣。你瞧，他回來了。」

伸手朝左面指一下。

余海往那邊望過去，果然看到方燦從枱子之間走過來。

方燦走到兩人的面前，低聲說說：

「他們沒有來。」

「那就去找他們吧。」余海說道：「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麼？」

「剛才我已經問了。」方燦說道。

「那就走吧。」余海說着已向外面走去。

方燦想說什麼，蕭原悄悄地塞了五塊大洋在他的手上，他馬上閉上嘴巴，朝蕭原笑笑跟着往外面去。

走出賭窟，蕭原長長地吸了口氣，望着天上閃爍的星星，忽然想到了張鳳琴，不由忖道：「我那封信應該早已送到的了，怎麼她仍未來到，莫非她有什麼事，或是生了病不成？」

一念及此，心中不由惴然起來。

余海忽然拍拍蕭原的肩頭，說道：「老蕭，在想什麼？不是在想着你那位未婚妻吧？」

蕭原不由臉上一熱，忙說道：「沒來由的，怎會想起她？我是在想，黑毛松那兩個傢伙，會否也出了事。」

余海聽他那麼說，眼一睜，悚然道：「你意思是說，他們也有可能被殺死滅口？」

「正所謂一不做，二不休，要做就做得乾淨俐落，不留一點綫索！這是極有可能的。」蕭原說道：「我們既然會想到去找黑毛松他們，那個主謀人說不定也會想到的。」

「老蕭，要是連黑毛松這兩個傢伙也……那我們豈不是束手無策，所有的綫索都斷了麼？」

「但願我不會說中。」蕭原也開始担憂起來。「不然，那就棘手了。」

兩人是跟在方燦的身後，邊走邊說的，突然，方燦脚步一停，疾聲道：「是他！」

余、蕭兩人一聽，急忙往前面望去，只見一個高個子的人，有如幽靈一樣，向這邊踽踽地走過來。

「是誰。」余海低聲問。

「黑毛松。」方燦道。

前面那個高個子的人影似乎亦看到他們三人，忽然放慢了脚步，直往這邊走過來。

蕭原忙低聲對方燦道：「開聲招呼他。」

方燦馬上朝黑毛松揚手叫道：「黑毛松，是我——方燦，怎麼這個時候才來玩幾手，發財啊？」

前面的黑毛松大概也認出是方燦，脚步一快，邊走過來邊揚手道：「哈，原來是燦哥，我還以爲是攔路敲脚骨的，嚇我一跳。燦哥，這麼晚了，到那裏去？」

「我才從沙皮狗那裏玩了幾手出來，發了一點財。正要到老蘇記那家不夜天去喝幾杯，難得遇上你，一起去吧，我請客！」

「燦哥請客，我怎敢不賞面？」黑毛松笑說着，已快步走到三人的身前。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驀地響起一下槍聲，黑毛松的身子一個猛蹌，跌倒在地上！

那一下槍聲在夜空中震盪着，也震撼着蕭原余海三人的心頭。

三人眼睜睜地，看着黑毛松於槍聲乍響中，撲倒在地上，都驚震得愕了一下。

蕭原最先回過頭來，身子一弓，有如離弦的箭矢般，向槍聲傳來的方向標竄前去，同聲疾說一聲：「余海，你留下來看着，我去追那個開槍的人。」

余海猶豫了一下，忙對方燦道：「你去幫忙老蕭，這裏有我看着就成了。」

方燦疾應一聲，拔脚朝蕭原疾奔前去的身影急追上去。

* * *

余海蹲下來，將倒在地上的黑毛松扳轉過來，赫然發覺到，他的左胸側上，有一個血洞正汨汨地流出血來，不過他仍未死，嘴裏發出很低微的呻吟聲。

余海將他扶起一些，急切地問道：「知道是什麼人殺你的麼？」

黑毛松的眼皮顫動一下，艱難地睜開來，無神地瞥了余海一眼，跟着又垂下來，嘴唇却開始顫動起來：「不知……道……你……是誰……」語聲很微弱，僅可聽聞。

「你知道梁阿標被殺的事麼？」余海湊到他的耳邊，語聲略高地說。

「不……知……」

「你知道他近來幹些什麼麼？」余海發急地問。

「他……去幹……一單買賣……」

「什麼買賣？」

「殺……人……有人……出錢……要他殺……人……」

「是誰？」余海緊張得聲音也發顫。

因爲只要能夠從黑毛松的口中問出要梁阿標去殺人的人是誰，那麼，那件命案就可以偵破了！

「他……他……說……沒……說……」

倏地，黑毛松的身子挺搐了一下。頭一歪，無力地垂下去，咽了氣。

余海呆了呆，忽然像發了瘋般，用力

地搖動着黑毛松的身子，大叫道：「喂，你醒醒，說下去啊，快說下去！」

但黑毛松一任由他搖得有如篩子般，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余海忽然猛地將黑毛松的身子放下，一拳擂在地上，忿然道：「他媽的，你眞會作弄人，不可以將話說完才斷氣麼？眞不是人！」

* * *

另一方面，蕭原已追入一條橫街中，遠遠的，看到一條人影飛奔着。

蕭原拚盡氣力，疾追上去，而他的手上，亦已握着隨身帶着的那支洋子炮。

眨眼間，他已追近了一些。

前面那人影驀地扭轉身，朝他開了一槍，但却沒有停下來。

蕭原也沒有撲倒在地，躲避那一槍，因爲他知道，那人在奔跑中突然扭身回臂向他開槍，就算槍法再準，也不可能在那樣匆忙的情形下，射中他。那一槍只不過是想阻嚇他繼續追前去，他自然不會上這個當。因此，他只是略爲將身子弓低一些，窮追不捨。

眨眼間，那人身形一拐，轉入了一條橫巷內。

蕭原仍然急追前去，但却忽然間身子一歪，仆倒在地上，身子在地上接連翻滾開去。

也就在蕭原歪身斜撲在地上的刹那，橫街盡頭左轉的墻角後，响起一聲槍聲。

蕭原感覺到，那顆子彈就在他身子很近的地方擦過，他不由揑了一把冷汗。因爲他清楚地知道，那一槍本來是可以準確地射在他的身上的，要不是他機警地及時閃撲落地的話。

由此，他也知道那人的槍法頗準，而且，還是一個頗難對付的人。

「砰砰」兩聲，後面有人向那人連開兩槍。

蕭原扭頭一望，看出那個開槍的人是方燦。

他立刻從地上竄起來，邊朝墻角那邊連開數槍，邊猛衝前去。

方燦在後面急叫：「小心！」

但蕭原却一點也不理會，一下子衝到墻角前，驀地脚步一窒，身子一個半轉，身上的槍指向墻角的後面，那裏已沒有人。同時，他一眼也瞥到，有一條人影已奔到巷子的另一頭。

他立刻一抬槍，朝那人影的下半身開了一槍。

那人影猛地向前蹌踉了一下，似乎要仆倒下去，但身子一挺，繼續向前奔跑，一閃身，又轉入另一條巷子內。

蕭原在開槍的同時，也拔脚疾奔前去，聽到背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知道方燦已追了上來。

奔到快近巷子盡頭處時，蕭原忙將身子貼在墻上，同時一連向轉角處開了數槍，疾聲對追上來的方燦道：「快追上去，我掩護你。」

方燦就像一陣風般，從他的身邊奔過，衝向前去，同時也向轉角處連連開槍。

這樣，在兩人連續交替開槍射擊之下，那人就算匿在轉角處想狙擊他們，也沒有機會可以開槍射擊，除非他甘冒被擊中的危險。

方燦一口氣衝到轉角處前，目光急掃之下，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子，他忙朝蕭原招招手。

蕭原却已緊跟着衝到他的身邊，目光一瞥之下，疾聲道：「快追！」

可是，待到他們追出那條巷子，仍然發覺不到那條人影，蕭原心中焦灼不已，也心有不甘，繼續向前追，仍然看不到那人的踪影，這才有點洩氣地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他媽的，讓他跑了，眞不甘心！」方燦邊喘氣邊說，目光仍然在附近掃視着。

「要是能夠抓住他，那就可以破案了。」蕭原擧袖抹抹額上的汗水。「但願黑毛松沒有被那人一槍打死，那就說不定可以從他的口中，查問出破案的綫索來。」

「那我們馬上趕回去看一下吧。」方燦說道。

蕭原點點頭。「這些巷子就像八陣圖一樣，你認得路走回去麼？」

「跟我走吧。」方燦說道：「我在這縣城長大，從小便到處鑽到處溜，對城裏每一處皆瞭如指掌，我可以帶你走一條捷徑，很快便走回隊副那邊。」

* * *

蕭原與方燦走回余海那裏時，只見附近圍站了不少人，那都是附近被槍聲驚動的人家，走出來看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看到發生了人命，自不免竊竊議論起來。

也有幾名偵緝隊的人聞聲趕來，正與余海在說着話，黑毛松無聲無息地躺在余海的脚邊。

蕭原一眼看到那種情形，便知道黑毛松已經死了，對這一方面，他極有經驗。

「隊副，黑毛松怎麼了？」方燦還未走近去，便叫道。

余海與那幾名偵緝隊員聞聲扭轉頭朝兩人望過去，看到是兩人，余海也忘了答方燦，焦急地問道：「讓那個兇手跑了……」

蕭原點點頭。

「他媽的，這傢伙也死了！」余海懊惱地一拳擊在自己的掌心上。

方燦頓時大感失望地道：「這一條線索又斷了。」

蕭原沒有說什麼，默默地走到黑毛松的屍體前，蹲下來，察看起來。

方燦則對余海等人講述追截那個開鎗殺死黑毛松的兇手的經過。

待到方燦說完，蕭原亦已看畢站起來，吁口氣，對余海說道：「那傢伙的鎗法很準，子彈是從背側射入去，胸側穿出來。黑毛松不可能立刻便死的，余海你有沒有在他咽氣前，向他問話？」

「怎會沒有！」余海懊惱地道：「可是，當他說到最緊要之處時，却忽然斷了氣。他媽的眞該死，他難道不能遲一點咽氣的麼！」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蕭原急問。

余海便將黑毛松臨咽氣前，所說的那些斷斷續續的字句，一字不漏地向蕭原覆述一遍。

蕭原聽完後，雙眼陡然一亮，疾聲道：「余海，你覺不覺得，黑毛松似乎知道

一點內情？」

余海點頭道：「只要不是白痴，都聽得出來，可惜他却死了，眞他媽的可惜！」

「那個兇手肯定是要將所有與梁阿標交往極密切的朋友都殺死，以防梁阿標生前對那些朋友透露過那件命案的一些內情，被我們查問出來，因此，來個殺人滅口！」蕭原說道：「只是，怎麼這樣巧？我們才去找黑毛松，那個兇手便找上黑毛松，將他殺死！」

余海想了一下，答不出來。

一名隊員却說道：「或許，那個兇手就是那麼巧，也去找黑毛松，準備殺他，余隊副及你們與那個兇手恰好在這裏同時遇上他，那個兇手眼見你們招呼黑毛松，於是冒險開鎗殺死他，那是他唯一的選擇。」一名隊員說。

「依我看，那個開鎗殺死黑毛松的兇手，可能是一直暗中注意着我們的行動的，他暗中發覺我們去找黑毛松，才驚覺到，我們找上黑毛松，極有可能黑毛松知道一些內情，因此，不得不冒險殺死黑毛松。」方燦說道。

「嗯，阿燦說的有點道理。」余海頷首道：「也免强可以解釋老蕭剛才所說的那句話。」

蕭原悚然道：「這麼說來，那個兇手極有可能由此而警覺到，我們一定會去找鐵頭昌的，說不定，他這時候已去找鐵頭昌……」

「說得對！」余海焦急地道：「我們馬上去找鐵頭昌！」

「誰知道鐵頭昌住在那裏？」一個隊員問。

方燦立刻道：「我知道。」

「那就快帶路吧！」余海火燒眉毛般說。接又對一名隊員說道：「你馬上趕回隊部，帶人來將黑毛松的屍體抬走……」

那名隊員答應一聲，急急奔回隊部。

方燦一馬當先，帶着余海蕭原，還有兩名隊員，急步朝右邊的一條大街奔去。

* * *

他們一行人奔到鐵頭昌的屋子前，便驟然聽到屋後那面响起一聲鎗聲。

衆人不禁相顧一眼。

蕭原疾聲道：「快趕到屋後去！一定是那個兇手比我們先到一步，千萬不能讓他殺死鐵頭昌！」

喝聲中，他已向屋子的左邊衝去。

余海則向右邊衝去，同時疾喝道：「分成兩撥，左右包抄過去！」

方燦與一名隊員跟着余海，另一名隊員則朝蕭原那邊撲奔前去。

還未衝到屋後，蕭原一眼便看到有兩條人影一先一後，相距約有十丈過外，急奔向前面的一大片屋子。

蕭原立刻大喝一聲：「不要跑！」食指一扣，朝後面那條人影開了一鎗。

後面那條人影應聲撲倒在地上。隨即便响起兩下鎗聲！

原來，蕭原那一鎗沒有射中那條人影，那人之所以仆倒在地上，只不過方便開鎗射擊！

而且，那兩鎗也不是射向蕭原，而是射向前面那條人影的！

前面那條人影應鎗身子往前一仆，發出一聲慘叫，似乎中了鎗。

蕭原的心頭一緊，覷準了閃射出鎗火的地方，一連開了五六鎗。

那邊的余海等人朝後面那條人影仆倒的地方開鎗射擊。一時間，鎗聲「卜卜」，有如爆豆一樣！

前面那條仆倒下去的人影猛地又竄起來，朝那邊房屋竄去，不過，一拐一拐的，似乎腿上受了傷。

方燦在鎗聲卜卜中，放開喉嚨大叫：「鐵頭昌，不用怕，我們是偵緝隊的人，我是阿燦——」

那條人影不知怎的，已不在剛才仆倒的地方，忽然在數丈外的一棵樹後開了一鎗！

眼看着便竄奔到那些屋前的人影，應聲身子猛地一挺，大叫一聲，仆倒落地，這一次，沒有再竄起來！

蕭原與余海他們瞥望到之下，不禁心頭一沉。

余海大吼一聲：「他媽的，決不能讓他跑掉！」身子從屋脚下猛地竄出去，一邊開鎗，一邊向那人匿伏着的那棵樹衝去。

——那個可能是鐵頭昌的人中鎗倒地，沒有再起來，那肯兇多吉少，若是眞的被打死了，又讓那兇手逃掉，那麼祗怕很難破得了那件命案。因此，余海在情急之下，也顧不了自己的安危，衝向那棵樹，希望能夠將那個兇手捉住，那就一下子可以破案了！

蕭原驟見余海不顧一切地衝前去，心中大急，忙也疾衝前去，大叫道：「余海，小心啊，快趴下來！」手上的匣子鎗也不停地噴射出鎗火來。

方燦與那兩名隊員也從屋子的兩邊，不停地向那棵樹射擊，希望能夠壓制住匿在樹後那人，令到他不能向余海與蕭原射擊，同時，也阻截那人逃竄。

「砰砰」兩聲，那人仍然能夠從樹後開鎗還擊。

余海急衝的身子陡地一窒，發出一聲痛叫，撲倒在地上。蕭原一眼瞥到，心頭一震，急聲道：「余海，你怎麼了？」將鎗匣內的子彈，一口氣掃射出去。

「老蕭，我不要緊，千萬不要讓那傢伙走脫！」余海的聲音聽來有點怪怪的，蕭原却聽得出，那是因爲他强忍痛楚，聲音才會那麼怪。

聽到余海還能夠說話，蕭原的心頭總算放下不少。

而他在彈匣內的子彈掃射一空的刹那，急忙撲倒在地，一個滾身，左手已從身上摸出一個彈匣來，褪下那個空彈匣，快速地裝上那個新彈匣。

方燦與另外兩名隊員亦已從掩蔽的地方衝出來，撲向那棵樹，手上的鎗不停地向那棵樹射擊！

忽然間，從那棵樹下掃射出一連串的鎗火來。

方燦與那兩名隊員慌忙各自向地上疾撲下去。

但仍然有一個隊員發出一聲痛叫，被射中了。

蕭原在那刹那猛地翻身，上身微挺，恰好瞥到一條人影從那棵樹下竄起來，朝樹後那個方向標竄出去。他手上的鎗一提，食指急扣，「砰」的開了一鎗！

那人的身子猛地向前一蹌，仆跌在地上。

蕭原馬上從地上竄起來，撲奔過去，手上的匣子鎗連續閃出鎗火來。

後面的方燦與另一個隊員，也跳起身來向前急衝。

「砰砰砰」一連三下鎗聲，自樹後那個人撲倒下去的地方响起，蕭原只覺左手臂側上一陣灼痛，急忙將身子向下一彎，仍然向前衝去。

方燦與那個隊員似乎都受了傷，蕭原聽到兩人先後發出一聲痛叫。

鎗聲中，那條人影又從地上猛竄起來，但姿勢却有點微拐，看來那人的腿上也受了傷。

蕭原朝那人連開兩鎗。

那人的身子本就彎得很低，那霎間彎得更低，仍然向前竄出去。

突然，受了傷倒在地上的余海也向那個人開鎗射擊，可惜却射不中。

但他却一面掙扎着爬起來，一面朝蕭原叫道：「小心點啊，那傢伙的鎗法很準。」

蕭原應一聲：「余海，你放心吧，我一定會將那傢伙抓回來的！你若是仍能夠走動，去看一下鐵頭昌是否死了！」話聲中，已有如一支箭般，標射前去。

這時候，蕭原根本忘記了左臂上被子彈擦傷的地方，一點也不覺得痛。

那條人影雖然脚步有點拐，但奔跑的速度很快，蕭原衝到那棵樹下，那人經已奔跑到一片房屋前，一頭竄入一條漆黑的小巷子內。

蕭原奔到那條小巷子前，已經看不到那個人的影子。

蕭原顧不了危險，一頭衝了入去。

但他在衝入小巷子的刹那，身子却陡地一矮，三下鎗聲就在那刹那响起。

「嘯嘯嘯」三下子彈掠空聲，從他的頭上掠過。

蕭原却有如一頭狸猫般，向前竄去，同時間手中的鎗連响兩聲，朝巷子那噴出鎗火的地方開了兩鎗。

那邊立時响起急促的奔跑聲。

蕭原緊追不捨。

也不知在那曲折有如八陣圖的巷子追逐了多久，互相射擊了多少次，蕭原雖然追近了不少，但始終無法抓到那個人。

這最主要是那個人手上也有鎗，而且鎗法很準，蕭原自然有所顧忌，不敢追得太近，以免吃子彈。其次就是蕭原不想殺死那人，只想活捉那人，從對方口中，問出整件案子的內情來，那就輕而易舉的，破了那件命案。

忽然間，蕭原的脚步緩了下來，機警地豎起耳朵凝聽着。

因爲忽然之間，聽不到那人的奔跑聲，而蕭原就是根據那人的脚步聲，來斷定他是在奔跑，還是隱伏下來伺機狙擊他，如今突然聽不到，那不用說，九成九那人是在巷子的另一頭匿伏起來。

他馬上也放輕脚步，躡手躡足貼着牆邊往前走去。同時，盡量屏住呼吸。

這條巷子不是直的，而是有點彎，蕭原躡手躡足來到那稍彎的地方時，深吸了一口氣，身形向下一矮，向前標竄出去。

稍彎的另一面却不像他猜想的那樣，那個人貼牆匿伏着，而是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自然令到他怔了一下，兩道目光不由往前望去。

莫非那傢伙也像我一樣，躡手躡脚的，悄沒聲地轉入了前面另一條巷子中？

蕭原不禁在心中思忖，身子也慢慢地挺起來。

也就在這刹那，牆頭瓦檐上，响起一聲低喝：「將手上的鎗抛出去。」

這一聲喝雖然低，但在蕭原聽來，有如雷轟電殛般，整個人陡地震悚了一下，僵在那裏，一顆心直往下沉，脊樑上却寒氣直冒。

「聽到麼？」牆頭瓦檐上又响起低喝聲：「是不是要我將你的一條手臂射斷？」

蕭原的手心冷汗直冒，眞想不顧一切地矮身抬臂向上射擊，但却極力按捺着，因爲他知道那人的鎗咀一定已對準了他身上的要害，自己怎麼快，也不可能快過那人的食指一勾，那就連一線生機也沒有，若是聽從那人的喝令，將鎗抛出去，或許還有一線生機，說不定可以覷到破綻，出手反抗，逃出他的鎗下。

權衡之下，蕭原將手上的鎗抛了出去。

「錚」地一聲，可以清楚地聽到那支鎗跌落在石板地上的聲音。

「颼」地一聲，一條人影從他身側約四五尺遠的牆頭上跳下來，落地時只發出輕微的聲响。

蕭原一聽那人落地的聲音，便知道那人不但鎗法很準，身手也頗高明。

他偏頭望向那人。

那人恰好挺站起來，手中的鎗一擺，指着蕭原，沉喝道：「別動！乖乖地站着。」

蕭原沒有動，睜着雙眼在打量那人。巷內雖然很黑暗，但蕭原由於已習慣了，因此，依稀可以看到那人的樣貌。

那是一個年約三十許的男子，相貌很平常，唯獨是那雙眼，不但靈動，也炯炯生光。

這顯示出，此人是那種面懵心精的人。

這種人頗難對付。

那人也在打量着蕭原，一步一步地繞開去，移到蕭原的面前。「你好厲害啊，那麼多人都給我射倒，只有你一個能避過我的鎗彈，你叫什麼姓名？」

蕭原本來想在那人走近他面前時，出其不意地冒險出手襲擊那人，但那人却顯然顧及到這一點，繞開去，令到蕭原不禁對那人又更深一層的認識，也更加了小心。

「蕭原。」蕭原發覺自己的喉嚨有點乾澀。

那是緊張的緣故。

「赫！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那人雙眼陡地一睜，目灼灼地盯着蕭原。「這就怪不得你比那些偵緝隊的飯桶厲害多了！」

一頓又道：「我已久聞你的大名，想不到會在今晚與你見面！嘿嘿，從今後，我的身價就大漲了，我倒要先在你死前謝你一聲。」

蕭原雖然暗暗心驚，但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你就是先後在不到一個時辰內，殺死黑毛松與鐵頭昌的那個人？」

「是又如何？」那人「嘿」地笑了一聲。

「你知道了又能怎樣？」

「梁阿標也是你殺死的！」蕭原道。

「你都猜中了。」那人一步一步地移向蕭原剛才那支匣子鎗抛落的地方。「其實，我很不想殺死你的，無奈被你這個人纏上了，那就非得殺了你，不然，總有一日會落在你手上，或是死在你的鎗下，那兩樣我都不想，那只好殺死你！」

說話之間，又向那邊移了兩步。

蕭原陡地心中一動，忽然冷笑一聲，說道：「哼，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領，殺得了我！」一步踏前，向那人逼過去。

那人目光一閃，鎗咀晃動一下，疾喝道：「站住！不然我先射斷你的雙脚，再一鎗殺死你！」

蕭原却像悍不畏死的瘋子般，不但沒有停下來，還陡地猛撲過去，口裏冷然說道：「開鎗啊，你怎麼不開鎗？橫豎是死，我怎麼不拚一拚！」

那人見蕭原根本不理會他的喝阻，反而猛撲過來，眼色驟變了一下，不但不向蕭原開鎗，反而身子一縮，握鎗的手一揚，斜砸向蕭原的頭上！

蕭原看到那人不向自己開鎗，心頭一鬆，知道自己的猜測沒有錯，那人的鎗膛內根本沒有子彈，否則，早已在牆頭瓦檐上一鎗把自己放倒，何必要對自己說那麼多話，却遲遲不開鎗射殺自己，而且，還想去撿自己那支鎗，這豈非大是奇怪？除非他手上的那支鎗是沒有子彈的，才會不立刻開鎗殺他，不然，就算是再蠢的人，也懂得爭取時間，逃得越遠越安全。

蕭原也是在發覺到那人偷偷移近他那支鎗抛落的地方，才倏地心頭一動，猜想他手上的鎗是沒有子彈的，就像他說的那樣，橫豎是死，那何不拚一拚。

這一「拚」，却讓他「拚」對了。

証實了那人的鎗是沒有子彈的，他的心就篤定了，也有信心可以制服那人。

——只要不讓那人拿到他抛在地上的那支匣子鎗。

* * *

蕭原那一撲，不但是試探那人手上的鎗是否有子彈，也是誘逼那人出手向他攻擊，好讓他乘機反擊了。

是以，那人的手才揚起，他的脚下便像裝了滑輪般，猝然向前一滑，身子趁勢往外一個歪側，左手一拳直搗向那人的腰腹部位。

那人自然砸不中蕭原而砸了個空，但他的身子反應很快，左腿向上一抬，以腿側擋去了蕭原那一拳，而且他還乘機向後倒跌下去，手上的鎗也脫手飛擲向蕭原的身上！

蕭原却沒有閃避，硬是被那飛擲過來的短鎗擲在身上，一陣劇痛，脚下一滑，那人疾欺過去了。

因爲蕭原已猜到，那人倒地擲鎗，全是爲了能夠拿到地下那支匣子鎗，才那麼做的，他當然不會讓那人拿到那支匣子鎗，不然，他準死無疑。

硬挨一下，當然要比死好得多了。

那人倒地擲鎗，身子在地上急滾，果然是想去拿取地上那支匣子鎗！

蕭原却已欺到他的身前，一踏落他的肩背上！

那人怪叫一聲，欲避不及，被踏個正着，才滾動的身子立刻被釘死在地上。

那人却不是易與之輩，只見他的左手反臂疾抓向蕭原踏在他右肩上的小腿。

蕭原另一隻脚飛踢向那人的左手。

那人急忙縮手，向地上抓去。

蕭原心中一驚，一眼瞥到，那支匣子鎗原來就在那人左手伸手可及的地上，在黑暗中，鎗身上泛起一層閃亮的微光。

那人的左手已抓落在鎗身上，若是讓他拿到那支鎗，蕭原仍然是難逃一死。

蕭原自然不會讓那人抓到那支鎗，踢空的那一脚順勢向下落，踏落在那人的肩臂上，只聽一陣難聽的骨折聲在靜夜中分外清晰地响起，那人負痛之下，忍不住大叫一聲，抓落在鎗身上的左手五指一鬆，就像癱了一樣，無力地伸展開來。

那人好兇悍，腰一躬，仍想將蕭原踏在他左右肩臂上的雙脚掀脫，蕭原却忽然重重地坐倒在那人躬起的背腰上！

那人的肚子立時被壓得撞在地面上，腹腔內的空氣彷彿被一下子擠壓出來一樣，忍不住嘶嚎出聲。

蕭原不等那人有反抗的餘地，左手一掌切擊在那人的後頸側上，那人悶哼一聲，身子一挺一軟，昏迷過去。

蕭原吁口氣，從那人的身上一跳起身，一步竄到那支鎗跟前，伸手撿起來，身子一個側轉，指着地上那人，瞥到那人死狗一樣趴在地上，他才吁口氣，退後兩步，朝天上連開三鎗。

鎗聲在夜空中震响，震破了深沉的夜空。

蕭原朝天開鎗，那是利用鎗聲，通知偵緝隊的人趕來這裏。

將身子倚在牆上，他才發覺到，一身的衣衫都被冷汗濕透了，背貼在牆上，一陣發涼。

左臂上的傷口，也火辣辣地灼痛起來，整個人也感到虛軟無力。

忽然間，他想起了張鳳琴。

——不知她是不是病了，怎麼這多日，還未到來找他？

——但愿她明天忽然來找他。

他渴望想見到她。

* * *

余海的腰側上，被子彈擦出一道頗深的傷痕，這時已經敷了藥，包扎好。

那幾名受傷的偵緝隊員亦已將傷口包扎妥當。

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傷口的疼痛，顯得很興奮。

那自然是因爲蕭原捉到那個先是殺死了黑毛松，繼之也差點殺死了鐵頭昌的傢伙。他們各人對蕭原敬佩不已。

蕭原左臂上的傷口亦已敷藥包扎好。

偵緝隊部內，一片燈光大亮。

——余海不顧腰上受傷，夤夜訊問那個兇手。

——打鐵趁熱，希望能夠一口氣偵破王漢坤那件命案，若是真的有主謀人，那當然越快抓到越好，以免被其聞風溜逃了。

鐵頭昌命大，只是肩背上中了一鎗，死不了，但由於傷勢頗重，又流了不少血，這時候還躺在偵緝隊部隔隣的團部治療室內。

由於捉到那個兇手，鐵頭昌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因爲那個兇手一定比鐵頭昌知道更多的內情。

余海雖然受了傷，居然還精神抖擻，與蕭原坐在他那個辦事房間內，等着陳光與吳炳去將那個兇手押來。

原來，那個兇手在被抬進隊部後，便被弄醒過來，並替他將左肩臂骨被踏折的地方包扎好，關在扣留室內。

那個兇手被陳光吳炳押入余海的辦事房間，雖然他的左手暫已廢了，仍然被扣上手銬；脚上也套上脚鐐。

對於重犯，一律那樣「招待」的。

那人坐在桌子前面的枱子上，臉色很蒼白，但却頗鎮定。

「你叫什麼姓名？」余海沉聲問。

「羅廣。」那人大概自知必死，所以答得太爽快，以免死前，也要嚐試一下偵緝隊的哥們侍候犯人的手段。

——被侍候的犯人肯定死不了，但肯定會脫一層皮！想想，也會打個冷顫。

「傷殺梁阿標、黑毛松，還有僥倖死不了的鐵頭昌，是不是要殺人滅口？」余海已從蕭原的口中，知道羅廣就是殺死梁阿標及黑毛松的兇手，因此才會那樣問。

「是！」羅廣一口承認。

「主使殺人滅口的人是誰？」蕭原插口問。

他這麼問，是已從羅廣的身手及鎗法，猜到他是一個職業殺手。一個職業殺手只會受僱去殺人，斷不會無緣無故去殺人的。那就必然有人出錢「買」他，才會去殺梁阿標與黑毛松等三人。

羅廣這一次沒有答得那麼爽快，而是閉上了嘴巴。

余海一拍桌面，喝道：「說！」

羅廣的臉色變了一下，仍然不說話。

「你莫非不見棺材不流淚？」余海忽然陰森森地笑起來，那笑聲令人心中發寒。「你再不說，我就吩咐手下弟兄，好好地侍候侍候你！」

羅廣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開口說道：「說出來，你們也未必相信。」

「你說吧，相信不相信，那是另一回事。」余海說道。

「是徐大佑出錢要我殺梁阿標與黑毛松三人的。」

「你說徐大佑？」余海果然有點不相信，神情也顯得頗驚異。

「就是他！」羅廣說。

「徐大佑是個什麼人？」蕭原插口問道。

「他是縣裏數一數二的大富商，交遊極廣，縣長大人也給他幾分面子。」余海說道。

「余海，你是不是有點怕……」蕭原看出余海似乎有點怯意，「殺人者死，自古已有律例，何況他是主謀人！」

余海說道：「我不是怕，而是不想在捉到他後，還未認罪，便被縣長大人知道，若是壓下來，要我們放人，我們不敢不放，那就會被他溜脫的了。我担心的是這一點！」

「那我們可以夤夜去捉他，然後立刻訊問。有羅廣指証他，他不認罪也不成！」

「老蕭，我也是這樣想。」余海說道：「爲免節外生枝，我只好親自走一趟，而且，只帶幾個信得過的手下去。」

「嗯。」蕭原道：「算上我一個吧。」

余海點點頭。朝陳光道：「陳光，先將羅廣押回去，吳炳，快去通知何鈞、張富、李來三個，在外面等着。」

一頓，加重語氣道：「記着，不可洩漏我們去捉拿什麼人！」

吳炳答應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待所有的人走出房間後，余海才壓着聲，對蕭原說道：「老蕭，這時候才對你說吧，我真怕拗不倒那個徐大佑，他不但在縣裏，在省裏的軍政兩界，也認識不少有頭臉的人物，若不能扳倒他，必是會被他倒咬一口，那時候，只怕連這份差事也丟了。」

蕭原聽余海那麼說，很明白他的心情，畢竟，余海不像他那樣，拍拍屁股便可以愛到那裏就到那裏，他有妻有兒，自己不吃，妻兒也要吃的，這就是他要顧慮的。伸手拍拍他的肩頭，說道：「余海，你放心吧，無論如何，我也會令到他俯首認罪的。」

「希望如此。」余海苦笑一聲。

「去吧。」蕭原拍拍余海的肩頭。「不要讓他聞風溜遁了。」

* * *

翌日，一大早，縣城內便傳開了大富商徐大佑昨晚在偵緝部畏罪懸樑自盡的消息。

這可是大新聞，還未到正午，便連縣長大人也聽聞了這個消息，派了一個書記到偵緝隊查問是否確有其事，余海親自對那書記說，確有其事，並帶他到囚室去看徐大佑的屍體，然後，將錄下的一份徐大佑簽了花押的口供給那書記看過。那位書記看過後，頓時收斂了來時的那股氣焰，沒有再說什麼，急急趕回去覆命。

對於徐大佑的上吊自盡，余海感到很滿意，因爲徐大佑是在招供認罪後才死的，那上頭就不會追究他的責任了，而且，也省却不少麻煩，也不再恐怕他會暗中吩咐衆人，疏通關節，得以脫罪，反咬他一口，他這一死，加上那份口供，足以坐實了他的罪行，就算來頭再大的人，也不敢替他翻案了！

況且，徐大佑的供詞中，總算讓蕭原與余海明白了這件命案的內情。

原來，徐大佑之所以要殺王漢坤，只不過欲將王漢坤那家糧米行轉爲他名下的生意之一。起初，王漢坤開設那家糧米行時，他也不以爲意，以爲王漢坤不可能在他的勢力範圍下，有多大的作爲，那知道王漢坤不知怎的，生意越做越好，也越做越大，不但分了他一杯羹，甚至有與他分

庭抗禮之勢，他自然無法忍受下去。本來，這糧米生意在本縣中，他是獨家經營的，如今却出一個「程咬金」來，正是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起先，他派人對王漢坤說，欲收購那家糧米行，出的價錢也不低，但王漢坤在生意蒸蒸日上，大有可爲的情況下，怎肯將生意出讓？而且，他也有後台，也不知他怎的，居然與駐在這個縣城的那團軍隊的團長——也是姓王的，不但認了宗親，也稱兄道弟的，那時候縣長雖是一縣之主，但比起手握軍權的軍人，那就遜色多了，有時候，甚至要聽他們的，王漢坤有這麼硬後台，自然不怕徐大佑。

徐大佑在查知王漢坤有那麼硬的後台後，自然奈何他不得，但却恨得牙癢癢的，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他想到買兇殺死王漢坤這個惡毒的主意。

他以爲，只要殺死王漢坤，那就等於斬去了蛇頭一樣，那家糧米行在無人主持之下。就算不會倒閉，也會自動結束營業，又或是轉讓與他人，那他就可以用極低的價錢收購了那家糧米行，從此，那又是他的天下了。雖然買兇要花一筆錢，但若是能夠以低價收購王漢坤那家糧米行，計算起來，還是有利的。

他找來了梁阿標這個殺手，答應給他一百五十塊大洋，先付一半，殺了人後，再付另一半。那知道梁阿輝這個三流殺手的胃口好大，殺了王漢坤後，居然想乘機敲他一筆，要他付五百塊大洋，結果，徐大佑當然是不甘被其敲去一大筆，而且，本來他也有殺他滅口的打算，於是便以三百塊大洋，買下梁阿標那條命，要羅廣去殺死梁阿標。

而羅廣本是徐大佑的保鏢，徐大佑假意答應梁阿標的勒索，對梁阿標說，會在那一日的半夜時分，派羅廣將那筆錢送給梁阿標，那知道，送給他的，却是一把刀子！

羅廣是在梁阿標只顧數着那些大洋票子時，乘其不備，一刀插入他的胸口內，同時一手捂住他的咀巴，令到他叫不出聲來。

梁阿標登時沒了氣息，羅廣以爲他死了，便揀回那些大洋票子，匆匆離去，並將那兩扇大門反鎖起來，豈料，梁阿標却在馬二寶潛入屋內，搜他身上的錢財時，忽然迴光返照地醒轉過來，以至讓馬二寶這個倒霉鬼背上了殺死梁阿標的罪名。

至此，王漢坤這件命案終於破了，主謀者徐大佑雖然沒有遭受到應得的懲辦，但他在囚室內上吊自盡，也算得是應得的下場了。

＊　＊　＊

既然這件命案已破，証明蕭原是清白的，蕭原便不想再留下來，不管余海怎麼挽留，他也婉拒了，一定要在吃了午飯後便離去。

原來，他是懷念張鳳琴這麼多天了，仍未來找他，担憂她不知有什麼事，只想馬上趕到黃崗鄉去，見到張鳳琴，因此，在縣城內逗留多一刻也不想。

余海無奈，只好請他到縣城內那家最有名的品香居吃一頓午飯，算是給他餞行。

兩人正在吃喝談說着的時候，陳光忽然找到來，對余海道：「隊長，有一位自稱姓張的姑娘，到隊部去找蕭老哥。」

蕭原一聽，歡喜得一下子站起身來，對陳光疾聲道：「她現在那裏？」

陳光笑笑道：「蕭老哥，看你急得那個樣子，你放心吧，她現在就在外面。」

蕭原不等陳光說完，便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外面，令到他朝思暮想的張鳳琴正巴巴地望着茶居裏面，一眼看到蕭原火燒脚般衝出來，她的臉上刹時露出欣喜之色，急情地叫道：「原！」急迎上去。

「鳳琴！」蕭原也喜悅地叫一聲，也不理會被附近的人投以奇異的目光，一把將張鳳琴的雙手緊緊抓住。

四目交投，就像磁過鐵一樣，緊緊地交接在一起。

多少話，多少情意，多少思念，盡在那痴痴的目光中，表露無遺。

「老蕭，現在你不急着走了吧？」余海忽然在兩人的後面說，含笑望着兩人。

「怎麼不給我介紹一下。」

陳光也笑望着兩人。

兩人這才警覺的慌忙放開互相緊握着的雙手，臉上一陣發熱，張鳳琴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

蕭原也有點害臊，轉過身來，說道：「余海，她就是我的——叫張鳳琴。」

接着又碰碰張鳳琴說道：「鳳琴，這位是我的朋友，余海。」

張鳳琴紅着臉，抬起頭來，說道：「余……先生。」

「哈哈哈……」余海樂得大笑起來。「張姑娘，別那麼客氣叫我余先生，就像老蕭那樣，叫我余海吧。妳知道麼，老蕭無時無刻不惦記着妳啊，幸好妳終於來了，不然，這時候只怕他已走在路上，趕去見妳了！」

說得張鳳琴又羞臊地低下頭來，但眼中却充滿着甜甜的笑意。

蕭原還想說話，余海又已笑着說道：「老蕭，難得張姑娘趕來找你，你就與張姑娘在城內好好地玩幾日吧，也好讓我盡盡地主之誼。」

一頓，睜睜眼，說道：「怎麼？盡站着幹麼？老蕭，你不是歡喜得呆了吧？還不請張姑娘進去坐！」說着，他已當先轉身回茶居內。

陳光識趣地說道：「隊長，我還有事要辦，先回隊部。」朝蕭原打個招呼，一溜烟地笑着走了。

蕭原望一眼張鳳琴，恰好她也抬起頭來看他。兩人四目交接，情不自禁地伸手互握着，一齊走入茶居內。



（全文完）

社會偵探奇情故事／麥雷斯・文

可飛・圖

俠盜燕子飛（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探長李根在藍鷹夜總會和燕子飛展開漫談，談到頂尖人物巧手盜走鑽石的事，燕子飛又指着坐在第六張枱子的一對日本夫婦是黑道上著名的夫妻檔，介紹十五號枱的是法國聞名世界的俠盜亞森羅蘋的兒子二世，另一個是三手猴……李根懷疑燕子飛也是三個高手人物之一，燕子飛只承認是來盜走倫敦大笨鐘的，李根經過調查，夫妻檔和亞森羅蘋二世、三手猴都不是歹徒，被她捉弄，內心更憤，但對這中國女孩是有名飛賊，而且聲稱明天深夜十二時盜走大笨鐘，看來不能忽視，佈下大批警員嚴密監視，時限已到，仍不見燕子飛絲毫動靜，但……

巨鑽易手　失而復得

大笨鐘的內部機件就像烈陽下的冰雪，頃刻間融化殆盡。

所有在場的人全都驚愕了，李根探長更是一聲慘叫，他那矮胖的身軀也失去了重心，一個觔斗從指揮車上摔落地面，當場昏迷不醒。

這位大探長從來沒有受過這麽大的刺激，當四名警察將他抬進救護車時，他的血壓仍舊在繼續上升。

×　×　×

茶几上的鬧鐘指着凌晨兩點，當李根探長從昏迷中悠悠醒轉時，發覺他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面。

這是一間特等病房，四週圍聚了很多人，醫生、護士、副探長保羅、邁斯以及面帶憂慮的數名探員。

醒轉後的李根探長，立刻一個骨碌從病床上跳下來，神經兮兮的一把揪住了邁斯：「你是陪我同在現場的，快告訴我，燕子飛究竟用的是什麽手法，而讓大笨鐘變成了一具骷髏？」

「老友，」邁斯臉上流露出極度的關懷：「你要平靜一點，不然你有中風的可能。」

「寧願半身不遂，我也要立刻明瞭事情的眞象。」李根探長表現得非常執拗。

「探長，」二號探員來到李根面前：「其中經過應該由我向你詳細報告，大笨鐘現場是由我率領人員進行偵查的。」

「說下去。」李根探長是想燃雪茄，但被醫生禁止。

「根據現場檢驗得到的結論，大笨鐘除了現存的一副空架子，所有機件部份包括鐘面鐘針，事先已被燕子飛陸陸續續的搬走了。

「大笨鐘有些機件異常沉重，體積又大，她是怎樣搬走？」

「探長，這要歸咎我們事先不予重視，認爲燕子飛沒有可能將大笨鐘盜走，故而未在議會大厦一帶作任何安排，既然替她造成了這個空隙，按理是有機會將那些機件陸續運走的。」

「但是剛才大笨鐘還走得好好的，這是什麼原因？」

「那是燕子飛的移花接木手法，她製作了大笨鐘內部同樣的機件，一樣一樣的換裝下來。這些換裝上去的機件只能維持一段短暫時間，所以表面上看不出大笨鐘有什麼不對。」

「現在，還有那些臨時換裝上去的機件呢？」

「完全毀了，因爲燕子飛還在大笨鐘內安裝了一套十分精密的定時銷毀設備，午夜十二點一到，便會自動噴射出一種強烈的銷蝕液，使那些機件像烈陽下的冰雪，頃刻化爲烏有。」

「不對，大笨鐘在報出午夜十二點時，它的鐘聲和往日完全沒有差別，那不是假機件能夠辨得到的。」

「那的確是大笨鐘原來的聲音，並不是由假機件敲打而出。但發出聲音的地方不是在大笨鐘的腹內，而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爲什麼聽不出來破綻？」

「因爲燕子飛還在大笨鐘內裝了一套無綫電播音設備，所以大笨鐘雖然在很遠的地方發出鐘聲，但是透過無綫電的轉播，依然能夠混過我們的聽覺。」

「這樣說，大笨鐘之所以能開口說話，而且對答如流，也是這套無綫電播音設備在作怪了？」

「不錯，實際上也等於燕子飛在和探長直接談話。」

「燕子飛的聲音我很熟悉，大笨鐘開口時所發出的低沉聲音，分明是傳自男人的喉嚨。」

「燕子飛可以唆使助手替她發言，所以這點差別並不值得計較。」

「可惡！可惡！」李根探長氣得臉色發白：「現在我要知道，燕子飛將大笨鐘究竟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友，」邁斯望着他：「眼前沒有人能夠回答你這個問題，可能只有燕子飛一個人知道。」

「探長，」第二號探員說：「關於這個綫索，可以由我們來主動找尋。燕子飛運走那些笨重的機件，我想不會不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好，現在你就立刻率人出動。」李根將目光移到副探長保羅臉上：「你應該向我報告機場方面的任務，接運那顆巨鑽時，有沒有發生什麼風波？」

「這項工作已經圓滿達成，」保羅說：「接運巨鑽時所採取的步驟，是完全根據探長的指示，從接運一直到將它送進蘇格蘭警塲的地下室保管，都沒有遭遇到任何騷擾。」

「那顆巨鑽被送到警塲的地下室去了？」李根探長有點感到意外。

「是的，我在運送途中，得到上級的無綫電話指示，才曉得鑽石存放地點就是我們的警塲。」

「很好，這使我放下了一件心事，我不相信大胆的賊盜，敢闖進蘇格蘭警塲去動那顆鑽石的腦筋。」

「我也認爲不會再發生什麼差錯，除非想動那顆巨鑽的盜賊是個瘋子。」

電話鈴响了。

李根探長楞了一下，他想不通什麼人會打電話到醫院來，但他還是隨手取了話筒：「我是李根。」

「探長，這樣晚我還打電話來找你商談事情，諒你不會見怪罷？」

李根探長突然睜大了一雙憤怒的眼睛：「燕子飛，妳在什麼地方？」

「探長不用着急，我還沒有離開英國哩。」燕子飛的語氣很輕鬆，似在故意調侃李根。

「大笨鐘呢？」李根探長臉白唇青，聲音也在發抖：「妳現在所犯的罪還不太重，如果妳敢將它損壞掉，全英國的老百姓都會將妳看成敵人！」

「探長放心，我不是焚琴煮鶴之流，更不會那樣傻。距離倫敦四十哩的柴桑狹谷，探長知道麼？」

「當然知道。」

「如果你能立刻趕來的話，你就可以親眼看到大笨鐘；運氣好更可以連我一道逮捕，讓你落案。」

「燕子飛，妳是不是又在跟我開玩笑呢？」

「我幾時跟探長開過玩笑來着？記得當我在探長面前聲明要盜大笨鐘時，探長也認爲我是開玩笑，但是結果呢？」

「好，有胆量妳就在柴桑狹谷等我，我會儘快趕到。」李根探長重重的掛了話筒。

邁斯投以關懷眼神：「老友，現在你想做什麼？」

「你想我現在還能做什麼選擇？」李根探長臉上帶着苦笑：「我要先囘蘇格蘭警塲一趟，調動所有警方包圍柴桑狹谷，活捉燕子飛！」

「燕子飛通知你去柴桑狹谷的眞正用意，難道你也不願玩味一下麼？」

「用不着玩味，而且也沒有必要。只要燕子飛不是跟我開玩笑，哪怕那裏埋伏了一百萬軍隊，我也要去和燕子飛拚個死活！」

「老友，我認爲你太衝動了。」

「本來就是一件令人衝動的事情，如果大笨鐘被盜的責任落在你的身上，你能够平靜下來麼？」

邁斯還想勸阻，但是李根探長已經不再給他機會，甚至也不理會醫生的關照，匆匆忙忙的換了衣服後，立刻衝出病房。

他認爲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如果現在不儘速趕去柴桑狹谷，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去和燕子飛接觸？

這位大探長已經動了眞怒，爲了責任以及挽囘他的聲譽，他已作了孤注一擲的打算。

× × ×

淡黃色的濃霧散發着硫磺氣味，籠罩着整個柴桑狹谷，連這本來就已荒凉的山區，更抹上了一層肅殺氣氛。

柴桑狹谷的形勢非常險峻，一條羊腸小道劃開了兩扇抖峭的山壁，而這條羊腸小道却又是進入狹谷的唯一途徑。

現在的時刻是凌晨三點半，濃霧籠罩下，狹谷隘口閃出了三條人影：燕子飛穿了一套深紫色的運動裝，緊緊裹住了她健美的胴體；頭上紮着同色的包巾，英姿勃勃，氣宇非凡。洛克和大狗熊緊緊跟在她

的身後，這兩位仁兄滿手泥土，滿臉灰塵，並從步履不穩上可以看出，他們的體力感到非常勞累。

燕子飛閃動她的精光熠熠的眼神向原野張望一陣，濃霧籠罩下能見度很低，很快她又轉過身來：「這兩天你們二位忙壞了，我十分感激。」

「請問還有沒有別的差遣？」

「我的整個計劃現已接近尾聲，沒有什麼再值得麻煩兩位的了。至於我所答應過的五萬英鎊酬勞，明天中午以前我會送給彭德。」

「燕子飛小姐，」大狗熊綳着面孔：「幹我們這行的向來不准賒欠，這點妳應該很明白。」

「你的意思是想立刻要錢？」

「當然。」

燕子飛笑了笑：「這兩天我所進行的事情你們非常清楚，所得到的只是一座大笨鐘，在它還沒有脫手之前，我用什麼來付你們的酬勞。」

「我們可以等待妳脫手。」

「你認爲世界上眞有那麼傻的古董商，會以鉅欵來買我的大笨鐘？」

大狗熊神情一楞：「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燕子飛小姐，」洛克也將面孔綳得像塊棺材板：「大笨鐘脫手後付我們酬勞，這句話是妳親口說的；現在又說大笨鐘根本不可能脫手。像這樣的態度，實在不能不令人懷疑。」

「至於大笨鐘能不能脫手，那是我的事情。五萬英鎊酬勞，一定要明天才能付清。」燕子飛的口氣也在變硬：「如果你們不相信，一定要寸步不離的跟到明天也可以，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們一聲——」

「提醒什麼？」

「剛才我和李根探長在電話中的連絡，你們是知道的，如果不是因霧重影响，大批警察已經趕到這裏展開包圍了，到時恐怕你們難以脫身。」

「妳不怕，我們怕什麼？」

「你認爲你能和我相比嗎？」燕子飛露着淡淡的笑容：「縱然李根探長今夜出動全國警察力量，我也能在他的重重包圍下離去，你們呢？」

大狗熊和洛克面面相覷，沒有吭聲。

燕子飛翻腕看了一下手錶：「由於今夜濃霧影响，前來圍捕的警車只能將時速限制在二十哩以內。照這個速度推算，最多還有十分鐘他們就要到達了。話我已經說完，至於你們是不是決定在這裏陪我對付李根探長，那就任憑你們選擇了。」

話剛落音，蜂鳴器聲音劃破了荒夜的沉寂，漸漸的由遠而近。

大狗熊和洛克倏然而驚，他們都能從蜂鳴器的聲音上辨識出，警車是從四面八方圍向柴桑狹谷，數量也一定多得驚人。

「朋友，」燕子飛沉着的就像根本沒有這回事：「現在離開還來得及，如果猶豫不定，恐怕你們就會在蘇格蘭警塲過夜了。」

蜂鳴器的厲嘯像鬼哭神號，探照燈的光柱也透過了層層濃霧，集中射向柴桑狹谷。

大狗熊和洛克開始神色不安，最後投了燕子飛狠狠的一瞥，然後飛步朝荒野中奔去。

他們的身影很快在濃霧中消失，燕子飛等到霧幕中已能看到警車上的閃紅燈時，擰動纖腰就像一縷清烟，瞬息消失於狹谷隘口。

她的身法輕快而又美妙，眞的就像一隻燕子。但她所選擇的方面不是荒野，而是柴桑狹谷的深處。

探照燈在前引路，雖因穿透濃霧而變成琥珀色的光亮，但是距離一近，仍能將狹谷一帶照耀得纖毫畢現，唯一缺點是車輛無法駛進狹谷深處。

指揮車尚未在隘口前停穩，李根探長便從座位上一躍而下。但看了看那條進入山谷的羊腸小道，然後又跳上了指揮車，以無綫電話傳達命令。

這次趕來柴桑狹谷，不僅出動了不久前保衛大笨鐘的全班人馬，並且還調集了副探長保羅所指揮的接運鑽石那支隊伍，加起來警車共有一百輛，人員近千，並且配備了現代化的裝備，聲勢非常驚人。

這位氣憤莫名的大探長已經痛下決心：定要在柴桑狹谷內活捉燕子飛。

在他的指揮下，一百輛警車分散開來，立刻將整個柴桑狹谷圍得水洩不通。五百名荷槍負彈的警察，也在副探長保羅的率領下，立刻攀上了兩面山頭，佔住了居高臨下的有利地位，監視着谷內的一切動靜。

陣容之嚴，行動之速，已充份顯示出李根探長對調兵遣將方面的才華，憑着這點就有資格被蘇格蘭警塲依爲肱股。

探照燈設備現在也移上兩邊山頭，一道道的強烈光柱忽而交叉，忽而分散，不停的搖動着朝谷內搜索目標。

李根探長拿着一架精巧的無綫電話機，胸前還掛了一架紅外綫望遠鏡。可惜現在霧太大，紅外綫望遠鏡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效能。不過他將希望寄托在兩邊山上，希望那裏能够有所發現。

無綫電受話器內很快傳出了副探長保羅的聲音：「報告探長，我這裏一點也看不清楚谷內的情況。」

「什麼原因？」

「霧太重，阻隔了視綫，連探照燈也發揮不了應有的效力。」

「好，我知道了。」

今夜的天氣似乎也和李根探長作對，濃霧籠罩下，在展開行動方面遭遇了很大的不便。

指揮車上配有電氣揚聲器，李根探長立刻將它打開，提高嗓門向谷內喊話：

「燕子飛，妳應該知道，柴桑狹谷現已被我團團包圍了，縱然長了翅膀，妳也飛不出去。」

「……」

「爲什麼沒有回應？如果妳仍躲在谷內的話，妳就應該出聲。」

「探長，燕子飛從來不平空約人，我在這裏已經恭候多時了。」

燕子飛的聲音也是由電氣揚聲器傳出，山谷內迴音太重，歷久不衰。

「好，」李根探長很興奮：「不管怎麼說，首先我應該佩服妳的勇氣。」

「探長，你也不用跟我來這套王二麻

子了，大笨鐘在狹谷裏面，只要你們敢進來，不僅大笨鐘可以完璧歸趙，甚至還可以將我逮捕歸案。來罷，我在等你！」

李根探長又朝谷內喊了一陣，但是燕子飛已經不再回應。

今晚是和燕子飛攤牌的時候，既然證實了她仍留在谷內，李根探長就要採取緊急措施。他以無綫電一連傳下了幾條緊急命令：車輛無法進入谷內，只好儘量利用人力。他命保羅副探長在山頂上指揮部屬漸漸的將包圍圈縮小，逼使燕子飛無法遁形。

這並不是什麽出奇的步驟，但是應該非常有效。

命令傳達完畢後，李根探長從指揮車跳落地面，親自挑選了數名年青力壯的武裝警察，並命他們尾隨身後，然後便順着那條羊腸小道朝狹谷隘口走去。

李根探長的神態異常嚴肅，進行的速度和緊縮包圍圈互相配合。

他心裏的憤怒是難以形容的，燕子飛損壞了他的威信，撕破了他的尊嚴。現在他腦海中的想法很單純，只有抓住燕子飛將她繩之於法，才能稍洩他心頭之恨。

這也是一個極端，如果今晚捉拿不住燕子飛，則李根的探長頭銜，恐怕就要在天明來臨時結束。

霧夜中能見度極低，是以緊縮包圍的速度也很緩慢，但是李根探長很能沉得住氣，只要切實辦到不讓燕子飛漏網，時間早晚他倒並不計較。

「燕子飛今晚一定逃離不了柴桑狹谷，哪怕她眞的長了翅膀。」

這是李根探長鐵定不移的信心，如果有人持反對看法的話，他敢以項上人頭來作賭注。

李根探長現在已經走完了那條狹窄的羊腸小道，進入隘口，就是山谷，面積很廣，濃霧籠罩下，更增加了許多搜索上的不便，但是這位大探長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

他要持之以恆，繼續朝他的目標向前邁進。

× × ×

蘇格蘭警場座落在倫敦近郊，範圍很廣，今晚在濃霧籠罩下，除了令人感到它的莊嚴以外，還隱隱呈現着一派神秘的氣氛。

由於今晚李根探長全力對付燕子飛，人員儘量外調，故而警場內除了必要的當值人員，實際上等於已成眞空狀態。

這並不表示李根探長粗心大意，蘇格蘭警場名震全球，任何人也不會想到，居然還有胆大包天者敢動這座權威性警事機構的腦筋。

燕子飛就有這個胆量，她一向認爲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最爲安全，只要你具有應付環境的本領，這位姑娘憑着機智刁鑽，混出李根探長的重重包圍，現已駕車趕到警場附近。

李根探長當然沒有發覺，而且也根本不會相信，他正竭盡全力，加入柴桑狹谷內搜捕燕子飛哩。

車子現已停在距離警場一百公尺的路旁，燕子飛不慌不忙的熄了車前燈，跨步鑽出車廂，並隨手將車門輕輕關上。

破曉前，霧更重，最好的視程也會被限制在五十公尺範圍以內，是以燕子飛選擇這裏停車，根本不考慮會被警場的守衛人員發現。

她站在原地略爲辨識了一下方向，然後在濃霧中連竄帶躍，瞬息到達了警場圍牆的左側。

路燈在濃霧籠罩中像檸檬，遠近一帶正呈現着極度的寧靜。

燕子飛藝高人胆大，她只略爲查看了一下圍牆的高度，纖腰疾擰，像只飛燕般的一越而過。

這是一式漂亮的「燕子飛雲縱」，落地時輕如飄絮，由此顯示她的輕功身法已臻爐火純青境地。

爲了小心起見，她將身子隱在一排矮冬青後面，輪動着精光熠熠的眼神四下一掃……

武術根基深厚使得她的視力異於常人，但在濃霧籠罩下，仍難看出七十公尺以外的景物。她只好以敏銳的聽覺來彌補視力的不足，斷定沒有任何危險後，便又疾擰身形，竄向警場的後面。

可能事先燕子飛下過一番功夫，她在警場重地內就像一頭識途老馬，很快到達了地下室入口的附近。

地下室入口遮掩在一條廊簷下面，由兩名武裝警察在那裏担任守衛，可能漫漫長夜難以打發，他倆竟面對面坐在地上，正在低聲聊天。

燕子飛忙將身軀閃在一根石柱後面，探出半片臉，一面監視他們的動靜，一面偷聽他們的談話。

「夥計，這一次，我們探長的人丟大了！」

「怎麽？」

「數十噸重的大笨鐘，在幾萬隻眼睛瞪視下，竟被燕子飛用變魔術的手法盜走，而且還是經過事先通知，你想他的心裏會好受嗎？」

「這的確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不過現在想起來，我們探長實在應該遭受這次挫辱。」

「這話怎講？」

「起初他將燕子飛估計得太低了，如果前兩天他能和今晚採取行動時一樣的愼重，在議會大厦一帶加派警察巡邏，燕子飛又怎能將大笨鐘的機件陸續運走呢？」

「這的確是我們探長的失策。」

「不過話也要說回來，換了你我做探長，也會對燕子飛聲言要盜大笨鐘，認爲是痴人說夢。」

「不見得，如果我是探長的話，碰到這種事情，我一定會做一番安排。」

「所以你永遠做不了探長：如果歹徒利用你這個缺點，故意用電話通知你今天要搶軍火庫，明天要偷女皇的皇冠，後天還要盜走停在港口的航空母艦，而你却樣樣去做好安排，豈不是累也要將你累死了。」

「嗯，你說得不錯，縱然不被累死，我的精神也會因之崩潰，看來做蘇格蘭警場的大探長並不是一件很舒服的差事。」

「現在我最關心一個問題：探長今晚浩浩蕩蕩的趕去柴桑狹谷捉拿燕子飛，怎麽到現在還沒有半點消息回來？」

「霧太大，緝捕工作難免受到影响，何況對象又是一位神奇性的人物，怎會那麽容易就被我們的探長捉住嘛！如果燕子飛眞的那樣容易對付，我們探長就不會落到眼前這樣窘境了。」

正值此時，從遠處傳來了大笨鐘的聲音。

鐺！鐺！鐺！鐺！鐺！

那動聽的鐘聲報出現在已是凌晨五點，兩名看守地下室入口的警察不知是驚是喜，竟從地上跳起來，跑到走廊外的庭院伸長了頸子向空張望。

大笨鐘的响聲的確是從空中傳來，但是絕對不可能在半空中看到大笨鐘。

「夥計，」左邊那名警察興奮的說：「傳來鐘聲方向正是柴桑狹谷，這是一個好兆頭，可能我們的探長已將燕子飛擒住了。」

「別胡扯，柴桑狹谷距離倫敦四十哩，而大笨鐘聲响半徑是四哩半，如果鐘聲眞的發自柴桑狹谷，這裏怎能聽到呢。

「大笨鐘上裝有播音設備，响聲可以傳達全球，你忘記了？」

「縱然如此，也不能表示我們探長已經逮捕了燕子飛。閣下和我一樣：滿腦子的豆腐渣，根本沒有資格對這方面作一準確判斷。

大笨鐘的餘音，又在空氣中消失了，兩人重又回到原地，可惜他們並不知道，燕子飛已經利用他在庭院談話這段時間，混進了地下室深處。

這座地下室建造得異常堅固，用於貯藏重要檔案和貴重物品，今晚剛從非洲運來的那顆巨鑽，就彼放在一座最新式的保險櫃中。

可能李根探長過份信賴蘇格蘭警場的威名，或者是將黑道人物的能力估計過低，地下室內放置了這樣一顆被視爲國寶的鑽石，除了只派兩名警察守在地下室入口處之外，竟不另派警衛人員担任地下室的防護。

燕子飛剛剛逼近那座保險櫃，便發覺情形有點不妙，保險櫃內那扇又厚又重的鐵門竟虛掩着，要說經管人員忘記關牢，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顯然有第三者搶先在這裏動了手脚。

這種現象使燕子飛感到異常震驚，急忙將保險櫃打開。

那隻盛裝巨鑽的大理石方盒豁然呈現眼前，可是裏面空空如也，盒上的火漆封口也遭損壞，方盒旁邊却放了一封信，上寫：燕子飛小姐玉展，寫的是法文，字體非常瀟洒。

燕子飛像被抽了一鞭子，伸手將信取過，抽出信箋來展開細看。

「燕子飛小姐：謝謝妳，如果不是妳緊接着『聲東擊西』之後，又玩了一手漂亮的『調虎離山』，我便不會這樣容易的達到願望，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以後如再不期而遇，本人定會一申微忱，耑此佈意，並頌玉安！」

下面沒有落欵，但從信上的詞意看來，似乎燕子飛的一舉一動，甚至內心深處的想法，早已被他摸得一清二楚。

燕子飛的臉色很不好看，用力的將那封信搓成團團兒塞進長褲的左邊口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燕子飛做夢也沒想到功敗垂成，最後關頭竟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

她將牙齒輕輕咬着自己的嘴唇，晶瑩的眸子在眶內不停的轉動。

「難道是他……」她的眼神在發亮，當她再次確定了自己的想法之後，立刻離開地下室，閃躲掉守在外面的兩名守衛，然後施展絕世輕功飛越」警場的圍牆。

同時燕子飛也籌思好了對策，從倫敦到巴黎最早的一班飛機是清晨六點二十分，現在儘速趕去倫敦國際機場，也許還能挽回慘敗的局面。

事實擺在眼前，燕子飛這一次不能不承認栽了一個奇大的觔斗：她儘全力捉弄李根探長，造成下手機會成熟後，竟被旁人白白撿了便宜。

遇到了這種事情，不僅是一向好勝的燕子飛，換了任何人，也嚥不下這口怨氣的。

燕子飛自出道以來，還未遭遇過這樣大的挫折，她已下了狠心：如果挽救不了已經慘敗的局面，今後她情願金盆洗手，謝絕江湖。

車子還靜靜的停在原處，燕子飛跨進駕駛位，立刻踏動油門。

東方天際已泛魚肚白顏色，濃霧隨之轉變淡薄，燕子飛仗着高超的駕車技術，準備超速駛向機場，不料車子剛剛掉過頭來，後照鏡中現出了面帶煞氣的彭德。

燕子飛趕赴機場心切，上車時竟未發現彭德已經躲在車廂後座，彭德手中握了一支零．四五口徑的手槍，冰冷的槍管現正抵住了燕子飛的背心。

「這眞是料想不到的事情，」燕子飛很鎮靜，仍舊繼續開車：「爲了五萬英鎊酬勞，你竟擺出了準備殺人的姿態。」

「妳猜錯了，」彭德聲音冷得像冰：「我的目標不只是那五萬英鎊酬勞。」

「那你要什麽？」

「從非洲運來的一顆巨鑽，想必現正裝在妳的口袋裏面。」

燕子飛笑了笑：「這樣看來，閣下早已有此居心。」

「這一次妳說對了。」

「彭德，」燕子飛面色一寒：「不要認爲用鎗抵住我，你就算佔了上風，如果我想殺你的話，仍舊易如反掌。」

「妳不妨試試。」彭德將槍握得更加緊。

「但是我對殺人沒有興趣，何況我也根本沒有必要殺人！」

「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因爲那顆巨鑽根本不在我的身上，我承認剛才冒險進入蘇格蘭警場，的確是是爲了那顆巨鑽，但却被人捷足先登，害得我空忙一場。」

彭德閃動兇睛，掃了後照鏡中的燕子飛一眼：「我不信。」

「的確很難令人相信，俠盜燕子飛到了手的東西，竟被別人趁虛而入，搶先盜走，這種事連我自己也會感到懷疑。」

車子轉入通往機場的公路，斜刺裏突然竄出兩輛黑色轎車，緊緊跟在了燕子飛的車後。

燕子飛在後照鏡中看得清楚：兩輛轎

車內擠滿了紅眉毛綠眼睛的角色，大狗熊和洛克也在其中。

「彭德，」燕子飛仍舊鎮靜如常的說：「看來你絕對不是跟我開玩笑，後面的車子裏，至少坐了四名橫行歐洲的一流殺手。」

「知道就好。」

「那我倒要感謝亞森羅蘋二世了，如果不是他搶先盜走了那顆巨鑽，現在我敢不雙手奉上嘛。」

「燕子飛，」彭德瞪着兩只兇睛：「妳少在我面前要花腔，縱然妳搬出個亞森羅蘋三世來，我也不會相信。」

「可以讓我取出一件東西來讓你證實麽？」

「放在什麽地方？」

「左邊褲子口袋。」

彭德朝她左腿邊瞄了一眼：「可以，如果妳敢輕舉妄動，至少將有三顆子彈穿進妳的後心。」

「除了你，後面還有那麽多兇狠的殺手，你想我會那樣傻麽？」燕子飛帶着笑容將左手伸入口袋，掏出了那封已被搓成團團兒的信件，立即扔向後座。

彭德一把抓住，展開細看。

「現在你應該相信了罷？」燕子飛說道：「如果還存疑心，閣下可以和你的夥伴一同陪我趕去機場，找亞森羅蘋二世算帳。」

「妳斷定他會去機場？」

「應該沒有問題，而且我還斷定他必然搭乘頭次班機返回巴黎。」

「好，我答應妳。」

「但是到達機場後，還要麻煩你帮我一次小忙。」

「說說看？」

「打個電話給李根探長，請他趕來機場逮捕燕子飛，就說除了大笨鐘事件，我還盜走了即將裝在女皇權杖上的那顆巨鑽。」

彭德楞了一下。「我懷疑妳在開妳自己的玩笑。」

「在沒有盜走大笨鐘之前，我也是這樣直接了當告訴過李根探長的，這是我的作風。」

「好，也許妳自有對付他的把握。但是恐怕無法連絡得上，他在柴桑狹谷不知要瞎忙到什麽時候？」

「你可以將電話打到蘇格蘭警場，值日警官得到這個消息，立刻會用無綫電話跟他連絡。」

彭德的眼神動了動：「妳爲什麽不親自打這個電話，而必須由我代勞？」

「到達機場後，我將集中精神對付亞森羅蘋二世，對住這樣的頂尖人物不能發生任何疏漏，也許他會趁我打電話時溜之大吉。」

「好，看在那顆巨鑽的份上，我一切都答應妳。但是我要將醜話說在前頭：如果這是一個圈套，或者鑽石根本不在亞森羅蘋二世身上，甚至根本沒有其人，燕子飛——」彭德眼神中帶着殺氣：「我會讓妳血濺機場，屍體不全！」

「隨你怎麽想，眼前我不願意做任何解釋，最好的辦法是讓事實來作證明。」

晨曦微露，霧氣迷濛中，機場大厦現已遙遙在望。

燕子飛將車速增高，一場龍爭虎鬥在等待着她。她正處於三面受敵的惡劣境地：李根探長、亞森羅蘋二世、彭德。她要竭盡智慧和這三位作風完全不同的人物週旋，但看鹿死誰手？

× × ×

倫敦國際機場標準時鐘指着六點，早晨搭乘飛機來往世界各地的旅客一向很多，是以機場大厦內萬頭鑽動，俱在忙碌的趕辦離境手續。

燕子飛是於六點零三分趕到國際機場，將車停妥後，便直接進入機場大厦。

現在距離飛往巴黎的頭次班機起飛時間還有十七分鐘，燕子飛定要在這段時間內，找到即將遠走高飛的亞森羅蘋二世。

燕子飛很清楚自己的處境：至少有彭德旗下的四名殺手，像陰魂不散般的緊緊跟住了她，唯恐她長了翅膀突然飛走。

這種方式也許彭德感到十分得意，但在燕子飛眼中却不值一笑。她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慢說彭德只派了四名殺手，就是搬來四名活閻王，燕子飛也不會畏懼。她只担心她的判斷錯誤：亞森羅蘋二世並未準備搭乘今晨的頭次班機離開倫敦。

燕子飛化費了五分鐘時間找遍了機場大厦每一角落，但是沒有見到亞森羅蘋二世的影子。

亞森羅蘋二世善於化裝乃是意料中事，但是燕子飛深具自信：哪怕他化裝成一個老太婆，也不可能逃過她一雙銳利的眼睛。

燕子飛立刻搭乘電梯上了機場大厦的頂層，這層大樓由碧雲天餐廳全部佔用，旅客們常常利用候機時間，坐在這裏一面進些飲食，一面遠眺原野風光。

碧雲天餐廳內部的佈置富麗堂皇，偌大一間餐廳裏面現已高朋滿座，幾乎座無虛席。

燕子飛站在門口，只用她那雙精亮的眸子環掃大廳一週，便又斷定亞森羅蘋二世不在這裏。

她的心裏難免有點着慌，略一思忖，便順着樓梯奔上了頂層上面的陽台。

說起來有點鬼使神差，燕子飛並未對陽台上面抱着太大希望，只是想起在陽台上面居高臨下，查看一下全盤的形勢而已，但却偏偏碰到了她要找的人。

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看來燕子飛的運氣還算不錯。

亞森羅蘋二世站在陽台欄杆旁邊，恰巧背對着燕子飛，目光投向遠處，似在欣賞野外的風景。

一向很少有人會到陽台上面散心，現在也不例外，偌大一座陽台顯得非常冷冷清清。

燕子飛現在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她踏着穩重的步子，一步一步的朝他接近。

寂靜中，燕子飛的足步聲音顯得十分清晰。亞森羅蘋二世應該早已發覺了，但他却像一點也沒有受到驚動，仍舊靜靜的站立原地。

燕子飛走到距離他三、四公尺處站定。這位中國女郎在年齡方面小了亞森羅蘋二世一大半，但在氣度方面，絕不輸他毫分。

「早，」亞森羅蘋二世的聲音和他神態同樣平靜：「我曉得妳會來的。」

「我却沒有想到你會在這裏等我，這令我非常驚奇。」

亞森羅蘋二世轉過身來，面含笑容：「妳應該想到，如果我眞的想將那顆巨鑽據爲己有，你想我還會在鑽石失竊處留書示意嗎？」

「那不一定，很多頂尖高手都有這種作風。」

「但是對象不同：一件案子得手後故意對警探們留書示意，不外乎是一種自傲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對警探們的一種輕視與譏諷。我相信任何頂尖高手，也不會將自己的秘密輕洩於道上的一流對頭，尤其像妳這樣的神奇性人物。」

「然而你却明白的洩露了那顆巨鑽被你拿走，我不明白這是什麽意思？」

亞森羅蘋二世笑了笑：「以妳的聰明，應該能够想到我的用意。」

燕子飛略爲動了動晶亮的眼神：「莫非閣下……」

「可能被妳猜中了，」亞森羅蘋二世說：「我從蘇格蘭警場地下室的保險櫃中將那顆巨鑽盜出，乃是暗助芳駕一臂之力，藉此套一套交情。」

「你應該繼續說下去。」

「當然，」亞森羅蘋二世變動了一下站立的姿勢：「我不能不承認這樣做是懷有目地的：我在巴黎有一樁未了的心願，需要妳助我完成。」

「在歷練方面我要差你一大截，你不怕令你失望麽？」

「但妳有許多長處，也是我所沒有辦法比擬的。那件事情正需要發揮妳的長處才能完成。」

「可不可以先透露一點事情的性質和內幕？」

「我跟妳的作風有很多相同之處：對於殺人，不感興趣，也不會愚蠢的冒着被殺危險，去進行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如果妳能够信任我這一點，眼前就請不要追問了。」

燕子飛說：「什麽時間？我們在什麽地方碰頭？」

「下月一號，距離現在還有十天，能够抽得出空來麽？」

「日期沒有問題。」

「黃昏時分，我會在香榭里舍大道上的紅磨坊酒店等妳，不見不散。」

「好，就這樣一言爲定。」

亞森羅蘋二世爲了表示誠意，立將一個紫紅色的絲絨袋子從腰邊取出，謹慎的遞在燕子飛手上。

未經人工琢磨的鑽石，粗看就像一塊玻璃。要識貨者才能辨到眞僞，以及成色的好壞。

燕子飛當然識貨，她只將絲絨口袋拉開來略爲看了看，便斷定就是即將裝在女皇權杖頭上的那顆巨鑽。

四野突然間响起蜂鳴器的厲嘯，從陽台上朝遠外望，數不清的警車就像甲壳虫，正從四面八方朝機場大厦圍來。

燕子飛心裏明白：李根探長在柴桑狹谷只能找到大笨鐘，經過彭德的電話報案，現又浩浩蕩蕩的趕來機場捉拿自己。

「燕子飛小姐，」亞森羅蘋二世依舊鎮靜如常：「妳的麻煩又來了，需要我掩護嗎？」

「謝謝，」燕子飛露着微笑，說：「自信我還對付得了李根。班機起飛的時間快到了，下月一號我會在約定地點和你碰頭。」

「好罷，但願妳有驚無險，再見。」

亞森羅蘋二世剛剛下了陽台，大批警車已將機場大厦圍得水洩不通。

在李根探長的指揮下，半數以上的警察從警車內鑽出，一窩蜂衝進機場大厦。巨鑽失竊的壓力絕不亞於大笨鐘被盜，是以李根探長面色灰敗，禿頂上的汗珠正在冒個不停。

他還沒有發現燕子飛站在陽台上面，否則他會不顧一切，衝上來和燕子飛展開一場決鬥。

燕子飛對下面的龐大陣容似乎根本不予重視，反將目光凝向陽台的樓梯口。她並沒有直接看到，但她已經料到：那裏至少會有四支冰冷的手槍，在暗地裏瞄準了她的胸膛。

「朋友，害你們久等了，現在請你們亮相罷。」燕子飛一點也不緊張。

果然，四條身影疾閃而出，彭德最後現身。每人手裏都握着短槍，呈扇面型對着她圍了過來。

彭德的表情異常冷峻，朝前走動時雖然尚够沉着，但是仍不能完全掩飾內心的緊張。旗下的四名殺手也不例外，手指早已搭在扳機上，子彈隨時都會出膛。

燕子飛明明空着雙手很平靜的站在原地，但在彭德眼中，仍舊將她看成一顆隨時都會爆發的炸彈。

終於，彭德和他的四名殺手，在距離燕子飛不遠處穩穩的站定。

「用不着這樣緊張，」燕子飛露着笑容：「警探們一層樓一層樓的搜尋，最少還要二十分鐘以後，才能找到這裏。」

那隻紫紅色的絲絨口袋還提在燕子飛手裏，彭德的左手朝前一伸：「拿來！」

「你的意思是想全吞？」

彭德說：「我已經向妳透露過了，何必再問？」

燕子飛說：「閣下未免太心狠手辣了，爲此我化費了很大心血，現在能不能離開此地還是問題，最低限度你應該分給我一點好處。」

「這是整顆的鑽石，無法分割。而且我也不相信今天妳能安然無恙的離開機場。既然成爲李根的階下囚在所難免，何必還要携帶鑽石？」

「你呢？懷帶這樣重要的贓物，難道你就可以安全的離開機場麽？」

「當然，李根探長的目標是妳，不會無緣無故的搜捕彭德。」

「你竟這樣自信？」燕子飛用手指挑着絨袋上面的繩子，在半空中一圈一圈的繞個不停。而且還面帶笑容，模樣兒非常悠閒。

「少囉嗦，」彭德將槍口揚了揚：「拖延時間對妳我都沒有益處。」

「彭德，不能留下她！」左邊第二名殺手的裝束是個標準嬉痞：「不管她是不是甘心交出鑽石，讓她活着總是一項禍害

，請允許我開槍。」

彭德看了他一眼，未作決定。

「這位朋友，請教貴姓？」燕子飛笑容依舊不減，靜靜的望着那名殺手。

「妳聽說過西西里島的墨亞尼嗎？」他的話聲和他的表情同樣冷。

「好像略有耳聞，墨亞尼是一個槍法如神的職業殺手。」

「不錯，我就是他。」

燕子飛笑得更甜：「在眼前距離下，我的確沒有辦法逃避你的射擊。但是你敢嗎？——」

「為什麼不敢？」

「圍在機場四週和衝進機場大厦的警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正愁找不到我哩，如果這裏傳出槍聲，難道你認為他們都是聾子，不會趕來查看？」

墨亞尼說：「李根探長恨妳入骨，讓他抓到一個死的燕子飛，也許他更感到乾脆俐落。」

「但是你們呢？在警方嚴密包圍下，如果這裏眞的發生了殺人兇案，你們能夠有把握離開現場？」

墨亞尼看了彭德一眼，不吭聲。

燕子飛說：「燕子飛被槍殺八次，也許都消不了李根探長的心頭之恨。但閣下究竟不是行刑的劊子手，屆時李根探長職責攸關，能夠裝聾作啞的看着你們揚長而去嗎？」

「燕子飛，」彭德臉上浮着詭笑：「本來我倒想殺了妳以絕後患，現在倒被妳提醒了。」

「提醒你？」

「不錯，現在我不會那樣傻了，今天妳不可能逃過警方緝捕的，我又何必自找麻煩。」彭德臉上突又浮現殺氣：「但是話要說回來，假如妳執意不肯交出手中的東西，那我就不再考慮後果！」

「燕子飛，妳聽清楚了，」墨亞尼在旁帮腔：「放在妳眼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交出鑽石，一是被我們亂槍格殺。兩條路任妳選擇！」

「如果閣下面臨了我現在的處境，你會作怎樣選擇呢？」燕子飛神色自若，彷彿這是一場玩笑。

這絕對不是一個玩笑場合，而是生死俄頃的危險局面。

「我會毫不考慮的交出鑽石。鑽石的價値再高總算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憑妳燕子飛的身手，以後這樣的機會多得是。」

「如果我是一個極端個性的人，而且又陷落在必然被捕的局面，準備和你們來一個同歸於盡呢？」

「我想妳不會那樣愚蠢，」彭德說：「縱然今天妳在李根探長的嚴密包圍下落網，論罪最多不過是一年徒刑，何必因此以死相拚。」

燕子飛說：「這樣說，你是看中我的弱點了？」

「也可以說是替妳設想，妳要放聰明點。」

燕子飛的手指突然一鬆，那是紫紅色的絲絨口袋，立刻就飛到了彭德的手上。

她以表現作了最後的答覆，但是她的臉上仍舊掛着笑容，似乎一點也不心疼。

彭德以最短暫時間辨識了袋內鑽石的眞僞，並狠狠的注視了一下燕子飛臉上的表情，然後便和他的四名黨羽揚長而去。

燕子飛望着他們背影消失處仍在笑。

她在形勢逼迫下交出鑽石，固然是彭德的一項勝利。但彭德已在無形中被她利用直到現在仍未發覺。

其實他早就應該發覺：在未到機場之前，燕子飛請他以電話通知蘇格蘭警場前來圍捕，乃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而彭德未加以深入的推敲。

這是一手十分巧妙而又極不明顯的「金蟬脫殼」：燕子飛在未到機場前，便已料定了一切演變。她的武功再高，也沒有十足把握對付四名橫行歐洲的一流殺手，故而利用大批警探前來包圍機場，希望對這批亡命之徒發生嚇阻作用。

燕子飛這一招眞的用對了，如果彭德和他旗下的殺手不顧慮無法脫身，燕子飛縱然自動交出鑽石，他們也會亂槍齊發，永除後患。

四名一流殺手同時開鎗，慢說是燕子飛，縱然大羅神仙也難倖免。

現在燕子飛運用機智已經渡過了這危險的一關，雖然因此她也賠掉了那顆巨鑽，但她早已成竹在胸，勢必要使那顆巨鑽失而復得。

燕子飛這手「金蟬脫殼」運用得非常成功，但是如果不能使那顆巨鑽重同掌握，則任何成功也抵償不了那項失敗。

李菲探長對着電氣揚聲器，仍在樓下大呼小叫，對部下作最嚴厲的督促，希望他們儘速完成任務。

燕子飛既然敢讓彭德通知李根前來圍捕，當然事先已經想好了脫身之計。這位機智刁鑽的中國女郎會用八十幾種的「金蟬脫殼」。現在她正衡量情況，選擇一種最可靠的方式來對付李根。

× × ×

機場大厦樓高十二層，面積又大，再加上川流不息的旅客，是以要在這裏找尋一個燕子飛，的確不是想像中那樣容易。

李根探長對這幢高樓採取的是逐層搜查，大批探員正在十樓執行任務。

這樣久還未發現燕子飛的下落，李根探長已經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禿頂上的汗珠直往下流。

「探長，」副探長保羅一直在他身邊：「我們出動了這樣多的人力，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燕子飛的下落，其中原因你看出來了沒有？」

「也許消息不正確，燕子飛根本就不在這裏。」

「除此之外呢？」

「那就是我們的封鎖執行得不够澈底，好像處處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對了，我們如果能將眼前機場的動態，而控制成完全的靜態，也許燕子飛早就落網了。」

「那要怎樣才能辦到呢？」

「禁止所有班機的起飛和降落，並限制所有人的活動，包括在機場的辦公人員，和各形各色的旅客，好讓我們放手的執行任務。」

「這樣不行，一定不行，」李根探長將頭搖得像貨郎鼓：「機場是一個國家的

門戶，為了緝捕一名女盜，如果像那樣驚天動地的話，豈不被各國人士笑掉大牙。這個方式一定不能採取。」

其實，李根探長現在的部署已經過火了，許多國際人士都在好奇的引頸張望。

最後李根探長決定親自出馬，率領了八名武裝警察，幌動着他的羅圈腿衝進機場大厦。

只聽「哎呀」一聲慘呼，可能李根探長太過慌張，剛剛踏進了機場大厦的自動門，便將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婆子撞倒在地上。

這個鏡頭引起了一片驚呼，那位老太太的年紀實在太大了，背部佝僂如弓，臉上皺紋疊纍，體弱得一陣風都會將她吹成人仰馬翻。

李根探長正當壯年，矮胖茁壯，一撞之力要比風吹大得多。老太太竟被撞得倒在地上連聲哀嚎，鼻樑上的一副老花眼鏡摔出老遠，早已跌成粉碎。

無數道帶着責備的目光一律投在李根探長的臉上，看得他臉紅頸子粗，混身好像被針刺般的難受。

他急忙親手將老太太扶起：「老太太，眞對不起，不知摔傷了哪裏沒有？」

老太太齜牙咧嘴好半天，一直用手揉着她的後腰，帶着苦笑說：「還好，總算我的混身骨頭沒有摔斷，這一點我應該感謝閣下。」

李根探長的那張肥臉現更漲成豬肝色，連聲道歉，含羞而退。

他不能因此就誤他的正事，遂在大厦內到處走動，眨動他那桂圓般的小眼珠，一一溜過所有旅客的面孔。

想從這麼多張陌生面孔中看出誰是燕子飛，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何況李根探長又深深知道，燕子飛又是一位化裝技巧高人一籌的角色。

但是除此之外沒有更好辦法，李根探長很相信他的觀察能力，只要他眞的碰到燕子飛，哪怕她扮成男性，他也自信定能一眼看穿。

這位大探長忙碌的到處走動，到處查看，甚至大厦內的洗手間也不放過。

現在他又從驗票口繞到海關檢查處，這位大探長不知犯了什麼毛病，像遭到雷殛的突然將身子定住，臉上肥肉也在不停的抽筋。

「我上當了，一定是她，一定是她！」李根探長僵立原地喃喃自語，像個神經漢。

他突然猛然轉過身來，動作之靈活，就像腰杆上裝了電動發條。

他的兩隻小眼珠閃動着熠熠精光，像探照燈似的掃視了機場大厦內的每一個角落。

他想再次發現那老態龍鍾的影子，滿頭的白髮，臉上的皺紋，佝僂的腰背……

可是他失望了，曾被他撞得人仰馬翻的老太太，已經再也不會出現。

擴音器中傳出了服務小姐的聲音：「李根探長請到第三號服務台來一趟，這裏有你的電話，請速來接聽，謝謝！」

李根探長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情？穿過了擁擠的人羣，搶步來到第三號服務台前，伸手接過了話筒，說：「我是李根。」

「探長好，為了我又使你大忙一場，眞的使我內心有點不安。不過我認為你現在可以鳴鑼收兵了。」

「燕子飛，我知道，剛才被我撞倒在地的老太婆，就是妳！」李根探長氣得混身發抖。

「可惜你沒有當場發覺，否則在那種局面下，眞的要使我大傷腦筋了。」

「現在妳在什麼地方？」

「我已經安全的離開了國際機場，但是仍在倫敦。」

李根探長一楞，這樣的回答和不作回答似乎沒有什麼兩樣。

「妳最好將那顆巨鑽自動送還蘇格蘭警場，」李根探長嗓門拉得很高說道：「我以探長身份保證，不再追究妳所犯的過失。」

「探長認為我會嗎？」燕子飛在笑：「如果像你那樣虎頭蛇尾，我也就不配被人稱為俠盜了。」

「妳最好三思而行。」

「探長，我連一思都不思，那顆巨鑽我是一定不會自動送回的，但我也並不想據為己有。」

「那妳準備怎樣處理？」

「我會將它作為有意義用途，至於詳細情形，慢慢你就會知道的。」

「妳敢！」

「唷！探長幹嘛拉那麼高的嗓門，當心將送話器震破了。」

「燕子飛，我警告妳，」李根探長的臉都氣白了：「我給妳三天期限，如果三天之內妳不將那顆巨鑽送回蘇格蘭警場的話，我會：：」

「你會發出全國通緝令，甚至再請國際刑警帮忙，對嗎？」

「妳很聰明。」

「探長，如果我在乎這些，何不躲在家中當一個大家閨秀，而非要在外拋頭露面不可呢？」

「這樣說，妳不答應？」

「我只答應給你三天機會，三天之內我絕不離開倫敦，讓你碰碰運氣。」

「好，我一定會逮捕妳的，到時叫妳悔之晚矣！」李根探長氣憤的掛了話筒。

這位大探長立刻跑到機場大厦外面的指揮車上，以無綫電話命令所有屬員撤離機場。

現在他將希望寄托在下一個部署上面，他要在三天之內，竭盡一切力量和燕子飛週旋到底。

× × ×

彭德在他的巢穴內大擺晚宴，以慶賀他從燕子飛手中奪得了那顆巨鑽。

這次事情的整個過程，要算大狗熊和洛克兩人的功勞最大。如果沒有他們在燕子飛那裏臥底，彭德便不會得到這一筆驚人的財富；其次是他旗下的四名殺手，如果沒有他們今天在機場大厦陽台上將場面震懾下來，燕子飛則未必乖乖的將那顆巨鑽獻出。

飛杯把盞，觥籌交錯，晚宴在歡樂氣氛中繼續進行，到了晚上十點，所有參加晚宴的人都巳有了七成酒意。

今晚的彭德一直滿面春風，財富的確

能左右一個人的心情，平常彭德臉上常帶三分煞氣，然而今晚却變得十分詳和。

晚宴進行到午夜十一點，彭德站起身來，將酒杯高高舉起：「夥計們，我們的生活環境是一個金錢世界，不論你是多麽偉大的英雄好漢，如果缺乏金錢的支持，那你就絕對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

衆人報以熱烈掌聲。

「我們當然也不例外，」彭德接着說：「但是今後便完全不同了，我們將不會再爲經濟煩惱，我要擴大我們的組織，充實我們的力量，以期在未來的歲月中，使我們的生涯更加多采多姿。」

掌聲更熱烈，幾乎掀去了屋頂。

「現在我們一同乾了杯中酒，今晚的歡聚也就到此結束。等我的擴展計劃完成後，當再和各位一同商討。祝各位今晚有一個甜蜜的美夢。」

場中又掀起一片歡呼，差點將彭德擧起來高呼萬歲。

黨徒們帶着醉意，陸陸續續的離開了，彭德却命大狗熊、洛克以及他旗下的四名殺手留下，一同進入大廳後面的密室談話。

彭德依舊紅光滿面，但却開始佈上一層隱憂，閃動眸子在六人臉上掃了一下：「現在我宣佈一件令人担憂的消息：燕子飛終於在機場大廈脫逃了！」

洛克等六人異常震驚，而使密室內的氣氛立趨沉悶。

「彭德，」大狗熊臉上露着懷疑：「這個消息是從哪裏得來的。」

「是從蘇格蘭警場暗中透露出來。關於燕子飛在機場大廈漏網經過，李根探長未向外界作任何公佈，所以晚報上沒有登載，因而你們沒有辦法曉得。」

「這樣說，李根探長的一番心血豈不完全白費了？」

「不僅如此，我們的借刀殺人之計，也隨着付諸東流。」

「飯桶，」大狗熊既氣憤，又惋惜說道：「百輛警車、上千的警探，竟抓不住一個赤手空拳的燕子飛，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但這却是鐵一樣的事實，」彭德憂慮的道：「今晨機場大厦方面的陣容，是我們親眼看到的，李根探長指揮若定，調度有方，這證明他並不似你想像中那樣飯桶。」

「但終究還是沒有抓住燕子飛。」

「那不一定表示李根探長無能，也可以說是燕子飛的本領太高。」

「這的確是一個很壞的消息，」洛克輕輕皺着眉頭：「她對我們以黑吃黑手法奪走那顆巨鑽是不會甘心的，遲早會來這裏尋釁。」

「不錯，我就是爲了這層隱憂，所以才讓你們留下來共商大計，毫無疑義的，我已將你們六位看成心腹。」

「問題發生在我們的心腸不夠狠，手段不夠辣，」墨亞尼的表情冷冰冰：「如果今晨在機場大厦的陽台上將燕子飛當場射殺，就不會再有現在的痳煩了。」

「不，」彭德說：「在那種情勢下不能開槍的決定並沒有錯誤，而是沒有料到燕子飛在那樣龐大的包圍下，居然能夠從容離去。」

「事情既已過去，不用再談。現在我們應該商量商量，究竟準備用什麽辦法來對付燕子飛。」

「我認爲要採取主動，」大狗熊說道：「不能等她找上門來，是要主動的去找她。」

「那是下下之策，」彭德説：「你認爲我們在人力物力方面，能夠勝得過蘇格蘭警場嗎？」

「當然無法相比。」

「那就用不着我再說下去，李根探長連番慘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你的意思呢？」

「只能採取被動，等她找上門來。這樣我們的力量不致分散，並可佔盡以逸待勞的便宜。」

「我很贊同這個辦法，」洛克說：「不過我們在防衛上面要特別謹愼。」

「當然，」彭德將目光移向墨亞尼：「這要特別借重你們四位，今晨在機場大厦陽台上我看得出：燕子飛對你們四位懷有很深的戒懼。」

「她很聰明，神仙也逃不過我們四人的聯手轟擊！」墨亞尼露出一絲傲笑。

「我的意思是從即刻起，由你們四位保護這裏的安全，這一次不必再作任何顧忌，只要燕子飛在你們眼中出現，你們便以快槍將她射殺。」

「放心，我想我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不過我還要特別提醒你們一聲：你們絕對不能以平常眼光來衡量燕子飛，那樣會失敗的。」

「爲什麽？」

「因爲燕子飛是一個不平常的人，除了機智刁鑽之外，還配合一身神奇的中國功夫，身法之快，甚至勝過一隻眞正的燕子。」

「我認爲她一定快不過子彈。」墨亞尼仍舊驕容畢露。

「那當然沒有人敢跟你抬槓，但若在她面前爭取不到開槍的機會，那就會一定慘敗在她的手裏。」彭德說：「並不是我故意長他人銳氣，而是讓你們對她的長處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墨亞尼皮笑肉不笑的點了點頭，似乎心中仍不服氣。

彭德移動目光，又在大狗熊和洛克臉上各掃一下：「你們埋伏在屋頂上面，担任澈夜瞭望。」

大狗熊楞了一下：「有必要嗎？」

「非這樣不可，」彭德加以強調：「埋伏屋頂上面可以站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位，提先發現警兆，好讓槍手有充份的準備。」

大狗熊看了洛克一眼，終於勉強的答應下來。

他和洛克都曾吃過燕子飛的大虧，心裏難免潛伏着一種說不出的畏懼。

「眼前我的安排就是這樣，」彭德站起身來：「論陣容要比蘇格蘭警場差得太多，但是由於情況不同，我的安排如此嚴密執行，應該十分有效。」

鐺！鐺！鐺！

遠處傳來的大笨鐘聲，又在報出午夜

十二點整。它脫險歸來後的聲音，仍舊那麽莊嚴，那麽宏亮。

×　×　×

里荷區縱然是一處龍蛇混雜的地方，但當凌晨三點過後，但仍舊呈現着一片寂靜。

「洛克，你認爲燕子飛一定會來這裏嗎？」

「我想彭德的判斷不會錯誤，但不一定是今晚，而且燕子飛也不一定只限夜間才能活動，誰敢保證她不會在大白天找上門來呢？」

「對，我們時時刻刻都要小心，說句你不見笑的話，現在聽燕子飛的名字，我都會心驚肉跳。」

「我一定不會笑你，因爲我也是同你一樣。」

大狗熊和洛克躲在屋頂上低聲交談。他們伏在暗處的屋瓦上面，倒還很不容易被人一眼發現。

墨亞尼和另外三名槍手分藏在房屋的四週，像幽靈般的忽隱忽現，他們每人身上都佩了兩把手槍，槍膛裏裝滿了子彈，如果燕子飛眞在他們的眼中出現，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將她當作活靶。

他們的確有這個把握，縱然是第二流的槍手，也能在五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抽槍擊中目標，一流槍手的速度，更要快上一倍。

今夜又在落霧，外面的路燈照耀不到這片地方，霧氣迷濛下，顯得冷冷清清。

時間在寂靜中朝前推進，凌晨四點過後，附近一帶仍舊沒有出現任何警兆，顯示出這是一個非常平靜的夜晚。

「洛克，恐怕今夜算是白熬了，最多還有一個鐘點，天色就會大亮。」

「但願如此，我有一個消極的想法：並不指望我們能夠殺死燕子飛，只希望燕子飛不要再來找我們的痳煩。」

「我看不太可能，既已造成了極端的形式，總要來一次徹底攤牌才能解決。」

大狗熊打着呵欠，眼淚都要流了出來。

霧夜凄迷，担任瞭望任務的人，眼睛最容易疲勞，而且霧氣中所散發的硫磺氣味，也會令人頭暈目眩。

洛克和大狗熊在破曉前感到睏倦異常，他們不敢眞的睡，由於眼皮好像墜了沉鉛，而不知不覺的打起盹來。

片刻假寐也能驅除疲勞，只要他們特別提高警覺。

房屋牆角一帶，好久也沒見到墨亞尼和另外三名槍手的影子了，可能他們也犯了洛克和大狗熊同樣毛病，躲在暗中假寐片刻。

就在這死樣沉寂的時候，半空中劃出了一條美麗的弧影，迅若隕星，掠過了洛克和大狗熊的頭頂上空，撲落在彭德的臥房門前。

纖影的速度不僅奇快無比，而且落地時也沒發出半點响動，輕得如同飄絮。

洛克和大狗熊突然從假寐中驚醒，不約而同的朝四下望了望，然後又將目光互相投注。

「這是什麽玩意？」大狗熊尙在發楞：「好像一隻大鳥從我頭上飛過去，一睜眼就看不見了。」

「活見鬼，要不就是你剛才做了一場惡夢。」

「難道你沒有發覺？」

「屬於你夢中的景象，我怎麽會知道呢？」

「那你是怎樣驚醒的？」

「問你，剛才你等於是在活抽筋。縱然在你身旁睡的人，嚇也被你嚇醒了。」

「眞奇怪？」大狗熊眨動着迷茫的眼神：「我明明感覺到頭頂上空出現怪異，你怎會沒有同樣感覺呢？」

「簡單得很：因爲我的神經系統堅強，不像你平空的疑神疑鬼。」

大狗熊再次輪眼四下查看，霧氣雖重，尙不致於辨識不出附近一帶的景象，但是結果一無所見，也沒聽到任何可疑的响動。

「也許你疑心是燕子飛出現了，」洛克帶着奚落的口吻：「但你不要忘了燕子飛也是人，縱然她發揮了人類體能的極限，也不可能像噴射機般的在你頭頂上空一閃而逝，難道這一點你也想跟我抬槓。」

大狗熊被他唬住了，頓感啞口無言。洛克的話很合乎科學根據，但是他也疏忽了一點：這種看法只能適用於一般常人，而不能針對像燕子飛那樣的超人。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還是不能以純科學眼光來加以衡量的，尤其是對神秘的東方，許多事情都會使這些「洋包子」無法理解。

剛才的確是燕子飛施展絕世輕功，從大狗熊頭頂上空一掠而過。約莫經過了十五分鐘，燕子飛又像閃電般從彭德臥房穿窗而出，飛上屋頂。

這一次，洛克和大狗熊都是眼睜睜的看到了此一實際景象，連驚帶嚇不知所措，等到他們發覺最低限度也應大聲喊叫時，可惜巳經失去了喊叫的自由。

燕子飛不允許他們喊叫，清叱聲中雙掌疾下，準確的斬中了他們後頸的大動脈部位，斬得他們人仰馬翻，骨碌碌，從屋頂摔到地上。

兩人險些摔斷脊樑骨，而燕子飛沒有施用重手法，更是他們不幸中之大幸，否則，人在屋頂上就會氣絕身亡。

墨亞尼和另外三名槍手頓被驚動，他們分從四個不同的隱暗處跳出來，擧槍就射！

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

子彈奈帶火花竄向半空，可惜慢了一步，燕子飛巳在眼界中消失不見，只留下穿越濃霧時的一條弧影！

彭德披着睡袍從臥房裏奔出來，瞪大了驚詫的眼神：「誰在開槍？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燕子飛，」墨亞尼臉上的肌肉抽動着：「她竟在火網下逃逸無踪。」

「燕子飛？」彭德像被抽了一鞭子，咕嘟一聲嚥下了大口唾液。

洛克和大狗熊癱在地上昏迷不醒，彭德看了這種情形，轉身又朝臥房奔去。

巨鑽是被放在嵌入壁內的一隻保險箱裏面，現在保險箱門大開，那顆巨鑽連同絲絨袋子，都巳不翼而飛，原來放置巨鑽的地方，却多了一張白色信箋。

彭德伸出發顫的手，一把將它取到面前細看：

「首先我要謝謝閣下，不僅你在危機重重下將巨鑽替我帶離機場，並且還在府上替我保管了將近二十四個小時。

彭德先生，你犯了低估我的毛病，黑吃黑雖然是江湖上常有的事情，但是也要選擇一下對象，否則遲早是會碰上釘子的，你說對麽？

我曾答應付你五萬英鎊酬勞，這筆錢和鑽石的價值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如果不是閣下存心不良，爲了一諾千金，我是一定會照付不誤的，可是現在我却要移作別用，算是對你的懲罰。

閣下不要心有不甘，如果你能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也許你就不會動怒了。我國有句哲諺：冤家宜解不宜結。假如你一定想不開的話，那我就只好準備着隨時候教了。

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也許以後我們還會見面。最後我再奉勸閣下一句話：人的善惡繫於一念之間，但願你能善自選擇，以免愈陷愈深！

燕子飛」

看到最後，彭德的混身都在顫抖，唏哩嘩啦將信撕成粉碎。

墨亞尼和另外三名槍手面帶羞愧僵立一旁，晚宴後彭德的關照言猶在耳，羞愧之餘，更感到萬分的懊喪。

彭德的一切雄心因此成了泡影，巨鑽在他手上只過了大半夜，還沒有研究好怎樣脫售哩，便又被燕子飛盜走，想起來簡直就像做了一場惡夢。

「彭德，」墨亞尼冷峻的臉上帶着恨意：「這口氣我嚥不下去，決定想盡一切辦法，和我的三位夥伴，聯手去追殺燕子飛。」

「你們能查到 子飛的下落嗎？」

「利用一切關係，儘力而爲。」

彭德苦笑着搖了搖頭：「我看很難，這個丫頭的行蹤，向來神龍見首不見尾，何況縱然能够找到她，你們也未必能够穩佔上風。」

「以前我們缺乏對付她的經驗，但是由於今晚的教訓，下次見到一定不會再讓她逃掉。」

「好，原則上我答應你們，因爲我仍想從她身上追回那顆巨鑽，不過不能像你們那樣沒有計劃的到處亂找。」

「至於方法，我願聽你的指示。」

彭德苦笑說：「我的意思是，儘我們所能向世界各地的道上朋友打探她的下落，等到有了確實的消息以後，再決定怎樣動手。」

「這個辦法很好，燕子飛雖然機智刁鑽，但若世界各地的道上朋友全力帮忙，則查出她的下落應該比警方人員還要來得便利。」

「就這樣決定，各位休息去罷。」

東方天際巳泛微曙，彭德命人延醫照顧大狗熊和洛克後，就像喪魂落魄般的站立原地很久，晚宴時的興奮，現巳在他臉上不復再見。

也許現在他有點感到後悔，如果不是存心不良，燕子飛一定不會自食其言的，五萬英鎊酬勞現在巳經到了他的手中，更不會演變成洛克和大狗熊從屋頂摔在地上，摔成半死。

這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懊喪、悔恨，彭德並也親身感覺到燕子飛的眞正厲害。

×　×　×

爲了緝捕燕子飛，李根探長特別成立了一個專案指揮中心。三天以來不眠不休，體重巳經因此減輕了整整八磅。

他將重點仍舊放在倫敦，並且發出全國通緝令，只要一有燕子飛的下落，便立刻向指揮中心作緊急連絡。

這件案子不僅李根探長焦頭爛額，也使朝野震驚，上面的壓力和社會的輿論，迫使李根探長非要在短期內破案不可。

他沒有把握，這位大探長巳經想盡了所有的辦法，出動人力之多更是不在話下，然而連燕子飛一點影子也沒有摸着。

「她仍舊在倫敦，一定沒有離開。」李根探長時常這樣自己安慰自己。

而且他對這種想法深具自信，因爲燕子飛素未遵守承諾，既然言明給他三天時間讓他全力緝捕，則在這三天之內燕子飛一定不會開溜。

相反，因此他也產生了非常的惶恐，因爲今天巳是限期的最後一天，如果再不能將燕子飛緝捕歸案，恐怕她就要遠走高飛了。

既然認定了燕子飛言出必行，則屆期離開倫敦也就毫無疑問。

今天是李根探長最忙碌、最緊張的日子。他要把握住這最後的時刻，來全力緝捕這位黑道中的神奇人物。

無綫電對講機發出鳴叫，李根探長伸手按了一下通話的電鈕：「我是李根。」

「六號向探長提出例行報告，截至目前爲止，機場方面仍舊沒有見到燕子飛的影子。」

「從昨晚一直到現在？」

「是的。」

「據我判斷，燕子飛一定會乘飛機離開倫敦。」

「但是沒有，雖然她長於化粧技巧，但我跟七號都有自信：無論她化裝成什麽樣子，一定不會讓她從眼前蒙混過去。」

「不要太自信了，化裝後的燕子飛，連我都沒有辦法當場識穿她的廬山眞面目，否則她也不會逃過了三天前的那次圍捕了。」

「那是探長心裏事先沒有準備，所以才沒有識穿機場大厦內那個老婆子的僞裝。可是現在不同，我們會對這方面特別注意。」

「好，一有發現，立刻向我報告。」

「是，探長。」

李根探長又以無綫電對講機一連作了幾次連絡，除了國際機場，舉凡倫敦公共場所以及交通要道，他都派有很多探員作全天候的輪流巡邏。查詢結果令他非常失望，都沒有發覺燕子飛的踪影。

辦公桌上的一只大烟灰缸裏，巳經塞滿了雪茄烟蒂，李根探長又點燃了一支新的。

雪茄烟是他生活上的一種享受，以往百吸不厭，而現在除了苦辣辣的感覺外，巳經嚐不到一絲一毫的香醇氣味。

他的心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煩躁，坐在屁股下面的，明明是最好海棉墊的大轉椅，但他却像架坐在針氈上一樣的難受。

整個白晝，終於悄悄的溜走了。當夜幕慚慚籠罩大地時，李根探長更加開始心驚肉跳。

由於直到現在還沒有燕子飛的下落，使他巳經產生了一個可怕的預感。

他從大轉椅上突然站起來，刁着雪茄，揹着雙手，不安的在室內來回走動。雪茄烟的瀰漫，巳使這間屋子的空氣非常渾濁。

燕子飛究竟離開了倫敦沒有？這兩天經過地毯式的搜索，爲什麽還查不出來她的下落？

她究竟藏在什麽地方？

最重要的那顆巨鑽，燕子飛究竟準備將它做什麽用處：變賣？或抑藏爲私有？

…………

李根探長腦海裏掠過一連串的疑問，而就在這個時候，邁斯扣門走了進來。

「巳經下班很久，怎麽你還沒有回家？」李根探長說話的聲音，也顯得提不起精神。

「老友。」邁斯面帶關懷：「我是特來陪伴你的，如果再繼續下去，你的精神支持不住的。」

李根探長的肥臉上綻出一聲苦笑：「燕子飛沒有歸案前，你想我能鬆懈麽？」

邁斯挪動身子在一張客椅上坐下，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燕子飛這個玩笑也開得實在太大了，簡直逼得人喘不過氣來。」

「現在只有一個希望，今晚以前能够將她逮捕。否則，明天蘇格蘭警塲的偵探長就會換人。」

「你不要想得那樣壞，上級不會不瞭解你的苦衷。」

「也許因爲燕子飛是一個傳奇性人物，上級不會對我做太大的責難，但我能够厚着臉皮再担任這個職務麽？」李根探長很激動。

邁斯站起身來拍着他的肩膀：「老友，眼前不要想得太多，你應該平靜平靜一下。」

外面有人扣門，李根探長距離門口不遠，隨手將門拉開。

問訊處的值班小姐姍姍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面對李根探長朝前一遞：「探長，這是你的，不久前一位小姐親自送到這裏。」

李根探長只對信封上的字跡溜了一眼，臉色立刻變得更爲蒼白。

「送信者是不是一張東方面孔？」李根探長一面接過信，一面睜大了眼睛瞪着她。

「不錯，長得很漂亮，風度特別好，很像是一位中國的大家閨秀。」

「這封信送來多久了？人呢？……」

「五分鐘以前，將信交給我後，她就離開了。」

「她還說些什麽？」

「她說她對探長非常抱歉，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燕子飛！她就是我們千方百計想要捉拿的燕子飛！」李根探長的叫聲有點歇斯底里。他想衝出去，但被邁斯一把拉住了。

「巳經離去五分鐘之久的燕子飛，你是追趕不上的。」邁斯說：「先將這封信拆開來，看看她說些什麽？」

李根探長顫巍着雙手將信箋展開：

「李根探長大鑒，現在我不能不承認盜走大笨鐘只是一個幌子，眞正的目標乃是那顆巨鑽。其實你也應該看透了這一點，但你却不能堅信不疑，結果造成空隙被我將鑽石取走。

我想閣下爲了這件案子遭受的壓力一定很大，但我認爲你不妨往另一面想：鑽石鑲在女王的權杖上面，固然是一項英格蘭的驕傲；但若將它移作更有益的用途，也許英格蘭的聲望更會受到人們的尊敬。

越南戰爭結束後造成的大批難民，智利大地震損壞了的無數家園，落後地區的嚴重饑荒……這些都是需要大量金錢來加以援救的。

鑽石只是一件死東西，是由人類抬高了它的價值。與其讓它當作飾物以供觀賞，何不用它來作更有意義的實際用途呢？

以法律觀點也許認爲這是謬論，但是我却問心無愧。

那顆巨鑽，巳經被我順利的脫手了，總價是二百七十六萬英鎊。如果當你曉得我將這筆錢派了什麽用場，我想你會非常吃驚的：我用大英帝國名義，巳將這筆鉅欵全數捐進了聯合國救濟總署，讓他們去作安排。我連一個辨士的手續費也沒有留下。

我這樣做，究竟爲的是什麽呢？探長一定笑我傻瓜，甚至很多人都會產生和探長同樣的想法，而且連我自己也不敢否認。不過，我認爲這個世界上是很需要出現像我這樣的一批傻子，將冷漠人情多增添一點溫暖！

探長，再見了！當你看完這封信，相信我巳離開了倫敦。說句探長不要生氣的話：探長屬下的警探先生們，是沒有辦法抓住我的。

噢！還要附帶告訴探長一件事情，鑽石總價二百七十六萬英鎊當中，有五萬英鎊應該是我付給別人的酬勞，在盜走大笨鐘的過程中，這位朋友出過不少力量。可是他存心不善，想以黑吃黑手法去將鑽石整個吞下，所以我在一怒之下，也將他應得之數全部捐了出去。至於此人究竟是誰？探長也就不必追問了。

倫敦是一個多霧的城市，但是在我來講，却是一個非常值得回憶的地方。以後有機會我會舊地重遊，那時我將專程拜訪探長。

燕子飛敬上

附呈聯合國救濟總署收據一紙，上面寫着鑽石全部價欵，亦請探長一併過目。」

李根探長看信時，雙手一直在抖，現在他又將那張收據從信封中抽了出來。

果然，收據捐欵人欄下，明明寫着英國女王的大名。

李根探長細看收據時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終於慘叫一聲，當場昏厥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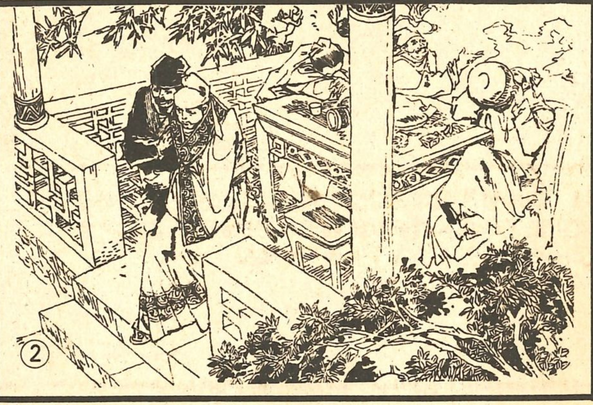
（續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一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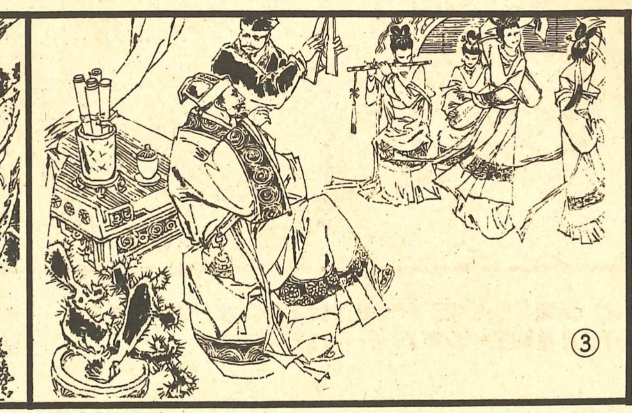
九紋龍史進（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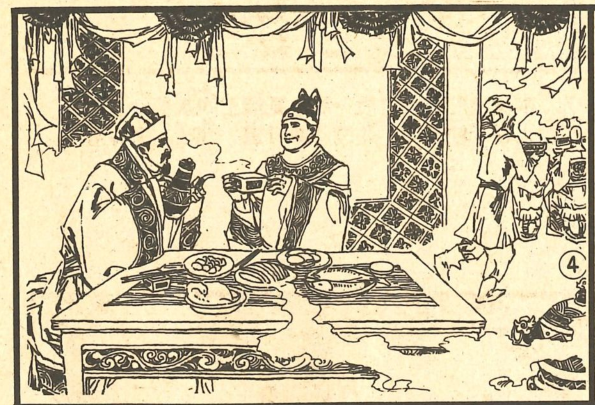
1　宋朝哲宗皇帝時，東京有個姓高的破落戶子弟，自幼不務正業，卻踢得兩脚好球，因此人們叫他高毬。他後來把毬字改了一下，叫作高俅。



2　高俅這人，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專門幫着那些富家公子哥兒揮霍錢財；若論仁義道德，卻全不理會，因此東京人們都恨透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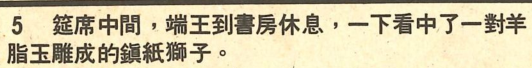


3　後來高俅投奔駙馬王都尉府上做個親隨。由於他善於吹牛拍馬，又會奉侍主人玩樂，所以很受主人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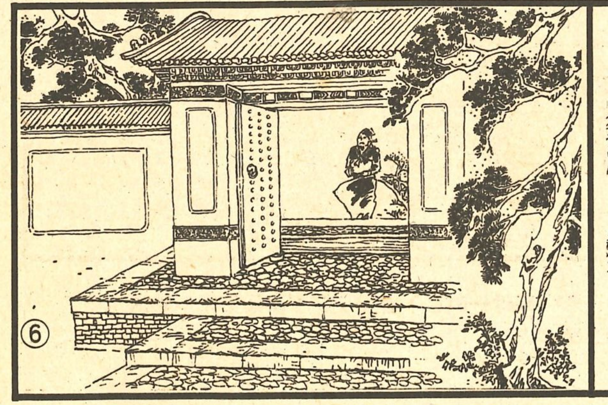


4　有一天，王駙馬慶賀生辰，大排筵席，請小舅子端王來府上飲酒。這端王是哲宗的胞弟，嗜好踢球打彈，吹彈歌舞，是個風流浪蕩人物。





5　筵席中間，端王到書房休息，一下看中了一對羊脂玉雕成的鎭紙獅子。



6　第二天，高俅奉王駙馬命，帶了玉器和駙馬的書信，送到端王宮裏來。

7　高俅隨院公進宮裏一看，見端王同幾個小黃門正在熱火朝天地踢球。高俅不敢打攪，就在一旁等着。



8　忽然球騰空飛起，端王未接着，球直向高俅身邊滾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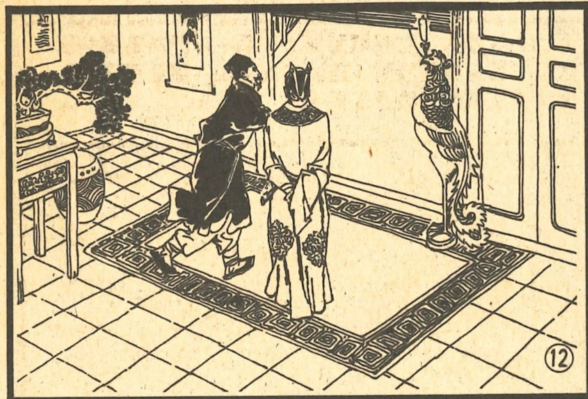
9　高俅一時忘了害怕，使了個鴛鴦拐，將球踢還了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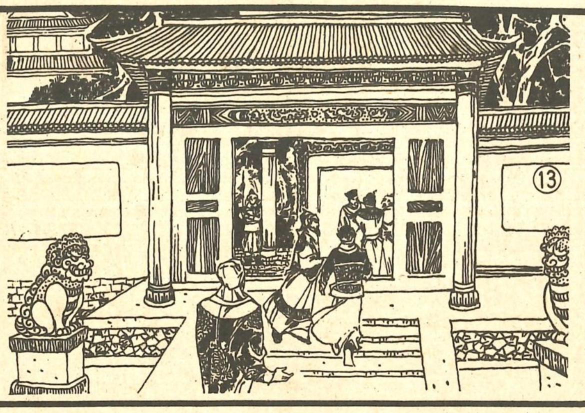
10　端王大喜，顧不得看送來的玉器，就要高俅下場踢球。高俅幾次推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準備下場。



11　高俅想不到能在堂堂的端王面前顯露一下，於是就用盡了平生本事來奉承端王，把球踢得像膠黏在身上一樣。端王一面看，一面不住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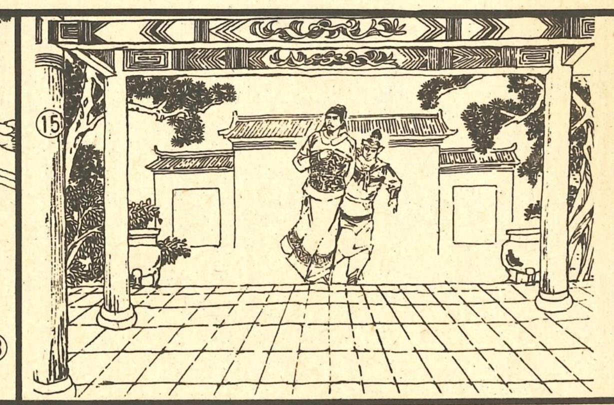
12　踢完了球，端王便把高俅留下做親隨。從此高俅每日侍奉端王寸步不離，成了端王的親信。



13　不久哲宗皇帝死去，端王做了皇帝。這端王就是徽宗。徽宗登基不久，提拔高俅爲殿帥府太尉。這一來高俅成了掌握國家兵馬大權的要人。他到殿帥府上任時，府內衆將皆來參拜。



14　高俅點過花名册，內中只有八十萬禁軍敎頭王進因患病未到。高俅大怒，想起過去自己使槍玩棒時，曾被王進的父親王升一棒打翻。這股惡氣，至今未出，於是即差人去把王進捉來。



15　這王進爲人正直，家中無妻無子，只有六十歲的老母，這時見差人來捉他，只好捱着病往殿帥府參見太尉。



16　王進向高俅拜了四拜。高俅一見仇人，怒氣冲天，拍着桌子駡了一頓，叫左右拖下去痛打。



17　幸虧左右有很多與王進要好的人，紛紛勸說，高俅才鬆了口。王進這時偸着仔細一看，想不到新上任的太尉，卻是東京幫閒的高二。



18　王進知道高俅借故報仇，忍着滿腔寃憤，回家告訴了老娘，母子二人抱頭哭了一場。母子倆想到如果留在東京，只有死路一條，就決定逃走。



19　當天夜裏母子倆收拾了行李、細軟，趁天還未明，從後門溜出來。王進扶着老娘上了馬，急忙向延安府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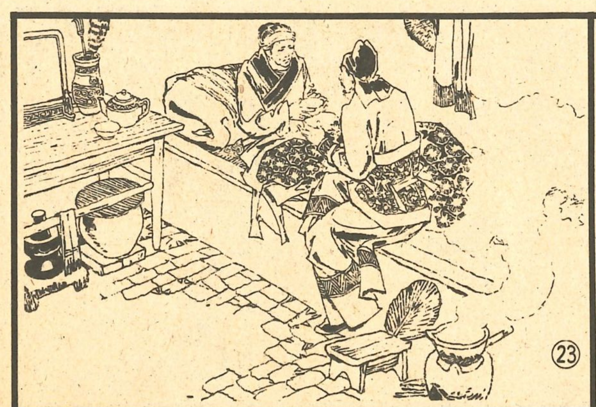
20　趕了一個多月的路程，離東京已遠，母子二人才略覺放心。這一天天色晚了，他們趕往前面一個大村莊投宿。



21　王進進莊一打聽，知道這村莊叫史家村。莊客聽王進說明了來意，便引他見了莊主史太公。



22　史太公連忙招待王進母子飲酒吃飯，並準備了客房讓他們安息。



23　不料王進老母因連日奔走，勞累過度，當天就病倒在史太公家，雖然吃藥醫治，也不能起身，於是就耽擱下來。

24　五六天後，王進見母親病好了，就收拾行李準備繼續趕路。他到後槽看馬，卻見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後生，赤着膊，刺着一身青龍，正在空地上練棒。



25　這後生的棒法熟練，不過還有破綻。王進看了一會不禁失口叫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還有破綻，贏不得好漢。"



26　這後生聽了大怒，定要與王進較量一下。這時史太公趕來喝住了他。



27　史太公告訴王進，這後生是他兒子史進，自小愛刺槍使棒，因滿身刺了九條龍紋，人們叫他九紋龍。王進說他願意教教史進，太公大喜，便叫史進拜王進爲師。



28　史進聽了更加發怒，哪裏肯拜，反將一條棒使得風車似的，要跟王進較量。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



29　史太公再三請求，王進這才說了聲："請恕我無禮。"就在槍架上拿了條棒。史進一看，使着棒直奔王進。



30　王進拖着棒便走，史進搶棒趕來，王進猛回身將棒劈下來。



31　史進用棒來隔。王進卻不打下來，將棒一掣，望史進懷裏直搠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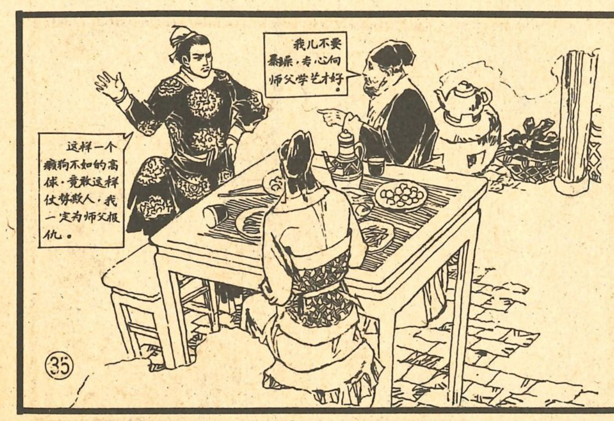
32　噗通一聲，史進栽倒在地。王進忙撇了棒，去扶史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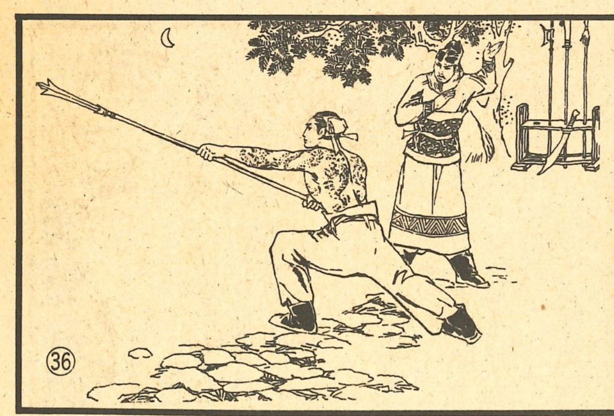
33　史進爬起來忙搬了條櫈子，要王進坐好，便拜起師父來。



34　史太公大喜，連忙吩咐莊客安排酒食果品，宴請王進。史太公一面勸酒一面問起王進身世，王進就照實說了。



35　史進又驚又喜，問王進爲甚麼離開東京。王進不禁一陣傷心，把受高俅迫害的事說了一遍。史進聽罷大罵高俅，經太公喝住，才暫時忍下這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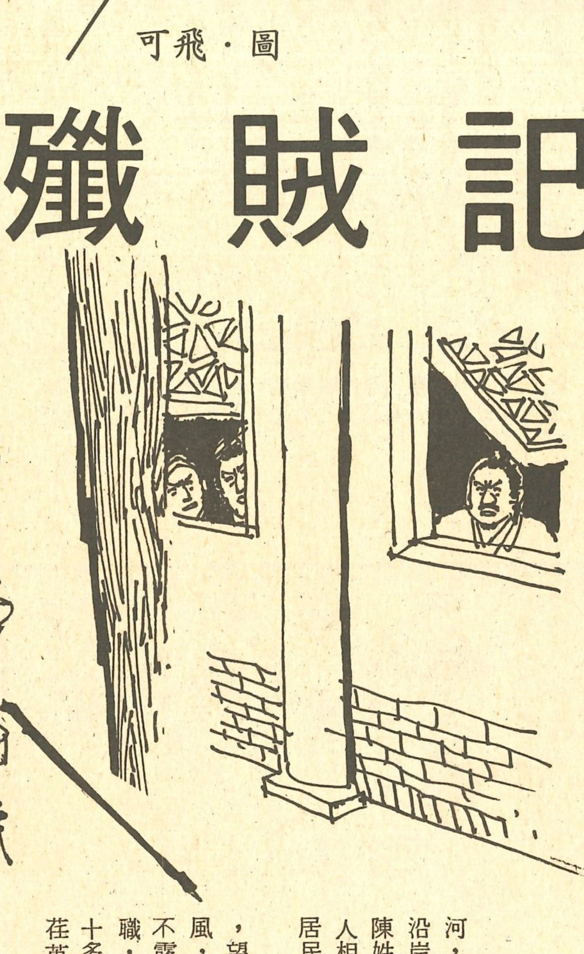


36　從此王進每日教史進武藝。半年以後，槍刀劍戟十八般武藝，史進練得樣樣精通。　（待續）

武林珍聞

殲賊記

鄧立·文 可飛·圖



弱質女子

清季乾隆年間，皖中廬州城南之長臨河，由崇山峻嶺中蜿蜒而出，注入巢湖，沿岸風光旖旎，水草豐美，倚山面湖有一陳姓人家，竹籬茅舍，種竹栽花，父女兩人相依為命，不種禾稼，不營商賈，附近居民都不知其以何為生也。

陳翁年逾花甲，精神滿飽，英武偉岸，望之尚如五十許人，吟風嘯月，有高士風，人但知其腹笥豐厚，鮮知其更是身藏不露武林人物，據說陳翁先世歷任明代武職，滿清入關後，廿守清貧，隱居不仕，十多年前，携襁褓小女兒來此定居，時光荏苒，如今其女已長得婷婷玉立矣。

陳女閨名綺雲，生有夙慧，貌美如花，陳翁父代母職，不但把綺雲拉拔成人，更勤加教導，將自己的文釆及武技傾囊相授，綺雲靈巧明敏，不但盡得乃父所學，且能更加精進，大有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之勢。

陳家父女雖然不事生產，但生活過得却十分豐裕，村民咸知其以狩獵為生，每出必捕獲大批飛禽走獸，自奉之餘尚能出售，以換取其他生活之所需品，每見其午後入山，夕陽西下時，山徑歸來，輒携獵物累累，每出僅携小兜袋一隻，並無刀弓火器，不知如何獵取飛禽走獸者，人咸奇之，終難明其究竟。

陳翁鮮與附近村民往來，但風晨雨夕，陳家時有不速之客來訪，率皆英武偉岸之人物，皆呼陳翁為神鏢太歲，後來才漸

身懷絕技

漸有人知道，二十年前陳翁正值盛年，在北中國是一個響叮噹的人物，提起神鏢太歲陳本隆，眞個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為了仇殺而火併，雙方兩敗俱傷，對方死傷殆盡，陳本隆亦僅携一稚女，拖着受盡創傷的身心，一路南來，在長臨河邊定居了下來。

有人曾見陳翁打獵的方式，僅以黃豆為武器，瞥見飛禽凌空而過，探囊摸出黃豆一粒，隨手一彈，呀呀一聲，飛禽便墜落地面，百發百中，隨心所欲，從無倖漏者。

遇到大型野獸，則任其從容而過，獐狸鬼狐之類，則亦以黃豆彈之，亦鮮有能在其「豆」下逃生者，這是一種極高明的飛鏢絕技，能够不用金屬鐵器亦能達到如期的效果，武林高手尤其是絕頂的異人，經常是不用兵刃，雖然手無寸鐵，遇事時樹枝碎石皆可信手拈來充當武器，照樣能够運用自如，置敵對者於死地。

陳綺雲早已嫻熟父親的神鏢絕技，每入後園見枝頭梅子纍纍初熟，輒以繡針繫上絲綫，執而射之，梅隨針下，攫之入口，自以為樂也。暇時常至河邊徜徉，流水潺潺，游魚可數，復以釣針擲之，魚隨針上，省却不少耗時費事的垂釣工夫。

一日又在河邊洗衣，見有一對五彩珍禽，翡翠長羽，艷麗非凡，綺雲則以石子彈其足，鳥墜蘆邊，遂捉歸飼之，愛不釋手。

室內有鼠為患，嚙壞衣物，偷食穀粟，綺雲甚厭，決心殲之，乃貯粟米於袋中，見到鼠目光灼灼出現牆角，遂以粟米彈之又正中鼠目，仆地不起矣，如是者三日，鼠患盡除。

陳翁以黃豆為兵器，陳女則能以碎石及粟米為兵器，甚至無所不可，難怪陳翁要說：「吾一生潦倒，幸生此不櫛將軍，足堪克紹箕裘，可以死而無憾矣！」

一日太陽啣山之際，陳翁携帶獵獲物由山徑歸來，見有餉車數輛急速趕路，押解官差神色倉皇，額汗流滿，狀至狼狽，陳翁詢以：「何故如此匆忙？」

為首解差答云：「奉命解餉前往陝省，急欲趕抵廬州投宿，眼見此地山深林密，恐有盜匪出沒，是以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

陳翁說道：「此地距廬州尚遠，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再往前行，更加荒僻了，寒舍不遠，不如權住一宿，明晨趕路不遲。」

綺雲忙裏忙外，為這一羣不速之客，準備酒食及張羅宿處。

第二天一大早，陳翁謂解差道：「由此而行百餘里皆為崎嶇山路，盜匪嘯聚，時常為害行旅，擬派弱女護送諸位出山，而後均為陽關大道，可保無虞矣！」

解差對於陳翁的鼎力協助，自然是感激不盡，千恩萬謝之後，正準備啓行，驀見隨行護送者，竟然是一位娉娉婷婷的弱女子，雖然雲鬢霧鬢，秀艷無雙，然而究竟未悉其有何種能耐，是否能保餉車安全，心中不免大生疑慮，旋問：「就此啓行乎？」

女答：「然。」

再問：「姑娘僅攜書籍一卷，何以不帶兵器？」

女搖首道：「書籍一卷，以解旅途岑寂耳！」繼而游目四顧說：「兵器隨處皆有，何須隨身攜帶，倘為凡夫俗子，雖手持寶劍，猶不啻枯枝耶，若身懷絕技，雖赤手空拳，亦可敵千軍萬馬，諸公無慮，準保無事。」

話雖如此，解差們仍然是惴惴不安，好在麗日當空，只要沿途多加小心就是，於是迤邐上路，魚貫前行，綺雲健步如飛，時而忽前，時而忽後地察看沿途狀況，午間打尖後繼續前行，太陽偏西時抵一關卡，附近有住戶双逆旅，且有乏弁咸守，解差意欲宿此一宵，翌晨再行，女曰：「紅日尚高，不必就此投宿，尚可趕行二十里，或可抵達官亭鎮，再行止宿不遲。」

解差面有難色，然不敢拂逆女意，遂勉強繼續前行，旋因餉車一輛發生故障，經修妥後，夜暮已垂垂而下，而且山路崎嶇，辛苦備嚐，多已精疲力竭，遙見前面有一山間客棧，綺雲謂解差道：「前行五里即可出山，唯天已昏暗，道路莫辨，只好就此止宿。」

解差謂：「此間仍為盜藪，宿此恐怕大為不妥！」

綺雲漫應道：「我自有禦盜之策，諸公但請憩睡無妨。」

及近客棧，見店中有彪形蠻漢三數，賊頭賊腦，竊竊私議，復屢屢注視餉車不捨，解差心中七上八下，不知今夕將要發生何種事故，但既入虎穴亦無可奈何，必要時只有全力一拚了。

綺雲命令車伕將餉箱搬入室內，自宿其中守護，衆差官及車伕均臥外室，客棧中人，莫不嘖嘖談論餉銀事，解差更加心中忐忑不止，草草塡滿了肚皮，各自屏息待變。入夜以後，綺雲坦然秉燭閱讀，神態自若，一如家居者然，復令店家沏茶一甌，以消漫漫長夜。

夜風寒冽，四野岑寂，了無聲息，過份的寧謐，越發使人毛骨悚然。

大約是兩更過後，忽然一聲鳴鏑，旋聞店外人馬喧騰，解差執刀環守內室門外，稍頃由窗隙外窺，月光下見羣盜紛紛下馬，繼而屋簷瓦响，部份盜匪業已飛身屋頂，其餘從窗櫺向內觀視，情況已經危急萬分。

解差大驚失色幾至失聲呼救，轉瞬一想深山野地呼救亦無濟於事，遂禁不住抖顫不已，認為此番斷無活路矣！適至屋瓦盡為羣盜所揭，月光由房頂直瀉入室，綺雲仍然靜坐觀書，時而舉杯啜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好像與她了無干係。

強盜對於三種人物是極為顧忌的，一種是方外僧尼，一種是白髮老者，還有一種就是閨閣弱女，別看表面上無甚麼出奇之處，却往往是武功高強，已臻至出神入化之境地者不在少數，因此在未摸清底細之前，相戒不敢貿然出手，此番羣盜雖然人多勢衆，只是僵持而已。

室內綺雲依舊是觀書啜茗，等到燭將盡，茶已罄時，只見她將茶杯一捏，轉瞬已成一堆碎屑，一手執卷不釋，一手次第拈起杯屑向屋上彈之，須臾杯屑彈盡，遂擲書於案，滅燭而寢，泰然自若，屋上亦寂然矣！

衆解差不明就裏，眼見窗外羣盜相偕躍上馬背倉惶逸去，而屋上盜匪却始終不見下來，心中仍然深懷戒懼，因而一夜未曾閤眼。

天大亮後，綺雲尚在內室睡臥未起，解差欲去察看，但見屋上橫屍十餘具，遂登梯爬上屋頂，細睨盜匪死狀，或仰或伏皆痛苦萬狀，全身了無傷痕，惟眼睛瞳孔中有一血點而已，仔細探視，血點係一血洞，猶如錐刺，直貫腦際，解差驚駭不已，知係為陳女以杯屑所彈中，由目入腦而致死者。

解差們感謝綺雲，綺雲起身開門後又和戶而臥並謂：「夜來小醜騷擾，不得好睡，今險逆已過，前行五里許即是官道，沿途人烟稠密，毋慮盜匪為患，諸公可逕去，我還要再睡一覺，不及相送，就期見諒。」

解差一行遂整裝啓程，綺雲亦飄然而返，從此之後，皖西山區一帶的盜匪都絕跡了！

（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天衣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長風被天衣暗算，傷重不能將搜集燕王的證據資料送出，便向晉王請罪，晉王似另有打算，叫他加派蕭展鵬、崑崙奴將資料護送到皇覺寺轉交皇上親收，司馬長風向蕭展鵬透露謝方平、仇香、丁磊三人懷疑是內奸，蕭展鵬亦摸不透司馬長風的用意，爲了保證將證據安全送出，提議找蟋蟀高歡協助，徵得司馬長風同意，找到高歡，說明來意，高歡首先要他徵求妹妹飛燕同意，因爲飛燕和蕭展鵬青梅竹馬，互相愛戀，高歡亦願意撮合他們的婚事，要蕭展鵬答應，才肯協助，飛燕亦願協助，但遭到高歡阻撓，不顧她冒險，兄妹商談未決……

商量對策　各用機心

蟋蟀道：「這個時候若是還未能冷靜下來，我這個非獨不是一個聰明人，簡直就是一個笨蛋。」

蕭展鵬目光回到飛燕面上，沉吟着。「我眞的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飛燕道：「答應我便是。」

蟋蟀盯着蕭展鵬，道：「你放心她去冒險。」

蕭展鵬苦笑。「我若是放心，根本就不會跟你說這麽多說話。」

蟋蟀搖搖頭。「我也是不放心，但又很希望你們早一些結合。」

飛燕道：「這你便可以早一些離開這裏東奔西跑，快樂逍遙。」

蟋蟀悶哼一聲。「我要離開這裏有什麽困難，兩條腿可是什麽毛病也沒有。」

「就是對我放心不下。」飛燕笑了。

蟋蟀索性轉過頭去，飛燕接道：「你們一個飛刀自稱無敵，一個劍術高強，竟然不能夠保護一個也有一身好本領的我，豈非笑話？」

蟋蟀立即打了一個哈哈。「眞的是笑話。」

蕭展鵬道：「我們要對付若是一般的對手，當然是很放心，但那是天衣——」

蟋蟀不覺衝口而出。「天衣也只是一個人。」

蕭展鵬目光一轉，苦笑，飛燕立即道：「既然也只是一個人，還有什麽不放心的。」

蟋蟀搖頭。「你知道什麽？」

飛燕道：「我只知道自己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必要時可以照顧自己。」

蟋蟀道：「可是你一些江湖經驗也沒有。」

飛燕接問道：「難道你的江湖經驗便很豐富了，什麽時候，你曾經在江湖上跑動。」

蟋蟀怔住，飛燕笑着。「你的情形其實跟我差不多，也許就是武功好一些的分別。」

蕭展鵬忍不住插口：「飛燕，有沒有

其他的變通方法，譬如——」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飛燕已一聲截斷：「沒有——」

蟋蟀接道：「我這個妹妹的性子，應該你比我更清楚的。」

蕭展鵬沉默了下去。

飛燕等了一會　才沉聲說道：「看你們這樣緊張，天衣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厲害的敵人，你們要是一定要去，便得算我一份。」

蟋蟀道：「那我不去好了。」

飛燕目光轉到蕭展鵬面上。「哥哥若是不幸，你也不要去　否則我還是要跟着你。」

「糟了——」蟋蟀苦笑。「她是放心不下，你當然是一定要去的。」

「當然——」蕭展鵬目光一斜，看着飛燕。「現在是無論蟋蟀是否答應，你也要去的了。」

飛燕道：「這是說你絕不會改變主意，一定要做這件事。」

蕭展鵬道：「在所必行。」

蟋蟀搖搖頭。「也許我還不怎樣清楚，你這個姓蕭的沒有理由不清楚飛燕的性格。」

蕭展鵬苦笑　蟋蟀接道：「所以你就是要找我帮忙也應該安排得巧妙一些。」

「譬如隨便找一個理由騙你跟去，等到不能够隱瞞了提出是什麽回事。」

「可惜你不是這種人。」

「這實在可惜得很。」蕭展鵬歎了一口氣，道：「甚至我不懂得隱瞞天衣的厲害。」

「沒用的，天衣若是不厲害，你根本不會來找我，這便要怪你平日在飛燕面前將自己的本領說得很高強。」

飛燕插口。「沒有這種事，蕭大哥可不是這種人。」

蟋蟀一怔，笑罵。「到底是女生外向，還未過門已經是這樣，若是過了門，那裏還有我這個哥哥說話的地方。」

飛燕微嗔：「你說到那裏去了。」

蟋蟀隨即問蕭展鵬。「姓蕭的，你打的到底是什麽主意。」

蕭展鵬苦笑。「這個時候我還有什麽主意。」

蟋蟀笑了笑。「你的意思是你還是要去，飛燕跟我都算上一份。」

蕭展鵬歎息：「現在我實在有些後悔跑到來找你帮忙。」

蟋蟀問道：「除了我，你還能找什麽人？」

蕭展鵬道：「沒有的了。」

蟋蟀看着他。「天衣到底有多大本領，我雖然不清楚，但看你這樣緊張，也不敢太托大。」

蕭展鵬正色道：「這個人你絕不能輕視，他非獨武功好，暗器據說更就是獨步天下。」

蟋蟀道：「以你看，比起我的十三柄飛刀如何。」

蕭展鵬搖頭。「這可是作不出比較，因爲到現在我還沒有遇上這個人。」

蟋蟀道：「交手的機會沒有，那總看他的出手的了？」

蕭展鵬又搖頭，蟋蟀奇怪道：「你知

道的完全是別人口中所說的。」

「旋風十七騎、司馬長風的傷亡都是事實。」

「旋風十七騎的死是怎樣的？」

「倒在同一種暗器之下。」蕭展鵬語聲一沉，道：「那絕無疑是天衣所用的暗器。」

「據說他喜歡暗中出手傷人。」

「他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據說也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蕭展鵬歎了一口氣。「若說你就是天衣，也一樣有人相信。」

蟋蟀道：「而且他喜歡暗中出手。」

「這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蟋蟀忽然搖搖頭，却沒有作聲，蕭展鵬看着奇怪。「什麼事不對。」

「我只是奇怪，好像一個這樣的人燕王居然會委以重任。」蟋蟀說出他心中的疑問。

蕭展鵬沉吟着。「在燕王面前他也許一些秘密也沒有。」

「他當然會信任燕王，却一定不會信任燕王身旁的人，燕王身旁却一定還有其他人。」

「除了燕王與他，有誰知道他與燕王之間的關係？」

「總之，我若是燕王，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一個這樣神秘的人。」蟋蟀說這些話並沒有什麼特別用意，只是想到便說，當然不會知道燕王也是這個意思，因此而考慮到以司馬長風取代天衣的地位。

蕭展鵬聽得很清楚，却沒有記在心上，在他來說，只是要殺掉天衣，至於天衣到底是什麼人，與燕王到底有什麼關係，他雖然也有一份好奇，到底沒有太着意。

× × ×

天衣這時候正在一座樹林內，高坐在一株大樹上，一張臉藏在枝葉的暗影中。

大樹下立着一個黑衣中年人，他叫做張華，是晉王府的副總管，也是天衣安排在晉王府的內應。

天衣已只剩下這一個手下，留在晉王府，可是他仍然不相信，以這種方式來接見。

張華多少已經有這種不被信任的感覺，只是他已經習慣。

他用了三種方法，四種身份，認爲安全，不會有人追踪了才跑到這裏來。

當然，之前他已經發出了訊息，通知天衣他會在什麼時候到這裏來。

是天衣要他這樣做。

在他動身離開晉王府的時候，他的行踪便已在天衣眼中。

天衣要確保安全才動身，也時常用這種方法去試驗手下的忠心。

等到張華來到了樹林他更就跳上這株高樹。

這株高樹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高樹的周圍他已經安排好了陷阱，以便必要時脫身。

張華不知道天衣對他也這樣小心，只知道天衣這樣急要他到來一定有要事。

他明白自己的處境，一個不小心，很容易惹起晉王王府的人懷疑，沒有絕對把握他是絕不會進入樹林。

天衣當然清楚張華的性格，在消除對張華的懷疑後，終於開始他的說話。

「據說天衣昨夜曾經進入晉王府暗算司馬長風，可是事實？」

「是——」張華也是一個聰明人，立即明白。「昨夜進去暗算司馬長風的是另有其人？」

「不錯。」天衣冷冷的。「我若是要出手，對像也該是晉王。」

「那到底是什麼人？」張華很奇怪問道：「除了燕王爺還有那一個會跟晉王爺作對？」

「不會有的了。」

「那是司馬長風的對頭？」

「沒有可能，他的對頭沒有冒充我的必要。」

「對，司馬長風是傷在頭兒那種暗器之下，屬下也看過那些暗器。」

天衣道：「所以你也有些懷疑事情是我做的？」

「頭兒本領天下無雙，一擊必中，絕對不會失手的。」張華這倒是心中話。

天衣淡然道：「沒有絕對的把握，我是絕不會出手的。」

張華道：「也正如頭兒所說，沒有必要花時間去暗算這個人。」

天衣接問：「晉王府對這件事的反應怎樣？」

張華道：「震驚，王府中的防衛也因此而重新安排，更加嚴密。」

天衣突然歎了一口氣。「有些話我實在很想說。」

「頭兒有話吩咐，無妨直說。」

天衣道：「正如方才我說的，張華，那若是司馬長風的仇人沒有必要利用我的身份。」

「否則根本就不配做他的仇敵。」

「就是這個意思。」

「這件事就像是有人要某人相信，司馬長風是傷在我的暗器下。」

「有什麼好處？」

「我也猜不透。」天衣歎了一口氣，「也許是晉王的陰謀，好使燕王爺方面以爲我已經成功，疏於防範，再採取反擊行動。」

「晉王爺的陰謀？」張華很懷疑。「司馬長風可是眞的受傷？」

「以我推測，傷的應該不會重。」天衣目光閃動。「否則如何前往皇覺寺與使者會合？」

「頭兒有所不知，他已經退出皇覺寺的事件，改由蕭展鵬等人負責。」

「哦？」天衣沉吟着。「謝方平仇香丁磊他們怎樣？」

「都跟着蕭展鵬，還有一向侍候司馬長風左右的那個崑崙奴。」

天衣目光更亮。「王府的防守方面豈非沒有以前的嚴密。」

「這正是頭兒出動的好機會。」

「殺晉王重要還是毀滅那些證據重要？」天衣突然提出這個問題。

張華不假思索道：「殺晉王。」

「錯了。」天衣搖頭道：「證據若是送到皇上手中，我就是將晉王殺掉，燕王還是不免被登上將職權削去，甚至難免死罪。」

張華到底不是笨人，立即道：「那是

將證據毀滅最重要的了。」

天衣道：「司馬長風是必也清楚，所以安排了這個陷阱，假裝受傷。」

張華懷疑的道：「司馬長風的受傷應該……」

「你能够確定？」

「不能够——」張華苦笑。「若是他的受傷是假的，不難暗中監視，保護那些證據。」

「甚至我若是踏進陷阱，不難爲他所算。」天衣又沉吟着。「他應該能够肯定，我一定會去毀滅那些證據的。」

張華道：「我回去釘穩他，有什麼不妥，立即通知頭兒，知所防備。」

天衣搖頭。「不用了，說不定他已經動疑，小心注意王府中各人的行動。」

張華很放心的。「他應該不會懷疑我的。」

「也許翡翠的事你還未知道？」

「我知道。」張華想想。「但若是已懷疑，他怎會對我仍然不採取行動。」

「也許已經展開，只等時機適合。」

「一路上我已經很小心，並沒有人追踪。」張華不由自主的又往後看一眼。

天衣道：「若是你能够發現，他就不是司馬長風，我們也不會傷亡慘重，落到這般田地。」

張華仰首道：「頭兒居高臨下，應該很清楚。」

「司馬長風若是追踪到來，一定會安排得很巧妙，不是那麼容易察覺的。」

張華不由放目四顧。天衣看着一再搖頭。「這個時候你還担心什麼？」

張華道：「頭兒以爲我應該怎樣做才對？」

天衣說道：「你可以回去，但你若是回去，秘密若是已經被揭破，只是一條死路。」

張華沉聲道：「屬下不怕死，却是不希望死得這樣沒有價值。」

天衣道：「那你的意思是由現在開始追隨在我左右的了。」

「屬下正是這樣想。」

「一個你這樣的人，追隨在我左右你以爲我會有什麼結果？」天衣突然提出這個問題。

張華一怔，沒有回答，他實在想不到天衣會有此一問。

天衣接道：「我以爲你現在只有一個地方可去。」

「那兒？」張華實在想不透。

「地獄——」天衣這句話一出口，暗器亦出手，魚鱗也似的暗器射向張華的要害。

他暗算的本領是那麼高明，張華亦沒有考慮到他會對自己突然出手，如何閃避得開，在慘叫聲中，張華倒在天衣的暗器下。

天衣看着張華倒下，等了一會，仍然沒有其他反應，身形才展開，離開了藏身的高樹。

陽光照亮了他的臉龐，與郭長溪完全是兩個人，與剝下面皮的郭長溪的相貌亦不相似，完全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易容改裝的技術可以說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千變萬化。

× × ×

三個時辰之後，張華的屍體被發現。

那是七個不同裝束的中年人，有算命的，也有賣藥的郎中，還有一個是牽着幾條狗的小販。

那幾條狗都是百中選一，久經訓練，嗅覺特別靈敏，所以才能够追着張華的氣味追到這裏來。

他們追得並不怎樣貼近，雖然他們清楚張華的本領，却不清楚張華要找的人。

他們分從七個不同的方向進入這座樹林，第一個發現張華的屍體的人立即走到張華的屍體旁邊，同時準備了訊號烟花。

他是預備了可能會有人暗算他，準備必要時發出訊號，通知其他的人不要接近，也準備了接受死亡。

到其餘的六個人到了附近，還是沒有突變的事情發生，他們仍然再等了半個時辰才走近去，也是一個接一個。

唯一令他們吃驚的只是張華傷口上嵌着的暗器，那已經等於天衣出現過。

他們立即又散開，準備應付天衣的襲擊，這樣再聚在一起，又已是半個時辰的事。

爲首的人叫做曹升，是晉王王妃的父親魏大中的心腹，也是負責徹查晉王府內所有的內奸。

張華的行踪既然引起他們的懷疑，他們當然徹查到底，所以追查到這裏來。

再次仔細檢驗過，他們才聚在一起，提出意見，曹升綜合了六個人的意見，道：「張華是天衣的手下，殺他的也就是天衣。」

「爲什麼天衣要殺他？難道知道張華的身份已經被揭破，非殺不可？」

「我們懷疑張華是今天的事，肯定天衣怎會這麼快知道我們已經發現張華的秘密。」曹升肯定的接道：「張華所以能够將秘密保存到現在，主要是王府內有其他的臥底內奸，沒有必要由他將消息送出去，這些日子以來，大部份的臥底內奸都已經被我們除去，也許就只剩下張華一個，不得不親自將消息送出。」

「不知道他送出的是什麼消息？」

「除了那些證據的消息，應該不會有其他的了。」曹升歎了一口氣。「天衣果然厲害，能够安排一個張華那樣的人在王府內。」

「司馬長風的被刺，會不會張華也有一份責任？」

「有也不奇怪，也許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天衣知道他不能够再留在王府內，索性利用到最後，然後將之除去，省得以後麻煩。」

「這樣是說明他知道天衣很多秘密的了。」

「即使不多，也應該足够讓我們的人進一步了解天衣，在對付天衣方面很有帮助！」

「不知道天衣方面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要是張華掩飾身份，應該有很多方法的。」

「一個他那樣的人到這個時候怎會再爲一個張華這樣的手下再多費心思？」

「王府之內，說不定他還有其他的手下。」

「說不定——」曹升笑了笑。「這可不是我們的事，我們現在只要將天衣找出來。」

他絕對相信只要將天衣除去，一切的危機便會解除，而要將天衣除去目前也就唯有寄望在那些證據上。

天衣必定會攔截那些證據，這也是魏大忠計劃的一部份，但能否由此而解除天衣的威脅，却是連魏大忠也不能够肯定。

曹升當然明白，他表面看來輕鬆，其實那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現。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一個陰沉的聲音：「你們要找我？」

曹升等人齊皆震驚，循聲望去，天衣也就立在那邊的一叢矮樹前，他們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如何出現。

天衣看着他們，笑笑，他的笑容也是那麽的陰沉。

曹升與之同時感到一陣濃重的殺機，目光一轉，突然揮揮手，說出一聲：「散開——」

在他旁邊的六個人立即四面散開，各閃到樹幹的後面，暗器、兵器迅速扣在手中。

天衣沒有上前攔阻，只是冷冷的看着他們。

曹升有些奇怪，盯着天衣，沉聲問：「你眞的是傳說中的那個天衣？」

「傳說中——」天衣又笑了。

曹升不由一怔，他明白那樣說無疑是透露自己心中的不安。

旁邊一個小販裝束的人隨即插口：「天衣也只不過是一個人。」

曹升一聽這句話，不由搖頭，這個話其實也是表露了對天衣的恐懼。

天衣笑得更開心。「不錯，天衣只是一個人，所以你們用不着恐懼。」

曹升道：「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麽？」

「休息——」天衣說道：「休息是等候的最佳方法，我知道張華的離開王府，必然引起你們的注意，他並非那麽聰明的人。」

曹升道：「可是你却相信他，難道你已經一個可信的人也沒有？」

天衣道：「我要見他只因爲要更加確定一些事。」

曹升道：「你現在已經確定了。」

天衣點頭。「可是我仍然留下來，能够除掉多一個司馬長風的人都是好的。」

曹升等七個人不由相顧一眼，天衣接道：「司馬長風無疑是這麽多年以來我所見的一個最可怕的對手。」

曹升道：「你不是更可怕？」

天衣道：「他雖然還未能够找到我，却已經將我的人消滅得差不多。」

曹升道：「你不是更厲害，夜襲王府暗算他，將他傷在暗器下？」

天衣說道：「我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曹升冷笑道：「你原是要我將他射殺，一舉將他除去的。」

天衣道：「你聽不明白我的話？」

曹升又是一怔。「你說清楚？」

「暗算司馬長風的是另有其人，我根本沒有進入王府，因爲對王府的情形我雖非完全陌生，但並不太清楚。」天衣又笑了。「所以我怎會進去？」

曹升奇怪道：「你這次約見張華也不是有意誘我們出來。」

天衣道：「多少也有些這個意思，但你們即使不出現，對我也沒有影响。」

曹升搖頭。「我不明白。」

天衣道：「有些事我也不明白，司馬長風是不是苦肉計，這條苦肉計到底又有什麽目的？」

曹升怔怔的看着天衣。

天衣又接道：「也許他是要引起我的疑惑，擾亂我的思想，令我不能够集中精神去處理一些必須去處理的事情。」

曹升突然又道：「我根本不明白。」語聲一落，有意無意的一揮手。

天衣看在眼內。「你要離開，要其他的人掩護你離開？」

曹升搖頭。「你果然只是一個人。」

「所以我沒有無所不知的本領。」天衣再問道：「司馬長風到底要你們幹些什麽？」

曹升忽然一笑：「若是司馬長風，一定不會提出這種問題。」

天衣淡然道：「這是因爲他清楚每一件事，我也不能不承認到現在他都是穩佔上風。」

曹升說道：「他是的，表面上看來是的。」

天衣道：「幸好他也只是一個人，也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一樣會有出錯的時候。」

曹升看着他。「你其實跟我一樣，完全不明白。」

天衣追問：「不明白司馬長風的企圖？看來他跟我是同一種人。」

曹升又笑了。「有些事你是不知道，我也很想告訴你，可惜我是那種人。」

「那種人？」天衣接問。

曹升說道：「那種絕不會出賣主人的人。」

天衣道：「無論在什麽情形下？」

曹升點頭。「也許你不會相信，但相信很快你便會。」

天衣說道：「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不是？」

曹升沒有回答，再揮手，那個牽着狗的小販立即鬆開手，五條狗迅速竄出去，分從不同的方向。

天衣視若無睹，只是看着曹升。

曹升亦只是看着天衣，雙手却已在傾聽那五條狗撲出去之後的反應。

他聽到了五聲悲鳴，雖然有先後次序，却可以肯定那五條狗的咽喉已然被割斷了。

「你還有手下？」他隨即這樣問。

天衣笑了。「江湖傳說狼組是我的精銳，你們都相信這個傳說？」

曹升道：「現在我知道不是了，有什麽比狼還要兇悍狠惡？」

天衣道：「你覺得豹子怎樣？」

「豹組？」曹升目光一掃，便看見了七個黑衣人從樹叢中冒起來，每一個看來都是那麽陰沉，隱藏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活力。

天衣目光隨着一轉。「他們才是我的精銳，由我一手訓練。」

曹升道：「你也有心腹？」

天衣又笑了。「若是司馬長風就不會提出你這種問題。」

曹升只是道：「我不是司馬長風。」

天衣道：「我本來想放你們任何一個回去，告訴司馬長風，我還有一戰殺他之力。」

曹升道：「你現在改變主意好了。」

天衣道：「有些事我覺得沒有必要讓他太明白的，我們還是心智武功一較高下的好。」

曹升道：「那是你們的事。」

天衣道：「所以你們已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値。」

曹升冷笑。「我們已隨時準備拚命，能够拚殺天衣，更是快慰。」

天衣道：「可惜我是絕不會跟你們拚命的，你們事實是不配。」

曹升道：「這應該是由我們來選擇，不是由你。」語聲一頓，手一揮。

在他身後的六個，立即撲向天衣，行動一致，兵器未到，暗器已出手。

天衣大笑，身形筆直往上拔起來，掠上了旁邊的一株高樹。

豹組的七個殺手同時採取行動，飛蝗也似的暗器襲向曹升七人，他們的行動果然豹子一樣，敏捷而矯活，隱藏着的那股獸性盡情發揮。

曹升七人沒有理會，一齊拔起，撲擊天衣，他們是準備拚了命也要撲擊天衣，只要能够將天衣傷在暗器下，即使是輕傷，也已足够。

天衣顯然明白他們的心意，身形拔起再拔起，迅速上了樹梢。

曹升七個未到樹梢，已有兩個在豹組七個殺手的暗器中倒下。

豹組的七個殺手緊追不捨，越追越近，暗器也越發越多，他們的暗器就像是無窮盡的，隨手拈來，信手發出，一枚緊接一枚。

曹升與剩下的四個上了樹梢便將天衣包圍起來，他們的暗器正要出手，周圍的樹梢上便冒出了另外六個黑衣人。

這六個黑衣人裝束與豹組的七個殺手完全一樣，暗器出手也相似。

飛蝗也似的暗器，出其不意，曹升五人冷不提防，暗器中倒下。

到他們倒在地上，已只剩下曹升一個人還能够活命，他勉強掙扎起來，眼前所見除了天衣外，便是十三個黑衣人。

「他們都是豹子？」曹升喘着氣問。

天衣冷冷道：「狼組他們都是七個人一組，豹組是例外，沒有一定的人數。」

曹升歎了一口氣。「原來你並不是一個太執着的人，不過他們即使只得七個，我們也不是對手。」

天衣說道：「能够承認事實是一件好事。」

曹升歎着氣接道：「可惜我們不是倒在你獨步天下的暗器下。」

天衣道：「能够不出手的時候我大都不會出手，沒有必要出手而出手，是一種浪費。」

曹升道：「豹組不出現對我們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好的。」

天衣搖頭。「你這個人廢話太多。」

曹升道：「這些廢話，都是你要我說的。」

天衣說道：「你知道爲什麽你可以不死？」

曹升道：「當然不是因爲我的武功太好，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你有些事情不太明白，想留一個活口。」

天衣道：「果然是司馬長風的得力助手，聰明得很。」

曹升說道：「我也知道你要問的是什麽。」

天衣道：「那你說。」

「一聲說便要說，那有這麽簡單。」天衣又笑了。「用到嚴刑迫供才說，又那有這麽愚蠢的人？」

曹升只是望着天衣，一會天衣才問：「司馬長風與你們到底是什麽關係？」

曹升微笑道：「什麽關係你難道不清楚？」

天衣道：「你們不是司馬長風的手下，但絕對是晉王的心腹手下。」

曹升道：「那一個的手下又有什麽分別？」

天衣道：「我就是不明白，你們與司馬長風彼此完全不關心的。」

曹升道：「這只是你的感覺，我們若非齊心合力，又怎能够一再將你的陰謀粉碎？」

天衣沉默了下去，他不能不承認曹升所說的事實，到目前爲止，在刺殺晉王的行動上他是完全失敗。

司馬長風無疑厲害，但若是沒有一批得力助手，亦不能够充份發揮威力，可是以他觀察，曹升等人對司馬長風顯然又沒有什麽好感。

曹升當然明白天衣對司馬長風的畏懼，也知道天衣急切知道司馬長風的一切秘密，好得應付，他對司馬長風並沒有多大好感，近日亦發覺司馬長風形跡可疑，加上天衣否認暗算司馬長風，多少他亦已猜測到是什麽一回事，可是仔細考慮，他還是將要說的話嚥回去。

一切他是以大局爲重。

天衣盯穩了曹升，看清楚他面上的表情變化，知道他的確有秘密藏在心中，而這種秘密亦必然關係重大，在對付司馬長風方面大有帮助。

曹升接觸天衣的目光，心頭一凜，他看出天衣是會不惜任何手段將他心中的秘密弄出來。天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並不清楚，但天衣手段的毒辣則絕無疑問。

曹升的心情雖然這樣，但心中早已有了打算，在動身之前他已經準備必要時一死的了。

魏大忠對他有救命之恩，更重要的是他是那種滿腔熱血知道什麽是正義的人。其他人也是，隨時都準備爲晉王，爲魏大忠拚命。

這種手下當然不會多，魏大忠也很清楚，他很珍惜這些手下的性命，可是現在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曹升他們也沒有半句說話，安排好了家中大小，全身投入。

天衣彷彿看到曹升的心裏，忽然問：「據說，有一種人是不怕死的。」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言家門言甫帶着十大法身的弟子截擊覃小蝶一行人，西門冬幾乎喪命，幸羅蘭出手救回，魔僧提出到鎮外一比高低，首先一名十大法身迎戰拂琴，被拂琴的金色短棒將雙臂敲斷，僅留回一條性命，繼之是言家門掌門言甫和谷主覃小蝶親自對壘，亦被她斬斷一掌，言家門逃去無踪，原來他們想掠奪「紫河眞解」，還有江湖武林，也是虎視眈眈，而紫河眞解在狄飛虹身上，他被擄的行踪，已由金輪發動丐幫弟子，發現已到四川，覃小蝶等趕到重慶又失去他的踪跡，只好派鐵衞諸葛瑜到青城派，由該派掌門的親屬展娟協助偵查，去找掌門涂六公……

峯溝藏陷阱　援手釋疑團

諸葛瑜道：「在下想問你幾個問題。」

張旭道：「免開尊口，我不會回答你的。」

諸葛瑜道：「你不說，我就殺了你。」

張旭道：「那你就動手吧，你不殺我，我就會罵你了。」

展娟將諸葛瑜拉到一邊，道：「小弟，張旭雙掌被廢，他怎會跟你合作，找另外兩個人吧，記着，先要制住張旭的啞穴。」

諸葛瑜道：「還是妳行，小姐姐。」他先制住張旭的啞穴，再對兩名青城弟子道：「在下只是問幾句話，希望兩位能夠合作。」

其中一人嘆口氣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你問吧。」

「涂六公呢？」

「出城去了。」

「什麽時候出城的？」

「前晚二更。」

「去了何處？」

「巴縣。」

「同行的有些什麽人？」

「師叔胡輪，師娘白玉香，及同門師兄弟十二名。」

「你可知道他們的目的？」

「聽說是找狄飛虹。」

「你知道狄二谷主現在何處？」

「不知道。」

展娟道：「小弟，該知道的已經知道了，時間急迫，咱們走吧。」

諸葛瑜向展娟打量一陣道：「小姐姐，妳跟我走？」

展娟一怔道：「怎麽？小弟，你不要我了？」

諸葛瑜道：「妳誤會了，小姐姐，我是說妳就這樣跟我走？」

展娟低頭向自己瞧了一眼，雙臂一張，嬌軀就地一個迴旋，然後瞅着諸葛瑜道：「我那裏不對了？」

她沒有什麽不對，而且清新絕俗。

一頭油光水滑的烏雲，用一條彩帶繫着，髮尖微微翹起，隨着動作而顫抖，別具一番情趣。

一張宜嗔宜喜的臉蛋，配上一身嬌紅的衣裙，背揹寶弓長劍，腰懸鏢囊箭壺，英姿挺秀，活生生一幅江湖俠女的寫照。

諸葛瑜瞧得直了眼，禁不住嘖嘖兩聲道：「小姐姐，妳好美。」

展娟面色一紅，嬌嗔一聲道：「誰問你這些了。」

諸葛瑜啊了一聲道：「我是說，妳應該帶點換洗衣服什麽的。」

展娟拋給他一記白眼，道：「我還以爲那裏不對了，話都說不明白，哼。」身形一轉，就向住處奔去。

他們拾奪停當，一逕馳出飄香院，諸葛瑜喚下仍在空中盤旋的神鷹，領着展娟逕奔黃蜂谷寄宿之處。

此時天色已經接近黎明，諸葛瑜找到了侍書，要求晉見谷主。

諸葛瑜報告了飄香院的經過，並介紹展娟救助之情，覃小蝶道：「多謝妳，展姑娘，如果妳願意加入本谷，咱們十分歡迎。」

展娟道：「謝謝谷主的收容。」

覃小蝶道：「侍書，帶她下去，好好的照顧她。」

侍書道：「小婢遵命，展姑娘，請跟我來。」

覃小蝶扭頭對諸葛瑜道：「吩咐下去，咱們半個時辰之後渡江去巴縣，五鐵衞與金大俠携帶兩隻神鷹，於早餐之後立刻出發。」

諸葛瑜道：「是。」

× × ×

三眼鷩金輪雖被逐出丐帮，他畢竟曾經榮任長老，丐帮弟子有他的舊屬，還是會暗中帮他的，因此黃蜂谷過江不久，就已獲得青城派的行踪。

由巴縣南下，過綦江就是貴州境界了。本省平均高度在一千公尺以上，山嶺起伏，河谷深陷，平地十分稀少，又因春夏多雨，故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之稱。

此時武林各派，都已先後進入黔境，現在聚集於銅梓縣城，有點動彈不得。

由銅梓南下，必須經過大婁山，但山區瘴氣瀰漫，行人絕跡，據當地居民說，這是桃花瘴，要三個月之後才會消失。

來到銅梓的江湖人物，全都心存大慾，如若滯留於銅梓城中，只怕別人會捷足先登，於是一場勾心鬥角，殘殺異己的陰謀因而展開。

× × ×

「稟師父，弟子花二十兩銀子，買到一張翻越大婁山，避開瘴厲的路綫圖。」

說話的是峨嵋三大弟子之二的洪一舟，他將一張簡圖呈給峨嵋掌門普渡禪師。

那是沿芙蓉江南岸向東走，經寬闊壩，土坪場，和包場，南下至鳳岡縣城，再西至遵義，就踏上南下的官道了。

普渡禪師仔細瞧了一遍，道：「一舟，是向什麼人買的，靠得住麼？」

洪一舟道：「是在一個老獵戸那兒買的，應該不會有問題。」

普渡禪師道：「好，你們去準備一點乾糧食水，天一黑咱們就走。」

洪一舟道：「是。」

峨嵋三徒七劍，在普渡禪師率領下，第三日便已進入大婁山區。山中樹木不多，但絕壑斷澗則處處皆是，不只是十分難走，還會像八陣圖一般，也許轉個十天半月，還不一定轉得出去。

當然，洪一舟花了二十兩銀子，請老獵人繪的地圖，應該不會出什麼紕漏。

這天他們經過一條兩壁排天，一綫中分的隘路，進入一座草木不生，遍地黑石的絕谷，普渡禪師向四週打量一眼道：「這是一個絕地，前面並無去路，咱們只怕走錯了。」

他只認爲是走錯了路，絕未想到這是一項陰謀，當一陣轟天巨响傳入耳鼓之後，這師徒十一人不禁目瞪口呆，每人的神色都變得如喪考妣一般。

原來那兩壁排天，一綫中分的隘道，忽然塡滿了巨大的石塊，那麽除非他們脅生雙翼，這般峨嵋師徒，就只有埋骨此間了。

人在絕境之中，沒有一個甘心認命的，峨嵋門下也不例外，因而普渡禪師吩咐三大弟子向前搜查，七劍查看兩側山壁，天無絕人之路，也許會讓他們找到一綫生機。

但他們失望了，這裏是一個巨大的天然石井，除了被堵塞的隘道，四週絕壁千仞，猿猱難渡，這般峨嵋門下，不甘心又如何！

地圖是洪一舟買的，導致峨嵋滅門之禍，他自然難辭其咎。

「師父，弟子該死……」洪一舟跪倒普渡禪師之前痛哭失聲，同時右掌一擧，向自己的天靈蓋擊去。

他是愧對師門，想自裁以贖罪愆，但普渡禪師却彈出一指，洪一舟臂彎一麻，這一掌他就擊不下去了。

「師父：弟子罪孽深重，請讓弟子一死以謝……」

「胡說，如果本派遭到滅門之禍，你一死就能贖得了罪麽？」

「這個……」

「別傻，一舟，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陰謀，但遇險的絕不只咱們峨嵋一派，爲師適才手拈一課，得遯，亨，小利貞，雖是道消魔長，只要咱們堅守下去，不但可以自救，還能伺機反擊。」

普渡禪師不只是武功卓絕，而且佛法高深，他這麽一說，門下弟子果然安心不少。

峨嵋三大弟子之首的蔣一葦忽然驚叫一聲，道：「老鷹，害咱們的莫非是黃蜂谷？」

隨着蔣一葦的驚呼，果然瞧到兩隻巨大的老鷹在上空盤旋，洪一舟道：「咱們以暗器招呼牠。」

普渡禪師道：「不可，老鷹似無敵意，怎能濫施攻擊，再說，如此高度任何暗器不足對牠造成威脅，何必多此一擧。」

峨嵋門下沒有出手，老鷹盤旋一陣也隱入雲端不見，約莫盞茶時分，崖頂突然垂下兩條長繩，同時有人呼叫道：「下面是峨嵋同道吧，天色將晚，快上來吧。」

來人是以內力將聲音送出，由崖頂傳至谷底，聲音仍能聚而不散，若非一代宗師，絕無此等卓越的修爲。

普渡禪師也以內力傳音詢問道：「上面是那位高人？」

「高人不敢當，在下是東海桃花島島主。」

「原來是黔島主，待咱們出險之後再行面謝。」

峨嵋師徒沿繩而上，終於脫險出谷，普渡禪師雙手合十，喧聲佛號道：「黔施主恩被峨嵋，老衲不敢言謝，今後如有所命，峨嵋弟子當全力以赴。」

桃花島主道：「在下不敢往臉上貼金，咱們來此救人，只是奉命行事。」

普渡禪師道：「是黃蜂谷主？」

桃花島主道：「放眼天下，能支使黔某的還會有誰？咱們還要去救別人，告辭。」語音一落，逕自率領桃花門下急馳而去。

普渡禪師目送桃花島主的背影嘆口氣道：「人們一向對桃花島風評不佳，他却是本門的救命恩人，唉……」

蔣一葦道：「江湖傳言多半是捕風捉影，其實桃花島並無惡跡。」

洪一舟說道：「救咱們的眞正恩人是黃蜂谷谷主覃小蝶，這實在是令人想像不到。」

普渡禪師道：「咱們却在進行不利於黃蜂谷的企圖，唉……」

蔣一葦道：「天下武林幾乎都投入追逐狄二谷主的行動，這怎能怪咱們？不過咱們今後就應該有所選擇了。」

普渡禪師道：「對，本門今後是黃蜂谷的忠實朋友，不得存有弍心。」

蔣一葦問道：「咱們還要不要再追下去？」

普渡禪師道：「原定行動不變，目的却要修改。」

洪一舟道：「協助黃蜂谷援救狄二谷主？」

普渡禪師說道：「不錯，正是這個意思。」

× × ×

崑崙掌門神機先生，與無影神姥夫婦二人，領着他們惟一愛徒龍鏢客，也來到銅梓城中，他們是人數最少的一個門派，但實力之強，並不比一般門派遜色。

他們也是爲了「紫河眞解」來的，同樣，這師徒三人依然被山區瘴氣阻於縣城之中。

自然之力強大無匹，不是人力所能拒抗的，崑崙師徒雖是身貼絕學的高人，也無法渡過佈滿瘴厲之氣的山區。

所幸龍鏢客獲得一張繞過瘴區的地圖，他是花了十兩紋銀，向兩名旅客情商抄來的，神機先生智慧如海，但對此處地勢不熟，也只得姑妄信之了。

他們早餐之後便即上路，剛剛踏出店門，迎面碰到龍飄兒。

「龍飄兒參見兩位前輩，大哥，終於被我們找到你們了。」

找到大哥龍鏢客，龍飄兒不勝之喜，當她知道他們要繞道南下之時，自然要參加他們的行列。

無影姥姥却咳了一聲道：「姑娘，令師呢，她怎麽沒有來？」

龍飄兒道：「家師有事要躭擱一下，她老人家隨後會到的。」

無影姥姥道：「那妳們就該在城裏等她，再說跟咱們一道走也有些不便。」

龍飄兒想不到無影姥姥會拒絕她同行，神色上不禁一呆。

龍鏢客不安的搓着雙手道：「師娘，舍妹雖是有點任性，但她頗識大體，不會跟咱們惹來麻煩的。」

無影姥姥叱喝道：「住口。」

龍鏢客不敢再求師娘，待要向師父求援，神機先生却已先一步離開。

龍飄兒淡淡一笑道：「我找狄飛虹，只是索回滅門之仇，原本沒有奪取紫河眞解的打算，看來，嘿嘿，今後不得不改變主意了。」語言甫落，猛然彈身倒竄，一閃之間，已經去得踪影全無。

無影姥姥以輕功身法馳譽江湖，因而獲得「無影」的美譽，龍飄兒偏偏要在孔夫子門前賣文章，但適才展露的一手實在高明，使得以無影二字成名的無影姥姥，也有着後生可畏之感。

但她又勃然大怒道：「你的妹妹是甚麽意思？向我示威。」

龍鏢客道：「師娘請息怒，她怎敢如此無狀，那只是隨口說說而已。」

無影姥姥道：「你替我告訴她，她再敢在老身面前如此放肆，連她的師父三目老尼一起算上，崑崙派決不放過她們。」

龍鏢客道：「徒兒會敎訓她的。」

無影姥姥不再說甚麽，逕按預定的路綫向城外馳去。

三日之後崑崙師徒也進了大婁山區，按照圖中所示前進，倒也順暢得很。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通過一條長約百丈，寬才兩尺的石樑！兩側溝壑極深，當得是下臨無地，樑上罡風凜冽，是一個極端險要的所在。

神機先生已經跨上石樑，他却脚下一窒道：「慢點，這條路只怕有些不妥。」

無影姥姥道：「有甚麽不妥了？」

神機先生道：「這條石樑十分危險，如非身負武功之人決難通過，鏢兒抄的路綫圖是由幾個行商那兒得來的，他們怎敢行走這條道路？」

無影姥姥道：「廢話，你怎知別人不會武功？再說咱們這幾天按照圖上的指示，沒有絲毫差錯，這兒怎會不妥？走吧，過了前面的山峯，就有地方歇息了。」

於是，他們通過了石樑，爬上了前面的山峯。

「啊，這是一塊絕地，快退。」

這兒的確是一塊絕地，除了適才通過的那條石樑，其他三面都是峭壁千仞，深不見底，如是石樑遭到破壞，他們今生今世就不用想下這座山峯了。

神機先生的反應極快，他只瞧了一眼，立即決定退回石樑。

但，一陣震天巨响却於此時傳來，只見山搖地動，碎石激飛，聲勢之猛，如同天崩地塌一般。

待巨响過後，神機先生神色頹喪的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道：「保持一點體力，也許能够多活兩天，坐下吧，老婆子。」

無影姥姥知道神機先生沒有說錯，他們是中了別人的計算，只怕要步伯夷叔齊的後塵了，但她仍不死心的與龍鏢客向四週仔細查看一遍，才頹喪回到神機先生的身邊。

「老頭子，你說，是誰這麽缺德？」

「這就難說了，誰知道是那位瞧咱們不順眼？」

「你胡說，瞧不順眼就往死裏招呼，這人的心腸也太過狠毒了，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是那姓狄的。」

「咳，老太婆，妳這話就離了譜了，狄飛虹身中暗算，被人所擄，他怎能陷害咱們？」

「可是他還有一批帮兇，黃蜂谷那一夥不是也到銅梓了麽？啊，你瞧，我沒有說錯吧？」

她指的是兩隻老鷹，牠們在孤峯上空盤旋兩週，然後振翼向西北飛去。

神機先生說道：「牠們的確是黃蜂谷的神鷹，但陷害咱們的，不見得就是黃蜂谷。」

無影姥姥說道：「老頭子，這話怎麽說？」

神機先生道：「不要急，等一下自有分曉。」

他沒有說錯，片刻之後，雙鷹果然去而復回，但他們一眼瞧出，竟然面色驟變，三雙眼球睜得大大的，一臉都是恐懼之色。

莫非來了大批神鷹，準備對崑崙師徒展開攻擊？

不，神鷹仍然只有兩隻，祇不過牠們的下方却有一道劍氣，以長虹經天之勢，向孤峯急飛而來。

馭劍飛行是劍道的極致，對武術而言，幾乎已達天人合一的境界，數百年來，武林中從未發現此等高人出現過。

當然，馭劍飛行並不能像老鷹那樣，展翼天宇，無遠弗屆。他仍有一定的距離，然後落回地面，借力再縱，由於速度太快，看來就像在飛行一般。

那劍氣直達斷樑的彼端，現出一位身材嬌小，眉目如畫的綠衣麗人，她由肩頭取下一捆繩索，將一端縛牢在一塊尖石頭之上，再招下雙鷹，將另一端縛上牠們的腿爪，口中一聲低嘯，雙鷹便帶着繩索，向孤峯飛了過來。

長逾百丈的粗繩，重量頗爲可觀，加上山風強勁，產生極爲強大的阻力，縱然是力能生裂虎豹的神鷹，要將百丈粗繩帶到孤峯亦屬不易。

雙鷹振翼奮飛，不時發出尖銳的鳴聲，幾經奮鬥，終於抵達孤峯之上，將崑崙師徒三人救了過來。

神機先生向綠衣女，即雙拳一抱，道：「救命之恩，不敢言謝，但望女俠賜告姓名。」

綠衣女郎微微一笑，說道：「晚輩羅蘭。」

神機先生啊了一聲道：「是羅侯爺的女公子？」

羅蘭說道：「不錯，也是狄飛虹的妻子。」

她此言一出，崑崙師徒三人不由神色一呆，半晌，龍鏢客咳了一聲道：「羅姑娘……」

羅蘭道：「不，你應該叫我狄夫人才是。」

龍鏢客道：「是，狄夫人，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夫人不要見怪。」

羅蘭道：「不要緊，你說。」

龍鏢客說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龍某身爲人子，如若不能報復滅門之仇，使父母含悲於地下，豈不枉生於天地之間！」

羅蘭說道：「這麼說來，你是龍鏢客了？」

龍鏢客道：「正是在下，」語音一頓，接道：「夫人救命之恩，龍某不敢忘記，只待報過父母之仇，龍某必將這條命還給夫人。」

羅蘭嘆息一聲，說道：「你錯了，龍大俠，金甲山莊的滅門之事，不是拙夫作的。」

龍鏢客道：「哦，那是誰？」

羅蘭道：「我不知道兇手是誰，也拿不出拙夫不是兇手的有力證據，只有幾點意見提供龍大俠參攷。」

龍鏢客道：「狄夫人請說。」

羅蘭道：「當年有一個邪惡組合爲禍江湖，令師與少林、武當、峨嵋等四位掌門聯袂前往黃蜂谷，倡議五派聯盟，組成殲魔之旅，後來五派聯盟無疾而終，黃蜂谷倒變爲殲魔之旅緝捕的對象了，羅蘭當時未涉江湖，不知爲何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令師始終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對箇中原因必然十分瞭解。」

神機先生道：「老朽後來返回崑崙，由於關山遙隔，所知不多……」

龍鏢客道：「狄夫人提及此事，莫非與龍家滅門血案有關？」

羅蘭道：「我想是的，黃蜂谷自從參與五派聯盟之後，已墜入一個陰謀陷阱之中，先是黃蜂谷殺手出現江湖，再是我爹重寶失竊，金甲山莊之事，只是無數陰謀之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接着將由女純陽的偈語，懷疑到龍飄兒，後來金甲山莊發生滅門血案，才知道又墜入一個可怕的陷阱，及回頭追尋女純陽，狄飛虹反而遭到暗算。

神機先生道：「我早就對了凡掌門說過，黃蜂谷兩位谷主不是壞人，只是孤掌難鳴，沒有人願意接受老朽的意見。」

羅蘭說道：「獨不拗衆，這不能怪前輩，晚輩還有一點拙見，想提供龍大俠參考。」

龍鏢客道：「狄夫人請說。」

羅蘭道：「武林各派追躡拙夫，是爲了他懷中的一本武學秘笈紫河眞解，試想拙夫既已中人暗算，成爲別人的階下之囚，紫河眞解還能在拙夫的手中麼？」

龍鏢客道：「狄夫人說的是，不過龍某旨在復仇，並無奪取紫河眞解之心。」

羅蘭道：「龍大俠却沒有想到拙夫與黃蜂谷同是被害者，金甲山莊滅門血案的眞正兇手是另有其人！」

龍鏢客道：「可是……」

羅蘭道：「我說不出眞正的兇手是誰，也拿不到拙夫洗脫的有力證據，是嗎？但來到銅梓的各派，却在大婁山中分別陷入毀滅性的陷阱。這說明了一點，有人心存大慾，要在江湖之中掀起無邊風浪，他不斷的製造陰謀，排除異己，這次拙夫爲餌的川黔之行，更是一網打盡天下武林的毒惡陷阱，如非黃蜂谷識破奸人狡計，以神鷹偵察各派動向，再分別予以救助，則後果就不堪想像了，龍大俠如果還認爲拙夫是兇手，只要你訂下時間地點，愚夫婦會隨時候敎，羅蘭言盡於此，告辭。」轉身一躍，帶着雙鷹如飛而去。

×　　×　　×

峯峯相連，魚躍鳥飛，這大婁山區，竟有這等令人激賞的景物。

在一道深溪之旁，數十名僧侶正在魚貫而行，走在最前面的，是少林寺藏經閣住持了欲大師，他手持地圖，目觀山勢，十分謹愼的按圖而行。

他身後是初祖堂住持無嗔，一碑堂住持無燈，在這三位高僧之後是由全寺精選而出的五十名弟子，他們這一行五十三人，堪稱少林寺的精英。

轉過一個山角，按圖中所示應該穿過一條狹谷，但在距離谷口不遠之處，却有人堵住他們的去路。

他也是一位僧人，百衲僧衣之上，滿是油污和塵土，如果說他是一個要飯的花子未嘗不可。

他迎着了欲大師哈哈一笑道：「老和尚，你走得太慢了，讓我野和尚一等個把時辰，你說我該怎麼罰你？」

了欲大師是少林三老之一，身份何等崇高，如今遇到一個瘋瘋癲癲的野和尚，還說應該怎樣罰他，這豈不是天下奇聞。

一代高僧，自有超人的風範，他只是喧聲佛號道：「師父等候貧僧，但不知有何指敎？」

野和尚道：「聽說少林寺每年賺入不少香油錢，少林和尚一個個養得腦滿腸肥，野和尚今天趕上一個巧字，那你就慈悲慈悲吧。」

無燈勃然大怒道：「野和尚，你敢訛詐！」

野和尚雙目一瞪，說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進狹谷去，留下買路財。」

這位野和尚實在太過份了，攔路訛詐已是不該，現在居然一副山大王的口吻，那裏像一個出家人！

無燈跨前兩步，禪杖一橫，冷冷道：「要買路錢不難，先勝了我再說。」

野和尚雙手連搖道：「君子動口，小人動手，身爲佛門弟子，怎麼動起傢伙來了？我看這樣吧，我變一個戲法給你們看，你們打發我野和尚一點賞錢，咱們兩不吃虧，總該可以吧。」

語音一落，他撮口發出一股嘯聲，左側山頭忽然出現兩隻老鷹，牠們的腳爪上各抓着一隻野兎，以一洩千里之勢飛向谷口。

牠們在谷口丟下野兎，然後雙翼一振，飛向空中盤旋起來。

奇事發生了，野兎原是奔進狹谷的，但牠們奔出不及三丈，突然一躍而起，躍起約莫兩尺，再度摔了下去，四脚一抖就再也不動了。

野和尚道：「好玩麼？各位，你們看我這個戲法，値不値幾兩銀？」

了欲大師喧聲佛號道：「師父遊戲風塵，救了少林弟子五十三條生命，今後師父如有所命，貧僧等當萬死不辭。」

野和尚說道：「慢來，慢來，我野和尚可沒有這麼大的道行，你不見那兩隻神鷹麼？是黃蜂谷主覃小蝶派我來救你們脫險的。」

了欲大師道：「師父親身來援，仍屬功不可沒，敢問師父的法號？」

野和尚道：「法號？那可難聽得很，野和尚名叫零落，江湖上叫我魔僧。」

他語音甫落，一陣利箭破空之聲忽然遙遙傳來，了欲大師面色一變道：「是神箭門，快避到那塊大石之後。」

少林弟子均有一身高深的武功，反應也十分快捷，但神箭門穿楊摘枝的神技馳譽江湖，少林弟子雖是閃避極快，仍有兩人被箭所傷。

而且他們藏身石後也非長策，如若神箭門將人分開兩面夾射，那將如何是好？

一碑堂住持無燈說道：「師叔，咱們衝出去，縱然有些犧牲，總比困在這兒好些。」

野和尚道：「不必着急，你們聽，那不是救兵來了麼？」

了欲大師道：「是黃蜂？」

野和尚道：「不錯，神箭門箭無虛發，它却射不着黃蜂。」

這當眞是一物剋一物，神箭門還未待黃蜂接近，便抱頭鼠竄而去。

少林門下的威脅解除了，他們剛由石後轉出，便見了眞大師與黃蜂五鐵衞急馳而來。

了欲大師合什一禮道：「小弟見過二師兄。」

了眞大師道：「師弟不必多禮，掌門大師兄呢，他沒有來？」

了欲大師道：「是的，掌門師兄坐鎭本寺，所以沒來。」

了眞大師道：「師弟手中這張地圖是由銅梓城裏得來的？」

了欲大師道：「小弟離開本寺之時，掌門師兄賜給一個錦囊，吩咐有困難之時拆開……」

了眞大師道：「你們在銅梓爲瘴氣所阻，進退不得，師弟拆開錦囊，就獲得這張地圖了。」

了欲大師道：「正是這樣。」

了眞大師喧聲佛號道：「好狠的心腸，如若少林精英盡失，少林一脈豈不陷於萬刦不復之境！」

了欲大師面色一變，道：「二師兄，你……」

了眞大師仰天一聲長嘆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是千古不移的眞理，師弟責任重大，願好自爲之。」語音一落，逕與野和尚及黃蜂五衞急馳而去。

×　　×　　×

大婁山是陰謀者處心積慮所佈置的一個陷阱，它可以一網打盡當今武林的各大門派，使陰謀者能夠獨霸武林，爲所欲爲了。

只是他們輕估覃小蝶了，大婁山的天羅地網，只網着了幾條小魚，黃蜂谷却得到不少朋友。

這天晌午過後不久，黃蜂谷及武林各派，大部份都已抵達鳳岡縣城，多日翻山越嶺，並作生死之爭，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身心疲憊的感覺，旣到縣城，自然應該好好的歇息一下。

當天沒有人走，應該是正常的，如果第二天，第三天，甚至沒有限期的住下去，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第二天午餐方罷，司棋前來報告道：「小姐，峨嵋掌門普渡禪師，崑崙掌門神機先生、及無影姥姥夫婦，少林三老之一的了欲大師，天地門主東方秀等求見。」

覃小蝶道：「快請。」

黃蜂谷包下客棧的後院，覃小蝶就在客房中接見四大掌門，雙方見禮之後分別就座，覃小蝶微微一笑道：「各位前輩聯袂枉顧，必然有事指敎了，請說。」

神機先生道：「咱們一來面謝相救之恩，再者有一不解之處想請谷主釋疑。」

覃小蝶道：「同爲俠義道，拔刀相助是份內之事，各位前輩不必放在心上，但不知有什麼不解之處？」

神機先生道：「狄二谷主中人暗算，救人如救火，谷主却在此按兵不動，是不是另有計策？」

覃小蝶道：「讓人牽着鼻子走並非善策，有的時候也需要採取一點主動。」

普渡禪師道：「谷主說的是，只是老衲愚昧，難懂其中的玄機。」

覃小蝶道：「前輩認爲我大哥當眞是被賊人擄來黔省？」

她此言一出，來訪的四大掌門同感愕然，了欲大師喧聲佛號道：「聽谷主的口吻，好像狄大俠並非被人所擄，那麼黃蜂谷勞師動衆，跋涉萬里，爲的又是什麼？」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紫玉釵帶着黃小虎等四人來到一所按摩中心，求艾心幫忙，要把玫瑰釵救出來，艾心答應了，他們決定到舒梅家中去查探一下，因爲舒梅是筱乩童的相好，玫瑰釵被筱乩童擄去，可能是被困在舒梅家中，果然不出四小之所料，筱乩童正想向玫瑰釵下殺手，小虎恰好來到，使玫瑰釵倖免於難，但玫瑰釵卻又讓一個幪面人救走了，黃小虎還丟了一顆炸藥把舒梅的大家樂炸塌了……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十一：呆瓜小子　媒館相親

嬤嬤臉色立刻沉了下來，冷冷道：「當朝的宰相大呢？還是四品的知府大呀？」

槍兵連忙道：「當然是宰相大。」

嬤嬤喝道：「那還不快去通報，就是睡死了也要他起床倒履相迎。」

一見嬤嬤這種口氣，槍兵不敢再怠慢，忙叫開門。

叫了老半天，門裡已經在嚷嚷：「他娘的，接班還沒到時辰，你們吵個什麼勁，擾人清夢。」

話聲中，門吱呀打開，那槍兵立刻向裡面的人低聲說明情形。

那人穿着內衣褲，迅速伸頭張望了一下，立刻道：「我馬上去通報。」

果然沒片刻，門裡一片步履之聲響起，衙門大開，只見知府穿着藍色官服，帶着師爺親衛，睡眼惺忪地跨出門檻，降階一揖，道：「下官不知李公子駕到，有失遠迎，請進衙待茶。」

嬤嬤道：「請老爺引路。」

於是大轎抬進了衙門，轎簾啓處，一個穿着錦衣，髮束金冠的毛孩子下了轎，嬤嬤牽着他的手，一步三搖地進了官堂，大剌剌往中間一坐，嬤嬤侍立一旁。

想不到出來這麼一個毛孩子，知府大人輕皺了一下眉頭，但是想到他是朝中宰相的兒子，自己官小職卑，得罪不起貴人，於是拱手道：「夤夜駕臨，不知有何吩咐？」

嬤嬤笑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家老爺聽二淮巡按提起過，說貴府地面有個花媒婆，一向撮合人們姻緣，名聲很不錯，所以命小人侍候公子連日趕來，請大人交待媒婆爲公子擇一佳偶。」

知府呵呵一笑，手撫長鬚道：「這是件小事，下官可以效勞，只不過——」眉頭一皺，道：「京城之中，大家閨秀不乏其人，李相權傾天下，儘可擇人而娶，託媒撮合，怎會遠來淮陽，託于下官？」

這位四品黃堂，說話官架十足，分析得鉅細靡遺，那位嬤嬤却不慌不忙地走近前去，道：「不瞞大人說，其中有個緣故。」

「嗬！願聞其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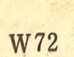
嬤嬤俯身在知府耳邊低聲道：「我家公子因幼時發燒不退傷了腦子，所以現在雖已十四歲，却有點癡呆，京中大族雖多，但是提到嫁娶，誰都會攷慮，不得已才遠來淮陽求教，我家老爺還說，若能擇成佳偶，大人青雲之路，可以預期。」

知府聽了這番情理兼顧之言，不覺點點頭，尤其最後一段話，眞的說到心坎裡去了，精神不由一振，立刻向這位宰相公子仔細打量起來。

小公子一身衣飾不去說它，當然是綾羅綢緞，裁製合身，臉圓圓胖胖的，平日飲食營養一定不錯，確有貴家公子模樣，這麼一個可人的孩子，又生在宰相之家，怎會變得癡呆，眞是造化弄人。

知府打量完了，心中暗暗嘆息，道：「嬤嬤，李公子的年紀也小了一些，何不過個二三年，再論婚姻之事。」

嬤嬤低聲道：「大人這就不懂了，我家老爺做事，一向是老謀深算，就因爲年紀還小，呆癡之症，還不顯著，趁此時機



，還可以擇一佳媳，等年齡一大，那就更難了，大人對這層看法，認爲如何？」

知府不覺一拍茶几，呵呵笑道：「果然高明，宰相之遠見，終究高人一等，下官望塵莫及。」

他倒是肺腑之言，嬤嬤却差點笑破肚皮，坐在椅子上呆呆的李公子却是一肚子苦水，略略鬆了一口氣。

不用說，這是小虎的鬼點子，那嬤嬤是紫玉釵易容改粧，宰相公子是呆瓜，把這位淮陽知府唬得一愣一愣的，信以爲眞。

只見知府道：「不知道相爺佳媳之標準怎麼樣？」

嬤嬤道：「最好十八九歲，容貌當然要秀麗可人，最好是圓圓的臉，比較有福相，其他的就不必計較了。」

標準並不算高，知府大人有一點不懂，問道：「請問嬤嬤，選擇的年齡不嫌大了點？」

「大人這就不懂了，就因我家公子將來需人照顧，當然要挑年紀大一點，懂得事，再說北方也流行大媳婦小丈夫，大人難道沒聽過？」

「唔，有道理。」知府呵呵一笑，道：「下官今天算是上了一課。」

他若知道這些都是出自一個十四歲的毛孩子的點子，不氣得吐血才怪。

嬤嬤笑道：「大人既明白了，該可以吩咐下去了吧。」

知府一怔，道：「現在？」

嬤嬤點頭道：「最好現在。」

知府皺眉道：「已經是夜半三更，何不等到明天？」

「李公子」突然重重一拍椅把，氣虎虎地喝道：「爲什麼要等到明天？」

知府嚇了一跳，心想你講理不講理？却見嬤嬤輕聲道：「剛才我已爲大人說明他的症狀，大人千萬不要計較，但我家公子不講理起來，除了依他之外，沒有第二個辦法。」

知府只有暗暗叫倒霉。心想那有半夜三更找媒人的，但對方是嬌客貴人，除了照辦外，還能怎樣，他忙道：「公子既然吩咐，下官照辦。」

隨即回首吩咐道：「賈師爺，就勞你駕先走一趟，把這樁事爲花媒婆說一說，就說本官明天聽她回音。」

「什麼明天還等她回音。」「李公子」大聲道：「明天一早你陪我去一趟，瞧瞧那間媒婆館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同時一定要有回音，否則開什麼媒婆館，你就封了她的門。」

「是，是，」知府苦笑着搖搖頭，眞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

小虎叫呆瓜裝癡呆症，算是絕透了。

「李公子」這才又拍手又叫道：「我有老婆了，哈哈，我有老婆啦！」

大廳裡上上下下的雜佐兵丁，不由齊都笑出聲來。

* * *

花裡嬌媒婆館裡一場土匪會剛剛散，花裡嬌打了個呵欠剛想繼續修理玫瑰釵，却見看門大漢又進來稟報，知府衙門裡的賈師爺求見。

撞了鬼？今天是什麼日子啊？一批去

了，一批又來，熱鬧得很。

她想一想，知府衙門裡的人不能得罪，賈師爺是知府的親信，又不能得罪，只能强打精神，吩咐道：「快請吧。」

駝着背的賈師爺一進門就拱手道：「花媒婆，深夜叨擾，抱歉抱歉！」

「那裡那裡。」花裡嬌不得不客氣：「師爺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賈師爺裝出神秘兮兮的模樣：「有筆大生意，只要妳花媒婆做成了，大紅包夠妳吃上三年。」

「好啊，說來聽聽。」花裡嬌對媒婆錢一向看得淡，重要的是身份掩護，眞要賺銀子，江湖上的賣買可多得多了。

賈師爺道：「相府公子特地從京城趕來，要妳做媒，妳的名氣已經是驚動京師了。」

「眞的？」花裡嬌的確是大感意外。

「當然是眞的，我不妨告訴你點資料，這位相府公子要的媳婦年在十八九歲，容貌一定要秀麗，最好圓形臉，而且最重要的一點，」賈師爺鄭重其事地說：「明天一定要辦妥當。」

花裡嬌一呆，道：「師爺，你不是讓我爲難嗎？說媒那有這麼快的，也不是準備了女孩子讓他挑，這恐怕辦不到。」

「辦不到也得辦到。」賈師爺皮笑肉不笑地道：「相府下的命令，就是咱們知府大人也沒辦法，反正明天一早，大人陪着公子來，妳看着辦吧，老朽告辭了。」

這位賈師爺拱一拱手，轉身離去。

花裡嬌送到門口，心裡却在狠狠罵道：「那有這種法子找媒婆的，要急吼吼地不會找窯子裡的婊子呀，猴急鬼！做官的都沒有屁眼，放不出一個香屁。」

罵歸罵，事情却不能不辦。

怎麼辦呢？只有找下面二個替手了，她大聲吆喝道：「金釵金釵。」

「什麼事啊，大姊頭。」金釵急步走出來。

「找甜聞腫與沈葱花來一趟。」

「大姊頭，人家都睡覺啊！」

花裡嬌氣來了：「幹甚麼？老娘沒睡，他們拿老娘的工錢，睡什麼覺，都給我拖起來。」

金釵只能苦笑，轉身去喚人。

蘑菇了一盞茶光景，甜聞腫與沈葱花衣衫不整，睡意矇朧地進來了。

花裡嬌煩惱地揮手道：「先坐下聽我說，當朝宰相的公子慕名而來，要咱們做媒討房媳婦，並且定下時限，明天要交差，我想不出辦法，你們二個動動腦筋，看怎麼樣把這件差使敷衍過去。」

甜聞腫與沈葱花睡意全醒，全楞住了，到這家媒婆館來扮月老和紅娘，還沒碰到過這般急性子找老婆的人。

甜聞腫道：「這倒是稀奇事，相府的公子幹嘛跑到淮陽來找媳婦？」

花裡嬌道：「稀不稀奇，明天再說，反正事情要辦妥，妳們二人有沒有現成的人選？」

接着把標準說了一遍。甜聞腫道：「我一向負責男方，女方的事要問葱花大妹子。」

沈葱花苦着臉道：「再過三個時辰就是明天，就是滿城敲着鑼去找也來不及啊！」

這是實話，花裡嬌急得罵人：「幹他的，急死人。」

甜聞腫猛抓頭皮，倏然道：「有了。」

「有什麼啊！快說吧。」花裡嬌在催。

「花點錢把城裡窰子裡的姑娘按標準選一選，都弄來讓他自己挑不就行了。」

沈葱花輕聲一笑，道：「缺德鬼。」

花裡嬌瞪眼道：「不行。」

「怎麼不行？」甜聞腫有點不服氣。

「你是顧前不顧後，暈了頭啊！」花裡嬌破口大駡：「萬一看中了要下聘，難道下到窰子裡去？到時候豈不找死。」

甜聞腫一想也對，花裡嬌是餘怒未息：「這種餿主意你也想出來，要這麼容易，我叫你來吃飯啊！」

甜聞腫挨罵不吭氣，還是動腦筋，心裏的一股悶氣，是甭提了。

「怎麼啦？都變啞吧啦？」花裡嬌一夜未睡，火氣夠冲。

甜聞腫苦着臉道：「葱花，妳手上不是有不少女方的資料嗎？」

「有啊。」沈葱花道：「但一個餅上幾粒芝蔴，早已配好了啊！」

「管他誰配誰，先把宰相的鬼兒子應付了再說。」甜聞腫又出餿主意了。「誰叫那些要娶老婆的人，老爸不是宰相。」

「這怎麼行，」沈葱花叫了起來：「將來豈不被人駡死了。」

花裡嬌一拍桌子道：「對，這是個好主意，爲了顧全客戶，不如開個相親大會，讓男方女方大家一齊來，看情形先敷衍一陣再說。你們天一亮就準備，現在去睡吧。」

花裡嬌也贊成了，沈葱花還有什麼話說。

甜聞腫只有苦笑，天亮就準備好，現在就得動工，那有時間睡覺。

花裡嬌說完後就去睡了，因爲天一亮還得打起精神先應付衙門。

留下甜聞腫與沈葱花忙着整理正在撮合說媒的男女雙方資料，估計要用的轎子，研究開相親大會的佈置，忙到天亮，先租轎子，寫了地址四面八方派出去接人，於是「我愛紅娘、紅娘愛我」的一幕「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立刻就要上場了。

申時正，知府衙門裡出來二頂大轎，前面八名差役拿着「肅靜」「迴避」的牌子直奔媒婆館而來。

第一頂是知府的，第二頂就是「李公子」的，轎旁還跟着嬤嬤，轎旁遠遠還跟着一大堆人，賈師爺領頭，後面是一批隨時聽候叫喚的書辦。

這時，第二頂轎中的「李公子」說話了。

「嬤嬤，我心裡有些怕怕。」

「不用怕。」嬤嬤在轎邊手扶轎槓輕聲說：「昨天夜裡見知府，不是闖過了嗎？現在知府大人變了你的保鏢，還有什麼好怕的。」

「李公子」道：「除了怕我還有一肚子氣。」

「氣甚麼呀？」

「王八蛋臭老大專扮英雄，却叫我第一遭出馬就扮白癡，妳說氣不氣人。」「李公子」在轎裡大發牢騷。

「輕聲一些。」嬤嬤說：「這有什麼不好，有吃有穿還有看頭，說錯話不怕得罪人，這種差使誰找得到啊。」

「李公子」不說話了。大概他想一想也對。

就這樣到了媒婆館，二頂八人官轎抬進大門，花裡嬌已站在大門口恭迎。

今天媒婆館好像在辦喜事，只有「車如流水馬如龍」、「門庭若市」二句話可以形容。

因爲甜聞腫唯恐別人不肯來，借了知府大人的招牌，帖子都寫上「本府知府大人親臨主持」的噱頭，所以男女雙方連帶家長們統統趕來了。覺得不參加似乎不夠體面似的。

其實大家也想開開眼界，相親辦大會，在淮陽府還算是開天闢地第一遭，還有官府出面，大家都覺得花媒婆的噱頭夠新鮮，又正派，都要看看辦成什麼樣子。

官轎停下，第一個下轎的是知府，第二個下轎的是「李公子」，氣派十足，就在院落裡排成的一排排座位上，最前排中間二個太師椅中坐落。兩旁站着的家長們早已想坐了，只是有過吩咐，不敢先坐。

此刻一見知府大人落了座，一干官佐雜差也坐下了，才哄然湧進，立刻坐得滿滿的。

「李公子」目光右掃左飄，見佈置得掛燈結綵，喜氣洋洋，入廳的台階上已佈置成戲台一般，右邊胡琴箏簫，八音俱全，那些奏樂的穿戴整齊，都正襟危坐，台中央拉了一道布簾，左邊站着甜聞腫，右邊站着沈葱花，後面廳門，已遮下了紅緞子，上面貼了金字，左邊的是「男方」相親人，右邊的是「女方」相親人。

知府老爺賞的三塊匾也掛出來了。等于是賣噱頭的官符，萬一有什麼人不太滿意，看在這三塊匾的份上也不敢吭氣。

花裡嬌笑盈盈地走過來，髮髻上還插了一朵喜氣洋洋的紅玫瑰，一身大紅衣裙，對知府大人福了一福，道：「請問大人，可以開始了嗎？」

知府大人忙道：「花媒婆，我來爲妳引見引見，這位就是李相的公子。也是今天的主角。」

「李公子。」花裡嬌又盈盈一福，心中却在犯嘰咕，怎麼是個小孩，不過礙着知府老爺在旁邊，不敢表示什麼。

「李公子」大剌剌地受了一禮，心中也在想：名震黑道的花裡嬌眞漂亮，老大一天到晚說她有多凶多狠，現在看起來媚勁倒不少，那有一絲凶勁及狠勁，他娘的，老大一天到晚吹牛，我正好趁現在找機會來耍耍威風試一試。

花裡嬌見這位宰相公子氣派不小，行禮完了，就退到台邊，向甜聞腫做了個手勢。

鑼聲噹地一聲，二個主持人立刻走到台前雙雙向外一鞠躬，然後絲弦俱響，甜聞腫與沈葱花同聲唱了起來：

「我愛紅娘，

紅娘愛我，

互相搭起友誼的橋樑。」

剛剛唱完，「李公子」開腔了：「什麼話，相親還要搭橋舖路啊？」

他聲音還特別大，把台上的甜聞腫與沈葱花僵在那裡，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還是旁邊的知府大人解的圍，陪笑道：「李公子，這是歌詞嘛，他們黑白唱，我們就黑白聽，湊興就好。」

「李公子」點點頭不多說了，坐在旁邊的嬤嬤低聲警告說：「你少裝瘋賣傻，出了差錯是要命的。」

「李公子」伸了伸舌頭，心裡却頗不爲然，剛才路上還鼓勵我不要怕，現在反倒怕起來了，什麼玩意兒嘛。

台上的甜聞腫此刻已在主持當紅娘了：「各位長官，各位家長及來賓，現在是三對三的相親，第一位是尤調大官人，請出場。」

一名穿着大紅吉服的年青人，掀起緞帘走了出來，先向台下行了禮。

甜聞腫對尤調道：「先請你自我介紹。」

「我叫尤調……」

剛說第一句，座位上已哄然一陣大笑，連知府大人也禁不住彎腰笑了起來。

只有「李公子」沒笑，却大聲問道：「油條要配燒餅，燒餅在那裡？」

這一吆呼，大家更笑得厲害，幾乎都笑得翻倒。就剩尤調，那張油條臉通紅，站在台上恨不得找個縫鑽下去。

甜聞腫忙揮揮手，示意大家稍靜，先把尤調按在一張座位上，介紹了第二位，第三位。

等一一介紹完畢，就輪到沈葱花了。

沈葱花長得白白嫩嫩的，頗有風韻，只是臉上有幾點葱花，她聲如黃鶯，高聲道：「第一位出場的是娃娃小姐……」

「李公子」突然一拍椅把，向花裡嬌招招手。

花裡嬌急忙三步一搖地走過來，嬌笑道：「李公子有什麼吩咐？」

「李公子」又招招手，道：「妳近一點。」

花裡嬌忙走到面前，以爲有什麼悄悄話要說，那知「李公子」伸手用力向花裡嬌臉上摑去。

劈劈啪啪，連抽四個耳光。花裡嬌捂臉急退二步。

知府老爺驚呆了，一旁的嬤嬤更是大吃一驚，心裡急得跳脚，這不是在找死嗎？

只見花裡嬌臉色連連數變，道：「你爲什麼打我？」

「李公子」不慌不忙地冷冷道：「花媒婆，今天是爲我開這個相親大會呢？還是爲那些人？」

花裡嬌一怔道：「當然爲你公子啊！」

「李公子」道：「既是爲我相親，叫那些人來幹嘛，什麼油條燒餅統通上台，妳看看那個娃娃，臉像南瓜，肚皮像西瓜，二條腿像東瓜，妳難道沒把我的標準弄清楚？知府大人，你說該不該打！」

「該打該打！」知府只能打哈哈道：「花媒婆，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賈師爺，我昨夜不是交待過，事情要辦好嗎？」

「是是是。」旁邊的賈師爺立刻向花裡嬌嬌施個眼色。

花裡嬌自出道以來，幾曾如此被人羞辱過，大庭廣衆之下，變成「衰尾道人」，此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她只能忍，因爲當地管在頭上的知府大老爺都在打哈哈，說該打，除非不想在淮陽府立足，連知府一齊殺，否則，沒戲唱，自然只能忍。

不過賈師爺總算有眼色過來，連忙到師爺面前，撒嬌道：「賈老爺，我辛苦了一晚上，竟換來四個耳光，你老說說，我是爲誰做事爲誰忙啊?」

「花媒婆。」賈師爺心中雖然同情，官樣文章不能不做：「妳辛苦我知道，但既辦了事却沒辦妥當，豈不白忙一場，不怪人家李公子生氣，相親的人湊了一大堆，也分不出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妳叫人家騎着騾看唱本啊！」

花裡嬌想想也對，自己忙昏了頭，把心裡的安排，忘了告訴人家，難怪「李公子」不諒解，忙湊過小嘴，在賈師爺的耳邊低聲道：「臨時湊人數，不這麼辦誰會來，不過我忘了該說的話，不要把別人放在心上，請李公子只管看，看中了誰，跟我說一聲，保證馬到成功。」

賈師爺撫鬚點點頭，笑道：「妳早說不就沒事了嗎？」

揮揮手示意花裡嬌退下，立刻把這層意思轉頭跟知府咬了一陣耳朵。

這位李公子點點頭，似乎並不滿意，目光一轉，却看不到花裡嬌，在刹那之間，她人不知躲到那裡去了。回頭一看，身邊坐着的嬤嬤也不見了。

嬤嬤的任務，就是救人，「李公子」知道，但是花裡嬌不見了，却是危險的訊號，自己的責任，就是要把花裡嬌的人，全部引到前面來，以便嬤嬤動手，於是他心裡一急，眼珠東轉西轉，又在動點子騷亂了。

難道花裡嬌發現嬤嬤的異樣舉動而跟去了？並不是，她是被金釵一個眼色急急召到裡廳去。

裡廳中，魚四赫然在座，一見花裡嬌就問道：「妳這裡今天辦喜事啊！人山人海，這麼熱鬧？」

「唉！甭提了！臨時被官府拉公差。」

花裡嬌想起剛才的灰頭土臉，心中餘怒未息，道：「有什麼貴幹快說吧，我前面還沒法子脫身。」

魚四道：「筱乩童見您府上開鑼喝道的，臨時換在長春茶樓開銀票，讓我捎給你，問妳搜查工作什麼時候展開？」

說着一張銀票已遞了過來。

花裡嬌接過看了一看，道：「筱乩童果然是金字招牌，你去告訴他，等我相親的宰相公子打發走，立刻展開行動。」

她鄭重地把銀票收起，魚四卻好奇地道：「誰是宰相公子啊？」

「就是坐在前排知府老爺旁邊的那個小鬼，臭架子大得很，眞難纏。」花裡嬌在吐寃氣。

魚四從前門進來，自然看過前院情形，笑道：「原來碰上這檔事，那是好事啊，名動京師，財通四海，不過，那位公子，我覺得很面熟，好像在那裡見過，一時想不起來了。」

「你見過？」花裡嬌一怔，宰相的公子，魚四怎麼可能見過？忙問道：「你在那裡見過？」

魚四抓抓自己的魚頭，一會兒又挖挖耳朵，倏然拍桌道：「我想起來了，在紅岩寨，他像極了那四個小鬼中的呆瓜。」

花裡嬌臉色霍然一變！她想起「李公子」娶媳的標準，要什麼圓臉啦，十八九歲啦，這分明就是玫瑰釵的模樣，就差點沒指名而已。

好小子，居然冒充到這裡來了，自己差點陰溝裡翻船，吃了餿水油。

她對魚四道：「你先請回吧，告訴筱乩童，我下午就可以展開行動。」

等魚四一走，花裡嬌煞氣盈臉，對侍立一旁的金釵道：「快招呼人手，到後面地牢去看看，有沒有動靜？有的話格殺無論。」

「是。」金釵飄身而去。

花裡嬌急忙又走到前院，就離開這片刻，前院的場面已經大亂。原來「李公子」看不到花裡嬌，找甜聞腫沈葱花的痲煩起來，硬把二人召下台，叫甜聞腫把男方相親的人都趕走，又說沈葱花還不錯，可以備爲候選人，反正胡搞歪纏，歪理十八條，弄得知府大老爺也沒轍。

可是這等於砸場子敲飯碗的事，甜聞腫怎能答應，半硬半軟的據理力爭，却又挨了「李公子」二記耳光，打得甜聞腫敢怒不敢言。台上嘛，進行的相親節目停擺，台下嘛，家長們起哄。

若不是礙着知府大老爺在場，以淮陽的强悍民風，早已三本鐵公雞全部上演，大打出手了。

就在「李公子」抖足威風，搞亂場面之際，花裡嬌出來了，她也眞有二套，人一露面，煞意立變媚意，像紅蝴蝶一樣飛到賈師爺耳邊，迅速咬了一下耳朵。

賈師爺連連點頭，立刻向僵在一邊的知府大老爺咬咬耳朵。知府大老爺欣然點點頭，花裡嬌已到李公子面前，嬌笑道：「公子爺，生什麼氣呀，他們有什麼不對，我來替你出氣。」

也不問情由，轉身伸手，劈劈啪啪，打了甜聞腫二個耳光，又打了沈葱花二記耳光。

甜聞腫臉黑皮厚，還不怎麼樣，沈葱花粉臉上的點點葱花立刻變成了辣椒花。

二人被打得一愣一愣的莫名其妙，花裡嬌却施了一個眼色，嬌喝道：「你們跟我上台好好主持下去，別砸了場子。」

這一來，李公子反倒搞不下去了，要面子人家給面子，要裡子給裡子，反正花裡嬌已露面，表示情況還正常，他心頭一寬，不知道危機已在眼前，道：「花媒婆，看了半天，還沒見中意的，到底有沒有人選呀？」

「有有。公子爺的事那能不辦妥。」花裡嬌格格笑道：「人在裡廳，就請公子爺去相相親。」心裡却罵道：把戲又被揭穿了，還裝個熊。

「李公子」一怔，問道：「爲什麼在裡廳？」

「公子爺身份尊貴，怎可以跟俗人在一齊，所以奴家特地在裡廳爲公子專門準備了一下。」花裡嬌說得頭頭是道，伸手把李公子半扶半拖地從座位中拉起來，往裡就走。

李公子還在攷慮要不要進去，人已被花裡嬌拖了進去。

到了裡廳，只見四名紅衣女子肅立着，忙問道：「是不是她們？」

花裡嬌腕力一緊，冷冷道：「是與不是，對你已沒什麼差別。」

一摔手，李公子往前衝出好幾步，差些跌個狗吃屎。他一驚轉身道：「妳幹嘛？」

花裡嬌煞機盈臉嬌笑道：「要幹嘛，你心裡應該清楚，來，給我捆上。」

李公子大吃一驚，喝道：「花媒婆，妳要造反啊，把知府老爺叫進來，我要問問他……」

「知府老爺已經起駕回衙啦，你死了這條心吧。呆瓜，看樣子你並不呆嘛，拉個護身符來搗亂，快把我拿下。」

李公子這才知道身份被揭穿，心頭不禁一震，想溜已經來不及了，只見紅影一閃，二名紅衣女子已自左右伸手抓過來。

這種緊要關頭，老叫化柴八斗敎的那幾手立刻用上了，手中雖沒青竹桿，却依樣葫蘆地，左手一封右面，右手伸直劃出，正是一招「仙翁綑妖」。

左邊的紅衣女子料不到他還有這一着，被攔腰一抱，四兩撥千斤，順手一推，跌倒地上。

嘿！果然靈，呆瓜精神一振，招式連環下去，足尖一旋，第二招「祥雲出岫」，雙手痲花般的一絞，向右邊的女子當胸打去。

突聽一聲嬌叱，全身一痲，出手的招式就停在半空，打不出去也收不回來，原來花裡嬌身形一掠，親自出手，點了呆瓜痲穴。

另二女子早已準備了繩索，上前把呆瓜結結實實，捆得像粽子一樣，拎在手上。

花裡嬌冷笑道：「死呆瓜，小雜種，剛才你豬扮老虎，竟敢打老娘的耳光，現在我也要你嚐嚐耳光的滋味！」

伸手劈劈啦啦，打得呆瓜滿口流血，哇哇大叫。

花裡嬌出了一口氣，心裡舒坦了一些，後退坐落椅中，對四名紅衣女子，道：「妳們去一個到後面看看，叫金釵把人犯提出來，我要親自審問。」

「是。」一名紅衣女子立刻向裡走去。

呆瓜人被綁，對自己的生死反而不緊張了，心裡却掛念着裝嬤嬤的紫玉釵，不知她會合盲劍門，救人得手了沒有。

這裡廳與外面隔了一座院子，在等待中，靜悄悄地，落葉可聞。等着等着，一陣沙沙的步履聲自後響起，只見金銀雙釵，帶了七名紅衣女子，推着被綁的玫瑰釵，走了進來。

「大姊頭，剛才有幾個蒙面人在後院地牢口摸索，幸虧發覺得早，姊妹們出面把他們趕跑了。」金釵在報告剛才的情況。

完蛋，呆瓜大爲傷心，叫道：「玫瑰姊，妳沒事吧？」

玫瑰釵也驚奇地呆呆望着呆瓜，道：「你怎麼也被抓來了，有沒有受傷？」

只見花裡嬌冷笑道：「你們用不着敍家常，果然不出我所料，裡應外合，呆瓜，那個嬤嬤是什麼人？那裡去了？好好給我從實招來，免得皮肉痛苦。」

見紫玉釵沒被抓到，呆瓜總算抱着希望，那裡還肯招：「那是化銀子請來的，妳也不必問，問了也是白問。」

花裡嬌格格笑道：「你既然這麼說，老娘也不追究，只有一件事，要你老老實實回答，其他的小鬼，都在那裡落脚？」

呆瓜道：「我不會說的，妳問也是白問，要剮要斬，小爺挺了。」

「好，給我打！」花裡嬌想起剛才丟的臉，心中就有氣。

「不要打！」玫瑰釵嬌聲道：「大姊頭，人家是個小孩子，打了也算不了威風，妳要打打我好了。」

她唯恐呆瓜受傷，挺身而出。

呆瓜心中大爲感激，心想輸人不輸口，反正已是龍困淺灘，管他娘的，駡駡她出口氣也過癮，於是哈哈笑道：「只會打孩子，算什麼大姊頭啊，我看像盤絲洞裡的大妖精，大糞桶，專門欺侮弱小，連做人的資格也沒有。」

花裡嬌臉色連變，氣得心肺都快炸開了，但她愈氣，臉上的笑容愈盛，看得玫瑰釵心頭直跳。

「好啊！我算看穿妳這個小賤人了，到現在還在吃裡扒外，我也不打妳，昨夜的刑罰拖到現在，也該擧行了，不然人家會說我光打雷不下雨。」

說到這裡，嬌叱道：「來人啊，到外面叫五個小脚色來。」

「是。」一名紅衣女子急步離去。

「把賤丫頭雙手雙脚綁在地上，脫了她的皮。」花裡嬌下了第二道命令。

又有二名紅衣女子把玫瑰釵拖翻地上，鬆了週身的綁，却把雙手雙脚分開綁在四方柱子上，仰天變成了大字形躺在地上。三把二把，把她身上衣服撕個精光，赤身裸體，可以看淸她全身雪白的嫩肉在抖動。

這時，五個凶巴巴，雄赳赳的大漢進來了，對甜聞腫躬身一禮道：「老板娘有什麼吩咐？」

花裡嬌笑道：「你們平日忠心辦事，現在地上的丫頭賞給你們，讓你們痛快的樂一樂，儘量的玩。」

說到這裡，已站起身來，又道：「留一個在這裡看守，其餘的出來吧，這齣戲看了不方便。」

那五個大漢看看地上赤裸裸的玫瑰釵已在流口水，呆瓜却驚駭得心胆俱裂，渾忘自己也是泥菩薩，倏大喝道：「花裡嬌，妳是不是人？要不要臉啊？居然施出這種下三流的手段，就是王八蛋龜孫也要比妳强一點。」

花裡嬌站住了，笑容中的煞氣像把無形之劍，對呆瓜笑道：「你是不是也想做王八龜孫子？那好啊……」

呆瓜截口道：「不要說做王八龜孫子，就是做妳龜孫子的龜孫子也沒關係，只要妳放了她，做什麼都可以。」

他完全是豁出去了，雖然他還不懂男女之間的那回事，不過好壞是分得出來的，五個大男人去欺侮一個被綁的女人，當然不會好到那裡去。

花裡嬌眼波一轉似乎又有主意了，復又坐下道：「好，我不處罰她，但你要做一件事。」

呆瓜呆呆道：「莫說一件事，一百件事我小祖宗也不會皺皺眉頭。」

他說話總忘不了佔點小便宜，心想反正是死，剛才做了龜孫子，現在做小祖宗才可以撈點本回來，大家扯平。

花裡嬌不去計較口舌上吃虧便宜，笑道：「很好，夠氣魄，那下午帶我們去找你那位幫主小虎。行不行？」

呆瓜一呆，心中暗暗叫苦。

他知道什麼事都能做，唯有這件性命攸關的事，絕對不能做，現在小虎哥是隱在暗處，還能設法救自己，若被花裡嬌逮住，那是寡婦死了兒子，什麼指望都沒了。

花裡嬌見呆瓜發呆，笑問道：「怎麼樣？難道有困難嗎？」

呆瓜呆呆道：「的確有點困難。」

花裡嬌笑道：「既有困難，我也不爲難你，就讓你在這裡看這場妖精打架的把戲好了。」

說完彷彿又要起身的模樣，呆瓜一急，却給他急出一個餿主意。忙大聲道：「我說的困難，並不是你想像的那種困難。」

花裡嬌怔了一怔，她實在聽不懂呆瓜的話，笑道：「你說清楚一點，到底是那一種困難？」

「我可以帶妳們去，可是連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會在那裡。」呆瓜說。

「你也不知道小虎落脚地方？」花裡嬌冷笑道：「就當老娘是三歲孩子，也騙不過門呀。」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呆瓜道：「我是說我們爲了避免妳們發覺落脚點，所以狡兔三窟，經常在換地方住，現在我不回去，小虎哥一定會換地方，豈不是連我也摸不準在那裡了。」

花裡嬌對這點倒是蠻相信的，到了淮陽，居然能砸了三元壇的場子，炸了「武則天」的大家樂，現在還能把知府老爺唬出來掩護救玫瑰釵，這份機智並不是普通一般小鬼頭能辦得到的，狡兔三窟，自然大有可能，她却不知道，呆瓜急得走頭無路，也要耍詐。

於是她問：「你們到底有幾個落脚處？」

「四個。」呆瓜隨便唬一唬。

「那四處在那裡？」

呆瓜道：「那我說不上來嘍，妳應該知道，我也是第一次來此地，什麼地方什麼街啊！我全部不知道，就是妳現在把我放出去，我也分不清東西南北。」

這也算是實話，花裡嬌笑道：「地方你總知道囉？」

「這當然，不知道地頭，豈不眞是變成了白癡。」呆瓜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覺得能跟這隻老狐狸繪唬亂繪到現在，也算是一大本事了。

「那好。」花裡嬌笑道：「由你引路不就行了。」

呆瓜道：「這倒可以。」他心中又有餿點子了。

花裡嬌道：「一言爲定，把賤丫頭與他一齊押下去。」

呆瓜急急道：「押下去沒關係，妳也

拿件衣服給玫瑰姊穿上啊！不然赤裸裸地跟她在一齊，我怎麼睜眼睛呢？」

這一吆呼，花裡嬌眞正地笑了起來，道：「拿件衣服給賤人披上。」

地牢中漆黑一片，玫瑰釵九死一生，被押回來後，先向呆瓜道了謝，倏抽噎幽泣起來。

她是悲痛自己的命運身世，剛才是咬着牙在挺，現在却禁不住傷感起來，究竟是女人嘛，赤裸裸地讓五個粗陋不堪的男人看，情何以堪。

呆瓜最怕女人哭，一哭就慌了手脚，急急道：「玫瑰姊，妳受的委曲我知道，小虎一心要救妳出去，所以才出了點子，叫我冒充宰相公子來救人，唉！只怪我不好，第一次獨當一面出馬，就出了紕漏，連我自己也被抓進來，眞是扶不起的劉阿斗，我眞該死！」

他自責自駡，又敲自己的頭，一副不欲生的樣子，倒把玫瑰釵弄慌了，停止了哭泣抱住他道：「你不要這樣嘛，能不顧生死來救我，這份情意，我雖然死了，也會感激你們的。」

「不要說這種話。」呆瓜只要玫瑰釵不哭，心裏就好過一些：「其實妳也不要悲觀，我相信小虎哥一定有辦法救我們出去的。只是我現在還搞不懂，花裡嬌怎會識穿我的身份？我究竟那一點漏出了馬脚。」

玫瑰釵道：「過去的就不必去研究了，我問妳，你難道眞的要帶花裡嬌去抓小虎？」

呆瓜吃吃笑道：「玫瑰姊，妳以爲我呆瓜眞的呆啊！」

玫瑰釵道：「但你若不去，又怎麼過關呢？」

「這點妳不用担心。」呆瓜安慰她道：「我當然已經想好了點子，反正現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總希望菩薩保佑，上天幫忙，小虎哥能夠想出好點子。」

＊　＊　＊

自從呆瓜冒充宰相公子，紫玉釵易容做嬷嬷，小虎一直在注意動靜，負責暗中查看動靜的，就是三八花，傳消息的就是大牛。

初步的消息頗爲順利，小虎暗暗得意，覺得挖空心思想出的點子，果然管用，等到艾心率了盲劍門三名手下去救人失敗歸來，紫玉釵也急急回來，最後三八花與大牛雙雙回來說知府老爺已經打道回衙却不見呆瓜，才知道出了紕漏，連呆瓜也陷了進去。

二日一夜未曾闔過眼，加上這份打擊，小虎心志全灰，不禁嚎啕大哭。

他想起玫瑰釵身陷險境，想起自幼一齊玩泥巴，抓泥鰍的呆瓜也生死未卜，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回去怎麼向他老爸交代？這些都是他悲從中來，愈想愈傷心的原因，最傷心的是，這點子經過反覆研究，覺得最完美無缺，怎麼會出差錯，使他百思莫解，難以釋懷。當然他不知道壞就壞在魚四身上。

他這一哭不打緊，引得大牛三八花也陪着痛哭起來，哭得江河倒瀉，天翻地覆。

一旁的艾心與紫玉釵也慌了手脚，三個毛孩子大哭，不知道勸誰好，紫玉釵一頓脚道：「你們只知道哭哭哭，哭死了也解決不了問題。難道能把人哭回來。」

一語驚醒夢中人，小虎倏然停止了哭聲，拿起包着一顆火葯丸子的包袱，拔脚就向外面跑。

艾心眼睛看不見，脚步聲是聽得出的，大吃一驚，伸手把小虎抓住，道：「你要去那裏？」

「去向花裏嬌要人。」小虎忿然吼道：「要不到人就炸得她屍骨化灰，看她厲害，還是我厲害。」

這一來，大牛三八花也不哭了，怔怔望着小虎，不知道小虎去好，還是不去好。

紫玉釵伸手把小虎拖回來，道：「現在你不能去，去了等于送死！」

「不見得。」小虎犯了牛性子，「除非花裏嬌也不怕死。」

紫玉釵道：「就算花裏嬌怕死，你這顆火葯丸子也丟不出手。」

「爲甚麼？」小虎還是不服氣。

「你想想，花裏嬌若把呆瓜與玫瑰妹子都押出來，你難道連他們也一齊炸？」

小虎一呆，覺得這倒是個顧忌，仍忿忿道：「難道就在這裡等着他們死不成？」

紫玉釵微咬銀牙，道：「救人當然要救，不過也要想好辦法，定好計劃才去，對付花裡嬌，莽莽撞撞是不行的。」

小虎道：「紫姊，妳有辦法？」

「現在沒有。」紫玉釵嘆道：「不過只要去想，辦法一定會有的。」

小虎知道自己剛才是衝動了一些，現在只有再想點子。其實他不知自己的處境危若懸卵，筱乩童的十面埋伏已經發動，只等著花裡嬌搜城。花裡嬌就拿呆瓜做餌。

屋中立刻靜下來，但辦法也不是說有就有的，大家都陷入苦思之中。

唯一有決定的，就是盲劍門立刻派出不少人去查探，可惜的是，他們只能聽，不能看。所以人雖派出去了不少，消息却一點也沒有。

時間就在這種沉悶的氣氛中溜了過去。

□　□　□

已經是華燈初上，在地牢中是不見天日，使人忘記了時間觀念，不過當地牢的石板門隆隆響起時，呆瓜立刻有了驚覺，知道自己出門的時間到了。

石板門完全掀起，門口露出一點火光，只見一個紅衣女子拿着火把在地牢口叫道：「呆瓜，你出來。」

「是金釵姊，十二金釵中的老大，你要小心些。」玫瑰釵低聲叮嚀呆瓜。

呆瓜靈機一動，大聲道：「我不出去。」

地牢門口的花裡嬌喝道：「小鬼頭，你想耍賴？」

「我不想耍賴，」呆瓜道：「只是妳們沒人味。」

金釵道：「怎麼沒人味？難道你就有人味？」

呆瓜哈哈笑道：「當然，就是欽天要犯出刑場殺頭，也要大酒大肉吃一頓，現在妳們要我帶路抓人，却把我餓得前胃黏

在背脊上，我那有氣力再走路。」

金釵聽得氣結，却說不出話來駁，只能把牢門關住，匆匆離去。

不久，地牢又打開，只見金釵道：「小鬼，飯菜來了，你拿去好好吃罷。吃完了就走。」

呆瓜的確是餓了，興沖沖地出去接過盤子，目光一掃道：「不夠，勞妳駕再去拿一盤，多放些大魚大肉，吃不窮的。」

金釵皺眉道：「你能吃多少？這麼多難道還不夠。」

呆瓜笑道：「是二個人吃，不是我一個，假如妳不去拿，我也不會出去，反正咱們是連環泡，泡上了。」

說完端着一盤飯走回紫玉釵面前，道：「玫瑰姊，妳一定餓了，來，先吃。」

玫瑰釵何止是餓，已經是一天一夜滴水未進，但她還是顧慮到呆瓜，低聲道：「不，你吃吧，吃完了還要走路呢。」

「別怕，妳先吃不妨。」呆瓜笑嘻嘻道：「我不怕她不去拿，除非她們不想我帶路。」

果然，金釵冷冷一哼，又把地牢關上，過不了多久，門開了，又端着一大盤飯菜，站在門口，道：「快拿去，時間不多了。」

呆瓜走去接過，仍忘不了說俏皮話！「這才有點人味，將來會找到一個好老公，生個白白胖胖沒屁眼的兒子。」

說完哈哈大笑，端着盤子與玫瑰釵對面而坐，狼吞虎嚥起來。只把金釵氣得臉色發綠，恨不得出手斬人，偏又說不出話來跟小鬼計較。

玫瑰釵也聽得想笑，偏又不敢笑，摸着肚皮暗暗叫痛快。

這一餐吃得盤底朝天，呆瓜知道不出門是過不了關的，爽快地站起，走出地牢，道：「走吧！吃飽了走起路來也有勁。」

地牢門復又合攏。金釵抓着呆瓜的手腕，用力一緊，冷冷地道：「你以後少給我要嘴皮子，否則要你好看。」

呆瓜大叫一聲，脚步又不移動了，叫痛道：「妳要整我我就不走了，看妳怎麼跟妳大姊頭交代。」

金釵氣在心裡，實在鬥不過呆瓜，只得放鬆手，道：「只要你不動歪腦筋，我也不爲難你。」

這樣二人吵吵鬧鬧，磨磨蹭蹭地到了裡廳，花裡嬌已經在座，二旁站了二十多個紅衣女子，只見花裡嬌道：「呆瓜，老娘把話說在前面，假如你玩甚麼花招，老娘就把那個丫頭整得死去活來。」

呆瓜嘻嘻笑道：「你不講我也清楚，反正騎着馬看楊麗花，走吧。」

花裡嬌一怔道：「甚麼楊麗花？」

「唱歌仔戲的楊麗花啊，人家騎驢看唱本，我看不懂唱本，只懂楊麗花唱的歌仔戲。」

花裡嬌一哼，目光一掃道：「今天你們十二金釵全跟我出動戒備，這小子鬼得很，你們千萬不要粗心大意，一個在前面走，金銀雙釵就牽着這小子，左右各派一個衞護，其餘四個就跟在後面。」

其實十二金釵已失其三，只剩下了九人，九人此刻齊聲應喏，金銀雙釵一人牽住呆瓜的一隻手，走出了媒婆館。

走出門口，呆瓜的話就多了。

「這好像大嫂子牽着小舅子在逛馬路嘛，不錯不錯，新鮮新鮮。」

金釵叱道：「你少貧嘴，否則就掐斷你的七寸經脈，讓你變成殘廢。」

呆瓜嘻嘻笑道：「我倒不在乎，反正走過來是死，走過去也是死，遲早是死，殘不殘廢都一樣，只是我死了，二位嫂子找不到老公，豈不要衰死。」

金釵厲聲道：「你還敢要嘴皮子。」

銀釵知道這麼吵下去，那還能辦事抓人，做和事佬道：「好了好了，大姊何必跟毛孩子計較，問問他該怎麼走？先要去那裡？」

呆瓜道：「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走。」

銀釵道：「小弟弟，你千萬不要動花招，回去一樣吃苦頭，不如爽爽快快說吧。」

「我眞的不認識路嘛。」呆瓜半眞半假地說：「要嘛，你們先帶我到衙門去，到了那裡，我可能還辨得出方向，知道該怎麼走。」

「好，就去衙門。」金釵賭着氣，拉着呆瓜加快脚步。

七轉八彎，遠遠不但已看到衙門前的旗桿，還看到一個盲女敲着竹棒棒，口中吹着哨子，發出凄涼的音調，在招徠按摩生意。

看到盲女，呆瓜靈感就來了，他突然大叫道：「小虎哥啊！你在那裡，我呆瓜在找你，你快出來吧。」

金釵怒叱道：「地點還沒有到，你叫魂哪？」

她那兒知道呆瓜見了盲人按摩女，想起盲劍門，在搞鬼傳達訊息。這一招的確靈，只見那盲女的哨子更高亢了，竹棒棒也加快了，的的答答，對面交錯而過，迅速離開，這代表了回答。

呆瓜的脚步更輕快了，仰着頭對金釵道：「這點妳就不知道了。唉！看妳凶巴巴的樣子，像隻母老虎，說了妳也聽不進去。」

銀釵心地比較善良隨和，笑道：「只要說得有道理，我們怎會聽不進，到底我們不懂那一點，你說啊！」

呆瓜道：「妳們不知道我那位老大，刁滑得很，只有用打草驚蛇的辦法，才會把他引出來，否則就難找嘍。」

「呸！」金釵啐了呆瓜一臉口水，道：「我看你是存心叫他遠走高飛，耍弄詭計！」

說到這裡，似乎警覺到甚麼，倏然站住了脚，沉聲叱道：「這附近那裡是你們的窩，快說！不說老娘就修理你。」

呆瓜知道她是誤會了，但這種誤會不能解釋，愈解釋愈糟，反正出來時已打定主意泡蘑菇，就隨意指個地方來消遣消遣也好。心念轉動，目光四下掃動起來。

雖是華燈初上，但衙門附近這一段，與江夏府一樣，行人比較稀少，市面也比較寥落。這可說是各地的一個特徵，民畏官如虎的特徵。只有斜對方一處茶樓，燈火通明，似乎還熱鬧，呆瓜伸手一指，道：「那家茶樓是我們落脚地點之一，但現在還不在那邊，我可無法擔保了。」

金釵想了一想，似乎採信了呆瓜的話

，緣因之一是呆瓜剛才在大叫放風聲，緣因之二是熱鬧的場合不失是隱藏的好地點，所謂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就是這個道理。於是向前後同行的姊妹一打眼色，向那間茶樓走去。

這家茶樓名叫「喜年來」，倒是淮陽的名樓之一，此刻樓上樓下燈火通明，人影幢幢。走進喜年來茶樓，跑堂的夥計立刻迎了上來，客客氣氣地問道：「請問幾位？」

呆瓜道：「一共十位，桌子大一點。」

他覺得先喝喝茶，解解渴也好，反正用不到自己付銀子。金釵却瞪了呆瓜一眼，低喝道：「閉嘴。」

然後又換了一副笑臉，道：「對不起，我們不是來喝茶的，是來找人的。」

那名夥計怔了一怔，道：「小姐要找誰啊？樓上樓下都是人客，自己去看看吧！」

說完，掉頭就走，招呼別的客人去了。

金釵一怔，呆瓜却嘻嘻笑道：「像妳們這樣能找到人，那我那位小虎哥就不像小虎哥了，四龍幫幫主也不像幫主了。」

銀釵道：「那要怎麼找？」

呆瓜一手被抓，不能拍胸脯表演，只能大聲道：「看我的。喂！夥計夥計。」

「來嘍來嘍。」又一名夥計匆匆迎上來，道：「幾位？」

「你們會不會招待生意啊？來了半天都沒人招呼。」呆瓜大剌剌道：「十位。」

「對不起對不起，這邊請。」這名夥計連連賠不是，在前引位。

金釵立刻糾正道：「三位就可以了。」

「到底是十位還是三位？」那名夥計感到疑問。

「三位。」

「三位就在這裡坐吧。」夥計就近拉開一張枱子。

「來一壺龍井，六道點心，鹹甜各半。」呆瓜好像是老饕饗客，點起菜來落花流水。

「好，馬上來。」

夥計一走，呆瓜見金銀雙釵還抓着自己的手，不由笑道：「不放手怎麼坐啊！」

金釵目光一掃，向外面打了一個眼色，又來了一名紅衣女子站在呆瓜身後，金銀雙釵這才放開手，把呆瓜按下座位，二人面對面而坐，呆瓜回頭看看身後緊貼座位站着的紅衣女子，嘻嘻笑道：「這位大嫂子也坐啊！」

金釵沉聲道：「你不用耍鬼心眼，乖乖坐着把小虎叫出來。」

「要乖乖的就沒法叫出來。」呆瓜條條都有歪理，道：「妳們何必緊張兮兮的，太抬舉我呆瓜啦！」

剛說完話，茶與點心都上來了，淮陽的點心，果然色香味俱全，呆瓜也不客氣，抓了就吃，嘖嘖連聲叫好。

吃了一條春捲，一籠蝦餃，倏然發覺金銀雙釵坐着像木頭美人，動也不動，不由奇道：「這麼好吃的點心，妳們怎麼不嚐嚐。」

「你吃罷，吃完了就找人，用不着管我們。」金釵冷森森地說。其實她們步步爲營，的確緊張，再有山珍海味，也一樣吃不下。

因爲她們愈來愈覺得那個小虎固然不好對付，這個呆瓜一點不呆，也難纏得要命，不知道他下一步會玩出甚麼花樣來。

呆瓜故意問道：「妳們是不是嫌不好吃？」

「不錯，不好吃。」金釵是在說氣話，她實在是恨不得一掌把呆瓜劈成二半。

那知呆瓜趁勢大作文章，丟下手中吃了一半的叉燒包，道：「不好吃就叫他們換。喂！夥計夥計。」

這一大聲嚷嚷，立刻召來了二名夥計。

「甚麼事？甚麼事？」

呆瓜道：「我嫂子說你們的點心像豬食，怎麼能給人吃，拿下去換六樣好吃的上來，快。」

二名夥計臉色不由一變，心裡知道是找麻煩來的，仔細向呆瓜一打量，覺得呆瓜雖不怎麼樣，但身旁竟有三個水噹噹的女人侍候着，這樣的氣派，一定有點來頭，非簡單人物，其中一名夥計比較機靈，覺得態度一定要客氣，但道理一定要站穩，既抱定了宗旨，於是未言先笑：「小兄弟，實在對不起，假如你不喜歡吃，我們去換幾樣沒有關係，但是你每樣都動了一點，再說不好吃，就講不過去了，我們當夥計的也難處理。」

「他娘的，客氣叫你換一換，你廢話一大堆。」呆瓜拍枱子劈口開罵了：「假如不都動一點，怎會知道不好吃，不信你自己吃吃看，我都快上厠所去吐出來還你啦！」

這一吵，滿店的客人，眼光統通朝這邊望過來，金銀雙釵因爲要呆瓜找人，以爲他這是找人的策略，不論打草尋蛇，或是引蛇出洞，注意力早擺在四周，與門外的其餘六釵目光連絡，搜尋小虎的蹤迹，所以也管不了呆瓜在亂搞些甚麼。

但是這些話對「喜年來茶樓」的夥計們來說，就有點砸場子敲飯碗的嚴重味道了。

假如不持理駁辯，豈不承認自己茶樓的點心其糟無比，傳出去一定影響品牌形象及生意。就眼前的形勢，衆目所注下，不講理也過不了門。

於是那名夥計的態度轉强硬了，冷冷道：「小兄弟，這些點心是壞了，還是餿了？那裡不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你是香佬還是耳朵聾呀，我不是叫你自己嚐嚐嗎？」呆瓜說到這裡，倏拿起一盤點心向那夥計臉上扣去，口中道：「你不拿我給你拿，看看滋味怎麼樣。」

叭噠一聲，一盤點心扣個正着，弄得那夥計滿臉的點心汁，滴在雪白的衣衫上，慘不忍睹，接着又是乒乓一聲，瓷盤掉在地上，打個粉碎。

另一名再也忍不下去了，厲喝道：「小鬼，你是故意找事啊！也不打聽打聽喜年來茶樓是誰開的。」

「好啊！來硬的啦！」呆瓜嘻嘻笑着，來勁了！「我管他是誰開的，你們開黑店，把人肉當豬肉，把豬菜當人菜，還橫走不講理，小爺非要教訓你們不可。」

（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文・歐陽雲飛　圖・可飛

少年英雄傳



相找不相見　尋寶先尋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天宇約阿郎到廢園成交了整份藏寶圖，噹噹响的銀元寶八萬兩加上二萬兩銀票，共十萬兩交易，一手交銀，至於誰是買家，雷天宇暫不透露，待放火燒廢園，他們逃不出來時才說出是西門堡西門敬德指使的，但自己以爲穩拿十萬兩，結果被西門敬德送進火塲上西天，嗚呼哀哉沒命享……阿郎等四人幸躲入地室中藏匿未死，三絕婆婆、秋水寒找不到離去，老蓋仙率領丐帮來找，恰遇阿郎等從地室出來，協助將銀錠搬回去……公孫長風、西門敬德、阿郎等不約而同來到桐柏山，公孫堡、西門堡作生死鬥，阿郎等人轉入寶山……

多多側耳傾聽一陣，道：「怎麽一句都聽不懂，好像是外國人。」

皮蛋揚目四望，指着脚下的一條羊腸小徑道：「在那裏，一色黃衣，好像有五六個。」

大笨牛凝目細觀，默默計算一下，道：「是六個光頭和尚，人說禿子跟着月亮走，可以借光，現在和尚跟着太陽走，也挺光挺亮的。」

言談中，來人距離已近，阿郎已識出是天竺波羅門主哈雷西斯・阿巴達、總護法阿拉費茲・烏克拉，以及門下的四名高僧。

皮蛋拍手道：「又有生意上門啦。」

大笨牛道：「又是人送銀子來啦。」

佇立少頃，番僧已登上山來，大笨牛迫不及待的道：「恭喜恭喜啦。」

這話甚是突兀，阿巴達錯愕一下，簡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傻呼呼的道：「波羅門有何喜事值得白吃敎恭賀？」

皮蛋道：「四張藏寶圖業已合璧，還不值得高興嗎？」

烏克拉道：「很遺憾，本門不想再花冤枉錢了。」

多多一揚柳眉兒，說道：「這是爲什麽？」

阿巴達道：「眼前狀況已明，盡人皆知，本門第十六代掌門人哈里巴的寶藏就在這桐柏山中，何須再花錢買圖。」

皮蛋說道：「有一張圖，總是方便多多。」

烏克拉道：「花光了銀子，回不去天竺，可是困難重重，再說你們所售之圖，是否眞品恐怕還大有問題。」

阿郎吹噓道：「白吃敎向來信用可靠，貨眞價實。」

阿巴達道：「果眞如此，單憑半張藏寶圖，或許也可以摸索到寶藏所在。」

多多道：「掌門人可曾考慮到，你這是毀約的行爲。」

烏克拉道：「毀什麽約？」

皮蛋道：「毀預約藏寶圖的約。」

大笨牛道：「毀約就要受罰，那二萬兩訂金沒收啦。」

阿巴達「哦」了一聲，沒表示異議。

張小仙說道：「二萬兩數目不在少，丟掉多可惜，再買一張就可以多一張的希望。」

阿巴達思慮一下，道：「貧僧寧願多花一點銀子，買少林大悲三絕掌。」

張小仙不假思索的道：「對不起，大悲掌乃少林絕技，本敎主無權出售。」

阿巴達跟烏克拉互換一個眼色，道：「既然如此，本門無意強人所難，請就此辭，咱們有緣再見。」

「阿彌陀佛！」六僧一齊雙掌合十爲禮，在一片誦佛聲中，魚貫而去。

四大金剛則奔向相反的方向。

展開藏寶圖，仔細研究一番，翻山越嶺，登峯攀巒，直至夕陽西下，晚霞燒天的時候，依然一無所獲。

眼看天色將晚，阿郎說道：「咱們該找個宿處啦，找不到宿處，就只好露宿荒山。」

多多聞言甚爲焦急的道：「這種荒涼所在，那來的宿處？」

阿郎道：「雖是荒山野地，山農獵戶總是有的，找一戶人家借宿，應該不成問題。」

大笨牛道：「找獵戶好啦，獵戶一定有野味，咱們弄點野味吃。」

多多捉狹道：「山農也不錯，山農有更好的東西吃。」

大笨牛瞪大眼珠，垂涎欲滴的道：「是什麽？」

多多提高聲音，吐出來兩個字：「山柴！」

皮蛋戲謔道：「山柴好，吃在肚裏可以燒火，烤你自己的心肝吃！」

這一下可惹惱了大笨牛，罵道：「死皮蛋、臭皮蛋，你也敢拿我尋開心，看我怎麽修理你！」

說着，拳頭立如雨點子似的猛往皮蛋身上招呼，皮蛋拔腿就跑，四個人當即打打鬧鬧的奔離現場。

× × ×

桐柏山中，有一處絕妙所在，名爲：「百花谷」。

三面都是高山峻嶺，一面却平坦寬廣，而且土地肥沃，遍植各種奇花異卉，一年四季皆姹紫嫣紅，花香處處。

百花叢中，一處地勢較高的平台上，建有一座尼姑庵。

算不得規模宏大，也談不上雄偉壯麗，但粉壁綠瓦，纖塵不染，背山面水，四面修篁，給人一種出塵脫俗的感覺。

庵內暮鼓已起，梵唱不絕，直傳出數里之遙，使人聞之心曠神怡，發思古之幽情。

這麽清靜高雅的一座尼姑庵，却有一個怪異的名字：「斷情庵！」

庵門之外，在粉牆下，情痴先生正拎着一桶油漆，又在揮舞着大筆，寫他的歪詩。

張小仙的聲音道：「情痴先生，偉大，你眞偉大，好感人啊。」

多多的聲音說道：「這樣愛情專一的人，天上少有，世間無雙，應該叫情聖才對。」

皮蛋道：「但願不是自古多情空餘恨，老天爺可憐他，能够早日找到他的心上人。」

大笨牛總結道：「好偉大啊，好感人啊，也好可憐啊！」

四大金剛找宿處沒找着，聽得暮鼓梵唱，一路尋來，話落人已經到了情痴的面前。

情痴對阿郎替他強迫做廣告的事，似仍耿耿於懷，不曾回頭，不曾答話，寫完詩句後，掉頭就走，甚至亦不曾抬頭望他們一眼。

阿郎伸手一攔，道：「情痴先生，對不起啦，上一次本敎主熱心過度，傷了你的自尊，這一次咱們談點別的吧。」

從蓬亂的髮絲之中，情痴射出來兩道冷電似的寒芒，說道：「我們之間無話可談。」

張小仙道：「有啊，譬如我們可以談談公孫鳳。」

公孫鳳三字，像是一把利刃，刺中情痴先生的心，身子猛烈顫抖一下，以無比激動的語氣道：「你說公孫鳳？」

阿郎道：「沒錯，是公孫鳳，公孫長風的女兒，公孫龍的妹妹。」

「她在那兒？」

「本敎主想先弄清楚，她是不是你要找的情人？」

「不錯，我要找的人正是公孫鳳。」

「情痴先生，記得你曾經說過，只要公孫鳳看到你這一首詩，就會曉得你在找她？」

「事實確是如此。」

「可否說出原因來？」

「因爲這一首詩本來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共同創作。」

「哦，原來你是一位才子，她是一位才女。」

「張敎主請快說公孫鳳——」

「公孫鳳是否已經看到這一首詩，又如何辨別？」

「她會改掉其中的一句。」

「爲什麽要改？」

「是我故意寫錯了。」

「是那一句？」

「第四句。」

「『今朝恐作他人婦』？」

「應該是：『綺羅帳中伴君眠』。」

「如此，正確的全詩應是：『明知多情空餘恨，驅舟偏向恨海行，猶憶昨夜飄香夢，綺羅帳中伴君眠』。對不對？」

「對，只要有人改了這一句，必係公孫鳳本人。」

大笨牛咂一咂嘴唇，道：「好纏綿悱惻的愛情！」

情痴先生充耳無聞，沒有理會他，繼續追問公孫鳳的下落，阿郎道：「據公孫長風說是死啦，但是我不相信，本敎主覺得她一定還好端端的活在這個世界上。」

多多道：「如果你信得過我們，白吃敎可以帮你打聽。」

皮蛋道：「可以在公孫美的身上下點工夫。」

大笨牛誇大其詞的道：「公孫美對我們老大害單相思，只要略施小計，她就會

連腸子都吐出來。」

情痴先生怦然心動道：「這話可是眞的？」

阿郎順水推舟的道：「大概八九不離十啦。」

情痴一反常態道：「那就麻煩張敎主設法打聽一下吧。」

阿郎是個古道熱腸的人，心裏早巳答應了，但表面上却端起架子來，道：「你不是不喜歡欠人情債嗎？」

情痴長髮覆面，雖然看不出他的神色變化，但語氣巳和緩親切不少，道：「倘能尋得公孫鳳，必有厚報！」

「不必你報答，只要據實回答我一個問題就可以啦。」

「請張敎主直言。」

「你是誰？」

「這——？」

「是西門豪吧？」

「你怎麼知道？」

這話等於巳經承認他是西門豪，多多一本正經的說道：「你與公孫鳳的這一段愛情故事，早巳鬧得滿城風雨，既然你要尋找的人是公孫鳳，當然必是西門豪無疑了。」

情痴終於承認了自己的身份，道：「不錯，本人確是西門豪，但請四位守口如瓶，勿對外人言。」

話出口後，人也跟着悄然離去。

阿郎道：「天都快黑啦，何不在此借宿一夜？」

情痴西門豪道：「不了，曾聽人講，多年前有人在這附近見過公孫鳳，我想再到別處找找看。」

話落，人已在十丈以外，沒入暮色蒼茫中。

四大金剛則轉身進入「斷情庵」，找到一名知客比丘尼，說明來意，庵方立即一口答應下來，由另一名小尼領着他們，繞過佛堂，向後面的禪房行去。

皮蛋想起一個問題來，道：「請問小師父，你們這座尼姑庵的名字好怪，爲何叫『斷情庵』？」

小尼遲疑一下，道：「這當然是有特別原因的。」

大笨牛說道：「能不能說給我們聽一聽？」

小尼肅容滿面的道：「簡而言之，我們這裏的店子，差不多都是感情受過創傷的女子，來此的目的就是爲了斷絕情緣，所以掌門人才特意命名爲『斷情庵』。」

阿郎道：「來到『斷情庵』的女子，都出家了嗎？」

小尼道：「有的剃度爲尼，有的則仍在帶髮修行中。」

大笨牛見這位小比丘尼，生得眉清目秀，淡雅脫俗，年齡不過才十七八歲，忍不住脫口問道：「不知小師父可也是感情受過創傷的人？」

小尼莊重肅穆的道：「小尼例外，三歲便剃度出家。」

阿郎道：「可否向妳打聽一個人？」

小尼道：「什麼樣子的人？」

多多道：「自然是一個感情受過挫折的女子。」

小尼聞言立現惶急之色，道：「來本庵的女子，都是想忘記過去的人，小尼恐怕幫不上忙。」

皮蛋道：「這個人很有名氣，她叫公孫鳳。」

小尼面無表情，亦未答言。

大笨牛說道：「妳不說話也沒有關係，點個頭就可以啦，公孫鳳在不在『斷情庵』？」

小尼雙掌合十的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掌門人嚴命交代，本庵尼俗的身份來歷，一概不得與外人言講。」

話至此時，已到禪房門外，小尼告訴他們男客女客的居處，繼又說道：「四位小施主還沒有吃飯吧？」

這是大笨牛最關心的問題，立道：「快要餓扁啦，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就請快端出來吧，走的時候白吃敎多捐一些香油錢就是。」

小尼笑笑，道：「佛門之內，沒有美食，只有粗糙的齋飯。」

阿郎忙道：「小師父，別聽他胡說八道，有什麼就吃什麼吧。」

小尼應諾一聲，告辭而出，四大金剛略事梳洗，小尼便將齋飯送進禪房來，還順便點亮了燈。

身後緊跟着一個老道士，年約五十餘歲，穿着一件繪有八卦及太極圖案的袍子，三角眼，鷹鉤鼻，一看就知道不是什麼好東西。

小尼代爲介紹道：「這位是『玄武觀』主，怪道張半仙，也打算在此掛單借宿，就請一起用齋吧。」

阿郎猛然想起無血刀雷天宇臨死前的幾句話來，說秋水寒所生之子的父親，不是神偷賭仙，便是邪僧怪道，暗想：「這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大概是神差鬼遣，天老爺把他送來的。」

心念間，比丘尼已去，五人圍坐一起吃齋飯，怪道張半仙首先開腔：「四位小友可是近來紅透了半邊天，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白吃敎四大金剛？」

阿郎大人大樣的道：「那裏，張道長客氣，本敎主張小仙愧不敢當。」

多多自我介紹道：「小女子白吃敎副敎主多多，請張觀主多多指敎。」

皮蛋道：「白吃敎的總護法皮蛋。」

輪到大笨牛時，阿郎特意給他使了個眼色，大笨牛站起身來，將「千里尋父，萬里認爹」的字樣展現給張半仙看，道：「在下白吃敎的刑堂堂主大笨牛，張大俠可要認個現成的兒子？」

怪道張半仙道：「是誰在認爹呀？」

大笨牛說道：「就是我們的老大張小仙。」

皮蛋道：「我們張敎主的母親是秋水寒，父親不詳，所以才要尋父認爹。」

張半仙道：「江湖上盛傳，當年強暴秋水寒的男子，可能是神偷丁炎山，賭仙翁百萬，以及邪僧不了，這幾個人不是被殺，便是被閹。」

多多不露聲色的道：「那是因爲他們亂認兒子，冒充張敎主的爹。」

張半仙半信半疑的道：「這三個人也明明跟秋水寒有夫妻之實，如何證明不是張敎主的爹？」

也虧皮蛋想得出這個怪點子來，隨機應變的說道：「有最科學的法子可以查出來，將父子二人的血混在一起，一看便知道。」

張半仙還是不懂，道：「怎麼看？」

皮蛋道：「如果確是父子，二人的血液會融合在一起。」

大笨牛一點也不笨，一點就透，道：「假如不是父子，情形便大不相同，好像一碗醬油裏加了一碗豬油，怎麼攪拌還是黑白分明。」

張半仙瞠目結舌的道：「噢，有這等鮮事，本觀主從來沒有聽說過。」

阿郎道：「這是新發明，老一輩的人自然不懂啦。」

皮蛋道：「在洛陽古宅，跟秋水寒『那個那個』的男人，巳四去其三，只要查明第四個人是誰，幾乎巳經可以斷定正是我們敎主的親爹。」

大笨牛道：「認了一個有財有勢有名氣的兒子，還可以討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這種好事恐怕八百年也難得遇上一次，不知道會便宜了誰？」

多多道：「觀主叫張半仙，我們敎主叫張小仙，兩個人只有一字之差，豈非天意安排？」

這一番話，每一字一句皆打動張半仙的心，思慮半晌後道：「你們說的可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多多道：「騙你是王八！」

皮蛋道：「騙你是烏龜！」

大笨牛道：「騙你不得好死！」

張小仙的話更嚴肅：「人倫大事，豈可信口胡言。」

怪道張半仙的三角眼翻了好幾下，陰陽怪氣的道：「實不相瞞，本觀主正是你們所要尋找的人。」

阿郎神色一緊，道：「道長是說，當年你也是那一場麻將的賭徒之一？」

張半仙道：「錯不了，錯不了。」

皮蛋道：「也曾強暴過秋水寒？」

張半仙道：「本觀主手風極順，次數最多。」

大笨牛繼說道：「恭喜恭喜，你中獎啦。」

張半仙樂得嘴都歪了，忘了該如何回話。

阿郎最後道：「如此說來，我應該叫你——」

「爹」字尚未出口，皮蛋急忙阻止道：「且慢，爲了愼重起見，我主張驗一下血。」

四大金剛配合的天衣無縫，大笨牛緊盯一句：「觀主大人不會反對吧？」

怪道張半仙巳暈暈呼呼的，連自己的時辰八字都忘了，連說：「應該的，應該的。」

阿郎眉尖一挑，道：「那就請皮蛋總護法操刀吧。」

丁炎山、不了和尚、賭仙翁百萬，是張小仙親手閹的，少林悟悲大師則是大笨牛的傑作，只有皮蛋還沒有成績，聞言刷！的拔出一把匕首來，道：「如此就請張觀主上床來躺着好啦。」

張半仙不知是計，如言離開飯桌，躺在床上。

多多早巳避開，皮蛋還裝模作樣的取來一個碗，趨前說道：「請脫褲！」

張半仙楞愣道：「還要脫褲子？」

「當然，孩子是『那個』地方生的，血也要『那個』地方的。」

「多不多？」

「不多，只要一點點。」

「痛不痛？」

「不痛，一眨眼就過去了。」

怪道張半仙還是猶疑不決，不肯脫褲子，大笨牛不耐煩的道：「認白吃敎主當兒子，娶天魔女作老婆，眼看着聖僧哈里巴的寶藏又行將弄到手，你還不樂意，眞是傻瓜二百五。」

說出這個條件實在太豐厚，天底下恐怕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張半仙暗中咬一咬牙，終於將褲子退至腿彎處，獻出「寶」來。

皮蛋仍在作最後的戲弄：「這可是你自願的？」

「是本觀主自願。」

「請閉上雙眼。」

「幹嘛還要閉眼？」

「眼不見不痛嘛。」

「好，本觀主眼巳閉上。」

「注意注意，我馬屁大王要開始動刀了。」

「請！」

「放心，你不會感覺到痛的。」

「謝謝！」

這眞是今古奇談，滑天下之大稽，挨刀子，被人去勢閹割，還要說請道謝，張半仙平躺在床上，雙目緊閉，正沉醉在美好的夢境時，驀覺私處一陣奇痛，血如泉湧，一條皺皮「香腸」，兩顆「蛋」，一片「毛草」，已被皮蛋割下，扔到「斷情庵」外面去了。

閹割之痛，透骨錐心，慘叫聲中，張半仙巳提着褲子跳下床，滋牙咧嘴的罵道：「你們簡直是一羣流氓、惡棍、騙人的魔鬼，本觀主跟你們拚了！」

不待他出手進招，張小仙巳自搶先怒吼道：「牛鼻子，你想得倒挺美的，想人財兩得，告訴你，萬惡淫爲首，閹掉你的命根子，只是略施小懲，叫你下輩子無法再欺侮良家婦女，更嚴重的懲罰還在後頭哩，本敎主今天非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喝你的血不可！」

話甫出口，怪道張半仙巳瘋狂的撲攻而上。

「找死！」

張半仙雖巳自閉血脈，但傷處奇痛難當，復經張小仙劈胸一記重擊，立又一屁股栽坐在地。

阿郎咬牙切齒的臭罵道：「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留命到五更，牛鼻子，你該上路了，別讓索魂的小鬼等太久！」

單掌一豎，以掌代刀，照準他的頭顱砍下去，決心要將張半仙的天靈蓋劈開。

「住手！」

驀聞一聲沉喝，起自室外，立有一股奇大無匹的暗力洶湧而至，四大金剛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覺得身子如遭重力疾推，皆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三步。

定目處，禪房之內巳多了一位面如冠玉，却冷若冰霜，年約花甲，芒鞋佛裝的老尼。

初生之犢不畏虎，大笨牛一怔之後，踏前一步道：「老尼姑　妳是誰？竟敢管我們白吃教的閑事　鷄婆！」

老尼好厲害的一雙眸子，寒芒一閃，大笨牛爲之不寒而慄，冷冰冰的道：「貧尼無情　『斷情庵』的住持。」

多多道：「啊　老師太原來就是無情神尼　久仰、久仰！」

皮蛋唸唸有詞的道：「『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　細數天下英雄榜，一帮二堡三刀客』，這一首詩裏面的英雄英雌，總算全部湊齊啦。」

斷情庵住持無情神尼面冷如故，聲音依舊沒有絲毫感情存在：「四位小施主大概就是最近在江湖上鬧得滿城風雨，鷄犬不寧的白吃教主張小仙，以及多多、皮蛋、大笨牛吧？」

阿郎挺身而上，抱拳說道：「好說，本教主正在替天行道　爲民除害　希望老太不要干涉。」

無情神尼望了怪道張半仙一眼，道：「張教主打算將這位道長怎麽樣？」

阿郎據實說道：「要他死！」

「佛門淨地，不得傷生！」

「老師太有所不知，這個老色狼奪人貞操　毀人名節——」

「出家人不問是非　佛門之內絕對不准傷人！」

「可是　事有曲直，人有善惡　老師太不能一概而論。」

無情神尼臉色一沉，作了一個逐客的手勢，鐵面無情的道：「那就請到外面去，本庵之內絕不允許有兇殺發生。」

張小仙暗道：「哼，到外面就到外面，有什麽了不起！」

本待將怪道張半仙拖到斷情庵外去解決，那知，張半仙自知處境危急，早已悄沒聲息的溜之乎也。

阿郎好聰明，很會做順水人情，笑容滿面的道：「好吧，老師太既然這樣說，本教主恭敬不如從命，姑且在此叨擾一晚，明日再作計較。」

大笨牛鬆了一口氣，嚷嚷道：「開飯啦，開飯啦。」

手裏邊早已拿着一片肉乾，在津津有味的啃着。

無情神尼的眼睛好尖：「大笨牛，你在吃什麽？」

大笨牛揚着肉乾晃一晃：「是牛肉乾，老師太要不要吃一片？」

無情神尼始終不苟言笑，這時突又罩上一層寒霜，以命令的口吻道：「佛門之內，只許食素，不准動葷，請收起來，或者去露宿荒山！」

這位老尼寶相莊嚴，道貌岸然，全身皆散發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威儀，儘管大笨牛心裏不舒坦，還是乖乖的將牛肉乾收起，坐在餐桌前吃起齋來。

皮蛋拍馬屁道：「老師太，請一起用吧。」

無情神尼的臉色亦稍爲和緩一些，道：「貧尼業已用過，請四位小施主自己用吧。另有一事，貧尼願在此一提，桐柏山中，尋寶者衆，本庵隨時都有被人侵入的可能，爲了四位的安全着想，今夜不論發生何事，務請勿擅離禪房一步。」

言畢，不等四大金剛回話，便自出門離開。

皮蛋伸了一下舌頭，望着無情神尼的背影道：「這個老尼姑好冷啊，冷得像一座冰山。」

大笨牛道：「豈止是冷，外加冷酷無情，又叫無情神尼，眞是名符其實。」

多多出身武林世家，對江湖典故知之甚詳，振振有詞的道：「這位無情神尼，早年也是感情受過創傷的人，她的冷面孔早巳聞名天下，尤其功力奇高，出神入化，連西門敬德、公孫長風這等武林巨擘，對她都要禮讓三分。」

阿郎的心裏，本覺得有幾許窩囊的感覺，碍於借宿在此，故未發作出來，及聞多多之言，這才稍覺寬慰，道：「咱們白吃教也是武林巨擘，就大方點，讓她四分吧。」

吃了一頓齋飯，大笨牛感覺淡而無味，又拿出一塊豬肉乾來啃，多多馬上阻止道：「大笨牛，不要吃！」

大笨牛踩一下脚，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咦，多多，妳又沒有出家當尼姑，憑什麽不許我吃肉？」

多多道：「寶藏在那裏，需時多久，誰也不知道，有齋飯就湊合着吃吧，乾糧醃肉等是留着救命用的。」

阿郎道：「多多之言對極啦，假如藏寶之處是一個絕險之地，或者因爲其他的因素，短時間離不開，缺少乾糧第一個餓死的必然是大笨牛。」

這一着眞靈，大笨牛不敢再糟蹋食物，將肉乾小心的放進袋子裏，扯着身上的白，說道：「這個玩意兒可以拿掉了吧，免得破壞我清純的形象，害我交不到女朋友。」

四頭色狼巳全部查明，再也沒有尋父認爹的必要，而買賣藏寶圖的事亦當落幕告終，阿郎未遑多想，便命皮蛋、大笨牛將布條丟棄。

夜色巳深，約當起更時分，多多道過晚安，正欲回到自己的禪房去睡覺，忽見五七丈外，有一個夜行人一閃而過，忙急聲叫道：「阿郎，你快出來一下。」

阿郎、皮蛋、大笨牛一齊快步而出，同聲問道：「什麽事？」

多多指着那夜行人的背影道：「你們看，那是誰？」

皮蛋展目一望，道：「好像是三絕婆婆。」

阿郎道：「不是好像，本來就是婆婆嘛。」

「婆婆！婆婆！」

馬上揚聲叫出了口。

然而，不知是三絕婆婆沒有聽見，還是認錯了人，那夜行人既未答言，亦未止步，仍自放步疾行。

阿郎道：「咱們追上去瞧瞧。」

雙臂一抖，去勢如風，咬着那夜行人的尾巴追下去。

「斷情庵」的建築甚是散亂，禪房以外，還有好幾個院子，夜行人的輕功造詣絕佳，四大金剛非但沒有追上，反而落後更多，正自焦灼無奈，夜行人巳沒入山邊的一座獨立院內。

當四人追至近前時，馬上發現，黑漆

大門上方的橫匾上，寫着三個斗大的金字：「絕情院」。

大門銅環的右側　掛着一塊牌子，上書：「閑人免進　非請莫入！」八字。

圍牆很高　約在三丈以上，大門巳閉起　門外無人。

「篤！篤！篤！」

張小仙趨前叩門三響。

咿呀一聲，啓開一道小門，一個中年尼姑探出來半個頭，一見是皮蛋他們，隨即就欲將門關起來　阿郎搶上去一步，道：「師太請勿關門，在下有事請教。」

中年尼姑道：「小施主有什麽事？」

阿郎道：「剛才是不是有一個夜行人進入『絕情院』？」

「是啊，是有一位施主進入本院。」

「可是一位老太太？」

「嗯　年歲是不小了。」

「是三絕婆婆吧？」

「貧尼不甚清楚。」

「騙鬼，妳會放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進去？」

「因爲這位女施主持有敝庵住持的令牌。」

「可否請這位老太太出來一見？」

「貧尼在此値夜，無暇兼顧。」

「那就放我們進去，自己找。」

中年尼姑指着木牌道：「絕情之地，住着的都是傷心的女子，閑人免進，非請莫入。」

多多道：「那就痲煩師太，請無情神尼出來說話。」

中年尼姑漠然道：「掌門人恐巳就寢，不便打擾。」

大笨牛勃然怒道：「這也不行，那也不好，要如何才能見到三絕婆婆？難不成是鼓勵白吃教強攻硬闖？」

掄起拳頭來，巳擺出動手的架勢，却被阿郎及時攔住了，說道：「大笨牛，不得鹵莽，本教主說過，要禮讓無情神尼四分。」

微頓又道：「痲煩這位師太，下班之後請告訴三絕婆婆一聲，說我白吃教主張小仙在前面禪房相候。」

中年尼姑遲疑一下，頷首不語。

多多道：「另外，還想向師太打聽一個人。」

中年尼姑沉默依舊，未發一言。

阿郎道：「也是一位傷心的女子，叫公孫鳳。」

中年女尼搖頭道：「住在絕情院裏的女子，爲了澈底忘記過去，自己的本名皆棄而不用，根本無從查起。」

大笨牛歎息一聲，道：「傷腦筋，你們這裏的事，處處透着古怪，也處處都是無情、斷情、絕情的事，我要是一個失戀的女子，寧願去跳崖或者吃香蕉皮。」

事實如此，多言無益，阿郎和多多、皮蛋、大笨牛互換一個眼色，只好返回禪房，蒙頭大睡。

×　×　×

大清早。

旭日尚未露臉。

不過，天巳經大亮了。

「斷情庵」內鐘鳴不絕，一片梵唱，數十名比丘尼正齊集在佛堂內做早課。

却見一位穿着一身及地白紗，長髮披肩，瓜子臉，杏兒眼，齒如編貝，口若櫻桃，氣質高雅脫俗，宛若一尊女神般的女子，立在庵外粉牆下。

看年齡，約在三十五歲左右，風華絕代，國色天香，像是一朵盛開的玫瑰，全身皆充滿十足的成熟美。

可惜，眉宇之間籠着一股子濃濃的悽慼憂苦之色。

在她的面前，擺着兩桶油漆，一桶白色的，一桶紅色的，巳將情痴題詩的最後一句用白漆刷去，正以紅漆寫下：「綺羅帳中伴君眠！」

寫完之後，不知爲何，白衣女子的眼淚，竟如斷了綫的珍珠一般，滾滾而下。

步履聲起，正好與早起離庵的四大金剛巧遇，多多的眼睛最尖，妙眸一瞥，尖聲驚叫：「哇呀！公孫鳳出現啦！」

阿郎打量一下白衣女子，單刀直入的問道：「請問芳駕可是公孫鳳？」

白衣女子似乎沒料到，這麽早就會有人出現，急忙偷偷擦乾眼淚，望着張小仙，顯得窘迫而又不自然的道：「不不！我不是你說的人。」

阿郎詫異道：「難道『綺羅帳中伴君眠』這句詩不是妳寫的？」

白衣女子緩緩道：「詩是我寫的。」

多多以肯定的語氣道：「那妳就是公孫鳳！」

白衣女子還是不承認：「我說過，不是。」

皮蛋道：「這就奇了，此乃西門豪與公孫鳳之間的一首情詩，是他們兩個人的共同創作，是最高機密，只有他們兩個人自己知道，這位女士是如何得知的？」

白衣女子猶豫一會兒，道：「是聽一位朋友說的。」

大笨牛心急口快的道：「妳這位朋友一定是公孫鳳，快叫她來，我們白吃教四大金剛帶他去找情痴先生。」

白衣女子怔愕，說道：「誰是情痴先生？」

大笨牛道：「就是恍恍惚惚，瘋瘋癲癲，到處題詩找公孫鳳的西門豪，好可憐啊。」

「哦！」白衣女子沒有正面答話。

多多道：「情痴先生的確很可憐，整日以淚洗面，以酒代茶，不知踏破了多少雙鐵鞋，不知寫完了多少桶油漆，這麽偉大的愛情，應該有一個完美的結局才對，請快叫公孫鳳出來吧。」

白衣女子的臉色巳不知經過了多少變化，眸中的淚水驅之不去，力持鎮靜的道：「很不巧，她巳離庵而去。」

阿郎道：「還會回來嗎？」

「大概會的。」

「何時返庵？」

「可能很快。」

「公孫鳳返庵時請轉告她，說白吃教主張小仙在找她，西門豪愛她愛得要死要活，可千萬不能負人家。」

大笨牛補了一句：「要是公孫鳳對不起西門豪，情痴先生一定會跳崖自殺的，哇！」

這小子的淚綫特別發達，感情又豐富，說至最後，竟哇的一聲哭出來。

也引得白衣女子淚眼漣漣的道：「請四位小友放心，公孫鳳一旦返庵，一定據實轉告她。」

阿郎道：「那麽，本敎主先代情痴先生謝啦。」

皮蛋道：「聽說住在『斷情庵』裏的女子，都是感情受過創傷的人，不知是也不是？」

白衣女子的眸光在小仙身上轉來轉去，道：「事實差不多正是這樣。」

大笨牛道：「這也就是說，這位阿姨也是情場失意之人？」

白衣女子道：「可以這樣說。」

大笨牛慷慨激昂的道：「阿姨這麽漂亮，是誰這樣沒良心遺棄妳，告訴我，我大笨牛一定將他揪出來，千刀萬剮，碎屍萬段，爲阿姨出這口烏氣。」

白衣女子道：「謝謝，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不想再提。」

無情神尼的聲音冷冷的接道：「是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沒有再提的必要了。」

說至此時，人已來到大家的面前，展目從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的臉上緩緩掃過，繼道：「四位小施主早啊。」

「師太早！」

四人齊聲問候，張小仙接着說：「請敎老師太，三絕婆婆昨晚是否來過？」

無情神尼面無表情的說道：「確曾來過。」

阿郎道：「記得昨夜本敎主曾拜託一位師太，轉告三絕婆婆——」

無情神尼打斷他的話，．「話已傳到，而且三絕婆婆也曾到禪房看過你們，諸位小施主睡意正濃，故而未曾攪擾。」

多多道：「三絕婆婆現在何處？」

無情神尼道：「天不亮就走了。」

阿郎說道：「我們也該走了，後會有期！」

拱拱手，別過無情神尼、白衣女子，立與多多、皮蛋等人結伴離去。

奔出去十餘丈後，多多說道：「小仙，你發現沒有，那個白衣女子一直在看你哩。」

大笨牛道：「我早就注意到了，她的一雙眸子，始終在老大的身上打轉，好像眞有那麽點意思。」

張小仙臉一沉，罵道：「放屁，你在胡說什麽，她的年齡够資格當我媽。」

皮蛋道：「許是在挑女婿吧，人家不是常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多多道：「這白衣女子是個大美人，她的女兒也一定是個小美人。」

皮蛋道：「多多，這樣妳就慘啦。」

多多一時還弄不懂他的意思，道：「這跟我有什麽關係？」

大笨牛道：「關係可大囉，我們老大如果娶了白衣女子的女兒，妳就失戀啦，不是吃香蕉皮，就是跳崖，或者到百花谷來『斷情』、『絕情』，最後變成『無情』，好可憐啊。」

多多聞言大怒，破口就罵：「混帳大笨牛，王八大笨牛，小心我那一天發了狠，將你的狗嘴縫起來，叫你永遠張不開嘴哩。」

大笨牛不依，又跟多多打鬧起來，阿郎，皮蛋不甘寂寞，也上去湊熱鬧，四個人皆童心未泯，好玩成性，就這樣一路打鬧下去。

這一切，俱已看在白衣女子的眼內，不知怎地，淚水竟似泉湧而出，已濕透了一條絲絹，還不斷傳出飲泣的聲音。

一向冷面無情的老師太，這時却表現出慈祥可親的一面，雙手輕按在白衣女子的肩上，柔聲說道：「孩子，妳該高興才對。」

白衣女子哽咽道：「徒兒知道，師父，可是，不曉得怎麽回事，我好想哭。」

無情神尼道：「想哭就哭一場吧，這樣對妳也許更好，不過，最好等回到庵裏後再哭，免得被小輩們看到鬧笑話。」

白衣女子捨不得走，直至四大金剛完全消失不見後，這才悵然若失的返回「斷情庵」。

×　×　×

一座高山之上，有一處奇妙的地方，四面峯巒拱衛，中間有一個十餘畝大小的湖泊，東方山峯之上，長着不少柳樹，再往下，是一道筆立的絕壁，彷若刀削劍斬一般。

絕壁之上，有一個直徑的五丈方圓的地方，特別光滑，就好像是一面鏡子似的，上面鐫刻着一首詩：

日上柳梢頭
金光戲碧波
欲作神仙夢
盡在此山中

與藏寶圖上的詩句完全相同，雖因年代久遠，塗上去的色料多已剝落，但每一筆每一字皆仍清晰可見。

這時，太陽的餘光已射向山頭，泛起半天金黃。

山下，正有四個人結伴而上，是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當他們到達現場，看到這般景象時，不由皆高興的手舞足蹈，又蹦又跳起來。

多多首先說道：「找到啦，找到啦，一定就是這裏！」

皮蛋環目四顧道：「看看這個地方，四面環山，中有湖泊，一定錯不了。」

大笨牛雖識字不多，但對眼前的這一首詩却耳熟能詳，說道：「廢話，詩都寫在石頭上了，還用得到你們瞎嚷嚷，快挖呀。」

阿郎展開藏寶圖，仔細核對一下，道：「地方是沒錯，但寶藏在那裏，仍舊是一個謎。」

大笨牛說道：「不是『盡在此山中』嗎？」

阿郎道：「山這麽大，咱們總不能將整座山翻過來呀，應該有一個確切的所在才好下手。」

多多道：「那該怎麽辦？」

小仙道：「自然先在這一首詩上下工夫。」

皮蛋道：「咱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還有什麽工夫可下？」

阿郎收起圖來，停立在湖邊，將目光投注在東方山頭上，語意深長的道：「這首詩，可能也是一個謎語，不妨一句一句的來解，且等太陽上了柳梢頭時，看看是何景象？」

太陽早已升起，從山後竄到山頂，又從山頂竄升上樹梢。

馬上發出一個奇妙的景象，陽光投射在湖中，又從湖中反射到東邊的石壁上。

不偏不倚，奇巧無比，反射的地方，正好是題詩之處。

此處光亮如鏡，立即又折射到對面十數里外的一座高山上。

多多、皮蛋、大笨牛睹狀高興得不得了，異口同聲的說道：「寶藏一定在那裏了！」

阿郎默然不語，繞過小湖，來至石壁下方，靜待太陽再升高一些，反射的範圍擴大至題詩石鏡的一半時，乍然提氣抖臂，「一鶴冲天」而起。

題詩的地方實在太高了，約在六丈以上，超出了輕功極限甚多，阿郎一縱之勢，無法到達，不得不在中途借力，只見他身在空中，游壁而上，在石壁上連續蹬了幾下，身形再度拔起，卒被他達到題詩之處。

以極快的速度，迅即觀察一遍，發現是一整塊碩大無朋的大青石，渾然天成，表層光滑如鏡，寸草不生，絲毫也看不出，寶藏究竟存放何處。

岩石之上，根本無處站立，全憑一口眞氣虛懸空中，也不過是幾秒鐘的時間，張小仙便勢竭氣盡而落。

而多多、皮蛋、大笨牛更差，連試數次，竟無一人能到達題詩的地方。

多多急聲追問道：「怎麽樣，寶藏在那裏？」

阿郎雙手一攤，作了一個無奈的表情，道：「我也不知道。」

皮蛋急問道：「有沒有暗門，或者機關？」

小仙說道：「可能沒有，起碼尚未發現。」

大笨牛道：「那就再上去瞧瞧嘛，老大。」

阿郎說道：「奶奶的，哈里巴眞會折騰人，藏在這麽個鬼地方，停留的時間太短啦，我看寶藏還沒有找到，人就會累死了。」

多多忽然驚叫一聲，道：「有了，有了。」

皮蛋道：「有了什麽？」

多多說道：「有了在空中停留的好辦法。」

阿郎說道：「那就有屁快放，別吊胃口。」

多多拍一下佩在阿郎脅下的無血刀，道：「可以用這個！」

一語提醒夢中人，張小仙連多說一個字的時間都不肯浪費，銀虹一閃，刀光耀空，只聽刷！的一聲，穿石裂岩，石粉紛飛，無血刀鋒芒畢露，沒入岩石中達五寸之深。

拔刀而出，人又提縱騰空，中途借力復起，疾逾飛鳥，銀虹閃爍，刀光乍斂，再聞刷！的一聲響，已將無血刀插入「日」字右方五尺許處。

阿郎右手緊握刀柄，身體懸空，一雙眸子像極了大鬧天庭的孫猴子，上下左右，不停掃瞄，左手及雙脚也沒閑着，敲敲打打，踢踢碰碰的，在尋找有無暗門或機關等設施。

結果，敲遍手脚所及之處，並無任何發現。

眼睛雖可盡覽全壁，却依舊沒有突破性的收穫。

多多在下面指揮道：「再換個地方嘛，向左移。」

皮蛋的聲音顯得有點慌張：「有人，小心偷襲！」

大笨牛怒吼道：「媽的，你大概是不想活啦！」

啦字出口，已率先打出一把霸王釘。

「看打！」

「看打！」

多多、皮蛋的反應也是一流的，六把飛刀，佈下一道刀網，網向一個由斜刺裏飛竄而起的人。

此人乃公孫長風，好棒的輕功提縱術，比飛刀，霸王釘的速度還快，一齊擦脚而過，叮叮噹噹的碰壁而落，僅僅擊落一些碎石而已。

公孫長風恍如天馬遊龍，中途借力一點，已輕巧寫意的，到達與張小仙齊頭之處。

「張敎主，你早啊！」

「老小子，你也不晚！」

「下去！」

「下去！」

公孫長風首先發難，劈面一掌打過去，張小仙毫不畏縮，立即發招還擊，兩股暗力在空際一撞，發出一聲霹靂似的「空爆」，人影兒也隨着向後飄去。

已氣盡勢竭，公孫長風急速墜下，阿郎怕多多、皮蛋、大笨牛招架不住，亦火速拔刀而出，啣尾追殺。

「納命來！」

猛打「千斤墜」，無血刀幻化出萬道光芒，罩定了公孫長風的頭，以一招「長虹貫日」，貫頂而下。

「殺！」

「殺！」

「殺！」

公孫龍、公孫虎、公孫豹、公孫美，以及公孫世家的幾十名高手已電奔而至，睹狀立有數人騰空接應，多多、皮蛋、大笨牛恐阿郎吃虧，亦起身攔截，一時人如飛鳥，殺聲四起，交織成一幅驚心動魄的畫面來。

太空大戰，來得快，去得也快，一霎時雙方便皆力盡而落，公孫長風技深若海，張小仙未能傷得他半根毫髮，一名門下的高手作了替死鬼，一刀掠頂而過，咔嚓！一聲，身首分了家，落地之處，身體與腦袋的距離相差一丈有餘。

而且，就像是刀切豆腐，看不到半點血，及至所有的人全部脚落實地，才如突然打開水龍頭一樣，泉湧而出。

張小仙朝公孫世家那一邊瞄一眼，發覺原來上百人的陣勢，現在尚不足五十人，其中尚有不少包頭裹布，傷肩斷臂之人，料想與西門世家那一戰，必定災情慘重，道：「各位不在那裏挖寶拚命，來這兒做什麽？」

公孫長風殺機滿面的道：「小惡棍，你得了便宜還賣乖，以僞圖行騙，在池塘裏加了一座山，害得老夫浪費了不少時間

，還賠上幾十條命，今天要向你連本帶利討回來。」

皮蛋怒道：「好啊，有胆就上，誰怕誰呀。」

大笨牛更絕：「哼，小心我閹掉你那一條老『香腸』！」

阿郎威風凜凜的道：「好極了，咱們仇高如山，恨深似海，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公孫長風聽得一呆，反問道：「小無賴，你跟老夫仇高如山，恨深似海？」

張小仙咬着牙齒說：「錯不了，本教主要爲風塵雙俠報仇。」

公孫長風奇道：「張靜之，卜乃慧是你什麽人？」

阿郎道：「是本教主的爺爺、奶奶，你敢否認是殺人的兇手嗎？」

公孫長風道：「爭戰之中，死傷在所難免，老夫沒有否認的必要。」

阿郎怒沖沖的道：「哼，你倒說得輕鬆，明明是你奪圖行兇，可不是一般的比武較技，本教主現在就要你向閻王老子報到。」

公孫長風乃頂天立地的人物，從來也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說這種大話，聞言冷笑一聲，道：「好狂的娃兒，死到臨頭了還張牙舞爪！」

一扭頭，立又傳令，說道：「給我拿下，一概格殺，奪下他的無血刀將大有用處！」

「是，爹！」

「是，老堡主！」

一人傳令，無數人應聲，公孫龍、虎、豹立與十幾名高手蜂擁而上，跟四大金剛幹上了。

公孫長風根本未將阿郎放在心上，兀自彈身而起，再一次飛向題詩石壁。

薑畢竟是老的辣，公孫長風雖然沒有無血刀，却很會因勢利導，拔出一支匕首來，插進無血刀的刀縫裏。

像他這樣的頂尖高手，縱然是一根針一條綫，照樣妙用無窮，只見他緊握匕首，換了一口氣，忽又飄身飛出。

啪！啪！啪！啪！好快的動作，一眨眼的工夫，公孫長風便連拍四掌，擊向題詩石壁。

他經驗老到，斷事精明，石壁之內，不論是有任何機關暗門，或是洞窟秘穴，掌聲過處，必可立現端倪。

然而，但聞一片轟轟隆隆之聲，震得羣山廻鳴，歷久不衰，石壁却紋風未動，甚至連一些石粉亦不曾落下，顯然岩石堅實，似無洞穴。

石壁之下，熱戰正酣，四大金剛大發虎威，四個人背向而立，進則大悲掌，退則迷踪步，儘管公孫世家人多勢衆，却未曾佔得絕對上風。

乍然，無血刀寒芒暴吐，挾着一聲銳嘯，劃出一道美妙的弧綫。

「哇呀呀！」

「我的媽呀！」

「痛死我也！」

隨着這一條弧綫，這一陣慘叫，血如泉湧，勢如破竹，馬上造成一死二傷。

公孫龍的聲音，好似夜梟悲鳴道：「小兔崽子，公孫世家與你們白吃教勢不兩立！」

阿郎吼叫道：「廢話，早就水火難容，有胆放馬過來，無血刀照樣叫你斷頸飛頭。」

站在門圈之外的公孫美嬌叱道：「張小仙，不得對我父無禮！」

大笨牛嚷嚷道：「少臭美啦，妳跟我們老大的那一段『抱在一起』的情，時效已過，發生不了作用啦，除非再投懷送抱，讓我大笨牛親一下。」

眞氣得公孫美花枝亂顫，銀牙緊咬的道：「野種！壞胚子！短命鬼！姑奶奶和你沒完沒了！」

新仇加上舊恨，公孫美嬌嗔大發，當即挺劍投入門圈。

石壁之上，公孫長風已拍出十幾掌，尋遍了四分之一的地方，迄無任何可喜的發現。

此刻，他正緊握匕首，稍作喘息，足下風聲一緊，突然冒上一個人來。

不是張小仙。

是西門敬德！

「西門老兒，你想來送命？」

「公孫老狗，老夫是專程來取你性命的！」

「看掌！」

「接招！」

二人乃活寃家，死對頭，一言不合，便即大打出手。

打得好快好狠，也好令人拍案驚奇，僅憑一口眞氣，兩個人便在半空中硬碰硬的拚了十餘掌。

但見龍騰虎躍，兔起鶻落，人如飄絮，狂風大作，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直從山壁上方，打到脚落平地，誰也沒有奈何了誰。

場中人頭鑽動，袂聲如濤，西門英、西門雄、西門傑、西門亮，以及數十名門下高手，俱已結隊而至，排好陣勢，與公孫世家遙遙相對。

大敵當前，公孫世家未敢掉以輕心，早已鳴金收兵，退出丈許之地。

如此一來，四大金剛便被架空了，正好處在兩大世家的中間。

而西門敬德落脚之處，無巧不巧的居然正在張小仙的面前。

這眞是寃家路窄，張小仙怒眉一挑，指名道姓的道：「西門敬德，你來得正是時候，本教主正要找你呢。」

西門敬德故作不懂的道：「張教主找老夫作甚？」

「討債！」

「討債？老夫與你素昧平生，這是從何說起嘛。」

「少裝蒜，你認得本教主，本教主也識得你，應該從開封廢園的那一場大火說起。」

「那一場火，你——？」西門敬德的目光凝注在無血刀上。

「哈哈，你沒有想到吧，燒死了雷天宇，却沒有燒死白吃教的四大金剛。」

「老夫正想知道，你們這四條小命是如何從鬼門關裏逃回來的？」

多多道：「是天意！」

皮蛋道：「是我們命大！」

大笨牛道：「是我們行善積德，救苦

救難的結果。」

張小仙道：「是閻王爺放我們回來，專門爲了取你這條老命！」

四人言詞刻薄，極盡喜笑怒罵之能事，激得西門敬德暴跳如雷，雙臂猛一抬，已挽起了兩掌眞力，準備出手發難。

而西門、公孫二世家，經過短暫的對峙後，早已動上手，雙方皆傾力以赴，強攻猛打，硬衝硬闖，就這麽一忽兒的工夫，已有傷亡出現，死傷的人差不多還是西門世家的人。

因爲西門世家少了一個西門敬德，相形見拙，處在下風。

西門敬德老謀深算，輕重緩急之間自有分寸，當下乾咳一聲，自找台階的道：「娃兒們胎毛未退，乳臭未乾，且讓爾等多活些時，待老夫收拾完公孫世家後，再來給白吃教送終。」

這只是西門敬德自己的如意算盤，白吃教四大老剛却不答應。

「有仇不報非君子！」

「有債不討不丈夫！」

「殺了他！」

「烤他的魷魚！」

「卡馬！卡馬！」

「給他刺幾個字做紀念！」

舌劍唇槍，尖酸惡毒，四個人一條心，早將西門敬德困住，施展出渾身解數，決心非要將他置之死地不可。

無血刀威力無邊，金光耀眼，寒氣透骨，張小仙鋼牙緊咬，喊殺震天，「分花拂柳」、「橫掃千軍」、「流星趕月」，三招快攻，一呵氣成，再配合上多多、皮蛋、大笨牛的大悲掌，饒他西門敬德乃頂天立地的人物，也敵不過四大金剛的車輪大戰，一交手便處在下風，險象環生。

西門英、雄、傑、亮，早已被對手公孫龍、虎、豹、美咬死，想馳援却抽身不得，公孫長風則如虎入羊羣，正在趕殺西門世家的衆高手，瞬息之間，已是三死三傷。

公孫長風得意洋洋的道：「張小仙，加油，幹掉西門老兒，老夫賞你白銀十萬兩！」

阿郎嗤之以鼻，破口大罵道：「媽的，少幸災樂禍，宰掉西門敬德，下一個就是你公孫長風！」

腕上加力，攻勢加快，乍聞噗！噗！兩聲響，西門敬德的兩片衣襟下 已應聲而落。

禍不單行，多多、皮蛋、大笨牛聯手合擊，三段暗力再乘機猛一撞，西門敬德的身子向前疾飛，阿郎口裏喊着：「老小子，你的死期到啦。」

人如旋風而起，無血刀挾風帶雷，疾向西門敬德的脖子落去。

「住手！」

一聲斷喝，一條人影，好快好厲害，硬生生的將張小仙截下來。

阿郎一見是三絕婆婆，不禁爲之一呆，道：「婆婆，妳老人家怎麽帮這個老混蛋的忙？」

西門敬德好妙的身法，一閃便在三丈以外，又和公孫長風門在一起。

三絕婆婆肅容滿面的說道：「小仙子，長幼有序，不可以稱西門堡主爲老混蛋啊！」

大笨牛告狀道：「婆婆，他本來就是個老混蛋，在開封時差點把我們燒成大龍蝦。」

三絕婆婆不以爲然，道：「不論他做了什麽事，你們都不可以對他無禮。」

多多道：「這是爲什麽？」

三絕婆婆道：「不爲什麽。」

張小仙天生的牛脾氣，道：「婆婆，請恕小仙子放肆直言，除非有萬分充足的理由，否則絕不接受，焚身之仇，非報不可。」

皮蛋也在一旁敲邊鼓，道：「然也，此仇不報，等於自己砸掉白吃教的金字招牌。」

三絕婆婆遲疑一下，道：「小仙子，西門敬德跟你有關係。」

阿郎一怔神，道：「我跟他有什麽關係？」

「此時言之尚早。」

「婆婆不說小仙就要動刀子！」

「你與他的關係非比尋常。」

「非比尋常？這太籠統了吧？」

「時機成熟時，婆婆自會說清楚。」

「請婆婆現在就告訴我。」

「不可以，你娘還沒有同意。」

「我娘？我娘在那裏？快帶我去。」

「想要見你娘，就得聽婆婆的話，別做令你娘難堪的事。」

「好，我答應婆婆，此時此地，放西門敬德一馬，待小仙子解決掉公孫長風後再說。」

多多、皮蛋、大笨牛聽到這裏，皆轉移目標，蠢蠢欲動，準備對付公孫長風。

三絕婆婆聲沉語重的道：「不！你也不可以殺公孫長風。」

弄得張小仙滿頭霧水的道：「這是爲何？」

三絕婆婆道：「理由相同，你與他的關係也非比尋常。」

「婆婆，小仙子跟公孫長風也有關係嗎？」

「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不同意，公孫老兒是害死張爺爺、張奶奶的元兇主犯，不手刃此賊，難消我心頭之恨！」

「就事論事，公孫長風的確其罪當誅，但不一定非要由你來下手不可。」

「那該由誰下手？」

「婆婆，或時間。」

「時間也會殺人？」

「還可以解決很多其他的事情。」

「婆婆的意思是，妳要小仙子放過現在？」

三絕婆婆朝門場中望望，西門、公孫二堡正打得難分難解，語重心長的道：「讓他們放手一搏，也許今天就可以將事情解決。」

皮蛋道：「就讓他們狗咬狗吧，最好同歸於盡，只要這兩個老傢伙一死，事情也就一了百了啦。」

大笨牛道：「萬一不死，白吃教也不會放過他們，我們老大是最最孝順的人，將來婆婆若是遭了別人的毒手，我們老大也一定會——」

（未完・十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葉伯庭、小江父子二人約好同到天一會臥底，葉伯庭似乎又變卦，小江只好單獨幹，陸丹洞悉其意，暗中協助，繼而司馬能行、馬芳芳、李婉如也相約來臥底，麥遇春雖來者不拒，表示歡迎，但暗中指使馮君實監視司馬、馬、李三人，由李占元監視小江父子二人，此事被陸丹知道，教小江如何應付，小江因改邪歸正犯疑，爲了表演過去的壞蛋事蹟，遵照陸丹授計，詐動色心，摸丫環的屁股，又藉詞向麥遇春强辯，使上下的人知道他惡性不改，馬芳芳又故意向他襲擊教訓，更釋衆人之疑，於是小江得順利地接應翁仲，潛入洞庭……

錯傳五號角　仗義洗惡跡

如果翁家兄弟眞的藏在這裏，司徒孝這條小命就危險了，但這工夫小江站在臥室門外道：「司徒少俠你……」

司徒孝齜牙冷笑道：「江護法知不知道有奸細混入本寨了？」

「聽說有這麽回事，莫非要搜我的住處？」

「很抱歉，爲了本會的安全，不得不如此。」

小江道：「是不是每一位護法的住處都要搜？」

馬芳芳大聲道：「少和他囉嗦！搜！」幾個堂主一湧而入！搜得很仔細，當然沒有發現什麽。

小江道：「司徒護法不該說聲『對不起』嗎？」

司徒孝道：「我看沒有必要。」馬芳芳率衆出院。

司馬能行走在最後，他回頭看了小江一眼，小江作了一個司馬能行可以體會的表情。

只是司馬能行微愕了一下，似乎不知道他把人藏匿在何處，小江此刻自然無暇也不便解釋，只是作樣子，「匡郎」一聲閉上院門詛咒道：「媽的！拿着鷄毛當令箭。」

他在門上傾聽了一下，攤攤手心想，要不是認識了陸丹，翁老二八成是磨石掉在鷄窩裏——砸了蛋哩。

他回到屋中，不由猛吃一驚，道：「翁兄你怎麽又回來了？」但仔細一看却又不是翁老二，却也很像翁仲。

「在下不是翁仲。」來人也是一身水衣水靠，看年紀比翁老二少三五歲，「在下是翁老四翁壽。」

小江急忙閉上門熄了燈道：「賢昆仲來了幾位？」

「只有家兄翁仲和在下，江兄，小弟是暗暗跟着家二兄進入內寨的，所以知道江兄似乎把家兄藏起，小弟無處可躲，只好又來麻煩江兄了！」

「不要緊，不要緊，」小江道：「翁兄，令兄確已被在下藏起，不知翁兄有未被人發現？」

「有。」翁老四道：「但在下以爲，發現在下的人可能把在下和家兄當作了一個人。」

「那就好。不過這兒總是危險，」小江道：「翁兄有未看到不久前有人搜我的屋子？」

「知道，那時我就藏在此院右側的樹上。」

「藏在上樹太危險了。」

「我是在他們搜過樹上之後，才上樹的。」

「那還是危險，因爲搜索的人不止一兩撥。」

「是的江兄，家兄藏在什麽地方。」

「小心隔牆有耳。」二人傾聽一會，小江道：「那地方應該是最牢靠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最危險的地方。」

翁壽一愕，道：「那是什麽地方？」

江涵在他耳邊道：「會主的內院。」

「這……」翁壽道：「那不是太危險了？」

小江道：「基於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之處的原則！我以爲那兒暫時不會出紕漏。」

翁壽道：「在下希望見到家兄。」

小江道：「當然，我這兒是不能藏人的，我要先出去看看，搜索的重點在什麽方向？」

小江外出，翁壽也不能不防小江一手，十分小心傾聽外面的動靜，大約兩盞茶工夫小江還沒回來。

翁壽本就不知小江也是來臥底的，只是剛才看到翁仲來過，但他却知道小江早已改邪歸正了，現在他不免狐疑，小江會不會出賣他們兄弟？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他正要溜出屋外迴避一下，忽然後窗「咔嗒」一聲，屋中已站定一人。

翁壽本以爲是小江，一看此人很老，再仔細一看此人的雙手只有一指，不由心頭一驚，來人竟是「一指叟」葉伯庭。

翁壽正要竄出，葉伯庭陰聲道：「是『南海五鯊』翁氏兄弟嗎？」

「正是，你是葉大俠？」

「什麽大俠，快別肉嘛哩！人家都叫我葉老奸。」

「江少俠急公好義，基於有其父必有其子這一點，葉大俠應不會太離譜的。」

「少來這一套，我問你，剛才有人搜過這裏，你那時藏在何處？」

「就藏在附近。」

翁壽知道對方以爲只來了一人，道：「你的運氣不大好，本來我只是想來看看我的兒子，合該我又多了一次立功的機會。」

「欲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却步。」翁壽道：「葉大俠，不要讓令郎輕視你，人總要有起碼的格兒。」

「我的格兒早就被狗吃了！姓翁的，你來此的目的是什麽？」

翁壽道：「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葉伯庭陰笑，道：「姓翁的，要我動手還是乖乖地跟我走？不是我小看你，在水底下，我不如你，出了水你就差一大截哩！」

翁壽道：「葉大俠，請再三思。」

葉伯庭忽然出了手，的確，在陸地上動手，翁壽接了五招就知道連十招也未必能擠過，但他們兄弟都是講義氣的人，既然落入賊手，就絕不妥協，此刻只有硬拚，只攻不守，但實力相差太懸殊，與敵偕亡也辦不到。

就在第八招上，葉伯庭堪堪扣住了翁壽的脈門時，人影倏閃，「啪」地一聲，葉伯庭忽然搖搖倒下，來人竟是小江。

翁壽十分慚愧，剛才還懷疑過小江，而人家居然能做到大義滅親的境界。翁壽抱拳道：「江兄，好險！」

江涵道：「翁兄受驚了。」

翁壽道：「不妨，倒是令尊，不知如何處置？」

小江喟然道：「有父如此，又能如何？也只好在翁兄離去之後再解他的穴道了。」小江把葉伯庭抱到他的床上，然後叮囑翁壽一番，這才閉上門出屋。

由于搜索的人已偏重外圍部份，他們又很順利地進入陸丹院中。

陸丹並未表示不悅，還很佩服翁氏兄弟能避過搜捕的人羣找到小江，而翁氏兄弟見了面，也唏噓慶幸不已。

小江把這兒的地形詳說一遍，答應他們請陸姑娘繪一詳圖給他們。小江道：「請問二位能否順便救出姜姑娘？」

翁氏兄弟道：「當然可以，只是不知救人行動會不會出岔子？如在內部就出了岔子，我們二人就走不了，地形圖和這兒的秘密就帶不出去。」

小江道：「這的確是必須謹慎的事，應該謀定而後動。兩位，我要儘快回去。我們可以隨時由陸姑娘聯絡。」

回到住處，葉伯庭仍躺在床上，這是拍的要穴，神智不清，小江知道這穴道太久不解會有生命危險，即使沒有生命之危，也會失去記憶。

他點了葉伯庭另一穴道，解了他的原先的穴道，葉伯庭睜開眼來，道：「江涵，你這行爲等于叛會。」

「我根本就無意思趨炎附勢，何叛之有？」

「江涵，你要弑父？」

「我江涵還不會那麽絕，雖然爹的罪孽……」

「死有餘辜？」

「別人必然那麽想。」

「你打算把爹怎麽樣？」

「爹要委曲兩天，躺在我床上好好休息一下。」

「江涵，以爹的身份，失踪兩天，會不被人發現？」

小江道：「有人如發現爹在這兒，我就說爹要和我同室而居，以敍離衷。」

葉伯庭不出聲，小江道：「爹，很抱歉！我要點你的睡穴了。」

葉伯庭道：「且慢，你把姓翁的藏在何處？」

小江道：「已經送走。這件事你也不必操心了。」點了葉伯庭的睡穴，小江帶上門來見司馬能行。

兩人在屋中熄了燈低聲交談，司馬能行道：「江老弟，人呢？」

「在會主千金陸丹處。」

司馬能行一愣，問道：「怎麼會在那兒？」

「那兒最可靠，而且是翁老二和翁老四二人。」他說了制住葉伯庭的事。司馬能行說道：「江老弟，這一點在下十分佩服。」

「嗨！司馬大俠，有這樣一位父親，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司馬能行道：「何時送翁氏兄弟離開洞庭？」

「不能超過兩三天，第一，家父躺在我的床上太久不是辦法，其次，兩位翁兄在內院中也很危險，因爲陸丹的院落至少三個人可以去，那是會主夫婦和會主之徒司徒孝。」

「對，久則危險。但搜索後未找到人，大多數的人不會以爲奸細巳經離去，所以早走也有危險。」

「司馬大俠，有件事在下以爲可以一併進行，那就是設法救出姜姑娘讓翁氏兄弟帶回去。」

司馬能行道：「如果內部救人有把握，翁氏兄弟二人應能把她弄回去。」

小江道：「這件事當然又要求助于陸丹姑娘，有她參與就有可能。」

司馬能行說道：「老弟有什麼可行之法？」

小江道：「在下以爲李婉如李姑娘是『惡扁鵲』之徒，對施毒必然在行，封人時可以把守護者迷倒。」

「對，這一點我却沒有想到。」

「他有一點在下必須奉告大俠，」小江道：「這件事，最好事先不要告知馬姑娘。」

「這是爲什麼？有她參與不是更有把握些？」

小江喟然道：「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非常微妙，馬姑娘迷戀凌大俠，但凌大俠沒有意思，馬姑娘却十分執着。這事如徵詢她的意見，她絕不會同意，必然以冒險太大等藉口阻撓。」

司馬能行道：「老弟觀察入微，這一點在下並未注意。」小江當然也不便說出娟娟被囚的事，小江怕他不信，道：「司馬大俠，如你不信，可以探探馬姑娘的口氣，但別說是在下的意思。」

「爲什麼？」

「因爲她對在下餘恨未消。」

「好，我馬上就試試看。如她不反對，那是最好。」

「司馬大俠，那是不可能的。」

司馬能行立刻就去印證這件事，因爲今夜搜索奸細，大家一起出動，這麼晚在外走動不會有人懷疑。

他見到了馬芳芳，也說了翁氏兄弟被救，藏在陸丹院中的事。馬、李二人十分驚異，道：「江涵有此本領？」

「他說陸丹十分仇視她的父親，所以願意帮忙。」

「他居然搭上了陸丹。」

「不是搭上，」司馬能行道：「馬姑娘，據在下所知，江老弟十分自卑，他把自己當作怪物。」

馬芳芳哼了一聲。司馬能行道：「翁氏兄弟不宜久留，但也不能馬上離去，兩天後最好，馬姑娘，翁氏兄弟以爲，如能設法把姜姑娘救出，豈非一舉兩得？」

李婉如在一邊，一瞬不瞬地睨着馬芳芳。

馬芳芳揮拳道：「對，應該趁翁氏兄弟回去之便救走姜姐，這太好了！只不過，要救出姜姐談何容易？萬一弄砸了，連翁氏兄弟也會陷在這兒。要知道，將來破洞庭『天一會』，翁氏兄弟五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小不忍則亂大謀，司馬大俠以爲如何？」

司馬能行暗暗叫絕，小江還眞有識人之能，道：「馬姑娘說的也是，這事非同小可。必須謹慎從事。」

第二天司馬能行俟機對小江說了，道：「老弟，你的陰陽八卦還眞靈。」

小江道：「司馬大俠，你說，我們撇開她救姜不幸如何？」

司馬能行道：「老弟，我知道，你對凌大俠是一份特殊的情感。而我，也很敬佩他的爲人，既有這種機會，我願一試，但必須仔細研究計劃才行。」

小江道：「司馬大俠，依你看，如你把我們的計劃偷偷地告訴李婉如李小姐，她願不願助我們一臂？」

司馬能行道：「看來李姑娘和馬姑娘私交甚好。」

小江微微搖了搖頭，道：「實際上李姑娘變成了馬姑娘的附庸。但却絕非一條心。」

「你是說李姑娘完全聽馬姑娘的？」

小江點點頭。司馬能行道：「何以見得？」

小江爲了救人，終于不得不說出馬芳芳因娟娟，而李雖同情娟娟，却不敢放她，而他雖知娟娟被囚，却也沒有救她。」

司馬能行說道：「爲什麼老弟不救娟娟？」

「因爲我暗中發現娟娟是裝瘋，她自己必能脫困，所以我要先去找姜姑娘，却又因我的自卑而誤了大事，司馬大俠，姜姑娘一天不脫魔掌我就一天不能安心。」

司馬能行點了點頭，說道：「這麼說，我可以私下問問李姑娘，如她不願參加，也不願給我們毒藥，相信也能故作不知的。」

小江道：「在下以爲李姑娘確能做到這一點。」

「看來馬姑娘尚未諒解你，你也討厭她——」

「錯了！司馬大俠，我非但不討厭她，反而十分喜歡。當然，這話我只能告訴你。任何人我都沒有說。」

「老弟，你居然不忘舊情。」

「遺憾的是，當初所使用的手段不對。」小江唏噓不已。而司馬能行也暗暗稱奇，想不到這小子迄今還在愛着馬芳芳。

這天晚上，小江救姜不幸由二翁帶走的事對陸丹說了，道：「姑娘能不能助一臂之力？」

陸丹道：「我當然能，但必須周密斟酌細節，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小江道：「這是當然，但第一步必須徵得妳援手的承諾才敢下手。」

陸丹道：「我以爲把姜姑娘救出牢房，這第一步並不太難，因爲『烈火無鹽』王色和『夜叉』阿九二人不難擺倒，而是救出之後弄到湖邊，或上了快船之後如何能使其他快船追不上，而逃出對岸？」

小江道：「只有除了我們控制的一艘之外，其餘的全部破壞。」

陸丹道：「江大哥，這一手很難做到，因爲要在短時間內要破壞三十艘快船，我們的人手不夠，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一起破壞，就會露出馬脚，被其事先發覺而生警惕。」

「這顧慮很對，這的確是一難題。是不是有專門看守快船的人？」

「當然。一有人搶船或破壞船，就吹起號角。」

「這三十艘快船，都散佈在此島的四周？」

「對。不過我以爲，要在夜間除去這二十九艘船上看守快船的人並不難，有你我，司馬大俠和李姑娘四人，每人平均約七艘左右，應該不會耗多少時間，但是包括破壞快船，救人以及上船行駛這段時間，絕對不能超過一個時辰，甚至半個時辰更好，因爲在這段時間內如有人要乘快船出島，發現一艘壞了，再去找第二艘也壞了，發現第三……第四……。立刻就罩不住了。」

小江道：「對方此刻應能猜出我們的動機，只要此刻我們巳把人救出上了船，就不要緊。只是還有一關？」

「還有什麼？」

「必要時這邊會射出火箭作信號，聯絡埋伏在對岸的人攔截。」

「對岸還有高手埋伏？」

「並不是什麼高手，相當于壇主的人物有十來個，相當于堂主的有三十餘人。所以出島後，我們還要面對他們。」

小江說道：「我們又多了一個人，家父也算一份。」小江說了葉伯庭被制住的事。

陸丹道：「這一手我很欣賞，也希望有一天我能親手制住麥遇春。」

「希望有這麼一天。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氣。」

「你怎能說服令尊帮我們而不會臨時倒戈？」

「我當然要想個使他無法倒戈只有向前蠻幹的辦法。」

陸丹「吃吃」笑了起來，停了一會，道：「不知我爹如今怎麼樣了？」

「姑娘是不是指蕭辰蕭大叔？」

「是啊！這本是爹數十年辛苦經營的基業，如今雀巢鳩佔，他老人家反而無家可歸了。」

「姑娘，有件事我甚是不解……」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是不是家父偷解藥的事？」

「是的，如果他不偷解藥，麥遇春早就死了！那有這些後患？」

「江大哥，關于這件事，我媽說她有她的想法，是她去找我爹偷藥的，我媽說她有辦法報答我爹，也有機會報償包括凌大俠在內的各位大俠。」

「這我就想不通了。令堂如何報答你爹？」

「雖然我娘暫時不能告訴我如何報答？但我相信我娘心中必有個大計劃、大秘密。她絕不是騙我的。」

「但願這是眞的。」小江道：「我們各自來想細節，在明天中午以前交換意見。希望明天夜裏就救人出島。」

「不過還有兩個人可以廢物利用一下。」陸丹道：「那就是馬如飛和錢山。」

「他們二人會和我們合作？」

陸丹說了馬被麥敲了兩千一百萬兩的事，似乎還要再敲，馬如飛大概有五千萬兩的身價，他現在必然是善財難捨，但巳上了賊船，逃又逃不掉。

「有這麼回事？」小江道：「由我來說服他，再由妳暗示他，自管去做，妳做後盾，他才敢叛。」

「對，這樣就多了兩把手。

×　×　×

沉悶籠罩了凌鶴等人的住處，由于二翁未回，大家都很担心凶多吉少，但誰也不願說出來。這是因爲這邊的人不知道有個有心人陸丹相助，所以就連馬芳芳、李婉如和司馬能行三人臥底成功與否？都沒有把握。

晚膳時刻，只見院門外蹣跚走進一個老者，竟是蕭辰，像宿醉未醒似的。後面又進來一人，竟是「惡扁鵲」。

這麼一來，大家就猜出來是怎麼回事了。

凌鶴首先站了起來道：「老哥，是怎麼回事？」

「還會有什麼事？被我踩上了綫，略施小技，就這麼乖乖地回來哩！」

蕭辰坐在長櫈上一言不發，凌鶴道：「蕭大叔，先來吃飯吧！其他的事飯後再說。」這工夫「惡扁鵲」向蕭辰虛空迎面彈了一指，蕭辰打了個噴嚏，漸漸恢復。

高麗花扯着破鑼嗓子道：「蕭辰，你這個老雜碎，過去裝得倒挺像個君子，沒想到却是個精得出油，滑不溜手的老甲魚，看你這份德性，恨不得一巴掌打你兩個響！」

凌鶴道：「高前輩，蕭大叔，也許有不得巳的苦衷。」

「他有什麼苦衷？蕭辰，你自己說，說呀！爲了一個騷娘們，連老窩都不要了，恰你姐！」

蕭辰冷冷地道：「蕭某自有打算，有一天妳會知道，老夫也不是好賺的，當然，也不是重色輕友之輩。」

柳慕塵道：「老蕭，這裏也沒有外人，有什麼話不能說？」

蕭辰道：「目前不能說就是不能說，如果有人以死相逼，蕭某還是不能說，總之，蕭某不久會就向大家有個交待。」

「惡扁鵲」道：「老賊，你我這種料子，能及得上你女兒娟娟十分之一二，那就心滿意足了，爲什麼像你我這種人反而不容易死？」

蕭辰道：「你死不死是你的事，蕭某自信不是壞人。」

凌鶴道：「老哥，算了！反正事情巳經過去了，再說，我也相信蕭大叔不會僅僅爲了一個女人就不顧武林道義，必然另有苦衷。」

蕭辰大聲道：「不是苦衷，而是拯救武林。好在爲期巳經不遠，各位拭目以待吧！」

高麗花道：「老甲魚，你吹起牛來臉不紅氣不喘，老娘還眞服了你。這麼說，你是武林中的萬家生佛了？你知不知道豬八戒的老娘是怎麼死的？」

曲能直道：「是怎麼死的？」

高麗花道：「俊死的！」在平日一定有人會大笑，但現在都笑不出來了。

凌鶴道：「蕭大叔，你的拯救武林大計，不說也罷，但麥遇春之成立『天一會』，佔據你的洞庭基業，據險而守，也不能說大叔沒有疏忽之處，只是如今談這些已經遲了些，但翁二俠和翁四俠潛入洞庭，迄無消息，依你判斷，他能不能和我們臥底的人連絡上？」

高麗花道：「凌鶴，這老小子吃上了甜頭，甚麼事都能做出來，有些秘密讓他共聞，是不是太危險了？」

「惡扁鵲」道：「放心，他得乖乖地待在咱們身邊，想吃裏扒外都辦不到。」

蕭辰忽然縱聲狂笑道：「眞正是夏虫不可語冰！哈……」

到底有幾個人相信蕭辰偷藥救一個血魔的目的是拯救武林的說法？這就難以估計了，但至少凌鶴會有某種程度信任的。

× × ×

拯救姜不幸的計劃已經成熟，參與者有小江、陸丹、司馬能行、李婉如、馬如飛、錢山和葉伯庭。

馬芳芳在這行動的後半段，也就是姜不幸被救出上了船時才告訴她，反正這兒需要留下一個臥底的，不能全站到明處。

行動分頭進行，一批人去破壞快船，這事由司馬能行和馬如飛主僕負責。

在內救人及掩護的有小江、陸丹、李婉如、翁氏兄弟等，葉伯庭此刻還不能放他，此事稍有錯失，就可能一敗塗地。

第一個先行動的是陸丹，晚飯前她故意向司徒孝瞄了一眼，司徒孝心道：是我多心，她怎麼會看上一個殘廢的怪物？

晚膳後，他來找陸丹，而陸丹就在廂房門口，他覺得陸丹今天似乎對他解了凍，那眼神中像隱藏了無數的鈎子。

司徒孝說道：「師妹，可以進去坐坐嗎？」

「怎麼不可以？」陸丹退回門內，丫頭小芙端上兩杯茶，司徒孝的確感到師妹今夜不大一樣，道：「師妹，今天妳對我不一樣哩！」

「有什麼不一樣的？」

「過去可從未給我一口好氣，今天居然還能享受一杯龍井。」

「我一直對你都很不錯，只是因爲你不長進，沒出息，武功有退無進。」

「有退無進？」司徒孝道：「師妹，這未免誇大其辭了，最近師父很少教我新招，舊招也沒有忘記呀！」

「但你很少調息打坐，內力方面必然退步。」陸丹說道：「你一定不服，是不是？」

「師妹，我沒有退步當然不服，不信師妹可以攷攷我。」

「攷一攷？好吧！」陸丹仰頭想了一下，道：「攷驗內力的方法很多，我要以最新也最有效的一種來攷驗。」

司徒孝道：「不管妳用什麼新方法，我絕不含乎。」

陸丹又想了一下道：「號角你吹過沒有？」

「當然吹過，妳以爲我不會吹，吹不響？」

「你要知道，號角只是吹響，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內力渾厚的人吹起來，能定向傷人於百步以外。」

「定向傷人？」

「不錯，比喩說敵人站在吹號角者的西方，站在你東南北三個方向的人都無碍，只有西邊的敵人會受到內傷。」

「當然，有這種造詣的人不多，會主也許勉強可以做到。至于我們，全力吹起而能使十步外的人心胸不舒服或者忍不住內腹翻騰欲嘔，已經很了不起哩！」

「師妹能不能作到？」

「我只能作到使十五步以內的人感到不舒服，你能不能使七八步以外的人不舒服呢？」

司徒孝道：「師妹，師父說過，在招式上妳的心思靈巧比我的造詣高些，但在內力方面……」

「好吧！我也站在十步以外，十五步以內，你就儘全力吹，吹三通試試看。」

「吹什麼？」

「第五號。」原來號角音調是編號的，什麼調代表什麼意思，也等于代表會主的命令，第五號是什麼意思？司徒孝居然不知道。

「第五號怎麼吹法？」

陸丹學了一下，調子當然很單純，一學就會，但陸丹說道：「記住了，不能吹錯了調子，因爲調子錯了，內力的消耗就不同，效果自然不相同，而且要繼續吹三通。」

司徒孝道：「師妹，妳要是感到不舒服，可要趕緊告訴我。」

「別吹哩！你能吹得使我不舒服？不過有件事我可要順便一提。」

「什麼事？」

「如果會主聽出吹號角的人不是普通的號角手，可別說是我叫你吹的，不然的話，以後我再也不會理你。」

「放心！就是師父要殺我的頭，我也不會說是我們打賭的，我只說想試試自己的內力，師妹，妳站在我吹號角的哪個方向？」

「這箇我怎麼能告訴你？但你要記住，你要在『撈月軒』以南，那個方向吹。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在『撈月軒』以南，連吹三通第五號，師父問起，就說我自己想試試內力如何？」

「對了！當然，除了師父，別人也不能說。」

「什麼時候吹？」

「四更正。」

司徒孝道：「爲什麼要那麼晚。非四更正不可？」

「人類血液歸府的流動，因子、午時差而不同，正因爲有此不同，子時過後試驗最爲有效。」

「原來如此，就這麼決定，現在還不到二更呢！」

陸丹道：「如果你睡過了頭誤了試吹時間，也別想我會再理你，我的話說一句

就算一句。」

「不會的，師妹，我根本不上床，弄點菜酌喝幾杯。」

「喝醉了也不成噢！」

第一件事辦好，在這同時，司馬能行和馬、錢二人已擺倒了十一個守快船的人，戳破了船底和舵，他們還在繼續進行。

至于小江和陸丹，都十分小心地觀察四周，有無人注意？他們一點也不敢輕估麥遇春和馮君實等人。

此刻江、陸二人在陸丹的廂房中，還有翁氏兄弟，小江道：「陸姑娘，這是什麼風向？」

「東南風。」

「喏！這李婉如李姑娘的『周公帖』，只要在敵人的上風頭一撒或一丟，立刻倦意來襲，像倦極自然入睡一樣。」

陸丹接過，道：「如果不殺王色和阿九，就必須在她們可能入睡的地方或時候讓他們昏睡才行，總不能在行走時讓她們倒下吧？」

「當然，這一點很重要，要不，醒來時她們立刻就會懷疑，而且必須把其中一個弄進去，面向牆壁躺着，至少暫時外面的人不會發現不是姜姑娘。」

陸丹道：「這一步驟很重要。」

三更已過，翁氏兄弟已穿上了水衣水靠，因爲在緊要關頭，只好把姜不幸點穴自水底救走。

大約三更過半時，陸丹和小江開始行動，小江在暗中掩護，陸丹下手，此刻「烈火無鹽」王色在睡覺，「夜叉」阿九在小酌，反正會喝兩杯的人値班時都會以這方式打發時間。

陸丹大喜，要使王色一覺睡到天亮，只是舉手之勞。接着看看風向未變，正好自後窗外撒出小量的「周公帖」。因爲量多了她會睡得太久，或者叫不醒，那就令人懷疑。

阿九打了三個呵欠伏在桌上時，陸丹立刻在她身上搜出那屋中的鑰匙，把王色帶去開了門，姜不幸冷冷地道：「是不是要來殺我？」

「不，我們要救你，姜姑娘，妳能不能上屋？妳的輕功沒有失去吧？」

「沒有，只有妳一個人救我？」

「還有大哥和司馬能行大俠。」

姜不幸愕然，這些人都是她失心瘋以後才歸正的，但她想想，却也不可能有什麼陰謀，忙說道：「小江眞的改邪歸正了？」

「當然，這幾個月來他不斷地找妳，以報凌大俠對她的恩德。」

「凌鶴對他有什麼恩德？」

「因爲馬芳芳要繼續收拾小江，但凌大俠不念舊惡，相信他是洗心革面，就護着他。而這次他本要救妳，妳却以爲他要對妳不利，自尼庵中逃走，才有被葉伯庭得手的機會，說起來也是天意，所以江大哥發誓非救出妳不可。」

姜不幸一愕，原來如此，這眞是可怕的誤會。這工夫陸丹已把王色放在床上面向牆壁側臥，身上還搭了東西，這樣就看不出身材，說道：「姜姑娘，我們要快些走。」

姜不幸道：「我們能走得了嗎？」

陸丹說道：「應不成問題，因爲我們的計劃很周詳，每個細節都想到了。」把鐵門鎖上，再把鑰匙放回阿九袋內，掠出此院之外。

陸丹見小江在暗中打個手勢，二人掠近，小江低聲道：「會主本人也經常夜裏巡邏嗎？」

陸丹道：「偶爾也會有，怎麼？你看到他了？」

小江道：「剛才一條身影，其疾如矢，看身材不像馮君實，等而下之的人物的輕功無人能此，所以必是麥遇春。」

陸丹道：「這可要小心了，可別功敗垂成。」

小江說道：「爲什麼還沒聽到那號角聲？」

陸丹道：「四更還不到，但希望司馬大俠等三人已經完成了任務。」

就在此時，忽聞西南方號角乍起，深夜由高手吹起，格外響亮，而且吹的是第五號。

「快走！」陸丹道：「東北方向，且要儘量避免被任何人看到……」

這時李婉如也到了，道：「陸姑娘妳看，我走好還是留下好，只留下芳芳一人在此臥底太孤了些。」

翁老二道：「這可以在登舟時再作決定。」

三人向東北方向奔掠，當然不敢走正路，而是一個院落一個院落翻越，但又要儘可能避免站在高處而被人發現。這樣就慢些，在奔掠之前總要先聽聽另一院落中有無人聲才行。

爲了萬一被人發現而不使這幾個臥底的人佔上嫌疑，六人不在一起。但姜不幸被六人圍在中央。

這工夫司徒孝已吹完了三通第五號角，他得意洋洋地小聲道：「師妹，妳感覺怎麼樣？出來嘛！」

四下望望，不見陸丹的影子，却見一撥撥的人自四面八方馳來，首先到達的是「玉面韋陀」馮君實，大聲道：「司徒少俠，什麼事？」

由于司徒孝太馬虎，居然還不知道這第五號號角代表什麼意思，況且自本會創立以來，也未發生過這種事。

原來第五號是代表西南方有大量敵人入侵，所以大量人手湧往西南，司徒孝一看這麼多人湧到，還感到納悶呢。

馮君實又說道：「司徒孝，奸細在哪裏？」

「奸細？」司徒孝攤攤手，道：「我怎麼知道奸細在哪裏？」

馮君實厲聲道：「不知道有無奸細你爲什麼要吹第五號號角？」

司徒孝再渾，也知道糟了，却又不敢說是和陸丹打賭，尷尬地道：「副會主，在下只是想試試自己的內力如何？據說內力越厚的人越能吹響，且能傷人。」

此刻正好麥遇春聞聲趕來，一聽司徒孝的話就打了個問號，知徒莫若師，大家一齊往西南方趕來，那東北方……。

麥遇春眞是不單純，任何人還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已向東北方射出。

這工夫小江翁氏兄弟，司馬能行，馬如虎主僕、李婉如和陸丹等已到達西北方

湖邊，唯一的一艘快船已下了水，這些快船不用時是抬在岸上的。

只有陸丹是隱在暗處，因爲她現身萬一被島上的人看到，就算不受嚴厲處罰，也帮不上忙，不能作內應了。

船下了水，小江道：「快點把姜姑娘接上船，我估計主腦人物也該想到我們的計謀了。」

李婉如到岸上草中却不見了姜不幸，她不敢大聲喊叫，只向小江打手勢，表示姜不幸不見了。

小江大驚，立刻竄過來，果然不見，他低聲呼叫：「姜姑娘……姜姑娘……」却無回應，小江立刻冒了一頭大汗。

雖然翁氏兄弟此來，主要目的是帶回地形圖，因「天一會」成立後，必然有多處改變，同時也帶回其他秘密，如此地都有些什麼人物？島上及湖中有無機關等等，但順便能救回姜不幸，也是任何人所願意幹的事。

小江叫了半天沒有，揩着汗道：「我們好幾個人護送她到了湖邊，難道會把人丟了？」

「不，」李婉如道：「必是剛才大家抬船弄舵時，把她放在草中那段時間內，被高手弄走了。」

這工夫司馬能行趕來，道：「我們必須立下決定，至少要讓翁氏兄弟先走，不能全陷在這兒。」

小江道：「這樣吧，我和李姑娘留下找姜姑娘，其餘諸人上船快走。」就在這時，一聲長嘯破空而來，接着附近响起了第五號號角聲。

一條人影如天馬行空，凌空落下，果然是麥遇春，他冷冷一笑道：「江護法，你這是幹什麼？是嫌職位低還是有其他原因。」

小江向司馬能行使眼色，叫他們快走，司馬能行不走，却向船上打手勢，叫他們速走。此刻李婉如已隱起，去找姜不幸，她是決定不走的。

這時船上有馬如飛主僕、翁氏兄弟，還有被點了穴道的葉伯庭，翁氏兄弟道：「葉伯庭如能出手，可以擋一陣子，使司馬大俠和江小俠都能上船。」但無人敢作主，只有小江能作主。

這工夫小江道：「會主，我若是仍留在這裏，馬副會主非殺我不可。」

「江護法，只要你願意同去，我保證無人敢動你。」

小江道：「會主根本不瞭解馬副會主的爲人，」小江向船上揮揮手道：「把他的穴道解開——」麥遇春當然不能讓他們跑了，他再厲害，一個人也不能拏下小江，司馬能行以及翁氏兄弟，這等高手，他顯然想拖延時間。

小江向司馬能行一交眼色，二人向船上急掠，但二人才掠了七八丈，麥遇春迎頭攔住，二人立刻動上手一左一右攻上。

二人本以爲聯手可以保持平手，讓船離去，那知麥遇春眞會藏拙，他的功力隱藏了兩成以上，上次乘車南下，被「惡扁鵲」及凌馬等人攔住而動手，一試之下，凌、馬二人僅略遜半籌。

當然那時二人並未聯手，因爲凌鶴決心要自己手刃此賊，絕不要別人協助，而目前小江和司馬能行的功力總和應該比那時凌馬二人的功力還要略高些，然而二人打了十一二招不由大驚，此人的潛力驚人，二人全力搏殺也未必能支持五七十招。

小江隱隱聞到有人趕來，他在叫道：「快把我爹的穴道解開。快！」

翁氏兄弟已把船停在距岸邊七八丈外水中，翁老大見馬如飛解了葉伯庭的穴道，那知這老賊站起一打量，心中已明白大半，一掌把馬如飛砸落湖中。

翁老大冷峻地道：「葉伯庭，令郎和司馬大俠在全力應付麥遇春，如果你還有父子之情，加上你就可以擊退麥遇春，如你連兒子也不要了，老子把船拆了，大家一齊到湖底去泡泡如何？」

葉伯庭自然不敢和他在水中折騰，一掠上岸，道：「會主，老夫一時不察，着了犬子的道兒，被弄到船上，他還以爲解了穴道我會幫他們呢……」

麥遇春道：「葉護法，請協助把他們拏下，我把船上的兩個穿水衣水靠的奸細拏下。」

葉伯庭道：「好好，這兩個人我雖不能拏下，支持一會不成問題……」

這工夫小江和司馬能行只攻不守希望攔阻麥遇春上船，也萬沒料到，葉伯庭攻向司馬能行的一掌變了方向，帶着狂飆，砸向麥遇春。

麥遇春的確沒想到這一手，他一人應付小江和司馬雖佔上風，但加上葉伯庭就不同了。

當今之世，能接下這三人合擊，而且葉伯庭又是施襲的人，幾乎沒有。

「啪」地一聲，麥遇春左腋下被砸了一掌，麥遇春退了兩步，道：「葉伯庭，你好詐！」

葉伯庭道：「跟你這麼多年難道還學不會嗎？」他大聲道：「江涵，你先和司馬能行上船，快！」小江以爲他馬上也會跟上，立刻和司馬能行上了船。但是，葉伯庭嘶呼道：「江涵，你爹一生中沒作過一件好事，就讓我臨終前像個人樣吧，別忘了在你媽碑上加上我的名字……」

以畢生眞力連戮三指，他的「一指禪」更加精進，孤注一擲，抱定必死决心，不留一絲餘力，而且作惡一生，憬然大悟之下，這股潛在力量眞是非同小可。

「喇」地一聲，麥遇春的長衫下擺裂開七八寸長的口子，但麥遇春却在怵目驚心的一擊之下稍退即進，一拳砸中葉伯庭的左腹。

葉伯庭踉蹌後退中狂嘶着：「江涵……你再不速走，……就對不起你娘……對不起凌鶴，……快走！你要讓爹抓住這最後……唯一的報效武林的機會……」血洒胸衣，已無法出聲了。

麥遇春凌空一掌砸下，威猛無儔，重傷的葉伯庭集殘存力道和那股不屈的精神力量於雙掌迎上，「蓬」地一聲，由於人在湖岸沙灘上，沙石激濺，葉伯庭的下半身已陷入沙中到大腿根處，口鼻中鮮血狂噴而出。

那知麥遇春知道葉伯庭已是奄奄一息，這一掌的反震之力，加上左足一點葉伯庭的右肩，人已如流矢射出，根本不再顧慮葉伯庭了。

快船又遠了些，也不過距岸邊十二三丈，小江眼見父親眞正的大徹大悟，以他的身手來對付深藏不露的麥遇春，仍是以卵擊石，但他義無反顧，只想以必死之身，爲武林稍盡棉薄。

此時此刻，小江感到無比的悲痛和光榮，悲痛的是這兩天來，他一直不信任父親，點了他的穴道放在床上，甚至吃飯時却只能咀動，不完全解穴，這當然是因爲葉伯庭太詐，不足信賴，以免壞了大事，光榮的是，他畢竟有一位幡然省悟，威武不屈的父親。

此刻他眼見父親被麥遇春無儔的掌力震入沙中，血箭狂噴，小江嘶呼着：「爹……爹……」

現在麥遇春有如怒隼俯衝撲噬，勢不可當。

小江也以半生之力迎上，因爲如不迎上，雙方的巨大震力，會在他的雙足上把快船震一個大洞。

此時此刻，他滿臉悲憤，誓死一拚，因爲已救出的姜姑娘又失踪，證明落入高人之手，又被擒回，他也愧對凌鶴。

此刻以馮君實爲馬首的一干「天一會」人物，不下三十餘人，已齊集岸邊，觀看這亡命的一搏。

「啪」地一聲，小江和對方比，自然也是以卵擊石，身子摔在快船船中，人已昏死過去，但船上的馬如飛主僕，和司馬能行，以及水中的翁氏兄弟都蓄勢以待，只要麥遇春敢落在船上，大家只有同歸于盡。

麥遇春不怕船上的司馬能行和馬如飛主僕，他忌憚的是水中的翁氏兄弟，萬一使用暗器，射了就入水，是防不勝防的，只有再藉這一震之力，倒射而回，落在沙灘上。

在此同時，快船兩邊水中的翁氏兄弟沉聲道：「快走！」二人在水中駕舟催行，加上司馬能行和馬如龍主僕等人運槳如飛，不一會船已在二十五丈以外了，就是麥遇春也不可能在沙灘上一蹴而及的。

這時候翁氏兄弟才上了船操槳，換下司馬能行，由司馬能行救小江，先爲也服了三粒內傷藥，然後助他運氣療傷。

岸上的人自然去檢查其他快船，無一完整，艙底都有好幾個大洞，麥遇春氣得跳脚。

馮君實躬身道：「卑職監督不嚴，才會發生這件事的。」

「這不關你的事，這是有計劃的行動，這些人分明是詐降！」

「還有……」馮君實道：「司徒護法今夜吹號角，似有誘本會人手齊集西南而讓奸細自東北脫困之嫌。」

「不錯，那畜牲呢？」

馮君實道：「卑職以爲他涉嫌重大，已經扣押，留住會主親自問話。」

「好，這件事由本座來辦。」麥遇春向那湖中快船望去，已變成一小黑點，不久將消失於夜色之中。

麥遇春說道：「馮兄速率部下巡查本島，以防還有其他陰謀，有未看到馬副會主？」

馮君實搖搖頭躬身而退，立刻指揮人手，分頭搜索，同時燃起火箭通知彼岸人手攔截。

× × ×

麥遇春一進自己的小廳，發現有人在內，而廳內又無燈，道：「什麼人。」

「卑職！」

「原來是……」

「會主，今夜之事，很易造成誤會，而卑職爲了減低會主的懷疑，決定有所表現，但是，會主今後不妨繼續對卑職持以不大信任態度，如此，則卑職暗地裏更好辦事，所以這件事不必說是卑職所爲。」

「噢，你見解頗佳，爲何今夜……」

「這正是卑職在辦另一件事的註脚，須知對方一來是想探本島的虛實，也許更重要的是想弄走姜不幸。」

「對！」麥遇春道：「這件事我差點疏忽了。但他們船上似乎沒有姜不幸在上面！」

「是的會主，但若非卑職忽然想到對方的企圖而及時技巧地攔截，她應該已在逃走的快船上了！」

「莫非姜不幸還在你的手中？」

這人指指地上的人道：「會主如要卑職在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最好不出面，您自己把她送入牢中，看看王色和阿九的情況如何？」

「好好，太好了，」麥遇春道：「一切就照你的意思，這樣確實更能發揮潛在力量，關於這件事，本座必定有賞。」

這人抱拳出廳而去，麥遇春提起了姜不幸來到那個院落，這工夫伏在桌上夢見周公的「夜叉」阿九還在睡哩，但因「周公帖」用量不多，所以麥遇春大喝一聲，阿九就醒了。

阿九搓搓母狗眼，似乎還不知道面前站立的是會主，她懊惱地道：「王色，天這……這麼早……還沒有亮……妳他媽的鷄毛子喊叫地幹什麼，被踩着尾巴哩。」

阿九和王色，也畢竟是成名人物，和八大家以及高麗花等人的身份差不多，要不，耳光不知挨了多少哩，麥遇春冷峻地道：「看看我是誰。」

「你……你是誰？」阿九絕未想到面前的人是會主，道：「你是……」這次可看清了，立刻躬身道：「卑職太倦了！打了個盹兒……」

「妳這盹兒打得可眞長，人犯不見了居然還不知道。」

「這……」阿九才看到地上放了一個人，頗似姜不幸，她楞了一下，原地轉了一周，撲到內間鐵欄杆處向內望去，發現裏面床上有人躺着，面向牆內。

阿九道：「人犯在床上呀！」再次回來仔細一看地上的人，的確是姜不幸，這才開了鐵門，把姜不幸提入，扳過床上的女人一看，竟是「烈火無鹽」王色。

這二人自百里松等人前來投靠，差不多都是護法以上的職位，頗有牢騷，現在他知道，她們就連一個壇主的職位也不怎麼稱職了。

王色被扳過身子也被弄醒，罵道：「阿九，他奶奶地妳別煩人好不好？讓本姑娘多睡一會……」

這時阿九回身躬身道：「卑職等失察，請會主按會規行事……」他發現會主已經走了。

在此同時，李婉如和馬芳芳在屋中低聲交談，李婉如道：「芳芳，今夜的事所以未通知妳，是怕如果失敗此番來臥底的人全亮出了身份，等於前功盡廢，而妳又是臥底者之中最有實力的一位，芳芳，妳不會怪我們吧？」

「不會，不過你們是否應該先告訴我一聲，萬一失敗，我也好找藉口保護自己的立場。」

「我以也是爲了妳的立場，以爲事後告訴妳比較好些。」

「詳情如何？都有那些人參與？」

李婉如道：「當然所有的人全包括在內了，我們以爲送走翁氏兄弟不如把姜姐一起帶走，一舉兩得。」

「對對，如果我來策劃，一定也會如此，結果呢？」這口氣大出李婉如意料。

李婉如長長地吁了口氣，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到了湖邊，我們要把快船抬入湖中，就把姜姐藏在湖邊草中，那知弄好了船以後，姜姐却不見了！」

馬芳芳大驚道：「你們這麽多的人，就沒有一個會辦事的，人都到了碼頭上，居然會丟了。」

李婉如道：「事後我們猜想，必是高手所爲，不是會主、副會主，必是護法所爲，因爲姜姐本身的武功就不比那些壇主差些。」

馬芳芳不停地道：「差勁！太差勁了。以後呢？」

李婉如說了一切，包括沙灘上的惡鬥，葉伯庭壯烈犧牲的一切情況。這一夜，馬芳芳抱怨、唏噓不已。

也許李婉如已經學乖了，她並未對馬芳芳說出這事還有陸丹參與，加之司徒孝堅不吐實，只說吹號角只是要試自己的內力而已。

快船攏岸時，小江的傷勢好了些，但因內傷極重，是不會馬上痊癒的，六人上岸走出不到三里，就遇上了攔截的「天一會」中人。

其中有三個壇主七個堂主和八九個護院，這實力如在小江未負傷之下，實在不足爲懼，但現在，由於五人全力操槳，都很勞累，立刻陷入苦戰。

這六人中小江重傷坐在一邊，就以司馬能行爲主力。馬如飛主僕和翁氏兄弟爲輔。三個壇主是「插翅虎」蕭飛、「大聖棍」孫晟和「青城吊客」畢福。這三人招呼司馬能行一人。七個堂主和八九個護院招呼馬如飛主僕和翁氏兄弟。

這四人的武功都差不多，馬如飛主僕精於騎射，在馬下就不靈，翁氏兄弟像兩條魚，出了水就沒轍了。

四人苦戰了三四十招，錢山首先負傷，接着是翁老四。司馬能行力戰三個壇主，他自信一百五十招後能佔上風或傷敵。

但是，島上不斷發出火箭暗號，這邊的護院也邊打邊發出火箭召集這邊的人手往這兒集中。一個帮會，絕對不僅僅是那麽一二十人，島外還有一半的實力。

火箭連續升空，「天一會」的人迅速向這邊集中，陸續又來了五六個堂主。兩個撲向馬如飛主僕，二人更加危急。另外二人撲向翁氏兄弟。也立刻險象環生。

司馬能行本已應付三個壇主，如今再加入二人，他奮戰猛拚，仍有信心。却有一個撲向小江。

小江重傷，正在自行療傷，就算知道有人逼近，他也無能爲力了。這個逼近的人並不知小江是何許人，却知道他傷得太重，只想奉送一掌打發他上路。

這也是個護院，一掠而至，拍向小江的背心，小江雖重傷，掌風驟至，也能感覺到，把身子一偏，總是慢了一步。「啪」地一聲，仍被拍中左肩。又吐出了一口血。

這人再拍一掌，竟用了全力，忽然有隻手搭在他的肩上一揑，立刻傳來了「刈刈」的骨碎聲。也傳出他的嘶嗥聲。

馬如飛回頭一看，原來是高麗花，高麗花一脚把這一個踩了出去，余大彩去帮翁氏兄弟，情勢立刻改觀。

柳慕塵爲馬氏主僕解了圍。但沒多久，島上來了一艘快船，來人有黃宇海及黃世海兄弟，百里松和「鄱陽三蛟」游氏三雄。這三人自是水中高手。

這麽一來，雙方實力伯仲，鏖戰了一個多時辰，島內却又發出了火箭，這是因爲島內迄未接獲島外勝利的訊號，不願損失人手，下令退回島內，況這邊還有施毒能手。

這些「天一會」中的人也無致勝把握，立刻紛紛退回快船上，運槳如飛退走。有一部份落荒而走，仍隱伏在島外。

小江自是最最危急，馬如飛主僕的傷勢不太重，翁氏兄弟傷得也不輕。他們儘快把小江揹走，在不遠處一破廟中輪流爲他療治。

那艘快船返回君山碼頭，副會主「玉面韋陀」馮君實在接應，問道：「情況如何？」

「青城吊客」畢福說道：「本來穩可消滅那幾個漏網之魚，想不到緊要關頭，又來了三個人。有高麗花，余大彩和柳慕塵。」

黃世海冷笑道：「要是副會主不發號撤退，老實說，不出一個時辰就可以殲滅他們。因爲小江奄奄一息，馬如飛主僕受傷，翁氏兄弟也受了傷，只有一個司馬能行尚可支持。不知副會主爲什麽要下令撤退？」

馮君實冷冷地說道：「關於這一點，你最好去問問會主。因爲是會主交待撤回的。」

此刻麥遇春正在審問司徒孝：「說，是誰叫你吹五號號角的？」

「師父，誰也沒有叫徒兒這麽作，而徒兒無知，也不知道五號號角代表什麽意思，只是聽人說，內功深厚的人，吹了號角，能震壞功力淺者的內腑，徒兒只不過是想試試自己的內功火候，沒想到事態如此嚴重！」

無論如何，他是不會說出和師妹打賭的事來。

麥遇春冷峻地道：「誰告訴你吹號角可試出內力的？」

司徒孝不能不說，因爲不說很可能受到嚴厲懲罰。可是說是誰講的呢？一時之間，他必須找個替死鬼。

司徒孝自然不會害那些對他好的人，却想到了百里松。不管陸丹過去對百里松

是眞情還是假意，反正他曾經和陸丹來往過，沾師妹的便宜必然比他多。此刻自然先想到了他。說道：「師父，是百里松說的。」

麥遇春本就以爲百里松爲百里絳雲的姪子，而百里絳雲又成全了凌鶴。自然會使人聯想到百里松和凌鶴的關係了，立刻叫來了百里松。

百里松可眞是流年不利，事實自然並非如此。但一看會主的臉色，再看看司徒孝的曖昧神色，猜想司徒孝必然爲他穿了小鞋。却又不知道是什麽事？

「百里護法。」麥遇春道：「是你誘司徒孝試驗內力而吹五號號角的？」

百里松一驚，躬身道：「是司徒護法說的嗎？」

「正是。」

百里松道：「司徒護法，你這是什麽意思？」

司徒孝旣要整他，自然要一口咬定，道：「百里護法，我並未在會主面前說什麽，只是說你曾對我說過，功力高的人吹號角能震傷別人的內腑。」

麥遇春說道：「百里護法何時對你說的？」

司徒孝道：「就是兩天以前。」

百里松肺都氣炸了，道：「司徒孝，你這是坑人，我何時對你說過此話來？」

司徒孝道：「說了就是說了！何必否認？」

百里松大聲道：「啓稟會主，司徒孝誣陷卑職，另有原因。」他立刻說 和陸丹來往而使司徒孝吃醋的事。

麥遇春是何許人，相信百里松說的也不無可能。但對百里松却也不無懷疑。這時副會主馮君實在門外道：「會主，葉伯庭奄奄一息，不知如何處置他？」

麥遇春喟然道：「恩宜自薄而厚，威須先嚴後寬。麥某與他交往頗深，想不到他會叛我，但他雖然不仁，麥某又豈能不義，馮兄，全力營救。」

馮君實躬身道：「會主厚待故友，禮遇衰朽。非常人所能及。卑職這就去設法，不過他傷得太重，恐怕——」

麥遇春道：「馮兄，儘人事而聽天命吧！」

× × ×

凌鶴知道了小江等人在「天一會」中的遭遇，立刻親自爲他運功療傷。且對葉伯庭的改邪歸正唏噓不已。

經半天的療治，小江已無大碍，凌鶴私下對「惡扁鵲」道：「老哥，我想親自到『天一會』去一次。」

「老弟，老哥哥絕對反對。固然你的功力已非昔比，但那兒人手衆多，僅僅憑馮君實和馬芳芳二人就够你應付的了。」

凌鶴道：「老哥，小弟已不能再忍。不論是爲了不幸，或爲了殺麥遇春，我都要去。」

「惡扁鵲」道：「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凌鶴道：「老哥，你在家留守坐鎮，這面還要你來指揮。」

「惡扁鵲」沒有出聲，此刻，「三六九」在窗外聽到，想了一下離去，因他此刻也和他們住在這裏。凌鶴經過曲能直把他拉了進去。二人密談之後，當夜就開始了行動。

第二天過午時，「惡扁鵲」剛起床，姜子雲闖了進來，「惡扁鵲」道：「有什麽事？像頭山豬似的！」

姜子雲把一封信丟在床頭上，「惡扁鵲」一看，雖不免色變，却立刻放下信道：「這是意料中的事。」

姜子雲大聲道：「意料中的事？你是說明知他們會去而睜一眼閉一眼？」

「惡扁鵲」點一點頭，說道：「不錯不錯——」

姜子雲一把揪住「惡扁鵲」道：「老賊，你明知主人進入虎穴，凶多吉少，却漠不關心！我操你姐！」

那知「惡扁鵲」淡然道：「我老姐如果還活着的話，怕是七十多歲的老女人了，你如果還有興趣，那是你的事。」

姜子雲道：「老賊，原來你對少主人全是假的。」

這工夫高麗花聞聲而至，道：「老姜，是怎麽回事？」

姜子雲說了，高麗花道：「其實老賊是由於小江重傷，心情惡劣，小江不是他的老相好江杏的兒子嗎？」

姜子雲道：「對，大概就是爲了這件事。老賊，少主人和曲能直去了君山，你有什麽打算？」

「惡扁鵲」攤攤手道：「我還有什麽打算？混吃等死而已。倒是二位，如此急公好義，可有什麽救人的妙策？」

姜、高二人互視一眼，他們有什麽辦法？姜子雲鬆了手掉頭出屋而去。高麗花戮了他的前額一下，道：「老賊，素日看你和那小子挺熱乎的，原來是晚娘叫心肝—嘴甜心冷！」高麗花也走了。

「惡扁鵲」嘆了口氣，忽然也自後窗走了。不久進入一幢民房院中，屋中燈火立刻熄滅。「惡扁鵲」道：「別緊張，我是老鵲。」

「唰」地一聲，屋中又亮起了燈光，有人道：「請進來。」

「惡扁鵲」進入正間內，炕上有一小几，小几上有四色小菜和一壺白干，蕭辰盤膝而坐。似乎正在自酌，此刻伸手一讓，道：「你是稀客，此來必然有事。」

「惡扁鵲」道：「正是。」坐在蕭辰對面：「看你的悠閒篤定，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了。」

蕭辰道：「可以這麽說。」他取了杯筷爲他滿上一杯酒，舉杯道：「我對你說過，若無把握，洞庭偌大產業竟能讓人佔據而無動於衷？」

「惡扁鵲」道：「能不能說明你有什麽把握？」

「現在還不能說。有一天你會大爲驚奇，甚至叫絕。對我蕭辰切不可過早蓋棺論定。」

「也許。但你旣不關心自己的女兒，也不關心未來的女婿，這一點却又不敢對你過份期許。」

蕭辰道：「說說你的來意吧！」

「惡扁鵲」喟然道：「凌鶴要硬闖君山。而且已經走了。」

蕭辰愕然道：「這小子居然如此衝動，只有他一個人？」（未完・廿六）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乘風從圓洞門出來，原來是劉轉背扮的，眞假任乘風分辯自己是眞的，上官靖乘機指出眞的任乘風是假的，發動衆人圍攻，但目的不是將他殺掉，是通過丁瑤和他賭鬥，追査白衣聖教教主的住處，任乘風雖然認輸，隨口只說在三官廟，並無誠意，沈雪姑因有賭約在先，只將他右臂點廢放走。行宮戰役亦告結束，衆人正想離去，突然出現黃衫客夫婦、黃眉老道、陰山李老祖四人攔住去路，上官靖是黃衫客的忘年小弟，本來可以引退，劉轉背說錯話被認出是假秦皓，陰山李大嚼要全部留下，只答應放走上官靖和沈雪姑，於是又來一場惡鬥……

輸得心貼服　英雄出少年

銀拂叟身爲終南五老之首，當着天下英雄，已經扳回劣勢，不出兩招，又被人家逼落下風，自是忍不住了，口中一聲大喝，振腕一拂，朝對方銀拂揮去。

方才他因不知對方底蘊，尤其對方精擅「吸星大法」，是以一直不肯輕易和對方比拚眞力，這回心頭一怒，那還管得這許多顧慮？銀拂大開大闔揮舞而出。

銀拂叟成名數十年，功力精純，這一輪硬打硬接，威勢之盛，自是不可輕估，接連幾招，硬是和黃眉老道平分秋色，難分軒輊！

但他在先天上總是有着難以彌補的缺失，那就是他使出來的每一招式，都有板有眼，規規矩矩，雖有變化，不脫終南武功規範，而黃眉老道的一柄銀拂，就是不按規矩出招，直截了當，隨手揮出，這一來，每一招都比人家慢了半拍。

七八招過去，又將漸漸屈居下風，就在此時，但聽「嗒」的一聲，兩柄銀拂一下撞在一起，就像膠住了一般，再也分不開來！

這是比拚上了內力？不，是銀拂叟上了黃眉老道的當，他一直在注意着不讓對方施展「吸星大法」，但微一疏忽，銀拂還是被對方吸住。

「吸星大法」傳自西域，完全是旁門左道之術，吸力奇強，一經被對方吸住，很難自拔，本身眞氣，就會隨着吸力外洩，被對方吸去，直至眞力耗盡，便虛脫而死。

黃眉老道能在招手之間，隔空施展「吸星大法」，就能把飛雲道長吸去，可見他火候之深，此時，兩柄銀拂撞在一起，有實物交接，比之隔空吸物，自然更具威力。

銀拂叟但覺一股巨大吸力，從對方銀拂上傳來，自己要想運起內力相抗，你不運內力還好，一運內力，眞氣就很快從自己的銀拂上洩出；就如長鯨吸水，被對方吸去，無法自主，也無法截止，心頭這份震驚，當眞不可言喻！

竹卭叟易南軒看出老大神色不對，低喝一聲：「不好，黃眉妖道是在施展『吸星大法』了！」竹卭一揮，朝黃眉老道攔腰擊去。

金鞭叟田五常右手朝上揮起，八尺揮日射起一道紫金長虹，却向兩柄銀拂中間撩去。

兩人出手都極具神速，黃眉老道似是正在全力施展「吸星大法」，自然無從躱閃，竹卭叟竹卭攔腰橫掃，快要及身，他一襲銀色道袍也在此時忽然間就像打足了氣，一下鼓了起來。

竹卭擊在他鼓起的道袍上，發出蓬然一聲震響，被竹卭擊中之處，隨着陷了下去。

旁觀的人還以爲竹卭叟這一記力貫竹卭，黃眉老道未必承受得了！

竹卭叟却已感覺不妙，自己這一杖就像擊在柔軟的氣體上，竹卭雖然陷了下去，却並未擊上實體，他經驗老到，發覺不對，立時收杖，只是已經遲了，陷入對方銀袍中的竹卭已被一股極大吸力牢牢吸住，你想運功抽杖，眞力立時源源從竹卭中向外洩去。

和竹卭叟同時出手的金鞭叟八尺金鞭，揮向兩柄銀拂中間，他當然深知「吸星大法」厲害，但認爲自己長鞭並不和對方比拚內功，只要從中揮過，把兩柄銀拂震開，老大就可無事，他這一鞭當然用了全力，黃眉老道「吸星大法」最厲害，也未必截得住自己的鞭勢。

他怎知黃眉老道百年苦練，「吸星大法」已練到最上乘的境界，你力道使得越猛，就越會被他吸住，這一點金鞭叟並沒想得到，揮日鞭一道紫金光芒急射而至，極準確的擊在兩柄銀拂中間，响起「拍」的一聲，這也正是竹卭叟竹卭擊上黃眉老道銀袍發出蓬然大响之際，竹卭叟竹卭被鼓起的道袍夾住，金鞭也一下黏在兩柄銀拂中間，再也無法收同。

南山樵子陶石田怒聲道：「老四，咱們一起上。」揮動大斧，正待奔出。

天池釣叟姜超然忙道：「老五，使不得，還是讓我來試試！」釣竿一揮，丈八釣絲帶着一枚釣鉤，嘶的一聲朝老大銀拂上釣去。

他出手已經十分審愼，釣鉤鈎住老大的銀拂，用力後拉，也許可以把老大的銀拂拉開。但他怎知此時銀拂叟的銀拂，已被「吸星大法」牢牢吸住，銀拂上早已滿佈了「吸星大法」的吸力，這和傳電一樣，你釣鉤鈎的雖是銀拂叟的銀拂，却和鈎在黃眉老道的銀拂上並無不同，釣鉤當然也立時被吸住，吸力從釣絲傳上釣竿，天池釣叟的內力，也由釣竿、釣絲，源源外洩！

終南五老，被黃眉老道的「吸星大法」一下吸住了四個，這下當眞把全場的人都震懾住了！這情形，已可想像得到，對方施展「吸星大法」，再多上去幾個人，也一樣會被他吸住，動彈不得，試想終南五老每人一身功力，都有近甲子的修爲，在場的各大門派中人，有誰能比得上終南五老？終南五老尚且如此，別人上去，豈不也是白搭了？

南山樵子陶石田眼看老大四人都被黃眉老道吸住，心頭又急又怒，要待揮斧衝上去，却被上官老夫人、青松道長等人勸住，但沒有一個人想得出如何才能替終南四老解圍？

這段話不過盞茶工夫的事，被「吸星大法」吸住的銀拂叟、竹卭叟、金鞭叟、天池釣叟四人，業已滿頭大汗，身軀也起了一陣又一陣的顫抖！

上官老夫人鏘的一聲拔劍在手，毅然道：「讓老身去會會他！」

南山樵子道：「老夫去和他拚了。」

青松道長也掣劍在手，說道：「要上，咱們就一起上。」

白虎神暴本仁洪笑一聲道：「不錯，要上咱們一起上。」

這一瞬間衡山飛雲道長和離火門羅道長，風雲刀柴崑等人紛紛各掣兵刃，正待出手。

就在此時，大家陡覺青光乍亮，一道青濛濛的光華，像匹練般朝黃眉老道激射出去。大家還沒看清這道青虹是誰先發難？耳中已聽到「嗒」的一聲清响，光華倏斂，終南四老和黃眉老道已經分開。

黃眉老道手中一柄銀拂已經只剩了半截斷柄，不用說銀拂已被剛才那道青色劍光削斷了！

「哈哈！」黃眉老道突然發出一聲淒厲的怪笑，說道：「青陽劍，原來你是天殺星的門下，好，好，你說，你師父在那裏？」

原來方才發劍削斷黃眉老道銀拂的正是上官靖。

他眼看娘要上去冒險，自己身邊有師叔（天殺星蕭臨川是他師父不滅和尚的方外至友，不是眞正師叔）賜給自己的青陽劍，無堅不摧，何不上去一試？就這樣搶先出手，削斷了黃眉老道的銀拂。

沈雪姑怕靖弟有失，也趕緊閃身而出，落到他身側。

丁瑤、管巧巧正待跟着上來，沈雪姑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們不可上來，上來了反而會碍手碍脚，由我和靖弟聯手就够了。」

上官靖和沈雪姑的雙雙上陣，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自然也緊張起來，三人聚在一起，偷偷商量，只要大哥，大姐一出手，他們也約好了一同出手，好替大哥，大姐助助威。

上官靖的突然出手，不但老夫人，青松道長等人都大爲緊張，就是置身事外的黃衫客和白髮仙娘也都深爲意外，兩人互望了一眼，雖沒作聲，但也着實替上官靖担心：「這小兄弟眞是初生之犢，不知厲害！」

再說上官靖把手中青陽劍返入鞘中，傲然道：「在下不是蕭師叔的門下。」

「他是你師叔？」黃眉老道似有不信之色，雙目金芒閃爍，盯着上官靖問道：「你不是他門人，蕭臨川怎麽會把青陽劍傳給你？」

「信不信由你，在下何用說謊？」上官靖道：「這柄劍是蕭師叔送給我的。」

黃眉老道從未聽說過天殺星還有一個師兄？但他倒也不敢孟浪，問道：「你師父是誰？」

上官靖道：「家師是一位方外之人，

法號上不下滅。」

黃眉老道遲疑的說道：「老夫沒聽說過。」

上官靖大笑道：「家師名號，何用人知？」

「好！」黃眉老道點頭道：「老夫三十年來，一直在找蕭臨川，他是你師叔，你總知道他人在那裏了？」

他這個「好」字，乃是碍着黃衫客夫婦，意思就是說：好吧，你削斷老夫銀拂，老夫可以不計較，只要你說出天殺星在那裏就好。

若不是衝着黃衫客夫婦，勾漏神魔漆黃眉那有如此好說話的？

上官靖說道：「蕭師叔有如閑雲野鶴，遨遊四海，在下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在那裏？」

「哼！」黃眉老道忽然轉過身去，朝黃衫客夫婦拱拱手道：「黃衫老哥哥，這件事倒使兄弟爲難了，兄弟不瞞二位說，三十年前被蕭臨川擊中一掌，幾乎廢去一身武功，一直耿耿於懷，非找他算帳不可，但找了三十年始終沒有蕭臨川的下落，今晚……咳，咳，這位小兄弟自稱是他師侄，使的又是青陽劍，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

黃衫客冷然道：「你要找的是天殺星，小兄弟又不是他門下。」

黃眉老道道：「話是不錯，但這位上官小兄弟乃是天殺星的師侄，總不會錯的了。」

黃衫客道：「父債子還，小兄弟只是他師侄，道兄似乎找不上小兄弟？」

黃眉老道心頭雖憤，但依然陪着笑道：「兄弟並無找上這位小兄弟的意思，更不會難爲他，只是……咳，兄弟之意，只是希望暫時把這位小兄弟留下，天殺星得到信息，自會趕來，不知老哥哥是否同意呢？」

「哈哈！」黃衫客朗笑一聲道：「他只是老夫的小兄弟，他願不願意留下，老夫如何能替他作主？你不會自己問問小兄弟？他若是不願意，你黃眉老道自是不會以大欺小，把他強留下來的了。」

說話之時，也就回頭看了上官靖一眼，言外之意，就是示意上官靖，你只要說不願意留下，他若要爲難你，自己老哥哥替你作主。

黃眉老道聽得大爲氣結，心中暗暗罵道：「好個黃衫老怪，老夫只是不想和你撕破臉而已，並不是怕你！」一面朝上官靖問道：「小兄弟，你聽到了吧？蕭臨川既然把他隨身的青陽劍都賜給了你，你不會不知他的下落，縱或眞的不知，老夫只要你留下來，蕭臨川不用老夫找他，他也會來找老夫，你的意思如何？」

上官靖傲然道：「你要把在下留下，不知如何留法？」

黃眉老道道：「老夫保證不會難爲你的，只要你跟老夫三個月，三月之後，蕭臨川若是不來，你也可以離去。」

「在下沒工夫跟你三個月。」上官靖道：「何况你也未必能把在下留得下。」

黃眉老道怒聲說道：「不錯，你有黃衫老哥哥作你靠山，以爲老夫就留不下你了？」

上官靖傲然道：「在下出道江湖，從不仰仗靠山，道長要把在下留下，也並不難，總要使在下口服心服才是！」

突聽耳邊响起白髮仙娘嬌柔的聲音說道：「小兄弟，你不是他的對手，千萬不可在他面前逞強，就是你老哥哥，一對一的話，大概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你別傻了。」

黃眉老道看了黃衫客夫婦一眼，朝上官靖問道：「小兄弟要如何心服口服才對呢？」

上官靖先以「傳音入密」朝白髮仙娘說道：「謝謝老嫂子，小弟不要緊的。」一面傲然道：「道長自然知道要如何才能使在下口服心服，何用再問在下？」

「哈哈！」黃眉老道突然仰天發出一聲懾人的怪笑，說道：「小兄弟是要和老夫較量了？」

他簡直不敢相信，這小子不但狂，簡直不要小命了？

上官靖瀟洒一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黃眉老道點頭道：「好，好，小兄弟，你果然有胆識，只不知要如何和老夫較量？」

上官靖拱拱手道：「在下悉聽道長吩咐。」

黃眉老道道：「好，小兄弟只要接得下老夫三掌，今晚這場過節就一筆勾銷，小兄弟意下如何？」

上官靖道：「道長說了，在下自當遵命。」

沈雪姑道：「還有我，是我們兩人聯手接道長三掌。」

黃眉老道大笑道：「可以，小兄弟多邀幾個人聯手，亦無不可。」

沈雪姑道：「不用，就是我們兩人聯手好了。」

黃眉老道年已百歲，經驗何等豐碩，細看這一雙少年男女，不僅俊美如同琪樹瑤花，面臨強敵，依然從容自如，尤其兩人雙目神光內歛，膚色晶瑩如玉，隱泛紫氣，顯然內功已臻上乘境界！

他眞不敢相信弱冠年紀的少年，怎麽可能會有此造詣？但懷疑歸懷疑，面對這兩個少年男女，有如此自負，心頭也不禁起了一絲戒意，聞言含笑道：「好，就是兩位聯手，現在你們可以出手了。」

沈雪姑道：「道長方才說過，要我們接道長三掌，既然是接，自該由道長先出手，我們才能接呀！」

黃眉老道心中暗道：「老夫讓你們先出手，是給你們便宜，眞要老夫出手，只怕你們一掌也接不下來。」

但心念一轉，想到黃衫客夫婦對這雙少年男女似有偏袒之意，自己如果第一掌上，就把他們擊敗，對黃衫客夫婦面上不大好看，最好還是讓他們自己知難而退。心念一決，這就頷首道：「好吧，你們既要老夫先出手，那就準備好了！」

沈雪姑站在上官靖的左首，及時把纖玉手伸了過去。

上官靖立即伸出左手，輕輕握住了沈雪姑伸過來的右手，兩人並肩而立，手牽着手，這不像是面對強敵，即將動手，却好像一對情侶，在月下花前，互訴衷情一

般，幾乎看不到他們有什麽戒備的神色。

這一情形，除了上官夫人、青松道長、卞藥師，以及李小雲等幾人，知道兩人練成「太素神功」，體內眞氣可以互通，其餘的人，都暗暗感到詫異，這雙青年男女大敵當前，而且還在大庭廣衆之前，居然毫無戒心，還要如此卿卿我我！

就連黃眉老道也看不出他們此時已經運起神功。

白髮仙娘面露甜笑，以「傳音入密」朝黃衫客說道：「老頭子，他們兩個眞是天生一對！」

黃衫客也以「傳音」說道：「妳難道看不出來，他們練的極似道家合籍雙修的功夫，此時正在運功哩！」

白髮仙娘嬌嗔道：「誰說我看不出來了？我是說他們兩個眞是天生的一對，這話又那裏不對了？」

黃衫客含笑道：「對！對……」

他第二個「對」字堪堪出口，黃眉老道已出手了，他話聲不覺一停，就注目瞧去。

黃眉老道這一掌只是隨手拍出，看去並沒使什麽力道，一隻黃毛茸茸的手掌朝前推了一把。這在黃眉老道來說，最多只用了四成力道而已；但他的四成力道，如以一個江湖一流高手來說，就是使出十成力道的一掌，也不過如此了。

所以這一掌看他出手雖然僅是輕輕推了一把，把掌勢一經推出，情形就登時不同，一道無形狂飈，宛如巨浪般席捲過來，看雖看不到，可是站在一兩丈以外的人，都已可感覺到空氣受到內功的壓迫，大有令人窒息之感，尤其是一股無形的推力，幾乎逼得你站立不住。

上官靖和沈雪姑手牽着手，靜靜的並肩站在黃眉老道面前一丈來遠，直等這股壓力快湧到身前三尺，上官靖右手才平胸抬起，掌心朝上，身形朝右微側，手掌由左而右，朝外引出。

這一記，他使的正是「接引手」，（接引手，是他師父不滅和尚自己取的名稱，不滅和尚即是少林上輩高僧天生大師，這一記也正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接引神功」。）

黃眉老道推出來的無形掌力，出手之時，原只使了四成力道，但他是存心要上官靖兩人知難而退，因此掌勢推出，手掌並未收回，掌力像後浪推前浪一般，源源推來。

上官靖施展「接引手」，右手朝右外帶出，這一帶之勢，就把黃眉老道推來的掌力，像流水般引了出去。

黃眉老道功力深厚，反應自然極快，他發現自己推出去的掌力，忽然有如三峽急流，一瀉千里，心頭不由驀然一怔，心中暗暗哼道：「好小子，原來是少林門下！」心念一動，本來朝前推出的手掌，隨着朝後一招。

這一推一招，功力迥異，本來只是普通的一掌，但隨着招手之勢，就變成「吸星大法」了！

一道強大的吸力，立時把瀉出去的掌力悉數招了回去，「吸星大法」當然技不止此，等到把他推出去的掌力悉數收回之後，掌力的後面，也就是吸力的開始。

方才衡山飛雲道長就是被他凌空招手，把人吸過去的，現在故技重施，自然有意要把上官靖憑空吸過去了！

但他怎知一般練功的人，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你施展「吸星大法」，使用的是吸力，對方的人若是要和他抗拒，就要用力呼氣，（就是出掌時的「吐氣開聲」，把力道從掌心吐出）但不論你一口氣有多長，總有吐盡的時候，等到氣吐盡了，就得開始吸氣。你一吸氣，對方正在施展「吸星大法」，也在吸氣，你的吸力自然沒有「吸星大法」強大，於是你就會被「吸星大法」吸過去了。（這一段道理，作者並不是亂蓋的）

上官靖可不同了，他和沈雪姑同參道家合籍雙修的「太素陰功」，以陰導陽，兩人體內眞氣，息息相關，調坎離、濟水火，互相通運，不受外界干擾，你黃眉老道的「吸星大法」吸力雖強，他們體內氣機互相循環，如何吸得到他們？

黃眉老道手掌朝前一招之後，就已收回推出去的全部力道，照說在自己的力道收回之後，後面就會把人家的力道跟着吸過來，怎知這回除了收回自己的力道之後，後面竟然空無所有！

這下不禁使他又是一怔，反手停在胸前，掌心微凹，繼續施展吸力，但任你吸力逐漸加強，依然吸不到上官靖一點衣角！這可使勾漏神魔漆黃眉第一次感到無比震驚！「吸星大法」會吸不住這兩個娃兒？當然，施展「吸星大法」，本來就必須用自己手掌接觸到對方身體才能生效，黃眉老道是仗着他百年修爲，才能不須用手掌接觸對方身體，隔空招手，也能把人家吸過來，這兩個娃兒的修爲，難道還會超過衡山飛雲子？

那麽他們必然練成可以化解「吸星大法」的功夫了，普天之下，據自己所知，還沒有化解「吸星大法」的神功！

就在他繼續隔空施展「吸星大法」之際，沈雪姑已經發出清冷的聲音說道：「道長這一記該是第二招了吧？」

黃衫客夫婦眼看黃眉老道第一掌被上官靖施展「接引神功」引導出去，互相點了下頭，對這位小兄弟的武功，極爲嘉許。黃眉老道手掌忽然由推變招，一下就使出「吸星大法」來，不禁又暗暗替兩人担心，後來再看上官靖、沈雪姑對「吸星大法」似乎毫不理會，黃眉老道手掌停在胸前，反而面有驚詫之色，這連黃衫客夫婦也深感意外。

漆黃眉的「吸星大法」何等厲害，大概除了自己夫婦已無人能抗，這位小兄弟和沈姑娘練的究是什麽神功，竟連「吸星大法」還吸不動他們？

沈雪姑話聲方落，黃衫客朝白髮仙娘使了一個眼色，這是因他不好開口，才示意由老太婆說話。

白髮仙娘立即嬌柔的笑了笑，說道：「小妹子說得沒錯，漆道友先前推出一掌，是第一招，這回招手施展吸力，應該算是第二招了。」

黃眉老道「吸星大法」無功，再聽白髮仙娘這麽一說，心頭自是十分怒惱，他活到百齡以上，一生之中只有敗在天殺星的一記掌下，一直耿耿於懷，今晚若是輸

在這一對乳臭未乾的小兒女手下，他勾漏神魔百年英名，豈不付之流水？

這一瞬間，他一張青蟹臉登時更青慘慘得怕人，右掌忽然一撤，仰首嘿嘿怪笑道：「冷仙娘說兄弟已使了第二招，那就算是第二招吧！」

接着朝上官靖、沈雪姑二人嘿然道：「就算你們接下老夫兩招，第三招只怕未必接得下來了！」

他本想施展源源不絕的掌力，把上官靖逼得無法承受，經上官靖使出「接引手」引出，這一着就已無效，隨後使出「吸星大法」，想把兩人吸過去，也徒勞無功，他想要逼使上官靖知難而退的構想，既已落空，自然只有使用掌力了！因為這已是第三招，他無論如何也輸不起了。

喝聲出口，雙掌突發，劈空朝上官靖拍來！這一擊他就是沒有用上全力，也使出了八成力道！

勾漏神魔百年修為，他使出來的八成力道，那還得了？！剎那之間，宛如風雲丕變，大石窟中響起轟然悶響，天搖地動，砂石飛旋，兩道勢若黃河天來的掌風，一下合為一，幾乎擴及數丈，朝兩人身前洶湧捲撞過來！

白髮仙娘嬌聲急叫道：「老頭子，你真袖手不管嗎？漆黃眉這老魔頭……」

黃衫客當然看出來了，黃眉老道這一掌已下了重手，他右掌也不期而然抬了起來，但剛抬到一半，忽然似有所覺，因為上官靖和沈雪姑業已同時出手，兩人招式甫展，已把黃眉老道的一道掌風像擋風牆一般擋住了，他右手隨即垂了下去，回頭笑道：「看來已不用咱們出手相助了。」

原來上官靖和沈雪姑方才還手牽着手，並未放開，這一瞬間上官靖左手忽然放開了沈雪姑的右手，掌心向外，高舉過頂，反手下沉，掌心向外，他使出來的正是「返照神掌」的架勢，只是左掌還沒朝前拍出而已。

（這一記原名「如來神掌」，應該右手上揚，左手下沉，天生大師慣使左手，因此變成左手上揚，反手下沉，把「如來神掌」改名為「返照神掌」，不論對方有多大力道，可以反擊過去，上次黃衫客也是在這一記掌下被震退了兩步，因此他一下就看出來了。）

沈雪姑和上官靖放開手的同時，（他們雙手互握，早就運起「太素陰功」，此時放開手，正表示他們體內真氣業已有了充分準備）右手化掌豎立當胸，左手食中二指一併，急速朝前劃起一個小圈。（這是「無極神指」的前半招，劃圈之後，就該朝前點出）

上官靖剛剛擺出「返照神掌」的架勢，和沈雪姑左手劃起小圈，原是同一時候的事，黃眉老道兩道合而為一洶湧飛旋席捲而來的掌風，湧到兩人身前三尺光景，就突然被擋住了！（這就是黃衫客感到忽有所覺之時）

黃眉老道是天下武林數一數二的老魔頭，他發出的掌風，自然和心靈相通，別說掌風被阻，在掌風尚未湧到上官靖身前三尺，心靈業已有了警兆，他不禁微微一怔，那還待慢，雙掌一頓再發，又增加了兩成力道。發掌本來是極為快速之事，因為黃眉老道和上官靖、沈雪姑都是武功已臻上乘的人，雙方反應快同閃電，因此在雙方使到半招之際，就可迅速加強本人使出的力道，作者也不得不在他們使出半招之際，加以敘述。

就在黃眉老道把雙掌力道增強到十成的同時，上官靖揚起的左手已經緩緩朝前拍出，下沉右手掌心緩緩向外抬起，沈雪姑「無極神指」後半招，在食中二指劃圈之後，也已朝圈中點出。左手點出之後，立即撤手，口中一聲清叱，當胸豎立的右手緊接着朝前劈出。

她這一記劈出單掌，以掌代刀，使的是她師父千手觀音昔年威震武林的絕學「玄門劈空刀」，和馭劍術極相接近，同樣可以傷人於百步。（這一記又比點出去的「無極神指」稍後）

另外，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早在大哥、大姐出場之際，就已聚在一起，偷偷的商量好了，只要大哥、大姐一出手，他們也約好了一起出手，好替大哥、大姐助助威。現在已是第三招了，他們再不出手，就沒有出手的機會了！

以他們這點微末之技，若和黃眉老道相比，那真是螢火之光而已，但三人卻是一記絕招，那就是大姐教他們的「無極神指」，他們相約一同出手的也是這一招。

就在上官靖和沈雪姑出手的同時，三人也一起出手了，左手駢起食中二指，劃了個小圈，朝圈中點出。他們功力不如上官靖、沈雪姑遠甚，因此雖是同時出手，卻要比兩人慢了一步，甚至和沈雪姑的「玄門劈空刀」還落後了一點。（以上述說的乃是各人的出手情形）

如今該掉過頭來，言歸正傳了。卻說上官靖左手前拍，右手朝前一抬，「返照神功」在這一拍一抬之際，一股無形內勁，勢若雷霆萬鈞，轟然湧出，朝黃眉老道的掌風撞去。

他不僅練成玄門「太素陰功」，還練成了達摩祖師手著的「易筋」「洗髓」二經，使出來的「返照神掌」威力自是無與倫比。

再加上沈雪姑一記「無極指」，一縷指風，宛如雷公打出的「雷公錐」，嘶然有聲，筆直穿透黃眉老道的掌風，激射而入。

黃眉老道做夢也想不到對面這雙少年男女會練成威力如此龐大的佛道兩門絕世神功，但覺轟然一聲，一股奇猛無匹的震力，（返照神掌原是借力打力，你有多少力道，悉數返照回去的神功）把自己拍出的力道，一齊反震回來。

心頭驀然一驚，暗叫一聲：「會是如來神掌！」忽忙之間，再待收回力道，已是不及，一個人被推撞得連退了三步，雙足還沒站穩，陡覺另一股尖錐指風，已經穿透掌風，直射而來！

「無極神指！」他心頭又驚又怒，冷嘿一聲，身上一襲銀袍立即像燈籠般鼓了起來。

「撲」！指風挾上他鼓起的銀袍，一下陷了下去，他一陷之後，銀袍隨即彈起，他仗着百年修為，總算把一記「無極神指」硬接下來。

但他怎知沈雪姑繼「無極神指」之後

，還發了一記「玄門劈空掌」，他銀袍堪堪鼓起，一道森寒的無形刀鋒又已相繼劈到。

黃眉老道幾乎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急忙揮起大袖朝前拂出。他自然識貨，「玄門劈空掌」雖然號稱玄門功夫，却並非玄門正宗，而是玄門中的旁門武學，（玄門正宗，是王道功夫，玄門中的旁門武學，就是霸道功夫，殺氣較重）正是昔年和天殺星蕭臨川齊名的千手觀音的絕技。

他剛被「如來神掌」一記反震，仗着功力深厚，尚無大碍，但也被震得氣血浮動，急需調息，自思無法破解「劈空掌」，只好拂起衣袖，暫時擋上一擋，趁這一絲空隙，雙足一點，飛身後躍！

「玄門劈空掌」來勢何等快速，和他拂起的衣袖乍然一接，但聽一聲裂帛大响，衣袖立被鋒利的「劈空掌」劃破，鼓起的銀袍因衣袖破裂，就像洩了氣的皮球，登時癟了下去，這原是間不容髮的時間，他人已躍起，猶在空中，尚未落地。

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和上官靖、沈雪姑雖是同時發招，因功力差異，出手就有了快慢之分，三人這一記「無極神指」，不僅比上官靖的「返照神掌」和沈雪姑的「無極神指」固然慢了一步，就是比沈雪姑接着發出的「劈空掌」也稍稍落後。

就為這一點稍稍落後，正好是「劈空掌」劃破黃眉老道衣袖，一身銀袍洩氣之時射到，也正好是黃眉老道飛身躍起，尚未落地之際，三縷指風一下就射上黃眉老道的膝蓋、足踝等處。

若是黃眉老道鼓起的真氣未洩，以沈雪姑的功力，一記「無極神指」尚且傷不了他，李小雲等三人使出來的「無極神指」，自然更傷不了他了，他此時銀袍洩氣，（並非他一身功力洩去）人未落地，在驟不及防之際，只覺雙膝劇痛，（劇痛只是被指風擊中而已，並不是負傷）迅速落到地上，幾乎站立不穩。

大家誰也想不到上官靖、沈雪姑聯手，居然擊敗了號稱黑道第一高手的勾漏神魔漆黃眉，這是何等令人興奮之事？大家臉上都不期而然的流露出笑容來。

黃眉老道這回真是陰溝裏翻船，連番受挫，直氣得他一張青蟹臉，變成賁熟了的青蟹，紅得發紫，雙目殺氣迸射，怪笑一聲道：「老夫不……」

「哈哈！」黃衫客大笑一聲，和白髮仙娘連袂朝前走出兩步，含笑道：「黃眉道友，長江後浪推前浪，咱們都是百歲以外的人了，還和他們這些年輕人有什麼好計較的？兄弟這個小兄弟已經接下你三招，這場過節已了，咱們走吧！」

黃眉老道豈會看不出來？黃雲妖怪雙雙走出，話雖勸着自己，實有替上官靖出頭的意思，試想自己連這兩個少年男女都應付不下來，若是再加上這一怪一妖，自己豈不是吃不完兜着走？那時豈不更下不了台？

一念及此，也跟着呵呵一笑道：「老夫真想不到百年修為，還不及天生大師和千手觀音教出來的門人弟子，老夫一向言出如山，這位小兄弟接下老夫三招，今晚這場過節，自然揭過了，黃衫道兄何用拿話擠兌老夫？」

上官靖連忙抱拳道：「道長百年修為，在下兩人功力淺薄，怎敢相提並論？勉強接下道長三招，實在僥倖得很，道長一言九鼎，在下不勝感謝之至。」

「哈哈！」黃眉老道怪笑一聲，點頭道：「小兄弟身兼佛道兩門神功，老夫三招落敗，何用諱言，黃衫老哥哥說得不錯，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一代是你們年輕的年代了，咱們這些老不死早該歇隱林泉，不問是非了。」

說到這裏，朝黃衫客夫婦拱拱手道：「老哥哥賢伉儷請。」

黃衫客深深的看了上官靖、沈雪姑兩人一眼，含笑道：「小兄弟，還有這位小妹子，你們輕輕年紀，能有這樣的修為，可以說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前途無量，希望你們好自為之，老哥哥和拙荊從此一別，就不再履紅塵，你們他日如果有暇，可去青城後山找我。」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陰山李大爵練成『玄冰掌』，除了你們聯手，少林三個和尚未必是他對手。」

白髮仙娘嬌柔的道：「是啊，青城後山景色清幽，你們一定要來。」

上官靖心頭一陣感激，連忙拱手道：「老哥哥、老嫂子、小弟蒙你們二位如此青睞，只要有空，一定會去看你們二老的。」一面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多謝老哥哥指點。」

沈雪姑也抱着拳道：「老哥哥、老嫂子，謝謝你們，恕小妹不遠送了。」

黃眉老道看着兩人，回頭道：「無怪黃衫老哥哥對他們如此垂青，連兄弟也覺得他們可愛了。」

三人飄然朝洞外行去。

一場驚心動魄的比鬥，終於化干戈為玉帛，現在三個絕世魔頭，業已離去，大家心靈沉鉛，自然也放下來了。上官老夫人眼看自己兒子和這位準媳婦（她早已把沈雪姑當作媳婦兒了）聯手，居然能勝得過勾漏神魔，最難能的還是號稱黑道第一魔頭的黃眉老道，在落敗之後，並無怨隙，心中自是喜不自勝。

如今大勢已定，只有大石窟右首陰山老祖李大嚼和少林智虔、智成、智難三位大師動手的結果，却有兩位大師已傷在他手下！

李大嚼四十年前被天慈大師一記「光明拳」擊落懸崖，一直耿耿於懷，因此遇上少林僧人，不禁勾起前嫌，堅持非試試少林寺的「光明拳」不可！他因自己成名在六七十年以前，智虔大師等三人在他眼裏，自是少林寺的後輩而已，所以曾說：「你們三個一起出手都可以。」

但智虔大師等三人已非六七十年前的小和尚了，如今乃是少林寺達摩、戒律、白衣三座院、殿的首席長老，豈肯三人聯手？

智難大師合十一禮，說道：「二位師兄，這位李老施主既然指明要試試敝寺的『光明拳』，那就由小弟先上去會會他好了。」

要知他乃是白衣殿主持，白衣殿掌管的是「錘譜」，自是精於拳術，「光明拳」是各種拳功之首，也是智難大師最拿手

的絕技了。（少林寺有七十二藝，各院、各殿的長老精擅的武功各自不同，那是因爲一個人不可能七十二藝樣樣都學，傳功師父因才施教，以及日後自己的選修，其中又有資質的不同，有的人一生專修一技，有的人則兼通數種武學，業精於勤，也精於專，凡是少林寺的長老，都有精專的一技）

智虔、智成知道「光明拳」正是智難師弟精專的武功，對方挑明要試「光明拳」，自然只好由他出手了。兩人低聲道：「師弟小心些！」

智難大師合十道：「小弟省得。」目光一抬，朝李大嚼合十躬身道：「貧衲智難，請老施主賜教。」

李大嚼深陷的雙目中射出熠熠精光，闊咀一咧，深沉的道：「只有你一個人上場嗎？」

智難大師合十道：「老施主方才曾說要找敝寺會『光明拳』的人試試，敝寺僧侶，各有精擅，貧衲練過『光明拳』，所以由貧衲向老施主請敎。」

李大嚼嘿嘿怪笑道：「少林寺只有你一個人會『光明拳』嗎？」

智難大師道：「在這裏的三個人中，只有貧衲一人練過。」

李大嚼目光緊盯着智難大師，點頭道：「好，那你就使出來讓老夫瞧瞧！」

智難大師心知對方指明要自己施展「光明拳」，他在四十年前吃過「光明拳」的虧，說不定已有破解之法，但今日之局，如箭在弦，自己已是非使不可，心念轉動，早已默默運起神功，一面依然合十當胸，躬了躬身道：「老施主，貧衲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李大嚼道：「你說！」

智難大師說道：「老施主昔年雖中過先師伯一記『光明拳』，但老施主並無多大損傷，至今猶健朗如昔，先師伯涅槃已有二十餘年，應該已經談不上有什麼過節了……」

李大嚼嘿嘿笑道：「你們少林寺不是還屹立在少室峯下嗎？」

智難大師又道：「敝寺『光明拳』爲七十二藝之首，老施主四十年來，也許已有破解之法，但貧衲不得不把話說在前頭，『光明拳』能發不能收，一經發出，貧衲也無法收勢，老施主……」

「那有這麼嚕囌？」李大嚼不耐的道：「你只管使來，接不接得下，那是老夫的事，最好還是老夫接不下來，老夫拍屁股就走，從前過節，一筆勾銷，若是讓老夫接下來了，你們三個和尚，今晚都得給老夫留下。」

智難大師自然不願和他們打這個賭，連忙拿話岔開，說道：「貧衲和老施主動手，勝負只是貧衲一人的事，與貧衲二位師兄無關，老施主請準備了！」

李大嚼道：「你只管出手好了。」

「阿彌陀佛！」智難大師只喧佛號，把禪杖交到右手，拄杖凝立，右臂緩緩舉起，屈指握拳，這一瞬間，他寶相莊嚴，臉上微露笑容，右拳突然朝前一揚，作出下壓之勢，凌空遙擊過去。

「光明拳」成爲少林七十二藝之首，是因爲這一記拳法創自我佛如來，爲佛門降魔神功，拳勢甫出，一股無形內力，就像泰山壓頂般直罩過去。

李大嚼四十年前吃過它的大虧，自然也不敢大意，雙目緊注在智難大師的拳上，直等千鈞壓力落到頭頂三尺光景，他突然厲笑一聲，雙膝僵直不屈，一個人像僵屍般朝上直繃而起！

在他頭頂上的一片無形壓力，正當迅速下落，他一個瘦得像竹竿的身軀，却朝壓力中直穿而上！

這在外人看來，李大嚼不過施展「僵屍功」，朝上衝起而已，但智難大師的感覺却大大不同，那是從對方身上散發出來奇寒無比的冷氣，竟然比冰還要冷上百倍，一下之間，把自己發出的「光明拳」一團拳風從中衝開！

要知這一記拳風，乃是智難大師運集本身內力所凝結而成，拳風被對方「僵屍功」和「玄冰眞氣」一下衝破，徹骨寒氣自然很快就滲入到眞氣中了！

智難大師在這一瞬間，但覺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冷噤！這個冷噤就出了大問題，但他自己一時之間却並未有何感覺。

李大嚼一下衝破「光明拳」凝結的一團拳風，他身在半空三丈高處，一個輕旋，口中發出一聲刺耳的嘿嘿怪笑，隨着笑聲，人已落到地上，從他大咀中，露出兩排白森森牙齒，得意的說道：「少林七十二藝之首的『光明拳』，原來也不過是如此！」

智難大師合十道：「老施主功力……深厚……貧……衲……不……如……」

他第一句話還未說完，就全身發冷，口齒打起顫來，後面的話，竟然說一個字，打一個顫，身上愈來愈冷，不住的顫抖，連口齒都說不清了！

智虔大師大吃了一驚，急忙搶了出去，問道：「師弟怎麼了？」

智難大師臉上隱現黑氣，張了張口，砰然一聲，往地上跌坐下去。

李大嚼咧着大咀，嘿然陰笑道：「你師弟中了老夫玄冰眞氣，你可要試試？」

智虔大師沒想到他說打就打，驟不及防，但覺一道奇寒掌風迎面撞來，口中低喧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右掌當胸橫出，朝前迎擊過去。

他這一掌使的正是「般若禪掌」，以「般若禪功」爲基礎，對付任何外門功夫，自是綽有餘裕；但李大嚼的「玄冰掌」，除了他數十年苦練，掌力之強，已是舉世罕有其匹，何況他潛伏幽谷四十年，吸取陰山地底萬年玄冰寒氣，練成北極「玄冰眞氣」，掌力之外，還有蝕骨寒氣，蘊集在內勁之中，就算你掌力和他不相上下，這種奇寒澈骨的玄冰眞氣，他也無法承受得了。

智虔大師迎出的一記「般若禪掌」，原是抵禦對方擊來的掌勢而發，一來一往，何等快速？但聽「拍」的一聲，雙掌擊實，智虔大師立時感到不對，自己手掌就像拍在一塊寒冰之上！

不，李大嚼的手掌簡直比冰還要冷上百倍，就在雙掌乍接的刹那之間，自己一隻右掌登時凍得痲木不仁。

不，整條手臂立時僵硬，再也不聽使

喚，自己「般若禪功」竟然一點也擋不住澈骨寒氣。

智虔大師心知不妙，慌忙左手一揮，禪杖使了一記「攔腰打虎」，呼的一聲橫掃過去。李大嚼口中嘿嘿獰笑，伸出一隻黑黝黝枯骨似的手爪，輕輕一抓，就被他抓住了杖頭。

智虔大師正待運勁後撤，那知杖頭堪堪被對方抓住，一支禪杖就像從冰窖裏取出來的一般，凍得掌心隱隱生痛，要待撤手已嫌不及，但覺一股寒氣從杖頭源源傳來，業已循臂而上，一時再也忍不住口中呼出「啊」的一聲，連雙腳都感到有些僵硬，心裏要想後退，也退不成了！

二位少林大師對付道院兩位壇主之時，得心應手，一擊成功，這回遇上李大嚼，竟然如此不濟，這就所謂技高一着，縛手縛腳。他比你高上一着，你就會縛手縛脚，何況李大嚼武功修爲高出智難、智虔二位大師何止一着？

少林寺縱有七十二藝；但功夫也者？說得明白一些，就是要你痛下功夫。你下了多少年工夫，你就有多少年功夫。功夫不如人，七十二藝威力最大，也勝不過人家。

這就是說智虔、智難二位大師並不是學的武功不如李大嚼，乃是功力不如李大嚼深厚也。

智成大師眼看智虔，智難只在一招之間，就傷在對方「玄冰掌」下，一時看得心頭又驚又急，手拄禪杖，單掌當胸，迎着朝李大嚼走上，沉聲道：「老施主要試試敝寺『光明拳』，智難師弟只是應老施主之請，切磋印證，老施主怎好乘機傷人？更不應該的是智虔師兄並未和老施主動手，老施主怎好出手偷襲？老施主一派宗主，武林前輩，不怕江湖上人嗤笑嗎？」

李大嚼嘿嘿笑道：「老夫和你師弟（智難）動手之前，不是早已說清楚了？他使出『光明拳』來，最好是老夫接不下來，那麼老夫拍屁股就走，從前的過節，一筆勾銷，若是讓老夫接下來了，你們三個和尚今晚都得給老夫留下，這話你總聽見了？」

他口氣微頓，深陷的雙目，精芒閃爍，盯着智成大師獰笑道：「老夫言出必踐，你們三個和尚現在只有你一個了，你有些什麼功夫？也拿出來給老夫瞧瞧！」話聲甫落，右手抬處，一隻枯爪般的手掌筆直朝智成大師推來。

少林寺八院十二殿，共有五十六個長老，雖然有的畢生只練一種武功，有的身兼數技，但若論武功最高，身兼七十二藝中七種以上武藝的，却只有智成大師一個人。

因爲他是戒律院的首席長老，戒律院負有懲戒叛徒之責，武功若是不足應付，又如何制得服叛徒呢？

智成大師後退一步，默運「無相神功」護體，右手一記「金剛般若掌」，遙擊出去。「金剛般若掌」在少林七十二藝中，是幾種強猛的掌功之一，掌勢甫發，就有一道強勁掌風，勢若狂濤般捲撞出去。

但李大嚼修爲極深，同樣一記掌力，撇開他掌風中含蘊的「玄冰眞氣」不說，光是掌力，就要勝過智成大師甚多。

雙掌乍接，智成大師但覺這一掌宛如擊在一方巨大的寒冰之上，不但推不動對方分毫，反而被震得連退了兩步，奇寒澈骨，凍得幾乎透不出氣來！

差幸老和尚「無相神功」已練到十成火候，早已運功護住全身，是以雖覺奇冷難耐，還不致於被玄冰寒氣侵襲，心頭一驚，左手一翻，使出一記「準提印」，右手捏訣凌空劃出，使的是「準提劍訣」。

兩種神功，同時施展，才把方才「金剛般若掌」沒有抵擋得住的「玄冰掌」擋住。

李大嚼嘿嘿怪笑道：「看來你這和尚果然比方才兩個略勝一籌！」右掌未收，左手又朝前推來。

這下，等於把「玄冰掌」力又加強了一倍，刺骨寒氣登時像潮水般從四周包圍過來。

智成大師雖有「無相神功」護體，但「無相神功」只是薄薄的一層眞氣，四面全被「玄冰掌」奇寒無比的冷氣團所包圍，縱能不讓寒氣侵襲，却並沒有禦寒的功能，一個人就像坐在千年不化的冰窖之中，寒冷的感覺，愈來愈厲，除了寒氣，「玄冰掌」還有一般掌力的強勁凌厲勢道，壓人而來。

智成大師咬緊牙關，猛地發出一聲大吼，右手抓起禪杖，杖頭一頓一挑，身形隨着杖勢一伏即起，揮出重重杖影，人隨杖走，在一丈方圓之中，撒天羅，鋪地網，把「無相神功」貫輸杖上，佈成綿密一圈，使出來的是少林寺最具威力的「天夜叉杖法」。

左手振腕抖落大袖，伸出手來，大拇指緊扣中指、無名指、食指和小指伸直，接連不斷朝前彈出。這種指功，名爲「牟尼珠」，練氣成珠，專打對方穴道，可以連續不絕彈出一百單八指，少林寺開山以來，從沒有人躲得開一百單八指的。

老和尚是情急拚上了命，把數十年來潛心苦修的幾種絕學都使了出來。儘管他接二連三的施展出少林寺絕世之藝，但却只有一句話，那就是李大嚼的修爲，絕不在黃衫客夫婦和勾漏神魔之下，智成大師修爲上不如人家，就像一個小孩和大人打架，任你手揮足舞，也總非大人之敵。

「天夜叉杖法」，加上「無相神功」和「牟尼珠」，同時施爲，使得杖影如山，嘯聲如濤，（彈出「牟尼珠」是無聲無息的）也僅能勉強把對方的「玄冰掌」力逼住，無法破得了對方。

一支禪杖越舞越急，本該已經使得全身都有汗了，但此刻却始終毫無半點暖意，從四面逼近身來的寒氣，却有加濃加重之感！

「哈哈！」李大嚼裂着闊咀，大笑一聲道：「少林和尚，原來也只有這點能耐，老夫勸你不用再舞杖弄指了，你雖有『無相神功』護體，但在老夫『玄冰掌』下，暫時縱不爲『玄冰眞氣』所傷，時間稍久，凍也會把你凍死。」

智成大師哼了一聲，他杖勢揮舞絲毫沒停，左手中指，無名指連彈，不住提吸眞氣，和對方「玄冰掌」硬拚，老和尚已把畢生功力和幾種佛門絕學壓箱子的本領全使出來了，但四周寒氣愈來愈重，甚至

他吸進去的都是寒氣，縱然未被對方「玄冰眞氣」侵襲，但這種奇寒苦冷，血肉之軀確實無法忍受，對方說得不錯，只要時間稍久，確實會被活活凍死。

他已經橫上了心，口中不住默唸着佛號，自己能撑多久，就撑多久，生死之事，出家人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現在，大石窟中忽然平靜下來，三個絕世魔頭相偕離去，智虔、智難已被救下，只是全身冰冷，牙關緊閉，連卞藥師都感到束手無策。智成大師還在和李大嚼苦拚。

上官靖聽「老哥哥（黃衫客）「傳音入密」的話，立即以「傳音入密」朝沈雪姑道：「雪姐姐，老哥哥臨走時曾以『傳音入密』告訴小弟，只要咱們聯手才能對付得「李大嚼的『玄冰掌』，我看智成大師已成強弩之末，咱們快些上去把他替下來才好。」

沈雪姑點頭道：「老哥哥的意思，是指『太素陰功』了！」說完，一隻纖纖玉手就伸了過來。

上官靖急忙伸出左手握住「她的右手，兩人並肩朝寒氣如霧，層層包圍的兩丈之內走了進去。由上官靖開口叫道：「大師請退，由在下兩人來領敎領敎這位李前輩的『玄冰掌』吧！」

兩人手牽着手，眞氣互通，一陰一陽，自相生長，體外寒氣自是無法侵入，隨着話聲，已經走近到一丈光景。

李大嚼看得暗暗驚奇，這一對年輕男女居然會不畏自己的「玄冰眞氣」？大笑道：「你們兩個小娃兒，旣非少林門下，何苦闖進來自找死路？」

上官靖朗笑一聲道：「家師不滅和尚，和少林頗有淵源，由在下來接你幾招『玄冰掌』，又有什麽不對了？」

沈雪姑在他們說話之時，就回頭以「傳音入密」朝智成大師說道：「大師速退，李大嚼的『玄冰掌』，我們足可應付得了。」

智成大師聽得心頭兀自不敢相信，自己數十年修爲，精通幾種佛門無上神功，還抵不住李大嚼「玄冰掌」，你們兩個二十出頭的人，能有多大能耐，對付得了他「玄冰掌」？

就在此時，老和尚耳邊又响起銀拂叟向天倫「傳音入密」的話聲：「大師只管請退，把李大嚼交給上官老弟和沈姑娘好了。」

銀拂叟向天倫是此行的「總指揮」，有他這句話，老和尚才杖勢一收，往旁躍退。他差幸及時退下，但手脚已經被凍得有些氣血失調之感。

李大嚼因智成大師已經退下，不覺掌勢一停，雙爪提胸，深陷的雙目之中精光閃動，逼注着上官靖問道：「小娃兒，你說你師父叫不滅和尚，可是少林出身？」

「不錯！」上官靖正容道：「家師在少林寺的時候，法號上天下生。」

「你是天生的徒弟？」李大嚼對這位昔年號稱少林第一高手的金羅漢天生大師，心中不無顧忌，點着頭，嘿嘿笑道：「天生，是天慈的師弟，好，好，小娃兒算你是少林門下……」

上官靖道：「在下不是少林門下，只是和少林有淵源而已，黃衫客老哥哥伉儷和黃眉前輩均已離去，前輩已經連傷少林兩位大師，在下覺得前輩和少林也談不上深仇大怨，也應該可以住手了。」

李大嚼哼道：「誰說老夫和少林沒有深仇大怨？天慈已死，少林寺還在，老夫非找少林寺算帳不可，小娃兒你不是少林門下，那就不用管了，快站開去。」

沈雪姑冷冷的道：「李大嚼，今晚咱們是找魔敎來的，如今這座魔敎行宮，業已全破，你看看還有什麽人嗎？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也是九旬以上的人了，何苦揷手……」

「住口！」李大嚼厲笑道：「老夫找的是少林寺的人，小丫頭，老夫要你們站開去，是一番好意，妳倒敎訓起老夫來了，老夫若要一出手，你們兩個只怕一掌也接不下來。」

上官靖接口道：「那就這樣好了，在下學過少林武功，以少林武功，接你前輩一掌，接下來了，前輩怎麽說？」

「你要以少林武功接老夫一掌？」李大嚼簡直還以爲自己耳朵聽錯了，剛才三個少林和尚，都是長老身份，還接不下自己一掌，這少年人能接得下自己的「玄冰掌」？聞言嘿嘿笑道：「你說呢？」

上官靖說道：「和黃眉道長一樣，在下接下了，前輩和少林怨隙，從此一筆勾銷。」

李大嚼方才正在和智成動手，並未看到上官靖和勾漏神魔動手的情形，聞言不覺暗暗一怔，忖道：「聽他口氣，好像漆黃眉也敗在他手上的了？」他幾乎難以置信，漆黃眉會敗在一個乳臭未乾少年手下，一面點頭道：「就這麽辦。」

「還有。」沈雪姑道：「由前輩給兩位負傷的少林大師，吸出體內寒氣。」

「可以。」李大嚼道：「只要你們接得下老夫一掌，老夫自會替他們吸出體內寒氣。」

上官靖道：「前輩那就請吧！」

李大嚼看他們兩人手牽着手，並肩站立，神色自若，毫無半點運氣戒備模樣，這那像就要和人動手？尤其和他們動手的自己——陰山老祖李大嚼。心中不禁暗自狐疑，一面目注兩人，喝道：「你們小心了！」

上官靖道：「前輩，你只管請出手好了。」

「好！」李大嚼右手抬處，立掌推出，掌勢出手，一道澈骨奇寒的掌風，像浪濤般朝兩人身前捲來。

上官靖左手和沈雪姑互握，右手掌心平攤，使出「接引手」，向右方引出。

但他怎知李大嚼苦練「玄冰掌」四十年，已達收發由心之境，推出掌勢，陡覺一股吸力帶引着自己掌風向外洩去，他立時把推出去的掌力前面已被吸引出去的一部份截斷，然後一截再發，後面的掌力，又像浪潮般湧到。

上官靖使的「接引手」只引出對方一小部份掌力，至陰奇寒的掌風又湧撞而來，他左手互握，右手施展「接引手」又已向右帶出，自然來不及回手。

沈雪姑左手一豎，迎着對方掌風劈出，她這一掌直立如刀，使的正是玄門「劈空掌代刀」，只聽「嘶」的一聲，從湧來的掌風中直劈而入。

但李大嚼的「玄冰掌」，可不像勾漏神魔的衣袖，「玄冰掌」所凝結的眞氣，堅若玄冰，沈雪姑這一記只把「玄冰掌」力劈開了三尺光景，就再也劈不過去，澈骨奇寒的冷氣却已湧到了身前。

李大嚼嘿嘿笑道：「小娃兒，原來你只會少林『接引神功』，這女娃兒的『劈空掌代刀』，難道也算是少林武學嗎？」

他右手當胸直豎，名雖一掌，實則「玄冰掌」力源源往前推來，因爲他手勢並未變換，自然只好算他是一掌了。

此刻話聲出口，掌力却在不斷的增強，在出手之際，他不過用了五成力道，此時已逐漸增強到了八成光景。

上官靖和沈雪姑一手互握，眞氣互相流通，「太素陰功」原是以陰爲主，李大嚼以「僵屍功」練成的「玄冰眞氣」，只是旁門中的陰功，兩人有玄門陰功護體，身外至陰至寒的冷氣雖在急劇增加，却也傷不了他們。

上官靖眼看身外壓力愈來愈重，寒氣愈來愈盛，自己若不使少林神功，沈姐姐縱然能破他的「玄冰掌」，他也未必肯承認，一念及此，登時大笑一聲道：「前輩眞要在下出手嗎？」

李大嚼怪笑道：「小娃兒，你說過要少林武學接下老夫一掌，老夫看你使的只是玄門護身眞氣而已。」

他話雖如此說法，心中却已暗暗驚奇，這一雙少年男女使的玄門護身眞氣，居然強過方才那和尚（智成）的佛門「無相神功」！

上官靖應道：「那在下就施展少林功夫，接前輩一掌！」

話聲出口，左手突然放開沈雪姑的右手，往上揚起，掌心微微向下，右掌下沉，掌心外上，左手下壓，右手上抬，這一壓一抬，「返照神功」一團無形潛力，就轟然朝外湧出。這一下眞氣暴漲，發如黃河決堤，汹湧而出！

李大嚼見多識廣，看他使出來的果然是少林「如來神掌」，只是左右手互易，想來可能是金羅漢天生大師離開少林寺以後改變的了。

他心念還沒轉完，只覺一道奇猛無匹的力道一下把自己源源推出的「玄冰掌」力，一起反捲回來，心頭不由大驚，匆忙之間，不但沒有手掌閃避，反而運起全力，右掌猛力朝前急推出去。

要知上官靖不但和沈雪姑一同練成玄門「太素陰功」，他自幼練的是「易筋經」，後來又練成了「洗髓經」，這兩種神功，同出達摩祖師手著，自可收相輔相成之功，因此施展「返照神功」，威力何止增強倍蓰？這就是智成大師等三人無法抵禦「玄冰掌」，而上官靖和沈雪姑却不懼「玄冰掌」寒氣的原因了。

閑言表過，却說李大嚼全力發出掌力，在他想來，定可把反震回來的力道悉數再反擊回去，那知掌力出手，不但無法推出，反而因自己力道用猛，對方反捲過來的掌風經這一激，震力更見強大，宛如泰山壓頂，直壓過來，這一瞬間但覺心頭狂震，氣血浮動，這情形分明是自己的「玄冰掌」無法和對方抗衡！

李大嚼究是有近百年修爲的人，發覺不對，立時沉喝一聲：「住手！」人已隨着喝聲，向旁移開。

上官靖聽到他的喝聲，趕緊雙手一鬆，撤去「返照神掌」。

李大嚼身形極快，上官靖撤去掌勢，他已回到原處，緩緩吸了口氣，一張像木頭般的瘦長臉上，已經黯然失色，說道：「罷了，罷了，老夫勤練玄冰眞氣四十年，還是敵不過少林武學，就算再練四十年，也未必能勝，時不我與，小娃兒，老夫認敗了。」

上官靖看他神色蒼凉，嗒然若喪，連忙拱手道：「李前輩並未落敗，在下只是接下前輩一掌而已！」

「哈哈！」李大嚼仰首大笑道：「小娃兒，你不用替老夫掩飾，古人說得好，文章得失寸心知，武功得失，寸心自知，老夫已是九旬以上的人了！從今以後，也不會再在江湖出現，敗了又有何妨？那兩個少林和尚呢？老夫給他們吸出侵入體內的玄冰眞氣，就要走了。」

上官靖拱拱手道：「多謝前輩。」

李大嚼舉步走近智虔、智難二位大師身邊，伸出一隻枯瘦的手爪，在兩人胸口上各自抓了一把。上官靖、沈雪姑跟在他身側，目光緊注，看他手爪懸空一抓之勢，就有幾縷肉眼無法看得清的黑烟從兩人胸口飛起，吸入他掌心。

李大嚼回身朝上官靖咧咀一笑，拍拍他肩膀，說道：「小娃兒，你是老夫近百年來僅見的年輕高手，眞是難得得很！」

說完，大踏步往外行去。

沈雪姑急忙叫道：「靖弟，你快運氣試試，他拍你肩膀，莫要暗中下了什麽手脚？」

上官靖笑說道：「不會的，我看他臨走之際，目光極爲友善，不會對小弟下手的。」

上官老夫人走了過來，說道：「靖兒，雪姑說得不錯，防人之心不可無，你還是運氣試試的好。」

沈雪姑含笑把右手伸了過去，說道：「來，你把手伸過來，就算他眞的下了手，我們運一回氣，也可以把他玄冰眞氣消去了。」

上官靖拗不過她，只好把左手伸出去，握住了她的玉手。

上官老夫人藹然笑道：「對了，這樣老身就放心了。」

場中原有許多人先前看着他們手牽手的上場，還不知道兩人體內眞氣可以互通，直到此時才恍然大悟。

智虔、智難二位大師只是被玄冰眞氣侵入體內，全身僵凍，並非受傷。此時，經李大嚼替他們吸出寒冰之氣，就漸漸復原，坐起身來，運了一回功，也就好了。

上官靖也在此時放開握着沈雪姑的手，笑道：「小弟不是沒事嗎，妳現在相信了吧？」

沈雪姑嫣然一笑道：「沒事不是很好嗎？等到發現不對，就麻煩了。」

（未完・47）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催命專員

一：身負重任　權充拖車

無可否認，世界正在變，而且變得很快。以前，需要十年或廿年才能完成的變遷，現在，可能三五年就改變成功了。

世界變得這麼快，如果你躲在一個地方兩年不見世面，再出來，你就可能不認識這個世界，不認識這個世界上的人，不認識那些服裝，那些打扮。如果你在五年前避世，現在再出來，可能你連男人和女人都分不開了。有些男人的頭髮是那麼長，而有許多新潮服裝，是男人和女人都一式一樣的。

這種改變，似乎也傳染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一個一年前認識司馬洛的人，今天可能在街上和他碰過滿懷，也不會認得他了。

現在的司馬洛，已經整個改變了。他的頭髮比以前長了數吋，那即是說，比荷里活女明星柯德莉・夏萍最紅時那頭髮還要長。

他的上唇蓄了小鬚，而鼻上架着一副小小的圓形黑眼鏡。一根香烟斜斜地啣在咀角，身上一件紫色的襯衣，外面一件皮背心。下身一件緊窄的喇叭脚長褲，褲脚還是拆破了，垂着絲的。

他像一個典型的嬉皮士。

在這個晴朗的早晨，他以懶洋洋的，簡直是討人厭的步伐走在那條僻靜的海灘公路上。

有兩部車子經過，而每一次，車子經過的時候，他都伸出一隻拳頭，豎起姆指，表示要截搭車子。在外國，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也是一種很流行的習慣。

但這裏却並不是外國，那兩部車子都沒有停下來載他。有三個理由不停下來，第一個理由，就是如上述，在這裏沒有這種習慣，第二個理由，這是一個小地方，郊外與市區距離不遠，就是步行進入市區，也不會花太多時間。第三個理由，車中的人都不想接近這種嬉皮士型的人物。很奇怪，在這裏，有車階級，都不是嬉皮士那一類人物。

當第二部車子也呼的一聲過去了，只給他留下一片塵的時候，司馬洛就顯得很生氣。他狠狠地把香烟從咀巴上拔下來，兩手在腰間一叉，等着。

大約三分鐘之後，一部車子自遠而近了。起先，在陽光下，那車子的擋風玻璃反射着陽光，很是耀眼，當它駛到了一處山陰之下時，才看出那是一部粉紅色的開篷跑車。

這一次，司馬洛就採取一個比較野蠻的截車方法了。他就在地上一倒，橫躺在路中心。

那部車子以很高的速度飛馳而來，一面狂按着響號，要使路面上躺着的那個人避開。司馬洛只是躺在那裏，沒有理會，而那部車也不肯減低速度，仍然以高速直衝而來，直到距離司馬洛只有十呎時才硬生生地煞車，車輪擦着地面，發出着刺耳的聲音，直至前輪距離司馬洛只有一呎，才停定了。

「喂，你患了急病嗎？」車上有人憤怒地喝叫着。

司馬洛好像跳虱一般，一跳跳了起來，跳上車頭，在車頭上跑了兩步，跳過了車子的擋風玻璃，跳到了開車的那個男人

的膝上。

這一下動作使那人嚇得呆住了。那是一個高大的飛型青年男人，看來也不是一個可欺之輩，不過，司馬洛這一着還是使他一時之間手足無措！

在那人的旁邊，坐着的那個年輕而美麗的少女尖叫起來。

就在叫聲之中，司馬洛的膝蓋向那男人的臉上一撞。

托！那人的鼻子，鮮血噴射而出。他連忙掙扎，揮着拳頭要抵抗。司馬洛推開車門，把他一脚踢了下車，然後自己也跟着跳下車。

那人狠狠地爬起來。司馬洛等他起來了一半，膝蓋及拳頭便遞過去！

那人又跌倒了，跌得四脚朝天，就像一隻烏龜似的，再也爬不起身。

在車子上，那個女郎已經挪到了司機位上，正匆匆地摸那儀器板上，要找尋那串開車的鎖匙。

「要找這個嗎？」司馬洛吃吃笑着，對她揚一揚手中的一串鎖匙。原來他的手法很夠快，剛才，在撲下車時，他已經把車上那一串車匙拔去了。

那個女郎又尖叫起來。

在地上，那青年人飛起一脚，撐中了司馬洛的膝蓋。司馬洛的腿子一軟，但是並沒有倒下來。當那人的第二脚飛到的時候，他的手就伸下去一撈，把這隻脚撈住了，一扯過來，然後再把它舉高。

那人翻了一個跟斗，仆在地上，再抬起頭來，已經一臉都是血。

那車上的女郎停止了尖叫，而且開始發出比較有義意的叫喊：「你在幹什麼？你究竟是什麼人？」

司馬洛却沒有理會她，而只是集中精神去對付那個男的。那個男人經這一跌之後，只能抬起頭來而爬不起身了。而且，他的頭也抬起得不久，很快地，又仆回地上。可是，司馬洛却不肯放過他。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腦後的那把頭髮，把他的頭硬抽起來，拳頭由下而上。叭！那人的臉頰上又着了一記，又打着轉，滾開了，好像一團破布似的倒在地上，這一次一動都不動了。

「你……別再打他！求你……」那個女人仍然吵得很，不過吵的方式改變了，現在她是正在哭着哀求。司馬洛覺得她一隻手搭在他自己的背上，她那尖尖的指甲抓着他的皮肉。

司馬洛反手一掌擊在她的臉上，使她跌回車座上。司馬洛這一掌雖然是擊得很留情，並沒有用足勁力，但是已經使她呆在那裏了。

司馬洛再轉向地上那人，那人已經完全不動了，但司馬洛還是提起脚去踢他的肋骨。一脚！兩脚！三脚！那人連叫痛的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司馬洛滿意地轉身，那女郎就半靠在那車子的座位上，怔怔地看着他。

司馬洛把車匙向她一丟：「開車去找人來救他吧！」

「你……你不是人！你是野獸！」那女郎的眼睛瞥了一眼她那軟癱在地上，流着血的男朋友，又憎恨地轉回來，瞪着司馬洛。

司馬洛吃吃笑：「野獸？也許是吧！但是他又何嘗不是？給他打成這個樣子的人，起碼也有十個！」

那女人還在怔怔地看着他，司馬洛已經邁開大步走了。

如果有一個旁觀者在看着的話，就會知道司馬洛決不是因爲截搭不到車子而發脾氣的。他實在是早有預謀地在那裏等着這部粉紅色車子來臨的。

事實上，司馬洛不是需要截搭車子的。他有一部車子停在遠處，他沿着這條公路走了一段，轉了一個彎，進了一座樹林。

那裏面，在樹葉的遮掩之下，就停着一部汽車——一部古老而殘舊的福士房車。車上繪上顏色鮮明的花朵，和他這一身嬉皮士打扮，倒是相當配合的。

司馬洛進了車中，把車子開動了，開出樹林，沿着公路飛馳而去。

＊　＊　＊

司馬洛離開後，那個女郎下了車，在搖着她的男友。

「阿湯，阿湯！」她恐慌地說：「你沒事吧？」

但是阿湯顯然是有事的，他連應都不會應了。

「我……我得去報警！」

她放棄了那個男人，把粉紅色的車子開動了，飛馳而去。

那個男人躺在地上，發出呻吟。他是看着那個女郎幹什麼，但他做不出聲音來。那個女郎的車子離去後，他才舉起一隻手，而喉嚨裏也出一聲叫喊。他叫道：

「珍……不要！不要……報警！」

但是，他這微弱的叫喊，那個女郎當然是聽不到的。

這兩句叫喊，對於遍體鱗傷的他，也似乎是太過吃力。他又伏了下來，喘着氣，喉嚨間發出「嘎嘎」的呼吸聲。他不斷地低聲說：「不要叫警察來！不要！」

他的叫喊，顯然是無法把那女郎召回來的了，而且，女郎一走，警察會來找到他，似乎也已成爲定局。

他伏在那裏，喘着氣，過了好久好久，才有移動的氣力。好像一隻烏龜，而且是一隻老到不良於行的烏龜一樣，他慢慢地爬動了，爬向路邊的一座樹林，喉嚨間發出着「嘎嘎」的呼吸之聲。他爬着，爬着，爬進了樹林邊的草叢，繼續向前爬。忽然他的手在前面爬了一個空，身子便失去了平衡，翻了一個跟斗，而直墮下去。原來，前面是一處大約四呎深的小懸崖。他跌了下去，身子在下面的泥地上彈了一彈，咀巴張開，吐出了一聲無聲的叫喊，便不動了。

他身上的傷痛，本來已經夠厲害，經這一跌，便再也無法抵受，而暈了過去。

大約十分鐘之後，那個女郎又開着那部粉紅色的跑車飛馳而回。除跑車馬達的怒吼之外，還跟隨着嗚嗚的警號聲，伴着她而來的是一部警車。她是在路上碰到了一部警車，而召了這部警車一同回來的。

兩部車子都在那個出事地點煞住。

那個女郎首先跳下車，她怔怔地看着那已經沒有人仆着的地面。

一個警察也下來了，這個警察問她：

「是這裏嗎？」

那個女郎的咀巴張開，又再合上了。她吶吶着：「我……不明白！他剛才明明在這裏的呀！」

「這裏？」那個警察指指地上一些乾了的血，那人剛才是正在流血的。他不能離開了這裏而不留下任何血漬。他爬進了林內，現在就在地上流下了一條血路。

「阿湯！」那個女郎用英語叫喊着一個名字，急急地衝進了草叢中，循着那條血路跑進去。她並沒有跌下那四呎高的「懸崖」。她在崖邊停下來，就看見了那人。

兩個警察已經跳了下去。

「唔，傷得很重！」一個警察蹲了下來，察看着。

「快把他送進醫院！」那女郎叫着：「快點呀！」

「別急！」另一個警察在她的旁邊說：「我們剛才已經用無綫電召了救傷車，救傷車正在趕來了。」

在救傷車未來之前，車上的警官就向那女郎盤問經過，另一個警察則搜一搜傷者的身。那女郎正在接受盤問的時候，下面的其中一個警察忽然說：「看，看我找到了什麼？」

他們望下去。看見那個警察的手上拿着一把很薄的刀子，是從傷者的腿子上找到的。傷者腿子上的褲管現在已經給捲起來了，可以看到他的小腿上有一條皮帶，皮帶上有一隻刀鞘。

「哦？」正在盤問的警官皺起了眉頭，「小姐，你的男朋友究竟是幹什麼的？」

那女郎呆呆地張大了咀巴。

「還有這個！」那警察從傷者的腰間拉出了一條比鞋帶還要幼的黑色繩子。繩子的兩頭各縛着一隻大約四吋長的木柄。

「這是什麼呢？」那女郎問。

警官的眉頭皺得更緊：「這是另一件殺人武器！」

「什麼殺人武器？」那女郎說：「這不過是一條繩子！」

「這是一條奪命繩！」警官微笑，對她做了幾個手勢，「兩手各拿着一隻木柄，繩子在人的頸子上一繞，木柄向兩邊一扯，命就沒有了！明白嗎？」

「阿湯……他怎會……不可能……」這個女郎難以置信地吶吶着，在替她的男朋友辯護。

但是那個警官已經不聽她的說話，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男朋友身上。

「把他臉上的血抹去一點，」警官吩咐着：「讓我們看清楚他的面貌！」

那個警察抽出阿湯的手帕來，替阿湯把臉上的血汚抹去了大部份。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但是英俊得有點邪惡的味道。而且看清楚，他實在也不太年輕了。

「唔，」警官撫着下頷，「這張臉，倒是有點似曾相識的！」他離開了那個女郎，回到警車上，用無綫電向上級報告一些什麼。

再過了兩分鐘，嗚嗚的聲音又來了。這一次來的是一部救傷車，那個遍體鱗傷的阿湯，給運走了。這個女郎則在警官的邀請之下同到警局去。

＊　＊　＊

那女郎在警局裏枯候了好幾個小時，間中也會有一個警探來問她一些問題，似乎都是無關重要的問題。後來，終於，一個模樣看來是相當有地位的中年男人進來了。

這個男人對她自稱說是探長，然後說：「小姐，現在，請你告訴我，經過情形是怎樣的？」

「我已經說了許多次！」那個女郎簡直是痛苦地哀叫起來了。

「再說一次吧。」探長說：「我想你親口對我講一次！」

她只好再講了一次。她說不認識那個襲擊她男友的人。至於她和這個阿湯，他們認識不久，他們是在夜總會裏認識的，她不知道他究竟是幹什麼的，她也沒有問。她又不是希罕他的錢，只要吃喝玩樂的消費他付起來並無困難，她就算了。

「你有沒有隱瞞什麼？」

「為什麼我要隱瞞？現在是我的朋友給人打了一頓，你們當警探的，非但不能保障納稅人的人身安全，反而還要把納稅人當作犯人一般盤問，這算是什麼規矩？」

「小姐，」那探長微笑着：「你這位男朋友湯先生，並不是什麼納稅人，他是湯兵！」

「湯兵？」

「湯兵是一個職業兇手，他被多個國家通緝的！」探長說：「已知被他殺死的人，起碼有十個！」

那女郎張大了咀巴。「這……這怎麼可能？」

「有許多事情外表看來不可能，實在可能性却是甚大的！」探長世故地說：「總之，你還是另外找一個男朋友吧！小姐，湯兵是不會有空陪你的了！他大約這一生一世，也不會有空陪你了！」

那女郎把頭低垂了下來。

「小姐，」探長又說：「關於這個襲擊湯兵的人，你真不知道他是誰？」

她搖搖頭。

「這個人，幫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忙。」探長說：「如果不是他，我們不會捉到湯兵，更不會知道湯兵原來就是在此地的！」

「那人……」她吶吶着：「究竟是誰呢？」

「我不知道。」探長說：「但他必然不會是一個等閒人物，普通人的身手，是沒有可能如此容易把湯兵擊倒的！」

＊　＊　＊

在同一時候，這個非等閒人物司馬洛已經把那部老爺車開到了另一處海灘，在海灘上許多車子的中間停住了。他下了車，帶着一隻袋子，走到泳棚去，付錢租了一隻儲物櫃，職員給了他一條鎖匙，他便帶着鎖匙走進更衣室。

他看來是一個來游泳的泳客。

然而司馬洛却並不是來此游泳的。他進入了更衣室，首先就是把頭上的一個假髮脫了下來。他那一把嬉皮士式的長頭髮原來是僞裝的。

他脫下了假髮，再脫下了黑眼鏡，便回復了原來的英俊面孔。

司馬洛跟着就是把身上那套嬉皮士式

衣服脫下來，從那隻袋子裏取出一件米色的短袖運動衣，一條咖啡色的人造纖維長褲，換上了。

他把那些嬉皮士衣服塞回了那隻袋子，離開了泳棚，又走向停車場；但是他却並不是回到他那部有花的老爺車上。他到了停車場中一部半新不舊的紅色MG跑車，把袋子向車上一丟，坐上車，開動了車，離開了停車場。

那個嬉皮士型的司馬洛，是不再存在了。

＊　＊　＊

大約卅六小時之後，司馬洛出現在另一個場合，以另一個身份出現。

這一身打扮對他却是配合得多了。一座豪華的賭場，裏面一片衣香鬢影。最有錢的人，最美麗的女人，都出現在這裏。司馬洛却可能是此地最英俊的男人了。

他修長的身子上現在是穿着一身新欵西裝，淺青色的，襯衣黑色，而配上一條草黃的絨質領帶，神采飄然，瀟洒俊朗，有不少女人已經把注意力從賭桌上面移開，而移到他的身上來了。

但司馬洛暫時却似乎對女人沒有興趣，他只是集中精神在賭博上面。

司馬洛這個人一生運氣都好，尤其是在賭博的上面；不過，今夜則似乎是例外的一夜，他一直地輸，而且輸得相當多。

後來，他最後一堆籌碼，也給輪盤吃去了。他尷尬地抬起頭，侍者說：「先生，再兌一些籌碼嗎？」

「呃……」司馬洛吶吶着，從身上取出一本支票簿來，「我寫一張支票吧！」

那人不敢做主，望了一眼他身邊的監督，那個監督把頭點了一點，說：「不超過五千元！」

有時，賭場是會信任陌生人的。如果這人輸了超過一萬元，而看樣子也不像是家無恒產的人，那就不妨接受他一張五千元的支票。

司馬洛寫了一張五千元的支票，撕下來遞出去。一個侍者拿了支票進裏面去了，大約一分鐘之後再出來。

恭敬地對司馬洛低聲說：「江先生，經理想跟你談談！」

司馬洛那張支票上簽的名字就是江一明，不是司馬洛。近來的司馬洛只是習慣了騙人；不是化裝，就是化名。

「為什麼？」司馬洛問：「信不過我的支票嗎？」

「不，五千元不會信不過的。」那人說：「我猜一定是為了什麼別的事情，我看還是請你去一趟吧！」

「反正手風不順，停一停也是好的！」司馬洛跟着那人到了賭場的後部，進入了一度門裏。門內有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盡頭有一度門，就是經理室的所在。

那人替司馬洛打開了經理室的門，讓他進去，就回到外面去了。經理室中有三個人在等着他。一張寬大的寫字桌後面坐着一個禿頭的肥胖中年人，上唇蓄着仁丹式的小鬚，穿奶白色的禮服，結一隻黑色的領花，他顯然就是經理。在他的兩邊站着兩個高大的壯漢，穿着的雖然也是西裝，却總是顯得不大稱身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們的模樣太粗魯吧？有些人就是愈穿得斯文愈顯得粗魯的。這兩個人，當然就是賭場的打手了。

那張桌子前面是有一張椅子的，可是那位經理，却並沒有請司馬洛坐下，因此，很明顯地表示，他是不懷好意的了。

但司馬洛還是坐了下來。

那位經理的桌子的中央，只有一份文件，就是用文字夾夾着的一疊支票。

那經理以一種輕蔑的眼光看着司馬洛，遞出手中拿着的一張支票，說：「江一明先生，這一張是你剛剛寫的支票？」

「是的，」司馬洛點着頭，「沒有什麼不妥吧！」

經理說：「這一張還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不妥，但是這些，」他指指那一疊夾着的支票。「這一些，却全是不妥的。江先生，你似乎有一種很奇怪的習慣，那就是在每一間賭場留下一張五千元的支票，而且每一張都是不兌現的；難道你就沒有想到，賭場多數是同路人所開的，而且很多都是同一個老板的嗎？」

司馬洛却沒有恐懼的表現。他只是聳聳肩。

「現在，」那經理說：「你一共欠了我們二萬五千元，你能不能還呢？」

司馬洛搖頭：「還不出！老實說，就是這一張，也是空頭支票。」

那經理禁不住笑起來：「你倒眞坦白，江先生！不過在這裏，坦白却不算是一種美德，沒有人欣賞的。現在，我再問你一句。你還得出現錢嗎？」

「還不出！」司馬洛說。

那經理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兇悍的表情。「江先生，你知道這樣欠賭場的錢，會落得一個怎樣的收場嗎？」

「怎樣的收場呢？」司馬洛冷冷地問。

司馬洛的鎮定，使那位經理感到不安。欠了賭場的錢，而被請進經理室的人，很少能保持如此鎮定的。

「江先生！」那位經理說：「現在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吧。你有什麼朋友之類可以替你籌到這筆錢的嗎？如果在廿四小時之內送來現錢，贖回支票——」

司馬洛搖頭：「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我還不出，就是還不出！」

「還不出錢，你就不能離開這裏！」那位經理的聲音提高了，額上也凝滿了汗珠。他一直按捺着的怒氣，就要爆出來了。他已經給了個人一個機會，一個優待條件，但是這人却不接受！

「不能離開這裏，你的損失豈不是更大了？」司馬洛微笑：「你起碼要負担我的膳宿。而我只是吃最好的東西！」

那位經理臉部肌肉劇烈地顫抖着。他舉起右手來，中指和姆指一擦，發出「逼」的一聲。

他身邊的那兩個打手，馬上就向司馬洛圍過去；左邊的一個先到，一手執住了司馬洛的手臂。司馬洛一直都是懶洋洋的，連說話都是懶洋洋，但現在却是動了，動得很快。他的右脚踢出去，堅硬的鞋尖，結結實實地踢中了先出手那人的小腿中段的地方。那人㗘叫一聲，不由自主地彎下身來。這個時候，司馬洛的膝蓋，就剛好迅速地向上一頂，撞正那人的額頭。那人簡直雙脚離地而飛開了。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司馬洛向左一移。

另一個打手正一掌向他劈下去，他一移開，那一掌便劈了一個空，「托」的一聲劈在椅背上。那人也許練過空手道之類，可是那是一張鋼椅，椅背是鋼的，不論是什麼道，都無法和鋼硬碰的。

那人的掌劈中椅背，痛得他大叫一聲，捧着手掌，而司馬洛的拳頭已經閃電一般揮動了，擊中那人的下頜。那人飛身跌開，撞到牆壁上，又彈回來，仆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那個肥胖的經理一手拉開抽屜。

司馬洛的手閃電般一揚，手中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槍咀正正地指着他。

司馬洛微笑，冷冷地說：「想清楚！如果你拿出槍來，你的心臟就要開一個洞。」

那人呆住了。

「兩隻手都放在桌上！」司馬洛命令。

那雙胖胖的手掌慢慢地提了起來，按着枱面。

司馬洛吃吃笑：「你眞笨，怎麼不先搜一搜我的身？」

那經理也在後悔。不過，在剛才的情形之下，他們似乎是佔盡了優勢的，怎會想到搜身？

他向那個還沒有暈去的打手瞥一眼，那人的鼻子正在流着血，大概視綫還沒有清楚，攻擊力是完全沒有的。

不過司馬洛還是不給他機會。

「你！」司馬洛喝道：「在地上伏下來，把兩隻手放在後腦上！」

那打手服從地照辦了，慢慢地在地上伏了下來，把兩隻手放在後腦上。

「你……逃不了的！」那經理發顫着：「你逃不出這裏的！」

「我當然打算出去，才會進來！」司馬洛冷冷地說。

「你……究竟想怎樣？」胖子吶吶地問着，看着司馬洛手上的槍。那把槍是拿得那麼穩，這表示用槍的不是一個生手。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他反抗，實在太不智了。

「我是想單獨和你見面。」司馬洛冷冷地說：「現在，我是心想事成，簡福基先生！」

一聽這個名字，那人的臉就大大地顫了顫，臉上的肥肉，像就要分裂成一塊一塊而落下來似的。他眯着眼睛看清楚司馬洛，搖搖頭：「我不認識你！」

「我認識你！」司馬洛微笑。

那人瞪着司馬洛：「我……不認識你！你……也許是認錯人！」

「沒有，」司馬洛微笑着搖頭，「朋友，你還是別假惺惺了！大家都不是小孩子；這裏有沒有繩子？拿些繩子出來用用吧！」

「沒……沒有，」那人說：「我……這裏怎會有繩子？」

「那電綫！」司馬洛指指那盞檯燈，「把那條電綫拔下來！」

「要這電綫幹什麼？」

「代替繩子，繩子當然是要用來縛人的。」司馬洛說：「你這兩位保鏢大王，我總要把他們縛起來的，我不能讓他們就這樣留下來，醒來了之後來追我們怎辦？」

「追我們？」那胖子瞪着司馬洛，「我們要到那裏去？」

「我們嘛，」司馬洛微笑，「我們坐車到外面去兜風！」

「到那裏去？」那張胖臉是又青又黃的。汗珠一顆一顆地滴下來。

「快點！」司馬洛擺擺槍，「把他們縛起來！別騙我你不會做這事。以前，你也不知道曾經縛過多少人丟下海中了，身上還墜着一塊石頭呢！」

這一句話，更加使那人像觸了電一樣跳了起來。

「你……你怎知道？」

「不少人認識你的。」司馬洛說：「只不過，要找到你就困難一點吧了！你躲得眞好，躲在賭場的裏面，沒有人能直接進來找你，除非你把人找進來。我不能直接進來找你，所以，就只好讓你找我進來了！」

「你……你是有計劃的？」那人叫道。

「快點！」司馬洛喝道：「別多話，縛他們！」

他忽然一跳上前，手中的槍一揮，槍管向他的額上迅速敲下去；但是，只敲到半路又停住了，只差一點沒有碰到那人的額頭，便又收住去勢。

那人嚇得臉也青了，這一次，用不着司馬洛再催他，便動起手來，把那盞檯燈的電綫拔了下來，就用那條長長的電綫把那兩個打手縛了起來。正如司馬洛所說，他做這件事，果然是做得很好的，而且，在司馬洛的監督之下，他也不敢做什麼古怪，他是眞的把那兩人結結實實地縛了起來了。

「好了，」司馬洛微微笑，「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那人又大大地顫了一顫。

司馬洛那一盞座地的枱燈拿了過來，那座檯燈的燈身是木製的，好像手腕一般粗的木桿。司馬洛拿着那檯燈，舉了起來，說：「看着！」

那人看着。司馬洛是用左手拿着那檯燈的，現在用右掌一劈，就擊中了那燈柱的中部。「拍」的一聲，那檯燈燈柱竟然折斷了。

簡福基呆呆地看着司馬洛，那胖胖的臉上，充滿了恐懼。很自然地，他就把自己的頸子和那根木桿比較。如果手掌是劈在他的頸上，那會怎樣？

司馬洛也正是要他作這樣的聯想，司馬洛說：「現在你大概明白了吧？如果我要你死，只要這樣在你頸上劈一掌就可以了。」

簡福基半陪笑着：「我……你……你沒有理由打死我的，是不是？我們大家無怨無仇！」

「我只是這樣警告！」司馬洛說：「當我和你出去的時候，我手上是不會拿着槍的。但是，你有什麼異動，或者亂說話，我的手掌就要劈下去了。」

簡福基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我們究竟要到那裏去？」

司馬洛微笑：「你究竟想死在這裏，還是想乖乖跟我走？」

簡福基當然不想死，但是他同時也知

道，如果離開了這裏，他也一樣不會有好收場的。他的眼睛望向寫字間一個角落裏放着的那座大夾萬。「朋友，那裏面有不少錢，如果你是爲了錢的話，你不必這樣辛苦的，我可以——」

「不，」司馬洛搖頭說：「我這人很特別，我就是不喜歡錢的！我們走吧！」

簡福基理好了衣服，深吸了一口氣，走向門口，到了門口時，司馬洛卻一手把他拉住了。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塞進他的咀巴：「這樣就會顯得自然一點了！」

簡福基只好把那根香烟啣着，這時，司馬洛才和他一起出去。司馬洛走得很貼近他，態度放得很自然的，那麼接近，毫無疑問，簡福基知道，司馬洛只要一揮手掌就可以致他於死地的。

外面的賭場中很熱鬧，然而簡福基卻有如是走在一片荒漠之中，沒有人能救他。

「繞着賭場走幾圈，」司馬洛微笑着吩咐他，「就當作是你在巡視着似的，對我講些話，帶點笑容。」

簡福基點點頭。他們繞着一張賭桌走了一圈，那些服務員對簡福基都不敢正視，而且特別打醒精神，恐怕給經理一個不良的印象。簡福基想對什麼人作什麼暗示，也是不可能的。

簡福基露着一個生硬的微笑，問道：「你究竟是誰？」

「江一明！」

「你當然不是江一明！」簡福基說：「這一定只是化名！」

「你只是知道我是江一明就夠了！」司馬洛微笑。

他們出了大門口，沒有人理會。這就是身爲經理的缺點了，一個小職員，如果開小差出去就會有上級制止他；但是身爲經理，到什麼地方都是可以的。

他們到了停車場。那裏很靜，一個人都沒有。停車場裏停了九成滿的車子。司馬洛把簡福基帶到了一部舊款的福特房車面前，簡福基忙看看車頭的牌號。

司馬洛微笑：「記着這個號碼也沒有用的，這是一部偷來的車子。上去司機位，你來開車！」

簡福基只好彎身，把車門打開了，懶洋洋地，顯得很頹喪地，但實在他的鬥志並未完全失去。當車門一打開時，他的脚猛然地向後一踢；可是，司馬洛已經不在原處了。司馬洛一閃就閃到了左邊，於是簡福基那一脚就踢了一個空。同一時間司馬洛的拳頭就閃電般擊出去，「蓬」的一聲，再擊中了簡福基的後腦。簡福基「啊」的一聲，身子不由自主地伸直了，痛得肚子挺向前面去。司馬洛再揮一拳，又擊在他的後腦上，簡福基又向前仆出去，撲在車身上，雙手按着車頂，但是他已經暈去了，身子沿着車身軟軟地滑下。司馬洛把他接住了，塞進車中，推到司機位旁的客位上，然後他自己則坐上了司機位，發動馬達，把車子開動了。

簡福基現在是無法知道司馬洛要把他帶到那裏去了。

＊　＊　＊

也不知道暈了多久，簡福基終於醒過來了。他發覺周圍是一片漆黑，有點寒冷，而且聽見滴滴的水聲。頭痛極了，他想伸手去摸摸頭，却發覺他的手不能動。不知是什麼把他的手繫住了。

他拚命張大了眼睛，看看周圍，發覺周圍都是一片黑暗的，什麼都看不見，沒有陸地，也沒有屋子。他奇怪，他究竟是身在何處？

接着，他又感覺到了，好像是艘船正在輕輕地搖盪着。船？對了，他現在原來是躺在一艘小舢舨的艙底，而他的雙手，原來是給一根小繩子縛得緊緊的。那艘舢舨雖然是正在隨着海浪在輕微地盪着，但是並沒有漂動。這即是表示，這艘船是已經下了錨，而且正停在海中心的。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的海上？簡福基記得，他的賭場所在的地方，離開海上是很遠的。事實上，他那座賭場的境內，並沒有海，如果在海上，他就一定是已經越過了邊境了。

這使簡福基連呼吸都不敢，在另一個地方，那就不是他的勢力範圍了。即使給人救起，也不知道那些會是什麼人。簡福基只好拚命掙扎；但是，那繩子縛得太緊了，掙扎似乎是完全沒有用的。而且他還担心，再多掙扎幾下的話，可能會把這艘舢舨也弄得翻掉了。如果船翻掉了，他跌下海，那麼他的兩手被反縛着，不能游泳，他是必死無疑的。

簡福基喃喃地咒罵起來。現在怎辦好？那個江一明究竟是什麼人？跟他開一個這麼大的玩笑？這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呢！

＊　＊　＊

在同一時間，司馬洛正在一座電話亭裏打電話。他把角子納入電話機中，打通了，對電話裏的接綫生說：「我要打三零一一號，趙先生！」

「但那是——總探長的號碼。」接綫生說：「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你別管。」司馬洛說：「我付了錢，你就得替我接通這個電話，他聽不聽我講，那是他的事情！」

「好吧！」接綫生無可奈何的。她果然替司馬洛接通了這個電話。

由於時間是深夜，那個電話，是把總探長從床上的好夢中弄醒的。

因此，這位趙總探長，就難免顯得老不高興的了。

「誰？」他問。

「趙先生，」司馬洛說：「你認識簡福基這個名字嗎？」

「你就是……」

「我不是，」司馬洛說：「我只是問你認不認識這個名字？」

趙先生考慮了一下之後才回答他。

「我自然認識的，」他說：「事實上，這個名字，我很難忘記！有甚麼關於他的事情嗎？」

「我記得，」司馬洛說：「簡福基這個職業殺手，在你轄下的城市殺死了三個人，你們差不多找到了他，但是結果呢，不但給他溜走了，而且還給他殺死了你手下的兩個探員，這之後他就失蹤了！」

總探長在那邊臉紅起來了。他訕訕地說：「你果然知道得不少，你究竟是誰？」

「別問我是誰，」司馬洛說：「問題是

，你想不想知道他現在是在那裏？」

探長又沉默了一下，說：「我知他在那裏，我只是不能去捉他！」

「那麼你的消息也算相當靈通了，」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是在賭場裏做經理，而那賭場你是進不去的，對不對？但是現在，他不在那裏了！」

「那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現在離開你很近，」司馬洛吃吃笑起來，又說：「趙先生，你現在是不是在家裏？是不是在床上聽電話？你的住宅，是不是對着海灣？」

「呃……呃……」總探長只能吶吶着，因爲司馬洛全部都說得對了，然而他却又不方便承認。

「趙先生，」司馬洛說：「你房間裏有沒有望遠鏡？」他問着，在總探長能夠說甚麼之前，他又說：「如果你有望遠鏡，你就可以看見簡福基了！」

「朋友，你究竟是開甚麼玩笑……」

「今天晚上沒有月亮，」司馬洛說：「我猜你要用一副望遠鏡才能看見海灣中央的水面上那一艘小舢舨了……」

「我看見了，」總探長興奮地回答着，很顯然，他是已經找到了一副望遠鏡，而且依照司馬洛的指示，向海灣的中央望下去了。

「那艘舢舨的裏面是有一個人的，」司馬洛說：「這個人給繩子縛着，所以不能逃走。這個人就是簡福基了！你想捉簡福基，你只要下去捉就行。」

司馬洛認爲，說這麼多已經夠了，因此他也不等總探長說甚麼，就掛了電話。

* * *

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在那艘舢舨之中，簡福基仍然企圖把縛着他的繩子掙開，但是仍然沒有辦法成功。那繩子縛得太緊了，因爲這是司馬洛所縛，司馬洛總不會連一根繩子也縛不緊的，所以，他的掙扎，實在也是白費的。這時，簡福基就聽到，遠遠有馬達聲傳來，他那聽覺敏銳的耳朶，一聽就已經聽出了，這馬達聲是屬於一艘水警輪的。他的身子大大地戰慄起來了。

警輪！這是他最不想碰到的東西。

接着，那艘小艇所在的範圍就忽然光綫大亮了起來，就像黑夜化成了白晝。那是由於，有一盞探射燈射過來，把這艘小艇罩在燈光之下。

雖然知道已經太遲了，簡福基還是拚命掙扎一番。那艘小艇，又劇烈地搖動起來，眞有翻轉的趨勢。

警輪來到了，那探射燈的光更加强烈，射到他的眼睛就像要爆裂似的，他甚麼都看不到，只是隱約見到人影幢幢在動罷了。

然後，有幾個人跳下了舢舨上，使舢舨又一陣劇烈地搖動。有兩雙手把他的臉扶正了，顯然有人正在細細視察他的面孔。有人叫道：「哈哈哈，正是，正是簡福基！妙極了，他怎會在這裏的？」

簡福基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

他的人生道路，就是只走到這裏爲止了。

司馬洛坐在夜總會最陰暗的一個角落裏。

那音樂聲吵極了，有時吵得他也不由得皺起了眉頭。很顯然，這音樂也使他十分之不耐煩的。

司馬洛在那裏坐了大約十五分鐘，就有一個很特別的人進來了。這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特別是他的身裁。這個人的身裁肥肥胖胖，頭頂上光禿禿，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

他一眼就看出了司馬洛坐在那個角落裏，便走過去，在司馬洛的身邊坐了下來。

這個人，自然就是與司馬洛結了不解緣的S組頭子老莫。如果有那一位讀者還不知道老莫是誰，或者忘記了老莫是誰，那麼，不妨在此補充一下。

老莫就是一個叫S組的秘密組織頭子。爲甚麼叫S組，很少人知道，有人以爲，S是代表秘密，如果這樣解釋的話，也無不可。總之，S組是一個秘密組織，它的任務，就是對抗全世界有組織的罪惡，警察也不容易觸碰的罪惡。幾年之前，司馬洛向一個龐大的世界性犯罪組織尋仇，這個組織，却差點把司馬洛殺掉了。結果，是老莫救了他，給他幫助，並且對司馬洛供應特殊的訓練，結果，司馬洛的仇是報了。從此，他與S組，或者應該說，與老莫結了不解之緣。他雖然並沒有加入S組，然而，他却等於成爲S組的成員，因爲，S組有甚麼特殊的大案件，差不多都是經司馬洛之手破的。

司馬洛可以說，已經成爲了S組的最大功臣。

現在，司馬洛所幹的這件古怪的事情，顯然也是與S組有關的了。

老莫對司馬洛微笑：「怎麼樣，催命專員？」

「已經幹好了，」司馬洛說：「他們捉到了簡福基沒有？」

「捉到了！」老莫微笑，「現在，他們正好像搾甘蔗一樣去搾他。那位趙總探長，對簡福基是有一點私人的恨意的，他決不會讓簡福基好過！」

「那就妙極了。」司馬洛頓了一頓，又說：「你叫我對付的人，我已經對付了，下一個要對付的對象，又是誰呢？」

老莫又露出一個微笑，像很多時候一樣，當他不願意那麼快透露眞相，而要對司馬洛賣一個關子時他都會露出一個微笑。他說：「我給你帶來了一位朋友，很美麗的。一個美麗的女人，你一定很滿意了吧？」

「對於女人，我永遠都歡迎的！」司馬洛說：「但，她在那裏？」

老莫微笑。「快來了！看着門口吧！」

司馬洛望向門口，突然感到眼前一亮。因爲，一隻美麗的動物踏進來了。那隻美麗的動物，雖然在這樣一個豪華的環境中，也是十分之搶眼的，簡直是明艷逼人。

有許多個正在跳舞的人都轉頭過來了。

司馬洛的心跳加速。

他是見了美麗的女人就會心跳加速，抑或是因爲這個女人特別美麗嗎？司馬洛自己也攪不清楚了。

那個女人，吸引全場的注視，她正在

走過來，到了他們的面前。老莫站起來，司馬洛也不由自主，起立爲禮。他是一個對女人最有禮貌的人，尤其是對美麗的女人。

那個女人大方地點點頭，在他們的桌子坐下了。司馬洛注意到，他有着乳酪一般的皮膚。

老莫說：「讓我介紹吧，左鶯鶯小姐，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和她握手。那隻手小小的，軟軟的，涼涼的。

「很特別的名字。」司馬洛說。

「很特別？」她微笑，露出兩排動人的牙齒，「在『西廂記』裏不是就有這名字了嗎？」

「就是特別在這裏，」司馬洛說：「一個老式的、中國式的名字。在這個時代，這種名字實在不多見。多數女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

「也許吧！」左鶯鶯說：「但是，我却並不是一個古老的人。」

「這個從外表也看得出來了！」司馬洛說。

「別說這許多廢話了，」老莫說：「我不是在這裏撮合你們的姻緣，我是來這裏辦正經事的。」

「那我們談正經事吧！」司馬洛說。

老莫看看腕錶：「我有一個約會，不能久留。鶯鶯，你告訴他吧！」

他站起來，就匆匆向門口走了。司馬洛瞪着他的背影，苦笑着說：「神秘老頭子！神出鬼沒！」

「但他說得對的，」左鶯鶯說：「你需要知道的，都可以由我告訴你。」

「那麼告訴我吧！」司馬洛說：「讓我們一面跳舞一面說吧！」

因爲現在，樂隊竟然奏起了一首很溫柔的慢三步樂曲。司馬洛並不是不喜歡新潮舞，不過，在跳新潮舞的時候，人是根本沒有機會談話的，要一面談話一面跳舞的話，那就非要舊舞不可。

她的身子很輕很軟，把她抱在懷中，就像輕如無物似的。他們已滑進了舞池中。

司馬洛把臉貼近了她的臉，欣賞着她的鬢髮間透出來的那種由香水與女人特有的體香混合而成的香氣。他溫柔地說：「老莫有一點使我佩服的，那就是他總能找到一些絕世美人來替他工作。」

「而且他總是把這些美人移交給你，是不是？」鶯鶯吃吃地笑着。

「我承認這是他可愛的地方之一。」司馬洛說。

「你錯了。」左鶯鶯說。

「你是說……」司馬洛道：「你不承認你是一位絕世美人嗎？」

「不，多謝你的捧場，」鶯鶯說：「我只是說，我不是替他工作的！我不是他的手下。」

「和我一樣，」司馬洛說：「但這只會使我對你更感興趣了！」

「你最好不要對我太感興趣，」鶯鶯說：「你不應該對我感興趣的！」

司馬洛笑起來：「我看不出你有甚麼地方會影響我的興趣的，除非，你是一個男扮女裝的人！」

「我不是男扮女裝，」鶯鶯說：「但我比男扮女裝更糟。坦白告訴你吧，司馬洛，我是一個妓女。」

「你是……甚麼？」司馬洛一震。

「一個妓女，」鶯鶯說：「那即是說，誰給我滿意的價錢，我就陪誰睡覺。」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你……你不像！」

「妓女應該是甚麼樣子的呢？」鶯鶯問：「難道，要在額上鑿上『妓女』兩個字嗎？妓女通常不會是太醜的女人，女人太醜，怎賣得出去？」

司馬洛很尷尬：「但我還是覺得你不像！」

「那是因爲我是一個高價的妓女，」鶯鶯說：「並不是許多人都付得起我的價錢，所以我也用不着每天晚上陪人睡覺的。」

司馬洛的舞姿也變得生硬起來了：「我不知道說甚麼好！」

「現在，你對我沒有胃口了吧？」鶯鶯的聲音充滿了諷刺的。

「你還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司馬洛說：「只不過，我並沒有出錢買女人的習慣！」

「我也並不打算賣給你！」鶯鶯說：「記得老莫說，我們是來談正經事的嗎？」

「談吧！」司馬洛說。

「我替老莫做這件事，是和我的行業有關的。」鶯鶯的聲音和表情，都嚴肅起來了，「半年之前，在W城，我是一級的應召女郎，每晚美金六百元。因此我用不着常常幹，一個月只要幹兩次，就夠我生活有餘。我甚至可以一年渡十個月假。對於客戶，我當然是嚴加選擇的。」

司馬洛沒有做聲，她又說下去：「有一天晚上，來了一個客人——一個年輕人，英俊斯文，看來是一個理想的客戶；而且，他先付錢，額外打賞了我一百美元。」

音樂完畢了，他們回到座位去。她叫了一杯酒，喝了一口，才繼續說下去：「你可以想到，我當然是會盡力討好他的；但是，這却不是一個容易討好的客人，他要我脫光衣服，然後取出一些奇怪的衣服要我穿上，還取出一根有刺的皮鞭。」她猶有餘悸地抖了一抖，「這個可不行了，即使給我一百萬美金，我也幹不來的。當我拒絕的時候，他就不斯文了，他用那皮鞭打我，我害怕，而且生氣，我抓起一隻花瓶向他擲過去，擲中他的額，他倒下來死了。原來他的頭皮是脆如玻璃的，給花瓶一擲就裂開！」

「你逃走了？」司馬洛推測。

鶯鶯搖頭：「沒有，我報警。我給抓了起來，受審，結果裁定我是自衞殺人，無罪省釋，那些刑具已經是很好的證明，而且這個人原來是有精神病紀錄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也算是美滿的結局了！」

「痳煩是在，這個人是姚光祖的兒子！」鶯鶯說。

「姚光祖？」司馬洛的身子一涼，腦海中馬上浮起了有關姚光祖的紀錄。一個走私起家的黑社會强人，現在仍在走私。以前他是除了好事之外甚麼都做，現在則連

好事也做了，每有慈善籌款他都慷慨解囊。

捐建過兩間姚光祖醫院，一間姚光祖學校。但實在也遮不了羞，W城的人，幾乎老幼全都知道他是甚麼東西的。

「他不會放過你的！」

「正是！」鶯鶯說：「我放出來的第二天，就有兩個殺手來拜會了。他們把我捉上了一部汽車。而你們的老莫，也就是在此時插手！」

司馬洛凝視着她。

「他們想把我捉到何處去，你大概也可以猜到的」，左鶯鶯說：「但是他們却沒有機會把我捉到目的地去。因為你的老莫來了，三部車子，追着我們的車子。他們帶着我逃走，但是無法擺脫，最後，他們只好把我推了下車。老莫把我救了起來，就沒有再追他們了。」

「那眞是可怕的經驗！」司馬洛同情地說。

左鶯鶯露出了一個奇怪的微笑：「我以為我是死定了，但是很有趣，這却是對我有益處的。因為，我不再怕死了，我面對過了死亡，就覺得死亡實在並沒有甚麼可怕！」

「事情還沒有了結嗎？」司馬洛問。

左鶯鶯微笑：「你既然了解姚光祖這個人，你就應該知道，他是不會肯罷手的，如果不殺了我，他不會肯罷手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左鶯鶯點點頭：「老莫告訴我，姚光祖這是面子問題，如果不殺我，他的面子就沒有了。他說，姚光祖會派他的藍殺手來殺我！」

「藍殺手？」司馬洛說：「你知道藍殺手的事跡嗎？」

「我只知道，藍殺手是不會失手的！」左鶯鶯說。

「不錯，」司馬洛說：「姚光祖之所以有這樣的地位，也是因為他有藍殺手可用。沒有人知道，藍殺手究竟是甚麼人，總之，死在藍殺手之手的人，屍體上總有一個藍色的印！」

「是的，」左鶯鶯說：「姚光祖就是要派藍殺手來殺我，而，你的工作就是等藍殺手來，把他捉住。就是這樣簡單了！」

「你是說，我要一天到晚跟着你？」司馬洛說。

「是的，」左鶯鶯說：「這就是老莫的計劃。藍殺手始終會來殺我的，當他來時，你就捉住他！」

「這不是一個好計劃，」司馬洛說：「有一個男人在你的身邊，藍殺手不一定會來的！」

左鶯鶯微笑：「你有一個很好的理由留在我身邊的。你是我的拖車！」

「甚麼？」

「拖車，」左鶯鶯說：「拖車就是一個妓女的男人，妓女多數會養着一個男人在家服侍她，為她解決性慾的。以前我並沒有這種習慣，不過，如果我現在養一個這樣的男人，也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司馬洛笑了起來：「這倒是一種新的嘗試，這種事情，我從沒有幹過。」

鶯鶯凝視着他，露出一個誘惑的微笑。她說：「不過，司馬洛，我相信這件事你一定會幹得很好的！」

「而你呢？」司馬洛說：「你又東山復出，再做……再做……」

「再做妓女。」左鶯鶯說：「你不用怕不好意思說出來的，這是我的老本行嘛！」

「甚麼時候開始上任呢？」司馬洛問。

「現在就開始吧！」鶯鶯說：「我們馬上就起程，好不好？」

「你的香巢築在甚麼地方呢？」

「K城，」鶯鶯說：「離開W城是遠一點，不過，如果姚光祖是派來了藍殺手，那就是離得更遠，他也會找到來的。我現在的情形是，躲過了風頭之後，為生活所逼，又再張艷幟！」

＊　＊　＊

司馬洛坐在那部車子的司機位中，半閉着眼睛，瞌睡着。他的左手拿着一隻小型的原子粒收音機，從這隻原子粒收音機內有一條電綫通出來，連着一隻耳塞，通進了司馬洛的耳朵裏。

他好像是在無聊之中收聽無綫電台的音樂，但實在不是的。他是在聽着左鶯鶯的聲音。

在他的車子對面，一座大廈的頂樓，左鶯鶯正在做生意。那是一座豪華的住宅大廈，門口鋪着地毯，司閽人穿得像將軍一樣。

左鶯鶯的顧客，是一個大約七十歲的老人。他願意出美金七百元，於是左鶯鶯就來陪他玩一次。司馬洛送了左鶯鶯來，現在就正在等着接左鶯鶯走。

這個老人，老到大概連殺一隻貓的氣力也沒有了，而且，他是此地的社會名流。他不會是藍殺手的化身；但是，司馬洛還是要小心一點。於是，鶯鶯就老是在手腕上戴着一隻新潮手鈪，那手鈪上吊着一塊大大的金屬牌。這塊金屬牌的裏面，就是藏着一隻小型無綫電傳音器，把左鶯鶯身邊的任何聲音都傳進司馬洛手中那隻原子粒收音機之內，然後通過那隻耳塞，傳進了司馬洛的耳中。

因此，現在司馬洛可以聽到左鶯鶯在做生意。

他聽到左鶯鶯正在說：「這樣行了嗎？」

「當然不行，」一把好像需要加油的老人聲音說：「還有一件，脫下來！脫下來呀！」

「唔──我不依。」左鶯鶯撒嬌地。

「不脫怎麼行？」那把聲音說：「脫下來呀！」

「你替我脫吧！」左鶯鶯嬌羞地說。

那人格格地笑着，他究竟在做甚麼，司馬洛沒法看見，但是他聽得到的。他聽到左鶯鶯撒嬌地在呻吟着，他可以想像到那個老頭子的手在幹些甚麼。

後來，左鶯鶯嬌呼着說：「你怎麼了，老爺？你就是只會用手嗎？」

那老人格格地笑着：「以我這個年紀，除了手和眼之外，我還能夠用甚麼？」

「眞是急死人！你弄得我……」她發出冶蕩的呻吟聲。

這完全是職業性的做作，但是那老頭子卻很受用。

（未完・一）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驤和馮飛虹經過同舟共濟，患難與共，二人雖不同道，一邪一正，但互相為謀，矛盾合一，引為知己，二人棄舟登岸，馮飛虹雖然不願離開龍驤，但為了峨嵋派的安全，毅然傳書，不辭勞苦，逕自向峨嵋進發。龍驤夜行晝伏，儘量不走官道，雖然喬裝為中年乞丐，怕被金臂劍魔任明傑跟踪，這天已來到武當山下小鎮，不敢在鎮上入棧留宿，轉到一破廟，却和丐幫刑堂座主歐陽雄打鬥起來，只好轉回小鎮住棧，邂逅遇到何素月和假扮自己一模一樣的青年來住棧，龍驤懷疑是任明傑派上武當的人，便和他比武功，想揭穿他的偽裝……

誘至小荒廟　未查明內因

龍驤心中頗為驚怒於對方的辣手，怒喝一聲，道：「好毒辣的手段！」

他把下拍的左掌一沉，橫着往長劍按去，同時抽回前插的兩指，右臂一縮，兩隻手指合處，已將對方的長劍劍刃夾住。

只見他的身軀疾沉而落，右手兩指夾住對方劍尖，左掌貼住劍背，暗勁一出，在雙足剛一落地之時，硬生生的將對方的那枝青鋼劍震為兩斷。

那假龍驤撤身後退，腳下才退四尺，便覺手上一震，「喀擦」一聲，劍刃已經斷為兩截。

他兩眼倏張，已見到了那中年乞丐右手兩指夾着半截斷劍，滿臉怒色的望着自己。

龍驤手中挾着半截斷劍，滿臉盡是怒色，他的嘴角緊抿，目光毒厲的凝望着對方，默然不作一聲。

那個假龍驤也是為對方的神奇武功所震懾住了，他愣然屹立，一時之間也不知說些什麼好，是以也緊緊的閉上了嘴。

龍驤冷寒的目光凝注着對方，只見那假龍驤眼中現出氣餒之色，對望之下，立即便轉開了目光。

他冷笑一聲，將手中的斷劍往地下一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那個假龍驤嘴唇蠕動了一下，道：「尊駕的武功確實高明，在下深感佩服……」他的話聲一頓，道：「但是若以這次比武說來，尊駕已經先落敗了！」

龍驤一愣道：「我先落敗了？」

那個假龍驤冷冷笑道：「在下方才一劍將尊駕鞋底削去，若是劍刃上挪兩寸，尊駕這雙腳豈不報廢了？豈能仍然站立於此？」

龍驤聽到對方這麼一說，再俯首看了一看腳下的空底草鞋，不由得發出一陣狂笑，說道：「這麼說來，還是你手下留情了？」

那個假龍驤頷首，說道：「一點都不錯！」

龍驤勃然大怒道：「眞是個不知恥的

東西！」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抑下胸中的怒氣，緩聲說道：「我本來還顧念到你是峨嵋弟子，不願跟你計較，那知你竟是這麼個無恥之徒，在我料想之中，銀衫劍客龍驤絕不至像你這樣，你從實說來，你到底是誰？」
　那個假龍驤冷笑一聲道：「你這話問得可眞奇怪，在下不是龍驤，難道你是龍驤不成？」
　龍驤若是在以往，早就挺身而出，不會讓那人假冒自己，做出破壞自己聲譽的行爲。
　可是他在這幾天連續經歷過許多的打擊，使得他深知那神秘帮派的厲害，並且他還猜出金臂劍魔之命人裝扮自己，他的目的可能便是要誘出眞正的龍驤。
　龍驤明白自己此刻若是現出眞面目來，那就正好墜入金臂劍魔任明傑的算計之中了。
　他冷冷一笑，道：「在下當然不是龍驤，但在下可以確定你也不是龍驤……」
　他的話聲一頓轉首對何素月道：「何女俠當可知道龍驤的爲人不至如此，並且他乃是峨嵋嫡傳弟子，又豈能像他這樣心狠手辣，學了那一手邪劍之技？」
　那個假龍驤敞笑一聲道：「在上博通劍術，又豈是你這外行之人所能明白的？素月，你別信這個叫化子的胡扯。」
　何素月滿臉的迷惑之色，凝望着那個假龍驤，默然不作一聲。
　龍驤哂然一笑道：「龍少俠，你這句話可說錯了，你既是學劍之人，當知道劍術之道亦即修心之道，心不正，則劍自邪，你若是出自峨嵋嫡傳，豈會連這等修心之道也沒學過？不然你的劍術又怎會充滿邪氣？」
　他這句話說來雖是緩慢，可是却像一枝枝的利箭一樣的直射那假龍驤的心頭。
　他的眼中露出一絲慌亂之色，略一沉吟，然後淡然笑道：「在下根本就不願與你談論有關劍上的問題，因爲只有當代劍術名家才配評判在下的劍術正邪與否，尊駕縱然是丐帮高手，對於劍術一道却是外行，自然無法對在下……」
　龍驤見他強辭奪理，還要與自己爭論，不由怒道：「好個狡猾的東西，你還要與我狡辯？」
　那個假龍驤雙眉一揚，道：「你在罵誰？」
　龍驤目光森寒如水，沉聲道：「當然是罵你！」
　那個假龍驤面色變幻了幾下，轉首對何素月道：「素月，你在旁看得很清楚，是這個叫化子先向我挑釁的，我一再容忍，他却依然不放過我，今後有什麼事發生，妳可要作個證人……」
　何素月點了點頭，向前行了一步，道：「請問尊駕與龍少俠有什麼仇恨麼？」
　龍驤搖了搖頭道：「何女俠，我不希望妳牽涉在內，有許多事情妳是不會明白的……」
　「我當然不明白。」何素月說道：「你與龍少俠既然沒有什麼仇恨，爲何又非要……」
　龍驤沒有理會她，凝目對那假龍驤道：「你既是自命銀衫劍客，自命是峨嵋正宗劍道高手，必然敢與我這對劍術外行的人比試一下劍術吧？」
　那個假龍驤冷笑道：「你這是向我挑戰？你且說個地方，在下一定趕到……」
　龍驤忖道：「我非要找個人少的地方將這小子誘去，好好的教訓他一頓，然後將他擒住，逼問一番。」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淺笑，道：「鎭外不遠處有一座荒廟，我就在那兒……」
　他剛剛說到這裏，突然見到那個假龍驤眼中閃過一絲興奮的神色，他立即停住了話聲，轉過頭去，但見從街道彼端一大堆圍着看熱閙的人羣中走來一個身着葛衫，頷下蓄着三綹柳髯的中年人。
　他一眼瞥見那個葛衫中年人，立即便認出那正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名震江湖的紫髯金劍南宮北。南宮北向着這邊匆匆行來，還未走近便熱情洋溢地道：「龍少俠，你終於趕來了，老夫可眞急得不得了，唯恐你錯過了此次劍會所以特地爲你安排了一下，你與燕雙飛少俠的一場比劍改爲明日辰時……」
　那個假龍驤一見南宮北，如同吃下一顆定心丸似的，眼中緊張的神色一鬆，抱拳笑道：「多謝南宮前輩的安排，其實這次劍會關係本門聲譽至大，在下又怎會錯過此次劍會呢？」
　南宮北朝何素月笑了笑，道：「爲了你的晚到，何女俠急得很，生怕你會玩得忘了劍會，一直追問老夫，使得老夫幾乎無法應付，好在你現在已經趕到，不然老夫可眞不好交待！」
　何素月臉上一紅，嗔道：「南宮前輩，你又說笑了，妾身什麼時候又怪起你來？其實妾身也只是怕龍少俠在武昌玩得忘記參加此次劍會，以致使得我們少了個對手……」
　南宮北哈哈大笑道：「龍少俠，在莊裏還玩得好吧？雲姬若有什麼招待不到的地方，請你還看在老夫面上原宥她……」
　那個假龍驤笑道：「南宮前輩太客氣了，此次蒙五夫人殷勤相待，使得在下游歷不少勝景，衷心感到非常愉快，賢夫婦這番深情眞使在下畢生難忘……」
　南宮北笑道：「少俠太客氣了！」他說到這裏，話聲一頓，目光轉向龍驤，詫異地問道：「龍少俠，這位是……」
　那個假龍驤憤然道：「在下從南宮莊裏趕來，連續趕了兩晚的路，已是疲憊不堪，在鎭上碰見了何女俠，正待找家客棧梳洗一番，略作憩息然後偕她同上武當，那知却遇上了這個叫化……」
　他很快地將與龍驤發生糾紛的經過情形向南宮北說」一遍，然後問道：「南宮前輩，你說說看，在下爲了要參加今日的劍會，是以才一再相讓，而他仗着身爲丐帮高手一再相逼，怎不使在下氣憤？」
　南宮北眼中掠過一絲詫異之色，聽完了話，低哦了一聲，側首向龍驤抱拳道：「在下南宮北，乃武當弟子，請問兄弟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龍驤自從南宮北出現，一直默然立在一旁，冷眼望着他們演戲，他的心中不住地冷笑，忖道：「南宮北一定是接到了金臂劍魔任明傑的訊息，這才趕下武當來演

戲，他們的目的可能不單用假龍驤來引誘我現出本來面目，甚或就以此人假冒我參加這一次劍會，可能他們也曉得這人武功較我還差上一籌，是以才命南宮北把我跟燕雙飛的一場比劍改爲明日辰時，不過，他們又如何能安排讓這假龍驤一定取勝呢？難道其他四個人都已被他們買通了？」
　一連串的疑問在他的腦海中閃過，他還沒能找出答案，正見到南宮北對自己說話，他微微一哂，抱拳道：「原來是紫髯金劍南宮大俠，久仰久仰。」
　他根本不提自己的名姓，似乎像沒有聽到南宮北所問的話一般，若依江湖規矩說來，確實是有失禮貌。
　但是南宮北却毫不在意，笑道：「不敢當，那是江湖上朋友的抬愛罷了，老夫實在不敢當。」
　他的話聲頓了頓，道：「聽龍少俠說起，兄台是丐帮高手，在下久仰丐帮鄧帮主義薄雲天，威武絕倫，只不知兄台在帮中是……」
　龍驤打斷了他的話聲道：「南宮大俠誤會了，在下並非丐帮中人，也與鄧海公不認識，自然不必要藉丐帮來抬高自己的身份。」
　南宮北微微一愣，問道：「那麼兄台的尊姓大名是……」
　龍驤笑道：「在下是草野之人，散懶慣了，連姓名也忘記多年，請南宮大俠不必垂詢。」
　南宮北哈哈笑道：「兄台眞是太客氣了，據龍少俠說兄台的武功高強，小弟一向認爲山野草莽之中儘多奇人異士，今日一見兄台，果然不錯……」
　「奇人異士可談不上！」龍驤笑道：「不過對付那種狗眼看人低的小輩是已足夠了……」
　那個假龍驤勃然色變，道：「你若是再如此……」
　南宮北笑着道：「龍少俠請看在老夫面上少說兩句話行嗎？」
　那個假龍驤悻悻然瞪了龍驤一眼，對南宮北道：「南宮大俠，你在這裏看得清楚，到底是那一個錯，他如此侮辱於我，要我怎麼能忍耐得了？」
　南宮北道：「龍少俠你年紀還輕，就算吃點小虧又有什麼關係？來，讓老夫做個調人，替你們兩人和解一番。」
　龍驤搖手道：「南宮大俠不必多此一舉，在下根本就瞧不起這種傢伙，也懶得跟他多說話，我的肚子也餓了，要去吃點東西，就此別過。」
　他向着南宮北抱了抱拳，瞧也沒有多瞧那個假龍驤一眼，便轉首走去。
　他腳下的草鞋鞋底巳被那假龍驤削去，是以才走了兩步，便巳脫落，他就乾脆光着腳板走路，行走之時發出一陣的「啪啪」之聲。
　他才走了幾步，便聽得南宮北喚道：「這位兄台請稍等片刻！」
　龍驤腳下一停，回頭道：「做什麼？莫非你要請我吃飯不成？」
　南宮北笑道：「能認識兄台，乃是小弟生平最大之幸事，區區一餐飯豈不是小意思？包在小弟身上便是。」
　龍驤大笑道：「你既要請客，那麼就快些吧！」
　南宮北道：「請兄台稍候，小弟向龍少俠交待一點事情……」他掀開外面的罩袍，自袍內取出一枝連鞘長劍，遞給那個假龍驤道：「龍少俠，這是你託老夫帶至武當的玉龍寶劍，現在完璧歸趙，交還給你。」
　那個假龍驤道：「多謝南宮前輩代爲保管此劍。」
　南宮北說道：「龍少俠，你就在這家客棧裏休憩一會兒，老夫尚有話要與你說……」
　那個假龍驤佩上玉龍劍，頷首道：「在下就在店裏恭候前輩大駕。」
　南宮北抱拳道：「何女俠，等會再見吧。」
　何素月望了站在八尺開外的龍驤一眼，走近南宮北身邊，低聲道：「南宮前輩小心點，那個乞丐並非等閒人物，來路非常可疑……」
　南宮北笑道：「多謝何女俠關照，這個老夫曉得，好，再會了！」
　他說完了話，朝那假龍驤點了點頭，然後轉身向着龍驤走去。
　龍驤站在八尺之外，自然對南宮北將玉龍劍交給那假龍驤的經過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到自己那柄玉龍劍，心情頗爲激動，眼中一亮，暗暗作了個決定。
　他看到南宮北走了過來，問道：「南宮兄，你眞要請客？」
　南宮北笑道：「兄台你眞是說笑了，別說是一餐飯，就是要小弟拿來一千八百兩銀子來贈兄台，也不過是一件小事。」
　「哦」龍驤道：「我還不知道南宮兄竟是個百萬富豪，眞是失敬得很。」
　「百萬富豪可談不上，小弟薄有祖產倒是眞的！」
　南宮北側首，說道：「兄台你若是與小弟相處久了，便會了解小弟的脾氣，對於江湖朋友，小弟從來都是很看重的，尤其是像兄台這樣的奇人異士，小弟更是傾慕……」
　龍驤大笑道：「南宮兄眞是仗義疏財的大好人，我能夠認識你，確實是一大快事！」
　他的笑聲狂放，使得街上行走的人，都爲之側目，尤其當他們看到龍驤這副打扮跟威嚴高貴的南宮北走在一起，更加詫異。
　南宮北也顧不得引起路人的側目，笑道：「小弟能夠認識兄台，也感到非常愉快。兄台若是有什麼困難之處，只要跟小弟說一聲，小弟必定爲兄台設法解決。」
　他的目光一轉，瞥見路旁有一家酒樓，拉着龍驤道：「來，我們就在這家酒樓裏喝兩盅如何？」
　龍驤腳下一停，道：「南宮兄，你把我當不當朋友？」
　南宮北一楞，說道：「兄台你的意思是……」
　龍驤笑道：「在下生平有個怪習慣，從來不進酒樓吃館，你若是夠朋友的話，那麼便不要請我上酒樓去。」
　南宮北不解地道：「不上酒樓又如何能喝酒？小弟這個客又怎麼請法？」
　「哈，」龍驤笑道：「這還不簡單嗎

？南宮兄你去買點鹵菜、打幾斤燒刀子，帶幾個包子，你我找個破廟去喝個痛快，豈不甚好？」

「對對，那樣也沒有人打擾，確實很好。」

南宮北問道：「可是又到那兒去找破廟呢？」

龍驤道：「這個南宮兄不必愁，小弟知道鎭外有一座荒廟，平常連狗都不去的，我們去那兒痛快大喝一場，酒醉飯飽之後還可以躺着睡上一覺，豈不妙哉？」

南宮北雖是覺得這個中年乞丐渾身透着怪異，並且對於他提出的奇怪建議也起了警戒之心，可是仗着自己江湖經驗够，武功不差，也不懼怕龍驤會施出什麼詭計出來。當然，他與龍驤攀交的最大目的，還是要設法探查出這中年乞丐的底細，以及來到武當山脚的目的……

他自接到金臂劍魔任明傑的傳書之後，立即便趕下山來，果然在小鎭上見到了易容的假龍驤。

他站在人羣裏看了好一會兒，對於這中年乞丐的武功深淺，已揣摩了許久，方始現身出來爲雙方排解糾紛。他一方面在奇怪於龍驤竟能從金臂劍魔任明傑手中逃脫，另一方面則也爲任明傑大胆的採取另外改裝一個龍驤的主意而感到驚異。

是以當他發覺竟然有一個不知來歷的中年乞丐找那假龍驤的麻煩時，他忍不住要想弄明白這中年乞丐的來歷。

聽了龍驤的話，他暗忖道：「總巡查的主意雖妙，却也是很冒險，他雖然沒有在來書中指明爲何要這樣做，但是他的意思多半是要用這假龍驤把眞的龍驤引誘出來，如果我的估計沒錯的話，總巡查可能也到了這兒……」

一想到金臂劍魔任明傑可能已率領金衣劍士到達此地，他的胆氣一壯，忖道：「只要他們曉得這個叫化子突然出現，必定會跟踪而來，到那時這傢伙縱然狡猾也沒有用了。」

他的腦海之中意念如電掠過，笑了笑道：「兄台的建議確實甚妙。」

他走向酒樓，取出銀兩，照着龍驤所說的，切了四斤牛肉，另外兩斤鹵菜，六斤燒酒，二十個包子，一起包了一大包，提在手中，道：「兄台，走吧！」

龍驤作出了一副饞涎欲滴的模樣，自南宮北手中取過酒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唔，罎子沒開我就已聞到了酒香，好些日子沒喝酒了，酒蟲子都快渴死，這下子要好好的餵一餵他們才行。」

南宮北看到他那股饞樣，笑笑道：「兄台若是等不及，就先喝兩口吧！」

龍驤搖頭道：「這可不行，若是先喝下去，豈不對宮兄太不禮貌了？」

南宮北笑道：「兄台太客氣了，小弟不會介意這些的。」他話聲一頓，問道道「兄台你貴姓？小弟這麼稱呼你，眞是覺得蹩扭得很。」

龍驤笑道：「你隨便稱呼我什麼都可以……」

南宮北道：「兄台眞的把姓名都忘了？還是認爲小弟高攀不上？」

龍驤笑道：「這是那兒的話？唔，讓我想想……」頓了頓，大笑道：「哈哈，聞了這股酒香，使我想出來了，我姓孟，孟子的孟！」

南宮北道：「哦，原來是孟兄！」

他暗暗忖思道：「武林姓孟的高手，除了北京的快活掌孟光，嶺南的鐵臂羅漢孟人傑之外，其他沒有什麼人了？依他的年紀看來，他成名武林至少該是十年以上，怎地我沒聽過有什麼其他孟姓高手？」

他看過龍驤的武功，知道自己的年紀雖然比他大了幾歲。只是內力上的修爲稍高半籌而已，若是論身手之奇，武功之怪，自己決不是對手。

是以他一聽龍驤自報姓孟，不由得頗爲詫異，而苦思不得其眞正來歷。

龍驤見他苦思不已，忍不住發出一陣狂笑。

南宮北也跟着假笑了下，道：「希望孟兄多喝兩盅之後，能夠想起自己的姓名來，也好讓小弟多多了解。」

龍驤頷首道：「希望如此！」

他捧着酒罎，瘋瘋癲癲的帶南宮北向鎭外行去，很快地便已走到了早上來過的那座荒廟之前。

龍驤光着脚板踏在那雜草亂石滿佈的地面上，只覺地上亂石雖多却還好走，倒是地面被熾熱的陽光晒得像烤紅的鐵板，燙得脚板底不大好受。他出身武林世家，自幼即受到尊長寵愛，加之家中衣食豐足，那曾像現在這樣光着脚板走路過？

好在他的內功根基深厚，光滑的脚板踏在火熱的地面上，可以運功消除那份熱力，不然他非得要跳着走路不可。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高掛天空的太陽，皺眉道：「今天的天氣眞熱。」

南宮北在跟隨龍驤向鎭外行去時，一直警戒提防，唯恐龍驤會突施暗算，可是一路行來，他却發覺這個中年乞丐只顧着緊抱那個酒罎，走路時一搖一晃的，根本就沒有什麼不對的擧動。

可是龍驤愈是如此，他却不敢掉以輕心。這時一聽龍驤之言，他打了個哈哈道：「孟兄說的是，今天天氣確實很熱。」

龍驤道：「像這種天氣，最好是找個陰涼的地方喝上兩盅，然後睡他一場大覺，南宮兄你說可是？」

南宮北笑着道：「孟兄說得不錯，小弟遇到熱天也是如此，這眞可叫做英雄所見略同。」

龍驤道：「南宮兄你在武林創下紫髯金劍的大名，才是天大的英雄，至於小弟，呵呵，憑這份德性算得了什麼英雄，不算狗熊便行了。」

南宮北試探地道：「孟兄太過謙虛了，其實以孟兄的武功看來，在武林之中必然會經闖下極大的聲名，不知孟兄能否有以相告小弟？」

龍驤呵呵笑道：「在下可不是跟南宮兄你賣關子，小弟我確實沒有什麼名氣，不然南宮兄一見到小弟這個樣子，豈不早認出來了？」

南宮北暗忖道：「這傢伙果然狡猾，硬是不肯露出一點口氣，使人猜不出他的來歷……」

龍驤見到南宮北默然不語，笑了笑，道：「南宮兄，不要亂花腦筋了，呶，喝酒的地方到了！」

南宮北聞聲望去，但見他們已經遠離小鎭，來到一片荒野之中，在叢叢的野草中間，矗立着一座小廟。

一看到那土牆崩毁，破敗不堪的小廟，南宮北突然心中一跳，忖道：「莫非這傢伙早在廟裏潛伏有人，就等着我去，然後一起聯手將我困……住。」

一念即起，他隨即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暗道：「恐怕是我太疑心了吧，此人來歷雖然不明，但他却不會那麼湊巧地便與我有仇，何況我也只是接到總巡查的飛鴿傳書，臨時決定從武當下山的，他又怎會在廟裏預先佈置有人？」

想到這裏，他笑了笑，道：「孟兄說的就是那間小廟啊？」

龍驤道：「南宮兄別看這間廟小，裏面供的都是大菩薩，不過你我進去喝酒，那大菩薩決不會多管的。」

南宮北原先已將警戒之心放下，聽他這麼一說，心中疑念又起，暗自忖道：「他說什麼大菩薩？莫非裏面眞有一個高手埋伏着？我可以提防些，免得落入他的圈套。」

他邊想邊行，已隨着龍驤走進那頹敗的廟牆裏，此時四下頗爲寧靜，他們兩人的脚步踏在碎石小徑上，發出輕微的沙沙之聲，更顯得周圍空氣的緊張。

龍驤默不出聲，偕着南宮北緩步踏行在碎石小徑上，直到登上石階，來到半掩的門之前，他突然脚下一頓，道：「南宮兄請等一等，容小弟先進去看看。」

南宮北問道：「哦，這廟裏莫非還有人麽？」

龍驤詭異地一笑，道：「小弟早上來時，廟裏確實有人，只是不知此刻走了沒有。」

南宮北暗暗冷笑，道：「果然我料想得不錯，他是在廟裏埋伏有人，想要對我施以暗算，嘿，你就算找人帮助，老夫憑着這枝金劍，也不會被困在裏面，我倒要看看你埋伏的是誰？」

他依恃着自己的武功高明，決不至被困住在廟裏，是以明曉得廟裏可能埋伏有人，也不以爲意，聞聲淡然一笑道：「孟兄怎不早說廟裏有朋友在等候？小弟也可以早些預備食物……」

「沒關係。」龍驤道：「我那朋友不吃東西的。」

南宮北道：「你那朋友就是不吃東西，酒總得喝呀，如果孟兄早向小弟提起，小弟就多帶兩罎酒來了。」

「這倒不用客氣，我那朋友連酒都不喝的。」龍驤笑道：「他只愛睡覺，見了人恐怕都不理會。」

南宮北笑道：「哦，孟兄這位朋友可也眞是奇怪。」

龍驤左手抱着酒罎，右手一推那半掩的小門，只聽「呀」地一聲，那破落的小門被推了開來。

南宮北凝神屏氣，全心戒備，生恐黑黝黝的廟裏會突然躍出人來，可是他等了一會，却沒有發現有人，甚而連一絲聲音都沒有。

龍驤站在洞開的山門前，高聲喊道：「喂，老朋友，有人來看你了，你還不出來迎駕？」

他的話聲在空洞的廟裏起了一陣迴音，却是沒有人回答他。

「咦！」龍驤詫異地道：「他到那裏去了？」

他側過首來，對南宮北道：「南宮兄，你替小弟拿着這罎酒，讓小弟點個火進去看看。」

南宮北全神警戒，凝目注視着那黝黑的廟裏，暗忖道：「你有什麼鬼花樣，儘管玩出來便是，反正我一進廟裏便拔出劍來……」

他笑了笑道：「這個小廟看起來雖小，裏面可是不淺，不然在這種大白天怎麼也不會看起來陰森森的……」說着，他順手接過龍驤遞過來的酒罎。

那個酒罎雖然不很大，却因爲沒有着力處也不是一隻手所能提得起的，南宮北接過酒罎，立即就將之抱起。

就在這時，龍驤突然也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動作，趁着傳遞酒罎之勢，五指如勾，抓住了南宮北脅下的軟肉。

南宮北從一開始就認定龍驤會在這個小廟裏埋伏着人，再加上到小廟之前，聽了龍驤的話，愈加相信廟中潛藏有龍驤的同伴，要對他施以暗算。

是以他的整個精神都放在廟裏他想像中的埋伏之上，而在印象中也肯定的認爲他們將在廟裏動手。

他連做夢也沒想到龍驤突在未進入廟中時便對自己施以暗算，因此，當龍驤出手之時，他一覺出情勢不對，剛待閃身避過，却因兩手都拿着東西，行動不便，身形才一晃動，脅下便已被龍驤五指抓住。

頓時，他全身酸痲，脅下的穴道全被龍驤扣住，剛提起的眞氣一洩，雙手一軟，抱着的一大包鹵菜包子和一罎燒酒，一齊脫手往地上掉去。

龍驤左手五指扣住了南宮北脅下的穴道，一見南宮北酒罎脫手墜下，連忙伸出右手將酒罎和鹵菜接住，笑道：「南宮兄，你怎可鬆手呢？酒罎打碎了，豈不是沒有酒好喝了嗎？」

南宮北怎樣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自認聰明，江湖經驗老到，却在這間小廟之前被那不知來歷的中年叫化騙住了，使得他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落入對方手中。

他一想起便已是覺得窩囊不已，再一聽龍驤出言諷刺，更加氣憤無比，破口大罵道：「你這個卑鄙的東西，老夫以眞誠待你，你却暗算起老夫，你……」

龍驤笑道：「南宮兄請不必發怒，你難道沒聽過生氣會影響人的身體？」

南宮北怒道：「放你的屁，你……」

龍驤臉一沉，寒聲道：「南宮兄，你的口齒放乾淨點好吧？別使得小弟也生起氣來，那就與你南宮兄不大方便了。」

南宮北囁嚅地道：「你要怎麽樣？」

龍驤笑道：「沒怎麽，我們不是原先說好的，喝點酒，再好好的談一談？」

南宮北只覺被龍驤扣住的地方又酸又痛，全身酸軟痲木，毫無力氣，他苦笑道：「孟兄，小弟自問與你無仇恨，你又爲何要對我如此？」

龍驤道：「好說，好說，南宮兄也太客氣了，幸好你我並沒有什麽仇恨，不然我豈不早就完蛋了？」

南宮北不知道身旁的這個中年乞丐會是龍驤，自然不明白龍驤話中之意，他楞了一楞道：「小弟自問以前並沒有見過孟兄，又有什麼地方得罪過你？而且方才小弟也以誠心誠意的想交孟兄這個朋友，孟兄這麼做，豈不太使小弟傷心了？」

龍驤哈哈一笑道：「南宮兄說得眞好聽，小弟也認爲太傷心，不過，有話到裏面說去，我們一面喝酒，一面慢慢的談，豈不妙哉？」

他鬆開了手，另外又點了南宮北三個穴道，然後取下他背上的金劍，道：「南宮兄，請進！」

南宮北曉得到了這個地步，自己也不好說什麼了，他苦笑了下，只得硬着頭皮走進廟裏。

從廟外進到裏面，頓時覺得一股陰寒潮濕之氣撲上身來，南宮北抬頭望了望瓦上破洞裏透射下來的兩縷陽光，定了定神，心中忖道：「反正已經落入他的圈套，再急，再氣也沒有用，還不如拖延時間，伺機想個辦法，只要總巡查與金衣六號連絡上，一定會趕來此地的，到那時再報復他……」

他站定了身子，游目四望，只依稀見到廟裏的石桌和神龕的影子，却看不清暗處是否有人藏着。

他側身問道：「孟兄不是說有朋友在廟裏等着嗎？怎地不見他出來？」

龍驤笑着向神龕一指道：「喏，那不是我的朋友嗎？他就坐在裏面，不吃也不喝……」

南宮北見他所指的竟是神龕，氣得臉都歪了，忖道：「想不到我這個老江湖竟然今天在陰溝裏翻了船，眞是丢臉。」

他苦笑着說道：「原來孟兄從一開始便欺瞞小弟，倒是小弟完全是眞心對待孟兄……」

「好了，你那一套我還不明白？不必多說了。」龍驤將酒罈放在地上，長劍夾在膝中，揮了揮手，道：「南宮兄，你坐下吧！」

南宮北尷尬地一笑，在龍驤對面坐了下來。

龍驤攤開了包鹵菜的紙，一掌拍開封在罈上的封泥，捧着酒罈，仰頸喝了兩口，然後舉袖一抹嘴角，吁了口氣道：「痛快，眞是痛快。」

他看到南宮北盤膝坐在對面，垂頭喪氣的樣子，不禁暗暗好笑，遞過手中的酒罈，對他說道：「南宮兄，你也喝一點酒吧！」

南宮北苦笑道：「小弟此刻那還有心喝酒？」

龍驤深深地望了他一眼道：「你不必難過，其實難過的該是我才對。」

南宮北抬起頭來，詫異地望着他，問道：「孟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龍驤想起了自己被那神秘帮派逼得改頭換面，時刻都在危險之中，想起峨嵋山裏的父母妻子，不知此刻是怎樣一個情形，不由深深嘆了口氣，舉起酒罈，仰首又喝了幾口。

南宮北見他不說話，問道：「孟兄，你我以前既無仇恨，爲何要這樣對我，難道我們……」

龍驤叱道：「住口！」

南宮北臉色一變，囁嚅的道：「孟兄你……」

龍驤的眼中射出凌厲的光芒，凝注在南宮北的臉上，才沉聲問道：「你知道我是誰？」

南宮北一接觸到龍驤那凌厲的目光，心中不覺一跳，只覺眼神裏面充滿了怨毒仇恨之色，他心中一凜，強自定了定神，問道：「小弟只知道孟兄姓孟，又怎知孟兄……」

龍驤寒聲道：「你既不知我是誰，又怎麼知道你我沒有仇恨？嘿，你再多說，把我惹火了可對你不客氣。」

南宮北這一生何曾受過人如此喝叱過？他咬了咬牙，默默的低下頭來，紅着一張臉，不再說話。

龍驤也不多言，一面喝酒吃菜，一面拿起包子猛嚼，轉頭便將鹵菜包子都一掃而空。

他撫了撫吃飽的肚子，道：「這些日子來，爲了你們這些王八蛋，連飯都沒有吃飽過，今天總算酒醉飯飽……」

南宮北抗聲道：「老夫一時失算，中了你的圈套，要殺要剮任由尊便，你可不要侮辱老夫。」

龍驤側着眼睛望了南宮北一眼，諷刺地道：「有志氣，眞是有志氣。」

他一拍大腿，道：「好，南宮北，你既是這麼說，我也不跟你嚕嗦，你只要乾乾脆脆的回答我幾個問題，我便放過你，只要你回答得確實，沒有欺騙我，我絕不動你一根汗毛，安然放你回去。」

南宮北道：「什麼問題，你問吧，老夫曉得的，自會告訴你……」

「當然你全都曉得，否則我還問你做什麼？」龍驤笑了笑，隨即臉色一整，沉聲道：「南宮北，你們帮主是誰？總舵在那裏？」

南宮北一驚，楞楞地望着龍驤一眼，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他略一定神，詫異地道：「我那來什麼帮主？老夫身爲武當弟子，只有掌門人，又何來什麼總舵……」

龍驤濃眉一揚，怒喝道：「南宮北，你還要在我面前胡說？你雖然身爲武當弟子，可是在下却知道你早巳背叛武當，加入一個神秘帮派，你還想要瞞我？」

南宮北雖然老奸巨滑，却也在一聽龍驤之言後，面上露出了驚慌之色，他囁嚅地道：「老夫不明白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老夫又何曾加入過什麼神秘帮派？」

龍驤大喝道：「你還要騙我？」

他霍地站了起來，拔出了南宮北的那枝金劍，架在他的脖子上，沉聲道：「你的劍利不利，能不能砍下你的腦袋？」南宮北只覺得脖子上寒氣襲人，劍刄貼在頸肉，冰涼冰涼的，吓得他一時都說不出話來。

南宮北生性狡猾，並且也頗爲自負，可是就因爲他的自負與多疑，而輕易地落入了龍驤的「聲東擊西」的圈套中。

當他穴道被封閉，全身眞氣都無法提起時，他還計劃着儘量地拖延時間，等待着金臂劍魔任明傑的救援。

因爲他相信，當任明傑臨時改變計劃，以金衣武士易容裝扮龍驤時，必然派人暗中相隨，甚或他本人也緊跟在後，在武當劍會開始之前佈下羅網，等待着龍驤的投身而入。

是以只要任明傑曉得龍驤巳跟那假扮龍驤的金衣武士連絡上時，他一定會懷疑這突然出現的中年乞丐，還循着綫索追躡而至。

因此他只要儘量拖延時間，任明傑必定會找到這座小廟，到那時，以任明傑詭異超奇的金臂劍術，還怕這中年乞丐不俯首就擒？

他心中盤算得很好，也就一直以笑臉相迎，忍受着龍驤的一再譏諷，等待着任明傑的追躡而至。

那知龍驤喝完了酒，吃飽了肚子後，突然拔出金劍架在他的脖子上，那寒冰的劍刄貼在頸項，一直涼到他的心底，使得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他囁囁地道：「孟兄，有話好說，你又何必這樣呢？」

龍驤冷笑一聲，道：「對付你這種人，不用這種法子還行？你乖乖的回答我的問題便罷，否則，哼……」

他那一聲冷哼，如同一枝箭樣射進南宮北的心中，他臉色一變，昂然地道：「姓孟的，你把老夫當作什麼人？老夫若是如此貪生怕死，還稱得上什麼紫髯金劍？要殺便殺，不必多說，老夫是什麼都不知道。」

「嘿，眞是有骨氣！」龍驤沉聲道：「南宮北，你若以爲在我面前稱英雄，我便會放過你，那你就是夢想了。」

南宮北望了龍驤一眼，闔上了眼睛，不再理會他。

龍驤冷笑一聲道：「南宮北，你眞不怕在下將你的肉一片片的割下來？到那時你要想說話，我也救不了你了。」

說着，他的手腕略一用力，鋒利的劍刄巳在南宮北的頸上割破一條傷痕，頓時鮮血自傷口流了出來。

南宮北忍着頸上的傷痛，睜開了眼，怒道：「姓孟的，你若是個人物，就不必如此卑鄙，否則，老夫可要罵你了。」

龍驤冷笑一聲道：「我就算再卑鄙也比不上你，你若是有種敢罵一句髒話，我就先敲了你的牙齒，再割下你的臉上的肉，讓你以後一輩子都不好見人，你說我這個手段怎麼樣？」

南宮北心中一陣顫悚，說道：「姓孟的，老夫自問並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你却……」他說到這裏，突然腦海中掠過一絲奇異的意念，駭然的說道：「你莫非便是……」

龍驤看到他那種神態，心知他要說什麼，揮了揮手，道：「南宮北，你不要胡思亂想，我不會是你想的那個人。」

南宮北聽他那麼一說，越發肯定心中的想法，他駭然道：「你眞是龍驤！」

龍驤凝望了南宮北半晌，突然放聲大笑，笑聲中，他取下了架在南宮北脖子的金劍，道：「南宮北，你果然很聰明。」

南宮北伸手摸了摸脖子的傷痕，突然也放聲大笑起來。

他似是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好笑，直笑得氣息斷續，笑得捧着肚子，方始停了下來。

龍驤也沒有制止南宮北的狂笑，他緩緩的插劍回鞘，臉上帶着笑意的望着南宮北，直到笑聲停止，他方始開口道：「你也覺得這件事很好笑？」

南宮北摸了一手的血，毫不在意地在身上擦了擦，道：「武林中有一美男子之譽的龍驤，改裝成這副模樣，怎不使人感到好笑？」

龍驤淡然一笑道：「這的確是很好笑，但是却沒有比武當名宿南宮北被人用他自己的長劍架在脖子上還要來得好笑。」

南宮北雖是被他如此諷嘲，面上却是絲毫不改色，他也是淡然一笑，說道：「老夫早該想到你便是龍少俠才對，這都怪老夫太過於愚笨，以致中了少俠你的圈套……」他話聲微微一頓，又說道：「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老夫若是遭受別人如此看待，心中決不甘願，可是在被武林中目爲年青一代第一高手銀衫劍客手中接受這個教訓，老夫却是心服口服，沒有一點怨尤。」

「嘿嘿，南宮大俠眞會說話。」龍驤說道：「難怪令師兄乙木道長會被你所暗算！」

南宮北乾笑一聲，道：「嘿，那是敝派之事，想必不需龍少俠過問吧？」

龍驤說道：「你背叛武當之事，自有武當門規的懲處，與我龍驤無關，我只問你，你們爲何千方百計的要利用我，莫非劍主一席位對你們有某種特殊的利益不成？」

南宮北笑了笑道：「龍少俠，你只要加入敝帮，所有的答案豈不都有了嗎？又何必要問我？」

龍驤冷笑道：「我若想要加入那個帮派，還用得着你現在來說嗎？早在三天之前，我便能夠答應了。」

南宮北道：「其實現在也不晚呀，少俠你只要答應加入敝帮，老夫保證……」

「不必廢話了！」龍驤沉聲喝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南宮北笑道：「少俠你問了我三個問題，老夫要回答那一個？」

龍驤道：「你們的帮主是那一個？你們組織這個帮派有什麼目的？」

南宮北說道：「我們帮主乃是一位古往今來，未曾有過的英雄，大豪傑，他不但智慧奇高，並且武功絕世，他之組織天心帮，乃是上體天心，下憫人心，欲待一統武林，發揚武術，解決武林中一切糾紛，平息各門各派的門戶之爭，使得每一個武林中人都能安享幸福，不再流血，不再因些微小事便送掉性命，到那時，集合各大門派的所有力量，謀求武術的發展，必然……」

龍驤冷笑一聲，打斷了他的話聲，道：「你不必在我的面前再賣什麼膏藥了，我不會聽你的那一套，哼，虧你身受武當的栽培之恩，却不圖報答，反而供人驅使，作爲人家野心擴張的工具！」

南宮北說道：「龍少俠，你看看當今武林有多少糾紛？各派與各派之間固步自封，若有武功心法高強的，便挾持其技凌辱他派，使得多少武林人士喪身刀下，我們……」

龍驤揮了揮手，道：「你既知武林糾紛已經很多了，為何還要多加製造？哼，你們的帮主竟敢野心獨霸天下，想必自命不凡，你說，他是誰？」

南宮北搖頭道：「老夫都沒見過敝帮帮主的眞正面目，只聽過他聲音而已。」

龍驤冷笑道：「你連人都沒見過，便甘心替他賣命，虧你還是武當名宿，江湖聞名的紫髯金劍，我眞替你感到慚愧，感到羞恥。」

他這句話說得份量頗重，可是南宮北却不以為忤，他坦然道：「我們帮主技比天人，才高絕世，不但老夫，其他許多較老夫武功更高的奇人也都俯首聽命於他，老夫又算得了什麼？」

龍驤見識過金臂劍魔的武功，心知以任明傑那等絕代高手竟也聽命於人，可見南宮北之言不虛。

他問道：「你們帮主的武功到底有多高？竟使得你們這些武林各派，都替他賣命？難道連各派的掌門人都比不上他嗎？」

南宮北道：「老夫算得了什麼？在帮中只不過是區區一個分舵主罷了，若以我們帮主比較，那麼他的武功足可在當今九大門派掌門人的聯手圍攻下，從容的擊敗他們。」

龍驤暗暗吁了口涼氣，忖道：「那什麼天心帮的帮主武功眞如他所說的那樣高明，豈不是眞的天下無敵了？」

他半信半疑地道：「你們帮主的武功既是天下無敵，為何又對區區的五大劍派比劍大會注意起來？」就算取得劍主一席，也不可能對貴帮有何帮助呀！」

南宮北乾笑了聲道：「這個問題我也無法回答，只有等到你加入本帮之後，才能曉得的。」

龍驤問道：「你曾在黃鶴樓上以珠寶相誘，並且甘願做個睜眼王八，而要我供你們驅使，又怎會不知道找上我是什麼原因？」

南宮北臉上紅都不紅，坦然道：「雲姬並非老夫的妻妾，她只是秉承帮主的意旨行事，老夫又有什麼王八好做？」

「哦。」龍驤低哦一聲，道：「原來虞雲姬並非是你的妻妾，怪不得……」

他想起在南宮莊的密室與那風騷美媚的虞雲姬相處的一段時光，不由得暗忖道：「原來她並非是南宮北的妻妾，而是直接由帮中派出來蠱惑我的，可見得這個什麼天心帮對此次劍會的劍主一席多麽重要，並且勢在必獲……」

他雖然從南宮北的嘴裏，對那神秘的天心帮又多一層認識，可是一想及整個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心中還是有不少的疑問。

他輕輕的咬着嘴唇，暗自沉思起來，想了一會，却依然對天心帮為何如此重視這次劍會的原因感到不解，並且還對自己之特別獲得天心帮的重視而困惑不已。

他搖了搖頭，忖道：「這些謎題得要一步步的解開，只要我下定決心，相信不會多久便能把整個的情況都弄清楚。」

他抬起頭來，望着南宮北，說道：「你……」

他本來是想要再問一問南宮北有關於天心帮命人裝扮自己，到底有何陰謀之事，那知一抬起頭來，却見到南宮北滿臉焦灼之色，凝目望着廟門之外。

龍驤頓時恍然大悟，立即停住話聲。

南宮北正凝目注視着廟外，心中焦急着未見金臂劍魔即時趕到，却聽得龍驤說話之聲。

他「哦」了一聲，收回遠望的目光，問道：「龍少俠，你說什麼……」

當他看到龍驤嘴角浮現的詭異笑容時，他不禁心弦一震，話聲一頓，也停止了繼續說話之聲。

龍驤淡然笑了笑道：「南宮大俠果然不愧是聰明人士，在下差點又上了你的當了。」

南宮北一臉的茫然之色道：「龍少俠，你的意思是……」

龍驤笑道：「我還道你今天怎麽會如此合作，竟然將貴帮的帮名以及宗旨告訴我，那知全是假的。」

南宮北乾笑一聲道：「老夫既曉得你便是龍少俠，豈會故意隱瞞你？嘿，敝帮帮主曾經有令，一定要設法讓少俠加入敝帮，可見他老人家對你看重，將來，少俠你加入本帮後，老夫還要你的提携……」

龍驤冷哼一聲，沒有說話，南宮北笑了又笑道：「說實在話，老夫對少俠你是佩服得很，只是以前不曉得你還會易容之術，並且還如此精通，以致有所得罪……」

龍驤突然叱道：「南宮北，你還在胡說八道些什麼？你以為在下是個傻蛋，任憑你欺騙？嘿，你拖延時間等候救援的心意我會不知道？」

南宮北被龍驤一言將心中的計劃戳穿，恁他是再狡猾也禁不住臉上變色，他的嘴一張開，還沒來得及說話，龍驤已衝了過來，一把將他提起。

龍驤毫不費力的將南宮北那碩壯的身軀提起，沉聲道：「你這種狡詐之人，看來是留不得了……」

南宮北駭然道：「龍少俠，你……」

龍驤眼珠一轉，右手一沉，以劍柄撞中了南宮北的啞穴，然後拋下長劍，飛快地脫下南宮北的衣衫和靴子。只讓他穿了一身內衣短褲。

南宮北不曉得龍驤要怎樣整他，乞憐的望着龍驤，只見他俯身提起地上的酒罈，道：「你多喝一點吧，一點酒都沒喝便就此死去，豈不遺憾？」

南宮北苦於口不能言，且又身軟無力，被龍驤捏着臉頰，硬將那半罈酒灌進肚裏去。

龍驤也不管南宮北死活，提着他走到神龕後，將南宮北丟在牆角，然後穿上南宮北的衣鞋，紮好了亂髮，把自己身上脫下的那一套破衣褲和草蓆，飛身擱在樑上，再整整衣衫，才大搖大擺的走出小廟。

龍驤換下了南宮北的衣衫和金劍，然後將自己的破衣和草蓆塞在樑上，大搖大擺的走出了那座小廟……

他跨出了門檻，站在廟前的石階上，瞇着眼，仰首望了望高懸穹空的太陽，忖道：「此刻就算那金臂劍魔任明傑親自來此，他在路上遇到了我，也不敢貿然的相認，等他找到廟裏看到滿身酒味的南宮北，哈哈……」

他得意地笑了笑，想像出當任明傑趕

到時看到南宮北的狼狽樣子的神情，禁不住格外好笑起來。

笑聲初起，立即便戛然停止，敢情龍驤想到自己雖然已經改裝，可是面貌却被那假龍驤見過，如果任明傑並偕同那假龍驤來此時，必然會認出自己。

他很明白自己此刻的武功還不是金臂劍魔的對手，何況任明傑隨身都要跟着一些金衣武士，那些武士的武功也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自己先是與他們遭遇，必定難以逃脫。

他站在廟門口，怔立了一下，暗忖道：「雖然馮飛虹把洗去易容的藥水交給我，但是我此刻却不能就將這副面貌卸去，而露出本來面目，這樣與我的計劃有所抵觸……」

他略一沉吟，立即心中便有了主意，只見他伸手將頷下的幾根山羊鬍鬚拔了下來，然後把嘴角往右一歪，一拐一拐的走下了石階。

此時日正當中，陽光直照，龍驤的影子投落在地上，只是短短的一截，只見他上身左傾，就那麽一拐一拐的向着小鎮行去。

陽光雖是熾熱，可是鎮上的行人却還不少，酒樓和飯館的伙計肩上搭着毛巾，站在門口不住地招呼着來往的路人，顯得街上份外熱鬧。

龍驤一拐一拐的進得鎮來，他那副樣子立即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佩劍帶刀的江湖人士，對他格外注意。

但是他們一看到龍驤這份醜惡的面孔和眼中射出的烱烱神芒，都紛紛的轉過頭來。

龍驤看到街上來往的行人中不少是身佩兵刃的武林中人，他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忖道：「這些人不知是要趕來武當觀看比劍大會的還是那天心帮中的帮衆……」

他雖是曉得五大劍派會有規定，除了參與比劍的五個劍派的門人弟子可以參觀比劍大會外，只有被武林中共稱為中原九大門派的其他四派門人可以登山參觀。其他的一般江湖黑道綠林，邪門弟子，是一概不許登上武當的。

近二十年以來，五大劍派的武功秘笈失落不少，各派的武功普遍低微，而使得邪道的一些高手稱雄於江湖之中。

可是像這種五大劍派聯合舉行的比劍大會，由於有特殊意義存在，故此防禦很嚴，也從沒有邪道老魔敢以一己之力與五大劍派為敵，而登山打擾劍會之舉行。

龍驤也懶得多打量那些人，歪着嘴角，一拐一拐的向着那家平安客棧行去。

他剛走了丈許，已將望見平安客棧，正要走過街對面去，却聽得一陣鑾鈴之聲清脆地傳來。

他循首望去，但見從鎮外馳來兩匹駿馬。

由於街上行人不少，是以那兩匹高大的駿馬一進得鎮來，立即放慢了速度。

龍驤的目光掠去，但見那兩騎駿馬一灰一白，前面的灰馬上騎着一個全身紅衣，頭梳一根冲天辮子的童子，後面的那騎白馬上乘的是一個全身白色衣衫，頭上罩着白紗，面上戴着面紗的少女。

那個男孩年約十三四歲，兩邊臉頰殷紅如同塗朱，腰上插着一枝繫着紅穗的短劍，非常可愛。

而那個白衫少女，則因為面上戴着白紗，看不清她的面目，不知道她長得如何，可是由她那婀娜的身段和露在面紗外面的黑眸，可以看出，她絕不至於醜到那裏去。

由於這一個童子一個少女的裝束的相襯，使人份外醒目，街上有不少人都嘖嘖稱讚，自動地讓在一旁。

那騎在灰馬上的紅衣童子一見那麽多人凝目望着他，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芒，神采飛揚地昂首顧盼左右。

他看了一下，嘿嘿笑着回過頭去，對後面的白衣少女道：「姊姊，妳看這個小鎮上也有那麽多人，他們大概都是到武當來看熱鬧的吧！」

因為他的嗓音頗尖，且又大聲說話，是以龍驤聽得非常清楚。

他笑了笑，忖道：「這不知道是那一派的弟子趕來武當觀看比劍大會的，眞是可愛。」

他心中有事，並且也因為他一生之中見過的美女太多了，因而也沒有多看白衣少女一眼，便舉步向着對街走去。

他跛着腿走路，行動雖慢，但是由於他的面目醜惡，並且眼中露出懾人的光芒，走路的行人紛紛讓出路來讓他通過，沒有一個人敢擋他的路。

他横着走過街心，才走到平安客棧的門前，那兩騎快馬已經來到身旁，龍驤下意識地側首望了一眼，那騎在馬上的紅衣童子微微一愕，然後回頭，笑着道：「姊姊，妳看這個人好醜，又是歪嘴，又是跛腿……」

那個白衣少女掠目望了龍驤一眼，目中泛過一絲憐憫之色，她一聽紅衣童子之言，輕叱道：「翔弟，不要胡說。」

那個紅衣童子正在興高采烈之際，一被叱責，馬上小嘴便噘了起來，他滿臉不高興地掉過頭來，狠狠的瞪了龍驤一眼。

龍驤雖然聽到了那個紅衣童子之言，因為他明白這副面孔並非自己眞實的本來面目，也沒想要與那童子計較什麽。

但是當他的目光一接觸到那白衣少女投過來的一絲憐憫之色時，心中却不知怎地湧起了一股難以言喻的情緒。

他只覺那個少女身穿白色衣衫，輕盈飄逸，雖在熾熱的陽光下，使人看了一眼，便有暑氣全消之感。

尤其是她那兩顆黑亮的眸子裏露出的神采，使人一見之下，頓生自慚形穢之感覺。

龍驤被那黑亮的眸子一瞥，心中突然泛起一股特異的情緒，忖道：「唉，我什麽人不好裝？却偏偏裝成這副樣子，臉上疙瘩滿佈，已是難看了，還要歪着嘴，跛着腿，連我自己都看了難過……」

他心中正要暗忖，目光尚沒離開那少女身上，故此那紅衣童子一回頭之時，也剛好看到他雙目勾勾地望着自己的姊姊的神態。

他剛剛受到叱責，再一看到龍驤這等模樣，頓時怒上加怒，叱道：「喂，你這個醜八怪，誰叫你這樣看人？要小爺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不成？」



龍驤濃眉一皺，不悅地忖道：「這孩子長得可愛，看他的打扮，出身也決不會低，怎麼說起話來如此難聽？並且霸道如斯？」

他臉孔一板，沉聲道：「孩子你說什麽？」

那個紅衣童子呸地一聲吐出一口唾沫，罵道：「放你的屁，誰是你的孩子？你也不照照鏡子去看看你那副醜樣？」

龍驤只覺這個紅衣童子眞是不可理喻，他怒笑一聲道：「你這孩子眞是缺少教養，要好好的教訓一頓才行……」

他這句話未說完，已聽那白衣少女柔聲道：「這位前輩請原諒舍弟的年幼，不要跟他計較……」

那個紅衣童子聽她這樣說法，抗聲道：「姊姊，妳……」

那白衣少女責道：「翔弟，你又不聽話了？」

那個紅衣童子回過頭去，只見姊姊露在白紗外的兩眼，射出凌厲的光芒，他的小嘴一噘，臉孔一沉，不敢再說話。

龍驤看到那紅衣童子的神態，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在下不會跟他計較的，若是跟他計較，豈不是顯得在下也跟他一般見識了？」

那個白衣少女微一頷首，道：「既是如此，多謝前輩了。」

她說完了話，眼中的神態立即回復原先的那份冷漠，那份凜然不可侵犯的高貴之態。

龍驤看到她那份神態，暗忖道：「看這個姑娘的眼神，顯然也是內家的高手，怎麼我從來都沒聽過江湖上有這樣的一姊弟？」

人性都是這樣的，愈是暴露在眼前的，愈不覺得珍惜，愈是神秘的，愈想探測，愈想深入了解。

龍驤既被武林中讚譽爲武林第一美男子，且因劍術高明，而與燕雙飛，周隱農，何素月等三人闖下四大神劍手之名。

他既是四大神劍手之首，本身門第又好，故此行走江湖時，不知道博得多少女子的注目。

由於遇到的機會太多，使得他終於很快便與有中原一美之稱的孟麗君成婚。

他在行走江湖的那一段時日，所見過的美人佳人，何此千百？幾乎無論那一種類型的他都遇見過。

可是目前這個白衣少女却使他份外的注意。

當然這由於那白衣少女確實風度高貴，身態美麗，然而最大一個因素，還是她以白紗幪在面上之故。

那一層薄薄的輕紗，並不能完全掩蓋她的面目，不過正因爲輕紗下的臉龐若隱若現，而引人格外遐思……

在輕烟籠罩下的景色，較之明朗的景色，最低限度多了一層朦朧的美！

龍驤並非是急色兒，他只是被那少女的美態所動，而多望了一眼。

因而當他看到那少女目中射出凜然之色，他也已不再注視，唯恐引起對方的誤會。

他轉過頭去，定了定神，正待走進平安客棧，去執行心中所定下的腹案，猛然腦後響起急銳的風聲，朝他的耳後穴道射到。

他看也沒看，頭一偏，右手反抄而去，已將那枚射來的暗器抓住。

放在眼前一看，他發現這顆暗器是一枚有三叉稜角的小珠子，形狀不同於一般的暗器，鑄造也非是一般的鋼鐵，竟呈現紫金之色。

他皺一皺眉，霍地轉過頭去，只見那騎在馬上的紅衣童子側着臉望向這邊，眼中露出愕然之色。

龍驤一看他的表情，馬上便曉得是他對自己施以暗算。

他暗暗冷笑，兩指夾着那枚三稜暗器，忖道：「這小傢伙頑皮太甚，根本不懂得事情輕重，驟然便以這種獨門暗器對人施以暗算，若非是我警覺，豈不已經斃命？我非要教訓他一頓不可。」

心中意念電轉，他兩指夾着那枚三稜暗器，手腕一用暗勁，「咻」地一聲輕響，往後激射而去。

只聽得耳後傳來一馬嘶聲，龍驤把頭一側，藉着眼角的餘光，已看到那個紅衣童子被陡然直立的灰馬給抛了下來。

他的嘴角泛起一絲微笑，向着客棧大門行去。

他的左脚剛一邁進平安客棧，那坐在櫃台旁的伙記已站將起來，臉上堆着笑容，迎上前來，道：「客官，請裏面……」

話一出口，他便已看清了龍驤的面貌，頓時話聲一噎，臉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楞楞地忖道：「乖乖乖，今天我可是倒了霉，怎麼碰到的儘是些怪人？剛才那個有錢的叫化子便已夠醜了，這傢伙比他還要醜上幾分，並且還是那般形像，就跟兄弟一樣……」

心念如電掠過，他正想要說幾句話掩飾自己的突然發愕，却見到一個身着紅衣的童子，滿臉怒容的拿着一枝軟鞭，連話也沒說一句，衝進客棧大門，朝着那叫化子一陣猛抽。

鞭梢掠過空際，發出尖銳的嘯聲，那個店伙計臉色一變，張大了嘴還沒驚呼出聲，已看到龍驤如旋風似的轉過身去，沒看清他如何出手，便將那枝軟鞭已奪了下來。

那個紅衣童子挾着盛怒而來，根本就沒有考慮到甚麽後果，便揮動手中的軟鞭向龍驤背後抽去。

那知他的手腕一震，眼前人影漾動，手裏握着的軟鞭已被對方奪去。

他的年紀雖輕，却已曉得自己這下冒然出手，已經碰上了高手，對方的武功是高出他太多了，自己絕不是對手。

他手中的軟鞭脫手被對方奪去，呆了一會，話也沒說，轉身便往門外奔去。

龍驤笑說道：「孩子，你的軟鞭不要了？」

他的手腕一動，握着的軟鞭已如一條靈蛇般的舒捲而出，奇快之極的套住了那個紅衣童子的腰軀，將對方瘦小的身軀從門外拉了回來。

那個紅衣童子已經飛身躍出客棧門外，眼見便見將落足街心，却被龍驤飛出的一鞭套住腰部，頓時一股大力自鞭上傳來，將他的身軀拽回。（未完・八）